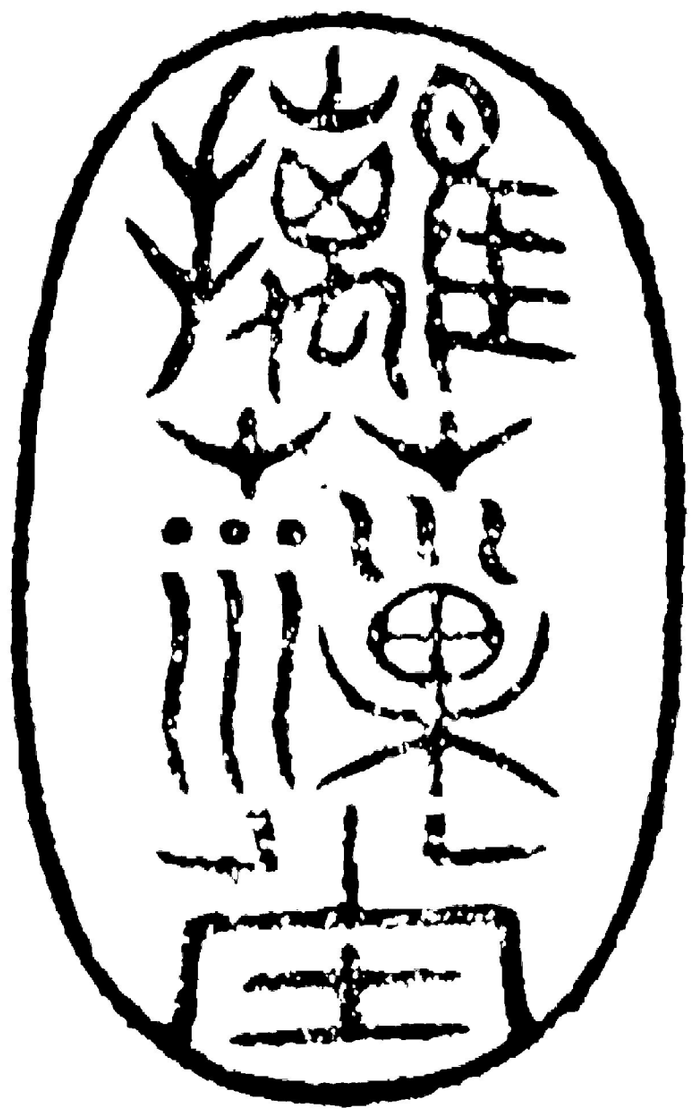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摛藻堂印

四庫全書簒要

經部　第三八冊　春秋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讀春秋編十二卷　宋陳深撰 春秋本義三十卷名氏一卷綱領一卷通論一卷問答一卷 元程端學撰	三九—一	三九—一七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讀春秋編卷一至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清全齋讀春秋編目録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
卷四
閔公
卷五
僖公
卷六
文公
卷七
宣公

卷八
成公
卷九
襄公
卷十
昭公
卷十一
定公
卷十二
哀公

臣等謹案讀春秋編十二卷宋陳深撰深字子微吳人入元不仕天歷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匿不肯出是書標題以清全齋名冠其端著夙志也其說大抵以胡氏為宗而兼采左氏之事實夫左氏身為魯史簡册可徵且時代未遥言必有據非公羊穀梁傳聞疑似者比范甯譏其多誣蓋指神怪妖異之類耳宋人談春秋者初則舉其義例詆以拘泥繼乃併其事實疑為偽撰趙鵬飛諸人一唱百和遂羣為盧仝之來高閣平心而論毋乃以其不便臆斷而欲去其籍乎是書雖無新異之説而獨能考據事實不為虛憍恃氣之高論可謂篤實君子矣未可以平近忽之也乾

隆三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一

宋陳深撰

春秋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師古傳曰春秋之義聖人褒善貶惡之公如天道之春生秋殺也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庶子母聲子姬姓侯爵自伯禽始受封傳世十有四而至隱公攝主國事誼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 己未 **春王正月** 元年魯隱公之始年也是為周平王之四十九年書春于王正月之上聖筆也夫子行夏時之志為萬世立法也周以十一月為歲首但以其朝會大事發號施令自此月始未嘗改月也夏正以寅商更以丑先一月也周以子泰以亥皆先一月也使無夫子行夏時之論一代之更必先一月何有已也周禮天官布治于正月之吉始和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可見當時不改月也經傳引證甚多別有論辨此不欲殫舉左氏以十一月為春之一字十一月謂之春可乎何聖人春冬之不知邪此必無是理也或曰夫子周人也何肯更周正朔而用夏時吁夫子不云乎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知我者知為立萬世百王之大法罪我者以匹夫而擅天子之權也然不曰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示正朔必出於王也其時王政不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禮樂征伐不稟命於天子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為歷夫子特書王之一字示正朔必出於王而天下之大不可無所統也所以誅其無君之心也其意深矣遠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隱公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詞夫子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所逮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及者與也凡盟內為主則稱及彼來而及之也邾公羊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邾魯附庸之君不及五十里曰附庸未賜命以為諸侯故不書爵其後王室王命以為邾子儀父邾子字也名克公羊曰稱字褒之也褒之者豈非以其雖小國而所屈而求之哉左氏以為公即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此私盟之始春秋之所惡攝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惡隱公之私也邾今襲慶府鄒縣蔑姑蔑魯地今兗州瑕丘縣有姑蔑城蔑公穀作昧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鄢於晚反伯爵也段鄭伯弟太叔段也克勝也鄭今鄭州新鄭縣鄢今開封府鄢陵縣鄭伯之於弟大其封以侈其心稔其惡而待其成及逆節已露而遂討之以力勝為事故書曰鄭伯克段例言得為曰克以必誅為期也左氏言段克猶克敵然傳共則不書克矣蓋段之子公孫滑奔衛衛之力取廩延而段無聞焉段見殺無疑矣穀梁氏曰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胡氏曰春秋推見至隱誅鄭伯以為首惡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 吁阮反 **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芳鳳反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也天王周平王也周稱王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謂王者與天同大王能體乾元剛健之德則

典禮命討豈不能奉而行之此聖筆稱天王之義其旨深矣宰周太宰也咺名也宰而名之著其貶也來來魯也惠公隱公之考仲子宋武公女子宋姓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雖經無明文以其歸賵度之亦卒於去年也公羊氏謂惠公仲子兼之也春秋用其竊號書之以志僭亂也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來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天子諸侯內職備具后夫人庶妾仲子立為夫人是以妾為妻也潰亂甚矣天子賵予諸侯行人之職而又使太宰親之是可譏也況兼嫂妾之賵行之乎此春秋之所深惡也故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天王之道但書實事而譏自見此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參盟之端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是宋魯宿三國共盟也內稱及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中尋自敗之盟蔑宿不數年而伐邾伐宋安在乎盟也故春秋惡之宋今梁國睢陽縣宿小國東平無鹽縣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周官有司盟益盟以結信春秋書盟者惡之謂信不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食邑伯爵也祭伯為王卿士來魯也　左氏曰非王命也聖筆直書祭伯來則私來也祭伯為王卿士非將命不出竟今無故越官而來何耶穀梁謂來者來朝也但書來而不與其朝所以明其罪也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也書大夫卒以紀恩也或曰或不曰因舊史也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諸侯之卿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

二年 庚申 春公會戎于潛

胡氏傳費善稱淮夷徐戎此外交于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郯者杜氏注陳留濟南縣有戎城潛魯地　此外交于戎之始也聖筆直書公會戎于潛其貶自見春秋凡書會諸侯皆識況會戎乎戎必其酋也不言其戎名號不與其稱以外之也然其義在貶公耳春秋於華夷之辨尤謹戎狄是膺周公也隱周公之子孫也非惟不能膺之亦不知貶之道反與之修好既會而又盟昏而為夷矣嗚呼夫子謹嚴之訓凜然其可畏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今密州莒縣向杜氏注譙國龍亢有向城漢志向屬沛郡寰宇記應天府穀熟縣　此入國之始也莒子而書人奪其爵而貶之也莒小國也向魯邑也以遽入人之邑向亦無所備禦不能固其邑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莒以一婦人之故擅興兵入人之國都王法所當誅也聖筆書此以見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一小國而淩弱暴寡如此天下可知矣

無駭帥師入極

穀梁駭作侅帥師用大衆也　左氏曰非王命也聖筆大夫專兵之端內入之始也無駭魯卿非受命於天子為卿故削之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則不氏或曰去其

族以誅之也義與入向同胡氏曰非王命而入人之國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師而征伐不加見天王之不君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氏注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今之單州魚臺縣魯地也左氏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此盟戎之始也春秋書諸侯會盟皆譏況不能禦戎而畏之乃致戎而與之會盟耶隱公方春與戎會固已可罪及秋而又與之盟亦甚矣書曰公及見我之所欲也其辱不亦彰乎

九月紀裂繻 音須**來逆女** 裂繻公穀作履繻程氏胡氏從公穀紀杜氏注在東莞劇縣今屬青州壽光縣公羊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左氏曰卿為君逆也程氏曰來逆非卿則但書歸而已裂繻紀大夫也為紀侯使來魯逆女不書使則若裂繻自逆何耶公羊氏謂婚禮不稱主人無主人自求婚之理必上有父兄主之者繻之來逆女必禮之不至禮不至而從之故書以譏之以正夫婦之禮也諸儒謂譏不親迎本公穀也然天子諸侯無委社稷宗廟越竟以逆婦之禮必使上卿逆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周禮不載天子諸侯親迎之禮獨記有所謂冕迎於所館故曰大夫婚既至冕而迎之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婦人謂嫁曰歸劉氏曰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程氏曰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紀子帛子莒子盟于密 子帛左氏以為裂繻字也公羊作紀子伯而曰無聞焉范氏注以夫子口授後記者有所失也故程氏以為闕文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謂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

窮嘗攻裂繻履繪與繪音同義同伯音之譌也左氏以裂繻字子帛名與字稱意必有所授豈有鑿空附會撰此字耶魯以莒入向不能無憾而莒亦不自安裂繻為紀逆女往來莒魯之間而知之紀侯既昏於魯裂繻於是道為密之盟為莒魯謀也卒之莒魯交好終隱及桓三十二年之問未嘗加兵接亦子帛之功也字而不名褒之也

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氏以子氏為桓母故於元年以子氏未薨而周王賵之以為豫凶事周王在當時其君臣何如此之昏耶豈有未薨而賵之事左氏但見二年有夫人子氏薨便以為桓母故誤解經也公羊謂子氏為隱母公欲讓位不以夫人禮葬故不書葬亦非也豈有生既稱夫人死不以夫人葬之乎穀梁氏以為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氏胡氏張氏並用其說不地夫人薨有常處也薨上墜之聲君在而不書葬者蓋婦人從夫故君生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

鄭人伐衛 凡師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左氏曰鄭共叔段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征伐之始征伐天子之權也而鄭專之其罪著矣衛都朝歌今滑州黎陽縣稱人將卑師少也

三年辛酉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傳曰日日食則曰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日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日或不日或言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氏曰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不書朔不食于朔也日有食之固有常度然王者修德行

政用賢去邪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故日者人君之象日食則天變之大者也君道所大忌春秋屢書所以警戒人君當遇災而恐懼修省以塞天變也今春二月四陽方盛而食則陽不能強而陰反干陽矣故聖筆直書以為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不名至尊也程子曰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氏作君以為聲子非也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人也其稱氏見其世官何以不稱使古者王崩嗣王當喪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以非王命故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平王遣一介之使以供其喪及葬又不往會而桓王乃遣武氏之子來求賻墮體失政取輕天下諸侯不臣天子失道此春秋直書所以交譏之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音附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稱武氏見其世官何以不稱使古者王崩嗣王當喪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以非王命故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平王崩魯君不奔已可罪亦不遣一介之使以供其喪及葬又不往會而桓王乃遣武氏之子來求賻墮體失政取輕天下諸侯不臣天子失道此春秋直書所以交譏之也　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四者皆弔死助喪之禮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和宋穆公也外諸侯名之諸侯降于天子稱公而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胡氏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此何以書卒諸侯放恣上不請命聖人貶黜之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　宋宣公舍其子而立其弟穆公又舍其子而立其嗣而歸其國於宋之亂二世實宣公啓之穆公成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今青州臨淄縣齊僖鄭莊也春秋特相盟不書必闕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石門之盟左氏謂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石門亦齊地也在濟南臨邑縣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鄭齊為之也春秋之初宋鄭為仇國而齊衛為西黨齊鄭為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惟利之從蓋初比於宋至艾之盟又從齊附鄭此書先齊以主之見出於齊意而鄭則從之也蓋齊僖不義而盛強鄭莊多詐而反覆二國合而列國被其禍故因其來告而特書之以志其本末

癸未葬宋穆公 穆穀梁作繆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公羊曰諸侯相葬非禮也

四年壬戌**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夏之後在周為三恪國在今開封府雍丘縣牟婁杞邑趙子曰凡力得之伐之取之至曲池之盟魯侯方與之平然牟婁為莒有後牟夷以邑叛魯又轉而歸魯矣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莒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穀梁曰言伐言取甚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嬖妫氏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

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程氏曰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

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為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于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其義非可例拘也

嗚呼衛之禍始於莊公之昏使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人寵嬖人之子州吁使之主兵而當國篡弑所由作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莊公是也春秋書之以為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穀梁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杜氏曰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左氏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特相遇之始也周室微弱諸侯放恣會盟紛然又欲從簡易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春秋以其非王事而出故特書以譏之也宋魯遇清後助宋以謀鄭及明年宋圍長葛於是鄭來渝平六年秋宋取長葛八年鄭遂歸衎以結魯矣魯既歸衎於是背宋親鄭故十年魯鄭伐宋取二邑然則鄭所以歸衎者志在於求魯賞宋而已

宋殤公陳桓侯蔡宣人衛州吁 莊列國合黨送兵始此宋鄭交仇始此從宋殤立公子馮自恐出奔鄭鄭欲納之遂惡鄭衛州吁弑君自立將修怨於鄭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於是約宋伐鄭許以陳蔡從以中其所欲宋遂許之四國同伐鄭衛弑逆之賊天下所當誅宋殤敝於欲

載矣不謂之君而名之待以逆亂也弑四國連兵欲定其位石子圖之既久然後能討之則諸侯不討賊而與賊其罪不可勝誅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衛公子桓公弟也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二月

宣公即位何名之而不書公子皋其無王命也程氏傳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衛人以晉公子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泰山孫氏曰諸侯受國乎天子非國人可得而立也立晉知所好惡矣聖筆書之亦傷夫亂天子也

五年癸亥春公觀魚于棠 觀公穀並作觀左氏作矢書棠杜氏曰譏遠地也公羊曰棠

者何濟上之邑也今單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左氏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聽遂往陳魚而觀之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凡十四月賊討而後葬是以緩泰山孫氏曰賊討則書葬　魯往會

故書胡氏曰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也謚法辟土服遠曰桓桓見弒而加此謚衛侯爵而稱公見臣子之私謚也

秋衛師入郕 凡稱師將卑師衆郕杜氏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今單州任城縣也　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入衛故衛師入郕

封衛叔武封郕皆文王之胎也　衛與郕文王之子康叔衛宣因亂而為衛人迎立之後不聞立政立事以慰國人之望首以興兵修怨入人之國其暴戾甚矣書此所以著其失道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秋鄭與邾嘗伐宋甫冬而宋又報鄭干戈相尋何有已也　此書圍之始

也伐國不言圍邑書其重也此兼書之以其圍之久而志於必取暴師經年而後克所以著其貪暴也長葛鄭邑今潁昌府長葛縣

六年 甲子

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作渝劉氏曰蓋是字誤今從輸　杜氏曰和而不盟曰平

平高郵孫氏曰輸納也鄭人請和來納曰輸者來輸誠於我平四年鄭魯伐鄭之怨也　鄭雖恐魯四年之伐而又恐復與宋人合縱以軋己也是以不憚屈辱而來擇前憾而願平之所以離宋魯之黨也

**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魯自成王賜天子禮樂祀周公故後世皆用於羣廟今仲子廟舞羽始降以六亦未為得也其後季氏舞八佾三家以雍徹上下供僭禮矣聖筆因事書此所以定名分正典禮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

奉符縣也　左氏傳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二年盟黃兩國會盟始見于此故謹而日之春秋之初宋魯衛一黨也齊鄭一黨也輸平盟艾魯將折入齊鄭矣

秋七月　杜氏曰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倣此何氏曰有事不月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冬宋人取長葛　五年冬宋人圍長葛至六年冬方取之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何氏曰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人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　宋圍鄭邑既久鄭莊不能赴訴天子方伯求解危難卒喪其邑是固可罪宋虐民强取則不可勝誅書圍於前書取於後宋之惡著矣

七年丑乙**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媵也伯姬為紀侯夫人叔姬待年所存者宗社而已叔姬不以國之存亡易其慮惟宗社之是依全竟婦道春秋媵不當書此特變例以書之者以其賢也

於父母之國至六年乃歸紀時紀侯去國紀季以鄙入于齊復存紀之宗社而叔姬歸于鄙紀之國侵削殆盡于諸侯莫之或恤也

滕侯卒　杜氏注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張氏曰今徐州滕縣　禮諸侯不生名死名乃常耳唯天子崩告于諸侯不名諸侯薨赴于諸侯無不名其不名者史闕文也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　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故薨則赴以名非也不書葬魯不往會也魯為滕之宗國又鄰竟也既赴而不往會君以其國小而慢忽之聖筆存其卒闕其葬貶之意自見矣

夏城中丘　中丘杜氏注在琅邪臨沂縣東北今沂州臨沂縣　左氏曰書不時也　此書城之始也

春秋書城三十六皆譏也為政以有興作必書者聖人愛民力而懲僭忒也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趙子曰以禮通好曰聘　左氏曰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此外臣來聘之始終於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不書公子而書其弟著齊僖寵愛之私也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過遂致亂適庶之辨以啓年之子無知篡弒之禍聖筆特書其弟以貶年而著後日之禍始于僖公也

秋公伐邾　公距宋而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故公懼而伐邾以說宋也然則邾何罪聲而伐之蔑之盟未久而渝擅興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周聘魯之始也凡國伯爵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注汲郡共縣有凡城今濬州黎陽之境魯隱自即位以來不修臣職未嘗朝聘天子而乃遣使聘之失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言伐見其以衆杜氏註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强蔬不書凡伯敗者單師無衆非戰陣也書楚丘責地主不能衛書以歸惡凡伯不能死位也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及凡伯聘魯而還戎伐于楚丘以歸以歸者以之歸也凡伯必為之屈辱隱然見於言外自王綱不舉君弱臣强夷狄陵中國侮王室辱天子之使而上不敢加之罪方伯坐視而不問其政刑可知矣楚丘杜氏以為衛地張氏以為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為梁國已氏縣非衛之楚丘也

八年丙寅**春宋殤公衛宣侯遇于垂**　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

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犬丘即垂也杜註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遇蓋簡禮相見以謀事也特相遇不書此書宋衛將以為參盟也宋衛本無隙而與鄭為仇今欲求成於齊故相見以謀之耳此二君素相與者而凡屋之盟齊方與焉則平齊可知也非齊將平宋衛於鄭也私交以植黨與亦春秋之所惡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杜氏注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也師氏曰去其官族罪宛所以罪鄭伯也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鄭宣王母弟故賜此湯沐之邑其餘則否邑近魯鄭前此來輸平以言請之矣未入地至是來歸祊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為朝宿之邑地近鄭鄭莊以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故先歸祊未言易也鄭伯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皆避辭以求魯鄭莊不憚委棄先祖所受王邑與魯將以合黨締交卒使魯隱間宋於齊成敗宋之架黠不可勝誅也　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又終得許田鄭莊求而鄭自歸之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具均一也

庚寅我入祊 師氏曰稱入者猶入人之國非所當入矣程氏傳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劉氏曰未有言我入者其曰我入何祊非我有也何言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有常鄭不得以與人魯不得以取諸人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卒蔡桓侯封人立春秋於諸侯之卒悉以名書亦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謚可考而不至於混淆爾諸侯告終則必稱嗣以赴自其告先君之終則已紀錄於列國之史矣非特同盟朝聘告之有證也

辛亥宿男卒 不名史失之也魯雖同盟其微國不往會故不書葬

秋七月庚午宋殤公寧卒侯衛宣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齊侯尊宋故序齊上　此諸侯參盟之始也故謹而日之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宋衛垂之遇謀求成于齊也齊從其請而今之與盟三國既質于神以示明信當息民講好以圖安明年齊魯防之會魯受鄭之賂間宋于齊又明年魯齊鄭遂伐宋其視盟誓為何物人心世變至此盟豈足恃也聖筆直書其事不待貶而自見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書公卒從正葬從其臣子之私謚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來杜氏注紀邑或曰莒地二年及宋人盟于宿不書公內之微者與宋也此書公及公與莒之微者盟也穀梁以為公與莒之微者盟皆以及者內為志有汲汲之意公以國君之尊屈體而與下國之大夫盟特書公及言非莒人之敢敵諸侯蓋公自欲之所以譏公之失禮也　莒嘗入向與魯有隙後紀與魯婚令具大夫與莒子盟于密以平魯莒至是七年矣公先及而與之盟莒固可罪魯能無媿乎

螟 螟蟲害稼書以紀災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羊傳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駭之名未有若無駭帥師入極是　春秋非諸侯卿大夫也若挾卒是或說曰故貶之也間也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極其罪不可勝誅故去族以貶之耳　杜氏以亂階帥師入駭大夫也卒固當書而名之者以其首及亂階帥師入大夫不書卒無故名胡氏從之以未賜族書名近古豈若後來世官之濫耶

九年丁卯春天王桓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劉氏傅曷為字下大夫也　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所以撫懷之也諸侯於天子朝聘有時自王綱不振諸侯不修朝覲之禮而上不之問乃反數數聘之又不見答失為君威福之柄甚矣魯隱立十年宰咺凡伯南季三至於魯而魯隱蔑視王室不行朝覲奔赴之禮不臣之罪何可勝誅春秋屢書王使之來魯魯未嘗遣使如周細讀之不特譏天王之失政而隱之罪自見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雷庚辰大雨雪 雨去聲　左氏傳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雷庚辰大雨雪亦如之　故皆為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震雷陽氣之奮發而有聲也電陽氣之發而有光也言雨大則非霖霖如膏之潤言雷大則非震書始也始始雨日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庚辰大

夏城郎 郎魯近邑之以備宋也　左氏曰書不時也　即近於宋城民之心妄興大役失其時制書以貶之也　即明年遂伐宋魯侯志在伐國無愛

秋七月 重言凡十七義見隱公六年註

春雷殷殷之聲三月而有此變異則陽未當極而遽發之太暴失其節也何氏所謂猶隱久居位而不反於桓失其宜也至于八日而大雨雪以陽極而發泄之暴遂至陰盛之極而大雨雪非其時矣何氏以為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寫氏之難兆矣春秋遇災異必書雖不言事應而其應具存明天人之際者則可考而見矣

挾卒 挾公穀作俠也所其反挾雖於經無所見其卒也書之必卿大夫之有罪者故去族以示貶與無駭卒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菅宋地齊後期故公獨敗宋未陳也凡師皆陳曰戰詐戰曰敗程氏傳不言戰而言敗敗而此敗之也　公蓋不待齊鄭二國謀以敗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鄭莊以齊之背宋從己魯之力也故得二邑而伴患取之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公羊傳春秋録外而略內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明取邑為小惡中甚者脩取邑書日見甫十日而再取亦

所以甚之也聖筆於伐敗取相次而書之亦著魯之惡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不能為自保之計勞民務外故二國來虛入之 宋量力未能報齊魯故偕衛先報鄭鄭不暇禦之故入之易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公穀戴作酄杜氏注酄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酄城音再字林作載云故國 左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酄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名蔡人蔡怨故不和而敗 言鄭取之易也程氏傳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氏傳討違王命也程氏傳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

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怨耳胡氏曰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

十一年 已巳 **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部雍曹滕文之昭也滕今徐州滕縣杜氏注薛魯國薛縣薛祖奚仲夏所封來朝謂朝魯也 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歲相聘世相朝也由是諸侯邦交有相朝之禮然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小國相率以朝大國畏其彊爾故齊晉宋衛未嘗相朝齊晉彊也宋衛敵也來朝者滕薛邾杞不來朝者三十有五皆疾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今滕薛同至當特見旅見非禮也隱公之驕昏自大安知肘腋之禍在旦夕乎

夏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公羊作祁黎杜氏注祁音來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釐音

來人力之切今屬鄭州 左氏傳謀伐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氏注許潁川許昌縣 左氏傳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附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程氏傳書及內為主也非內為主則先會伐後書入也泰山孫氏曰公二年之間與齊侯鄭伯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會時來入許連兵自恣以為無道其及昧于事幾處陽亢而不知變方且連年窮兵于外戰勝攻取無不如意不知惡積而不可揜蕭牆之禍將作可不哀與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羣請殺桓公公不許反譖公于桓公請弒之公祭鍾巫館于寫氏羣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不書地見死非其所薨弒也所以不沒其實也實弒書薨聖筆所定言臣子哀君之死當隱諱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六十四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二

宋陳深撰

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軌凡自立譎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庚午春王正月公即位　聖筆直書此九字其意蓋曰逆者即位讀之顯然意不在言外程子所謂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雖不天無王而天理未嘗亡故元年春書王言軌君者能免於王法之誅乎二年復書王猶有望於王誅而討賊也三年以後俱不書王見天下之不復有王也至十年則又書王十者數之極示天道當還也十一年復不書王見王道之絕也十八年書王者桓

公之終也見王法雖不誅而天道之報終不可免嗚呼聖人書王之旨深矣穀梁傳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公羊傳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桓欲得位之急惟恐隱公忘遜位故甘心為軌逆之惡春秋從其事實而書即位所以著其惡也穀梁傳繼故不言即位正也故謂軌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繼故而言即位則與聞乎軌也范氏曰與軌尚然況親軌也胡氏曰書即位著其軌隱自立之罪深絕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會者鄭之志謂由彼以致我也鄭以枋求易許枋入而未與許也鄭聞桓篡立遂來此機以求許田公內懼諸侯之討亦欲修好故從鄭之請而為垂之會鄭莊志在易地而首與軌逆者會故書公會鄭伯言由鄭之志所以恥鄭也杜氏注垂犬丘衛地

鄭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傳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二國之地皆先王所錫先祖所受不得私相貿易言假者諱國惡禮也鄭恐魯為未足而又加之以璧經書假言若魯借不敢言得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注越近垂地名在二田然後結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程氏傳軌君之人凡民罔不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鄭會桓篡而方懼于中傾心欲結鄭好以固其援故勇為貪而未中所謀乘機欲得許田以滿其志故首為垂之越之盟

秋大水　大非常也杜氏注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曰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天降陰

沴魯桓惡逆之氣所召也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二年辛未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無王元年書王以正其罪二年復書王猶望王誅討之也亦因以正華督之罪　初宋宣公舍己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和和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與夷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而立與夷與夷以馮居鄭在位十年凡十一戰鄭宋屢相侵伐以貽宣穆白為之也華督蓋馮之黨將弒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殺孔父而弒殤公遂召馮而立焉　先殺孔父而後弒君蓋孔父正色而立於朝為賊所忌而先翦之是君累及之也故聖筆先書弒君而及其大夫不失其官是春秋之所賢也及

滕子來朝　桓公之世諸侯朝者七始于此滕侯爵也首朝弒逆之人故降稱子見滅天理廢人倫故

夷之也此春秋正典刑之大旨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穀以成宋亂 魯桓弑隱未久內懼諸侯之討方結鄭以自固而宋有華督之禍魯桓自蹈其罪同其大惡固不敢正人之罪乃因而為會三國相與受賂使三國悅己遂立公子馮而使督相之以成宋亂吁人心至此唯利是趨天理絕滅殆盡不復知有人倫矣成者始卒不虧之辭始焉弑逆者懷誅討之具終焉諸侯受賂立之而還所以成宋亂也自此弑逆之徒得以肆其志亦何所憚而不為乎王者天討有罪之刑絕矣此天理所不容聖人所深惡故春秋直書成亂以賊四國

夏四月取郜大 音泰下同**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此聖筆直書魯受宋賂章其罪也繼之曰納于大廟章亦甚焉郜鼎杜氏注郜國所造器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　郜大鼎宋致賂也不謂之受而謂之取春秋之法凡言取非所當取也取非其有盜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大廟周公之廟也納此成亂之賂器于大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 紀公穀作紀左氏作杞程氏傳凡紀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或曰杞夏王之後本公爵今降稱侯與滕本侯而書子同意

蔡桓侯鄭莊伯會于鄧　九月入杞 外會而公不與故言會于某地與書公會某侯某伯不同也鄧小國不稱地而舉國以書夫以三國之君為此會似乎講禮以通好無何而遂入杞入人之國王法所當誅罪之大者書此以著三國之惡詳聖人所書之文辭相屬而意不斷

三國之會為謀杞也故九月入杞左氏以會于鄧始懼楚也以是年楚始僭王故附會其說以九月入杞為魯討杞是微者不書主名何不詳所書之旨連上不容贅故不書主名也

公及戎盟于唐　公至自唐 隱公元年與之盟修舊好也桓弑逆而懼人之討汲汲乎與戎盟以自固書之以示貶也元年會鄭盟鄭二年與鄭齊陳會皆不書至今盟戎而還書至危之也程子所謂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而討之則危矣　十二公之中君行一百七十有六而書至八十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

三年壬申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桓弑君而立三年矣經是年始不書王桓之弑已久方伯若周聞知天子不加之罪而不知恥俾弑逆者得以自恣天理滅矣自此以後不書王至十年見魯桓無王天王之失政刑也于嬴始書成昏于齊也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所謂嬴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齊致公而往會之是會之意出於齊既會而及秋遂使公子彭如齊逆女乃知嬴之會謀昏也魯桓弑逆而齊與之會而為昏聖筆書此以貶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氏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羊傳胥命相命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相命而信論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范氏曰申約言以相達不軟如盟誓而血誓盟也苟卿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然不請命而私相命亦非正也　已上本三傳而釋之也愚嘗反覆聖師之旨二侯相期于蒲不言盟會而書曰胥命未必不闕天下之故而特書之蓋當是時周室既微荊楚僭王齊衛為列

國之望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遂起而圖伯欲收天下之權歸己乃為蒲之會而私相命故春秋謹而書之以志二國擅命謀伯之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郱 左氏穀梁作杞公羊作紀見二年註郱杜氏注東平剛父縣有郱鄉今單州任城縣也紀與魯親而畏齊鄭之強故二年來朝結援于魯至是公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何氏曰光明滅盡也程氏傳食盡為異大也胡氏傳曰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張氏曰先儒以為是後荊楚僭號鄭伯拒王師射王中肩故太陽之食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為君逆也翬為桓弑隱桓信任之使之逆女故稱公子見桓之黨也於隱之世則去公子稱名以其賤至所館則親迎禮也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父兄不出閾門齊僖愛其女乃越竟而送之非禮也魯桓不為親迎而出閨齊侯在讙特往會之僖之送桓之會皆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也故春秋書以譏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氏傳告于廟也張氏曰不言翬之以夫人至者公已受姜氏于讙也受齊侯則姜氏既得見乎公矣孫氏曰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也不與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春秋書之見婚姻之際一違於禮則始之不正而終無以正身而正家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杜氏曰古者女出嫁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敦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稱弟義見隱七年 齊侯聘魯使其弟來與隱七年來聘辭同而意不同蓋姜氏至魯之後具季父以齊侯之意來致聘問之好而存問姜氏既近人情而於禮無違此所以明七年之非禮也

有年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 春秋常事不書書有年紀異也春秋二百四十年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而已其一即宣公是也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年乎桓宣大惡是行何道而致有年可知也公羊傳此其曰有年僅有年也何以書恃有年也何氏曰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滅耗人民將去國喪無日賴五穀皆有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為國尤危也

四年 癸酉 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傳狩田狩也冬曰狩何氏曰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田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捕禽獸以為田除害范氏曰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蒐狩例時而此月者重公失禮也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示譏也趙氏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稱夏以為苗除害故苗為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為義冬則因宇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目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杜氏註郎非國內之狩地狩即譏非其地也孔氏曰狩之地須有常若鄭原圃春具圃是諸國之常處違其常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魯狩之常大野是也郎狩糾武也桓公不義得國恐四鄰謀己故大閱狩郎郎境上邑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天王桓王也宰天子之冢宰渠氏伯爵也糾名也王朝

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以示貶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篡立四年未嘗請命于周其罪不容誅矣天王既不能討而反使其宰聘之寵逆亂而瀆三綱天理滅矣見年必具四時以成一歲之功今年不書秋冬非闕文也蓋示王政之失不能天討有罪猶天道有春夏之生長無秋冬之肅殺安能成歲功也

五年甲戌**春正月甲戌**陸淳曰此下文脫

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音問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曰如如者朝辭也齊鄭大國紀小國大不朝乎小齊鄭懷詐謀偽朝于紀實欲襲之紀人覺之其計遂阻吁齊僖鄭莊之心抑何險耶春秋不正其為詐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紀與魯親恃魯為援故來告其事魯史書之於策夫子存之以著二國之罪此後齊遷紀三邑使紀侯大去其國至於滅紀而後已魯與紀雖親莫敢主之原齊之潛懷不義蓋萌於如紀之日春秋書之誅其意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國叔字周大夫也嘗作雲漢之詩美宣王大雅之旝人也仍叔之子受命來聘足可識也天王連年游聘篡立之魯桓何也其失甚矣書之所以交譏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泰山孫氏曰祝丘魯地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范氏曰譏公不修德政恃城以安民　齊鄭有窺紀之心魯與紀親故城祝丘為之備非時役民以妨農書之以示貶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書

稱人以見微者爾夫以萬乘親臨矢石之間三國偃然不以身從安知不畏鄭不得已而遣微者將兵以備數耳及其戰也鄭一鼓而蔡衛陳皆奔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以是知三國之兵非精銳而使疲弱者行故不戰而奔三國不能無罪不書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而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蓋譏王之失亦以著三國之罪王不稱天謂非天討也當時諸侯不朝王者何獨鄭國而王以小忿而親伐之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蓋命將以討之未嘗親行也今以三國不得已而行之兵輕舉以致大敗自此王命不行於天下東周之不競有以也夫程氏傳王師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

大雩雩祈雨之祭也左氏曰龍見而雩杜氏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角亢七宿昏見東方萬物始盛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雩歲之凡雩二十二未有當建巳之月蓋勤民之常祀不書春秋及旱而始祭乃逼舞山川百神之間故非其時則書譏其慢也公羊所謂旱祭也故雩而雨則書雩以見非禮且志旱也雩而不雨則不書雩而書旱以紀災也謂之大者雩于上帝用盛樂天子之祀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百神丹鳥大雩非禮也書之所以譏其僭也

螽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程氏傳螽蝗也既旱又蝗譏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左氏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氏縣也孔氏

曰稱公者或嘗為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也曹姬姓武王封弟叔振鐸於定陶為曹國漢屬濟陰縣在唐為曹州今興仁府濟陰縣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范氏曰過我六年實來是也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六年乙亥春寔來 寔來不稱州亡其國也胡氏傳寔州公名也程氏曰挈上文而曰寔來不應踰時隔年而書寔來必闕文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左氏傳紀來諮謀齊難也成魯地在泰山鉅縣東南 齊寇紀久矣嘗與鄭如紀知之今會公于成結援豫謀以防齊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閱簡練兵車也周制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非特天子行之而諸侯亦有閱但大閱則不可大閱大蒐天子田也書之譏僭禮也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簡車徒習武事惟農隙可行今此八月妨農踐稼失政甚矣書之譏不時也竊詳桓之此舉與四年狩郎同意

蔡人殺陳佗 魯莊二十二年左氏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也篡大子免而立踰年國人不以為君故不書爵蔡桓公欲立厲公躍雖以私殺之而春秋書之同於討賊之例陸淳曰臣弑其君凡在官者殺赦蔡雖它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程氏傳書蔡人見殺賊無赦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世子生春秋不書子同生何以書慤公以無嫡子隱桓皆庶子隱長當立隱自以為庶以桓母仲子手文之異欲讓桓久不去位桓遂疑而弑今桓之生子特書以記之所以明有嫡而世子之位定矣公羊氏所謂喜有正也其諸以病桓與何氏曰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慤桓也

冬紀侯來朝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公告不能紀既與公會而又來朝懼齊以求援於桓桓自懷懼豈能為爾援失其所主矣宜乎無益而不能保其國也

七年丙子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曰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 古者田獵三驅失前禽不竭澤而漁不殺胎卵昆蟲孕育不麛不卵仲春草木萌動昆蟲啓蟄魯桓焚林而田春秋書之譏淫獵也咸丘邾婁之邑公穀皆以為火攻之也疾其暴虐而不仁故謹而日之劉氏以為非火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杜氏註在南鄉筑陽縣北今屬襄陽府穀城縣鄧今之鄧州 二國去魯甚遠而何也春秋之法諸侯非失地則不名不名非死則不名今名之者蓋罪其朝乎逆亂而黨惡也桓弑而立尤冀有討之者及王使家宰下聘絕望於王誅矣故四年不書秋冬見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穀滕遠朝則諸侯無復可望者矣故七年亦不書秋冬見諸侯不復知有綱常矣程氏傳鄧萬年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也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同時來朝而特書之特見之也

八年丁丑春正月己卯烝 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此常祀也春秋不書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冬月萬物咸備之時烝聚以薦于宗廟禮所宜然也今春正月而烝書之以譏非時也故穀梁氏

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篡立天王不討其罪而反數數糾貶而名之也再聘不書名以仍叔之子童摽亦貶之也至此而又不名著其愈不知恥而不足譏矣胡氏謂名其宰於前其餘無責焉爾　家父杜氏註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孔氏曰此年及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而詩節南山及家父刺幽王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詩序仍叔美宣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禮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不欲數數則煩已卯之烝怠也丁丑之烝煩也其怠也不時其煩也非禮

夏四月 無事書時也　凡書十三

秋七月 凡書十七

冬十月雨雪 十月冬之初霜霰烈故十月為陽月何遽雨雪見陰之暴也書之以紀異也　若以十月之八月此時安得有雪此亦夏正之明驗也

秋伐邾 伐邾葢微者故不言公吕氏曰不書名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詳也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為無王也師氏曰春火攻邾邑咸丘今秋又伐邾已甚也

九年 戊寅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杜氏註季姜姓也后臣子尊之之稱也歸曰季姜未見王但存其所自出不敢忘父母也　祭公來魯不書天王使故此亦不書師氏曰逆曰王后不敢忘父母也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 音亦又音夜　**姑來朝** 左氏傳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杜氏註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當其國之上卿　曹伯有疾使其子代己行朝禮於魯曹伯何汲汲於朝桓本君病而使伉諸侯之禮而來朝以啓姦邪之寵伺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世子之非也書以交譏之也　春秋多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桓當以滕子寧綏鄧吾離之例推之則知其父子之悖人倫忘大計也

十年 乙卯　**春王正月** 桓自三年無王至十年極而理當復其常天道人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舊史以其來告書之夫子因存而不去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魯以曹伯雖病而特使其子來朝未幾來赴故往會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氏註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穀梁傳曰倡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殺恥挾至冬而齊鄭偕衛來戰宜其背信而不至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來戰于郎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杜氏曰人怒請師於齊齊人饋諸侯使魯為其班魯以周班後鄭鄭人以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劉氏曰來戰于郎外為志乎戰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夫戰者仁人之所深惡也仲之畏死不能立節隱忍與宋盟而歸大臣言不必信惟義所在背之何傷也又畏宋之伐而不敢日而立突仲之不忠既不能負一國之重徒竊一時之

十有一年庚辰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杜氏註惡曹地闕 齊衛鄭三國去冬興師無名為郎之戰已可罪也今又盟以修前好是過而不改為惡不悛故奪爵而人之以正其罪

夏五月於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始不能制其弟之惡至於相殘又不能定忽之位而公子至於五爭外雖倚齊之強不見翦滅於諸侯而內制於權臣之手卒貽後禍

秋七月葬鄭莊公 諸侯五月而葬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氏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賢子儀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宋大夫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公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祭仲鄭之相當國君新立而輕出為宋所執脅而與之盟以突歸鄭此宋之不道徇私好利以亂鄭也故貶而人之奪嫡卒禍其宗突之不仁甚矣名之者以其本非有國由脅祭仲而立也是皆春秋之所深惡也仲之畏死不能立節隱忍與宋盟而歸大臣言不必信惟義所在背之何傷也又畏宋之伐而不敢日而立突仲之不忠既不能負一國之重徒竊一時之權至於逐君而立庶以稔大禍焉用彼相也祭仲命大夫也字之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待之厚所以責之深甚仲之罪也吁鄭莊之用心姦險矣春秋之初與齊為黨啓兵之端天下始多故伐人之國民不堪命及禦王師射王中肩其罪大矣身沒未幾庶孽奪嫡兄弟相殘其禍潛甚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孟子曰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皆鄭莊自殺之也惡積之報可不畏乎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突為宋所納故曰歸寇賊梁傳公子不可以有國也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稱爵 忽果能君祭仲何敢冒然挾突而歸忽初聞仲之被宋執也已知突之在宋使忽內操兵柄易置仲之私人外交大國為援仲與賢臣圖事敢歸之易若此縱容之歸亦安能為惟其不能君故仲蔑視之突則恃仲以無恐反俾忽疑懼而自奔也春秋程氏曰突不稱

凡未踰年之君出奔皆名之蓋以其未能為君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魯大夫未賜族蔡叔蔡大夫出盟自此始柔以未命之大夫外盟諸侯其專若此故貶之禮樂自大夫出希不失矣東海曰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蔡叔許叔紀季是也

公會宋公于夫音扶鍾杜氏註夫鍾郤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杜氏註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魯大夫柔與宋陳蔡盟未久公又屢與宋會屢盟而背數會而離亦何益焉書以譏之也

十有二年辛巳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于曲池杞公穀並作紀曲池公羊作酅她杜氏註曲池魯地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左氏傳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自是遂不平至曲池之會魯為平之方釋其憾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杜氏註燕人南燕大夫高郵孫氏曰北燕伯款出奔齊入稱北燕則燕有二燕矣言北燕則亦有南燕也北燕限于山戎之後始通于中國於此猶未通杜氏以燕為南燕是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陳厲公也不書葬者陳亂而不來告諸侯莫往會葬

公會宋公于虛公羊作郯杜氏註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杜氏註龜宋地鄭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公欲平之踰年而六會會鄭賂而卒辭不與鄭平凡此屢盟數會皆不足以講信修睦徒爾紛亂卒致激怒用兵是可厭也故特屢書以譏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音甫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杜氏註武父鄭地陳魯欲平宋鄭屢與宋會宋辭平遂激公之怒會鄭盟于武父以謀宋也至十二月乃伐宋焉魯桓宋莊鄭厲皆篡國而立屢盟數會惟利是圖以肆其志不得則興兵以交亂書之以紀其罪也

丙戌衛侯晉卒師氏曰前武父之會既日矣而繼此書衛侯卒又日之一日不足以明衛侯之卒日也武父之會而卒日不相屬不可承上文故也

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及謂公也及鄭師我先及之也不書公去爵以貶之也書鄭師不言鄭伯亦貶其不道而勞民也宋責賂於鄭魯為平之屢與之盟而復背故魯鄭聲其罪以伐之故書伐戰于宋者魯鄭與宋戰于宋之城下也交兵而勝負未分故但書曰戰

十有三年壬午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會者紀為主主在紀侯故先書紀　紀弱而齊窺之久矣紀又魯之親齊知宋欲修怨故挾宋而入與衛燕同伐之期於必勝而取之紀依魯欲圖自存故求魯援而鄭方怒宋責賂亦畏其修怨故三國合謀以禦之春秋於戰無不書地今不書地在紀近故也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

與鄭救之而勝也春秋首書公會公及罪之也四國之師衆若可勝也而皆敗績見衆之不可恃也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不稱子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聖筆直書而惡自見

三月葬衛宣公 魯方與衛戰何為往會其葬劉氏曰葬自內錄也君子怨不忘親胡氏曰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

夏大水 桓方十三年而大水一再陰盛之災也詳見元年

秋七月 凡十七說見隱六年

冬十月 凡十二說見桓元年

十有四年 癸未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莊十二年武父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令春魯鄭已會于曹至此又使其弟語來盟以申固前約也左氏為子人即語也其後為子人氏穀梁曰不胡氏曰諸侯之弟凡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來盟者彼來欲之也與外為志同義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于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杜氏曰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書之以記災也

乙亥嘗 八月而嘗秋祭也此豈非夏時乎嘗常祭也何以書御廩災方四日遇災略不知懼而遽有事於祖考特書之以志其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隱六年盟于艾僖公卒襄公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在十二年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伐東郊鄭郊取牛首鄭邑以大宮鄭祖廟之椽歸為廬門宋城門之椽杜氏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用四國之師而左右死生唯宋人之為聽此於平日諸侯各率其師以伐人者又不同故書以以別之 征伐自天子出宋諸侯而可專用之乎擅以四國之師伐鄭焚毀殘破以逞其憤皆王法所當誅甚於擄諸侯以伐諸侯者故聖筆特書曰以而皆人之併著四國之罪也

無冰 穀梁傳無冰時燠也藏冰所以備燠也幽風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也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于冰室也今冬温故至正月無冰可藏因書以紀異也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與幽風同若以為周正則十二月乃夏之孟冬十月水始凍冰可藏乎今此春正月若周正則十一月時燠無冰尚有厚冰未可遽以無冰書之也以天時人事推之此益夏正月也

夏五 杜氏曰不書月闕文泰山孫氏曰不書月後人傳之脫漏耳

十有五年 甲申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車服乃上之所以賜下故

諸侯不貢車服諸侯有常職貢故天子不求私財自周室衰微號令不行貢賦不入國家無以充費故求賻求金已為不可況求車乎上越禮以求之取輕天下春秋書此于以見天王失為君之體著諸侯不臣之罪交譏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天王桓王也王崩而莊王立至魯莊一十八年崩經不書於天王崩之後不見公奔赴亦未嘗遣使供喪葬亦不會於齊僖卒而書卒書葬見其盡禮是知有天子尤為可誅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夏厲公出奔蔡　突既欲殺祭仲而不克故畏仲而出奔也書鄭伯者其不正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程氏曰稱世子忽其復歸也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世子何也於其出言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以得反國者唯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矣　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祭仲與突歸忽疑而出奔衛五年于外今乃復歸不從衛侯朔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嘗為世子也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　鄭自莊公卒迄魯莊十四年厲公立國難方定四公子之亂相尋而作三十餘年忽一出而再歸突再出而再歸子儀皆以國人而見殺不終其位詩人閔鄭之亂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謂厲公兩立忽子儀皆一立凡五也

許叔入於許　許大岳之胄許叔許莊公之弟隱十一年魯與齊鄭伐許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以許讓魯魯辭以與鄭鄭不敢居以其大夫公孫獲處西偏許無君者十五年許叔不敢入許以居正也鄭莊卒突與忽爭鄭亂故許叔乘此隙始入于許昔為三國所伐未聞可滅之罪今其入也亦許人之所願有意於舊君之弟也故書字以褒之著其當有國善其興復也書入者難詞也以其不能申大義請于天王告于大國以復先君之宗廟社稷乃竊入焉故不書歸而書入志非其正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左氏傳謀定許也　鄭莊昔置許東偏許不敢擅居正鄭莊卒國內亂齊魯遂為之謀以定許叔之位許得以復存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氏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三國皆附庸小國不當旅見于篡逆故貶而人之不旅見三國行之桓受之其罪惟均聖筆直書之而惡自見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杜氏註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　左氏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鄭突使櫟人殺其守櫟之大夫檀伯即晉伯也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曄十八年齊人殺子曄祭仲逆鄭子昭公弟子儀也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突亂鄭忽出而復歸正也故書之突出而繼書入于櫟其後不書復國以見櫟耦國強大入之

則鄭無如之何矣又以見突之篡奪國非其國故略之春秋謹嚴忽曠儀之為君末矣故其事皆不足紀但書入櫟以見亂之根自鄭莊啓之于以為來世之鑒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公羊作洧杜氏註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左氏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也地而後伐止此與宣元年同疑也　胡氏曰非其疑於義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以納篡國之公子故詳書其會地而言伐以譏之也　鄭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伐鄭忽而欲納之也當時諸侯唯賂是好不顧是非奪正與邪故忽日以微以至于弒突日以強而遂得復立義安在也

十有六年乙酉春正月公會宋莊公蔡桓侯衛惠侯于曹 左氏傳會于曹謀伐鄭也杜氏曰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此又挾蔡與謀其勢益盛果於連兵為惡而不知懼幾有王法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鄭亂未已公會諸侯于曹謀鄭也至夏而伐之　春會而蔡居衛上夏伐而蔡居最下杜氏以為蔡後至呂氏曰當時諸侯皆以強弱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凡至危之也此書至伐之始桓之二也助篡伐正踰時而返書自伐至亦譏之也

冬城向 此書冬繼以十一月則知城向在十月此正夏時也十月農事畢可以興役凡土功水昏正而栽音在今冬水星將正故城向也衛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朱子曰此星昏正中夏正十月也左氏謂書時是也既云書時於此謂周正可乎若以為周正改月下既有十一月則此冬乃夏時之八月其時未未穫可興土功用民力乎此夏時十月之明證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之庶母上淫曰烝生急子于急詩作伋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失寵自經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公羊傳衛侯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穀梁傳天子召而不往也　朔時已立五年二公子見其得罪於王室將欲討之故因而逐之以立黔牟又安知諸侯受賂以抗王命反欲納之乎

十有七年丙戌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杜氏註黃齊地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公往會之齊初與鄭如紀紀欲圖之紀覺而有備遂止紀于是懷懼求援于魯謀保其國後會魯鄭及齊戰而敗之齊襄憾之陰為詭計約魯紀會為黃之盟以安紀之心而弛其備二年後遂遷紀之三邑又三年紀侯大去其國吁齊襄之用心亦險矣盟之所以圖之也朔庶孽既立而出奔且得罪於周室魯謀欲納之連諸侯以抗王命何邪蓋利其賂耳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是也趡翠軌切又取水切

杜氏註趙魯地字之義與隱元年盟蔑同及內為志邾附庸之君非敢盟君公欲與之盟耳當以及字為定十五年邾朝桓則人之會盟則字之朝可罪而盟可褒也今此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杜氏註奚魯地左氏傳及齊侵魯疆疆吏來告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今年春魯方與齊盟于黃至夏乃及之戰盟可恃乎聖筆列書其實事盟未幾而戰以見當時諸侯惟利是圖信義絕滅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侯封人 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弟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季奔喪獻舞立矣季不有其國故賢而字之劉氏敞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人望之外則陳有力可助其歸也無難讓而不有其國可謂賢乎哉故字而嘉之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史記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蔡桓稱侯蓋其弟蔡季之賢而請謚於王也故特書之以明得禮人亦有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人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傳宋志也杜氏註邾宋爭疆魯從宋志此書及則亦魯之志也

齊盟夏五月與之戰二月魯與邾盟秋八月伐之何盟之易寒也 案左氏雖魯從宋志書晉則以不地又死非以疾但書薨于齊見其弒於齊也明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予謂書朔則日可知矣甲乙歷之所紀已定可推而得之也

十有八年 丁亥 **春王正月** 范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 自桓元年書王或不書王或不書王咸有意義已見元年并本年下此十八年桓之終乃復書王胡氏謂是時諸侯篡弒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可乎故曰春秋威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 盧篤切一音洛 說文匹沃切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杜氏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傳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初齊約公會于濼公與夫人同行

申繻諫不聽是會夫人必與二國君行會禮也此行公過弒原其禍之所始則不可不書夫人固不可不書夫人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公羊傳夫人譖公于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其死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而殺之杜氏曰彭生多力狂公幹而殺之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

書薨則以不地又死非以疾但書薨于齊見其弒於齊也明矣 齊襄實弒公而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石氏曰公內不能正室

外取禍於齊也　嗚呼鍾巫之慘桓忍為之雖幸免王法之誅終不能逃天道之報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九月乃葬何緩也既是魯史所書魯君之葬稱我君桓公而不書葬而此書者以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我君而後舉諡見臣子之敬辭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而此書葬於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三

宋陳深撰

莊公

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莊王四年立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戊子春王正月

莊公父見弑於齊不及立子是上無所承也為世子必誓於王莊未嘗誓今其立也又不請命於王擅有其國故春秋絀之不書即位

三月夫人孫音遜于齊

文姜與聞乎桓之弑魯人責之夫人畏忌不安故出奔書孫于齊者若孫避而去嗣君夫人之子故書孫使若不為人子所逐孫避而去所以全恩也去其姜氏去族以罪之也左氏謂絶不為親禮也

夏單音善伯逆王姬

逆左傳作送非也魯於秋方築館今夏豈得先送王姬而至當從公穀作逆　單伯魯大夫命於天子故不名單采地伯爵也王姬嫁于齊禮天子不自主昏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今周使魯主昏王姬必先至於魯然後往成禮于齊故魯大夫往逆于周也魯莊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豈可為之主昏周雖有命魯當辭之況正居昏姻乃隱忍就之忘親釋怨此所以不振也春秋書其實事以示貶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至而齊侯逆之也築于外者魯畏齊怒既不敢辭周之命又不敢謂齊為讎但以喪制之故築館于外君臣之間謀為兩不相妨之計知其不可久必為之委

曲回護不知良心頓回則不可樂忘君親之讎以媚齊見魯之君臣無足道者三綱至此泯矣聖筆特書以志魯之媿而罪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陳莊公辛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周以魯主婚姻之故親魯而寵嘉其父賜之策命而褒稱其德也竊原其意何以欵然有此命也蓋齊以桓之弒魯必銜之今反為之主婚周與齊既有婚姻之好故為齊蓋其過而釋魯之怨將以君兄自立不請命於王而王不討既沒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稱天以示貶言悖天道寵篡弒以瀆三綱也

王姬歸于齊　初聖筆但書逆王姬入書築王姬之館不言其為何也至是書歸于齊以實之而後魯莊為讎主婚之罪始著矣魯之媿彰矣豈築館于外所可得而掩乎

齊師遷紀郱　音薄鄙　音茲郚　音吾

此遷邑之始也齊窺紀備至是以師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實以齊之民也不稱侯而稱師師者見齊挾衆迫逐而遷之也遷之即取之也紀何力以復之乎春秋興滅國繼絕世書其遷人之邑則罪可知矣杜氏注郱在東莞臨朐音衢縣部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營音茲城

二年己丑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杜氏注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呂氏曰於餘丘或曰邑或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曰夷國也以為夷國似是也於餘語辭若曰於越然

秋七月齊王姬卒　魯初主婚令齊以喪來赴比之內女而書卒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為之服姊妹之服也魯忘不共戴天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春秋屢書之所以昭示其貶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音灼齊地左氏傳書姦也夫人初去魯之齊謂之孫其辭隱至禚之會姜氏齊裹之惡著矣吁姜氏稔此大禍方新魯之臣子哀痛未已而姜氏淫縱之性曾不少悔公然踰竟至齊地與齊侯會其視魯之諸公子舊臣略無忌憚其弊黷而莫之制蓋

可知矣則莊之幼弱豈能防閑之哉聖筆顯然直書以貶其惡也

乙酉宋公馮卒　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

三年庚寅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傳此公子溺也無駭挾同左傳曰疾之也任氏曰衛侯出奔于齊齊侯當執以歸于京師受而為通逃主固已有罪今乃又為之興師以納之魯忘父讎使溺往會不書官氏疾之也　衛同姓也齊仇國也溺為公子忘父之讎會仇國以伐同姓其專尤可罪故貶而名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緩也以魯桓十七年乃葬　先書葬宋莊公合五月而葬之義後書葬桓王有乖七月而葬之義至於七年之久見諸侯葬不

2752091

失時而天子之葬若此之緩則周之王臣與諸侯無君之罪自見於言外

秋紀季以鄑音携**入于齊**紀季紀侯之弟鄑紀之邑也杜氏注在齊國東安平縣入于齊以鄑事齊也齊欲滅紀紀侯以道事齊恐不得免不忍鬬其民去其國故使紀季以鄑入齊請後五廟是時王政不行諸侯以强陵弱紀侯力不能抗欲以邑入齊謀存宗祀亦不得已而為之也故春秋不書季之名不書出奔於季無譏焉然書入者難辭也入者內不受也齊受人之邑滅人之國於義不可受也

冬公次于滑滑乎八切公穀作郎杜氏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左氏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書次之始也紀小齊大紀為齊迫以魯姻親之故必求援於魯公為往鄭與謀而鄭辭之公畏齊而不敢救坐視其亡而已次于滑謂其翔翔三宿而去竟何為耶書以譏之也

四年辛卯**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享者兩君相見之盛禮豈婦人所宜行二年冬禚之會出於齊侯禚齊地故也今祝丘魯地蓋夫人期齊侯以享之也齊侯遠而至此縱淫樂以燕享冒無忌憚視魯無人也魯莊聽其母臨於大惡而不悛何塗其耳目茅塞其心而不媿於人乎春秋直書其事見魯之臣子皆夫人齊侯之罪而貶莊公也

三月紀伯姬卒伯姬魯女而歸于紀隱二年裂繻所逆者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內女不必皆書此為紀侯去國齊侯葬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齊襄公陳厲公鄭伯突也蘇子由謂鄭伯為子儀非也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春秋于世子忽猶不書爵況子儀之微者乎三國之會不以禮若邂逅相遇然此出齊侯之意也齊遷紀三邑紀危懼而使紀季以鄑邑入齊伯姬已卒於是齊侯約陳鄭遇于垂迫之使畏俾紀侯疑為師期而出奔也

紀侯大去其國紀為齊所迫或魯戰來朝於魯結婚於周其用心至矣其如魯雖親不能為之援周雖尊不能為之保齊衰吞噬之志未已既遷紀之三邑紀侯又使其季以邑入齊為附庸以存宗祀而齊侯方且遇陳鄭以謀于垂紀侯知其力不能抗又不能下齊故大去其國以避齊難大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辭也聖人以其無所失道迫於强暴不爭而去異乎失地之君而不名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亦閔寡弱抑强大之意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聖筆書齊侯葬紀伯姬蓋有深意紀國之夫人何為齊侯葬之見齊迫紀紀侯去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齊侯取其國遂竊哀死之名而葬之特書之正所以貶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部不改夏時之明證也冬而狩為周改夏時則秋也秋未獲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則怨不釋刺釋怨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柄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幾於讎者將壹幾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則曷為

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五年壬辰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杜氏曰書姦王氏曰言齊師則齊侯在焉用軍行師之地豈婦人所宜往況師之次舍亦無定止姜氏迹而如之曾無羞惡之心蕩然莫之制矣此齊詩有載驅之刺也

秋郯犂來來朝郯公羊作傿犂公穀作黎杜氏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郯城犂來名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夷狄附庸例書名卑而能跻朝禮故書曰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桓十六年衛侯朔奔齊書其名以得罪於王絕之今諸侯伐衛將納朔是黨有罪抗王命故皆貶而人之數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程氏曰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癸巳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書救始此凡二十三王人子突救衛將以拒朔而諸侯連兵乃欲納朔子突以王命至而五國之師抗之卒不能救朔入而放黜年穀左右二公子自是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五國犯義而強欲納朔者無他以賂故也當時諸侯蔑視三綱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此春秋所以作也劉氏曰由子突見一正焉故春秋善救衛王人雖微亦字而貴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衛諸侯構兄篡立衛人惡之天討加之諸侯強欲納之拒王命甘心罪同於逆何耶蓋嘴朔之賂也公羊傳朔何以名絕昌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簒辭也稱入者內不受而強入也

秋公至自伐衛此與桓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之意同亦志其伐衛之罪也去冬伐今秋歸逆命

納篡故書自伐至譏之也穀梁所謂見公惡事之成也

螟紀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三傳皆以為衛遂伐三朡俘厥寶胡氏曰案商書稱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左氏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杜氏注公親與齊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惡以求賂於齊侯為辭以自解齊侯以文姜請而歸之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朔奔齊齊首惡主之入國故主受衛之賂而分於黨惡之國胡氏曰齊歸衛寶春秋書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朔構兄篡立逆王命齊侯何強欲入之蓋朔以貨賂動其心故果於為惡而不顧反視朔為奇貨以鼓動諸國正所謂元惡大憝聖筆特書不隱魯受衛俘交誅之也

七年甲午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杜氏注防魯地遠至非幼何不以為醜而思所以制之哉長氏曰凡夫人與齊侯會享一一書之而不遺所以著其已甚也去冬齊歸衛寶以悅文姜至春即期而自遠來會曾無忌憚莊公立七年矣既長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實

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杜氏注恒常也謂常列宿夜中夜半隕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穀梁傳恒星經星也經常也謂常列宿夜中夜半隕落也如雨衆多不可為數也星精也物之精氣浮于上而成象夜忽不見精氣衰黯無光承宜乎至夜中而隕落如雨之多也此天象之變也說者引之於人列星諸侯之象不見者諸侯昏蒙而棄禮義法度也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覇統方起之

祥也胡氏曰漢成帝永始中亦星隕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天之示人顯矣

秋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高鄆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而為災故書也

無麥苗眉山家氏曰傳者謂周七月為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為災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七月勸種麥今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故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而言也此春秋災變合於夏時者也　愚謂秋既大水麥不可種秋苗亦漂蕩故無麥苗以紀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杜氏注穀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屬鄆州東阿縣　初夫人與齊侯會于濼稔此大禍及孫于齊復歸連年會于禚享于祝丘如齊師今又一歲而再會春秋直筆不為魯諱皆詳書于策以貶其惡明年來啼之變其禍淫之報乎

八年乙未**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宣人蔡**哀人次止也郎魯境上邑杜氏注期共伐郎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公妾與師無名久次于外期會不至書次書俟以貶之也陳蔡失期故皆人之

甲午治兵師久次于外俟與國不至訓齊其衆也胡氏曰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期二國不至師及齊師圍郕而郕已降于齊　魯師之出親仇讎代同姓勞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春秋特書以貶之也

秋師還歷三時之久全師無功而還也左傳慶父請伐齊莊公不可是公親將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何耶妾加兵於同姓暴露既久勞民毒衆甚矣故略之而不欲言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齊侯使連稱去聲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謂連管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齊襄之弒其禍本於僖公寵其弟夷仲年之子無知襄公之肆行不道淫慾無度連年征伐無不如志惡積貫盈一旦蕭牆之變戕身賊手春秋特書以示戒也

九年丙申**春齊人殺無知**左氏傳初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劉氏曰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殺之何討賊之辭也蓋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也無知雖立而齊人不以為君故不稱爵位為志也公忘父之怨而為立嗣繼絶施德於仇讎大義滅矣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其器切公穀作暨琅邪繒縣有蔇亭今沂州承縣　杜注魯地公與其大夫盟欲納子糾也是時齊亂敵公大夫必齊卿之任事者特表異之故不名及者內公為其所當誅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氏傳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桓公自莒先入杜氏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與糾皆以僖公庶子出奔而糾弟也春秋書糾不書子明糾不當立以小白繫齊明小白宜有齊也然稱入者難辭也以無王命也莊公忘父之讎納糾又所奉者不

正春秋特書之以罪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齊人已殺無知可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 音干 **時我師敗績** 左氏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乘他車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氏注公之御及戎右也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氏注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陸氏纂例趙子曰內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內也　言及者出魯意也莊公欲納子糾而不克忿而與齊戰戰而大敗惜乎此舉不為復讎而戰復讎則雖敗亦榮矣故春秋惡其忘讎納不正以取敗故沒公以重敗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氏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魯為齊殺之召鮑叔受之歸言於公而以為相　取者非所當取也殺弟當目君而罪齊人何也始莊公與齊大夫謀不審於初而盟之已可罪及小白得國不念同氣而從議親之辟貸其爭立之罪而必殺之故春秋首書齊人加子於糾又書取書殺并罪其君臣也糾已越在他國齊私一國為已有以為絕禍根亂本忍加刃於同氣不仁亦甚矣

冬浚洙 杜氏注洙水在魯城北合泗浚深之為齊備魯雖為齊殺子糾猶畏齊師之至故浚洙為之備　固國不在險在乎明政刑結人心而已春秋書浚洙見其徒勞民力惟務守險而不知本也

十年 丁酉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勺音灼杜氏注長勺魯地傳例皆陣

曰戰未陣曰敗今不先書戰而書敗惡也蓋及其未陣以計勝之敗齊師者僥倖耳

二月公侵宋 左氏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陸氏纂例凡師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潛師以掠宋境搆怨二國以名即之師故春秋書侵以惡之也

三月宋人遷宿 杜氏注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穀梁曰遷亡辭也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其不地宿不復迫宿而困之宿不得已求遷遂攘奪其地故遷取與滅此遷國之始宋國同舉書之而惡自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 去聲 **丘** 杜氏注乘丘魯地

楚祝融之後周成王初封熊繹於丹陽今江陵枝江縣桓二年楚武王始僭號稱王六年侵隨楚始大九年敗鄧鄧十一年敗鄖十三年伐羅敗於羅莊四年楚武王卒文王立六年伐申至十年敗蔡始見於經浸為中國患矣故荆書自此始而以吳終焉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不曰荆子何也夷狄之書敗不意以說計敗蔡師莘蔡地書以蔡侯歸言楚之易獻舞蔡侯名諸侯不生名服為臣虜故名之不書獲不書執不與夷狄陵中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　徒南切　**譚子奔莒**　杜氏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左氏傳齊侯之出也奔莒時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　此滅國之始也齊侯去年入齊今年滅譚恤民之政未見而滅國其惡著矣自此至僖四年而後服楚譚小國齊大國以大陵小以衆覆寡宜乎譚子不能支也不名之蓋無罪不可責也奔不言出國已滅矣不可復入也

十有一年　戊戌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音茲　左氏傳宋為秉立之役故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獲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杜氏注魯地考之莊元年齊遷紀三邑鄑其一也齊滅紀則鄑為齊地非魯地也宋師在齊地而公再敗之毋乃黷武之甚乎

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來告而魯弔之也　左氏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大水陰盛之徵明年秋南宮萬之禍兆于此天以災譴告宋而不知悟觀春秋存災異不徒志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齊侯來逆共姬　三共姬其一也春秋所謂齊桓之夫人主齊婚而不辭故齊侯來迎而不書但擇其重者書之以示貶也

十有二年　己亥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鄑**　叔姬紀侯媵也伯姬卒紀侯去國又卒紀侯以鄑邑入齊為五廟後紀亡僅有此邑至此叔姬歸鄑以奉其祀不以國亡變易其志故春秋賢而錄之　公羊傳其歸于鄑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師氏探公羊說以為未詳而謂紀侯既卒叔姬歸于父母之國可也嫂叔不通問況可歸于叔乎以歸為婦人初嫁之辭今叔姬于鄑亦言之其義微而顯矣蓋譏之也東海亦以失婦人以禮自防之義是說固通然春秋於叔姬當隱六年歸于紀雖賢亦特書之以其賢也至此已三十四年紀國已亡歸鄑奉祀以終其身非其婦節可重聖筆何故書卒又書葬恩禮有加以為婦道之勸以是觀之三子之說不然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十年秉立之役公以金僕姑射　音石南宮長萬上臂萬公右顓　音遄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反為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君之淑且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恕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搬蘇割切側手擊也仇牧碎其首齒著于閫

過大宰　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南宮長萬多力自恃有無君之心久矣故因博戲而怒遂弒君仇牧死於難可謂不畏強禦矣聖筆聯書及見春秋重死節之士當時卿大夫豈無操國柄任事者皆縮首畏懦坐視逆賊弒君立君而莫敢圖之見宋之無人也惜乎仇牧勇於義而寡於謀不克執賊而死春秋亦與之也宋督以弒逆之罪身陷大惡故削而不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弒君而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子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于陳以賂宋人皆臨之　春秋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歸惡于陳也陳納之又受宋賂而後歸之黨惡之罪不可掩矣　或曰經書宋萬出奔陳不書宋人殺萬疑左氏誣為臨經又不書葬閔公賊已討可葬矣何為不書疑萬之奔逸也

十有三年 庚子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杜氏注北杏齊地左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齊桓倡伯自北杏始衣裳之會第一自此凡十有一會無特相會者矣　齊桓將率諸侯以尊王室攘夷狄以尊中國故為此會洪恐已之信未孚諸侯未諭故未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又不憚親屈其尊先會徼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伯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國舜之後杜氏注在濟北蛇丘縣　左氏傳北杏之會春諸侯伐齊桓倡伯自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齊桓滅小國蓋先其易者為之以示威而脅大國與滅譚同一軌轍蓋伯者行事以力而不以德也春秋書之而惡自著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今東平府東柯縣左傳始及齊平也　魯莊自納糾不克忿而與齊桓戰敗而後其強齊襄之讎當其身魯莊尚不致怨而與齊故春秋屢貶之推莊公之心亦何嘗以父仇為急蓋因怨而不行其志故與齊絕況今已易世矣齊桓圖伯而諸侯畢會氣懾甚盛故柯之盟魯與之平可也書公會者出齊侯之意魯安敢怨鄰而召兵乎公穀載曹劌手劒劫取汶田之事經既不書未可盡信也

十有四年 辛丑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眾將卑師少曰某帥師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眾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唯救邢稱師譏其誤矣　夫會之與陳侯如會同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大夫之貴者見元年逆王姬春山孫氏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公請諸侯伐宋本不期魯魯使單伯會伐既伐而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劉氏曰魯單伯魯本不與謀及聞乃遣大夫會之其與陳侯如會同

秋七月荊入蔡 左氏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也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音字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滅息入蔡皆蔡哀侯自作孽也以婦人之故始為楚虜而不悔又復怨於息息滅而不以德也春秋之而惡自著

而蔡亦滅楚熊貲為悅婦人輕用兵而滅人之國其罪著矣是時齊桓伯業未成楚方強盛未易輕伐故雖聞之亦置之不問俟養其威力既久然後服楚此齊桓之伯術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桓公陳宣侯衛惠侯鄭厲伯于鄄鄄音

絹一音真杜氏注衛地今之濮州鄄城縣左氏傳宋服故也此衣裳之會第二齊既服宋宋與魯卿諸侯會而齊覇將定矣是年鄭子儀弒厲公入

十有五年壬寅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此衣裳之會第三左氏傳齊始覇也蓋言覇之漸是時諸侯雖嚮齊而猶間有不服者魯雖獨與之盟尚未盡信今春方會宋鄭至秋鄭復侵宋秋伐鄭明年夏伐鄭宋主兵皆序在齊上齊猶未主諸侯至十六年九國盟于幽齊

方定覇諸侯莫有先之者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自齊襄文姜於齊桓為娣文姜之以其復歸豈不欲自近以及遠姑受之以隆親親然亦為桓累夫人一出遂再如莒而姦惡復甚矣齊魯能無醜乎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左氏傳諸侯為宋伐鄭鄭已再與鄭之會背而侵宋其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鄭杜氏注宋主兵故序在齊上時齊猶未成乎伯也

鄭人侵宋鄭已再與鄭之會背而侵宋其反覆若此猶未誠服於齊也

十有六年癸卯春王正月

夏齊人殲于遂十三年夏齊人滅遂置戍守之至是已四年遂之族因氏頡巷入聲氏工婁

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杜氏注殲盡津忍切也　遂既滅矣其族屬已久一旦而殲齊戍必齊戍恃大國強暴以虐其民故怨怨而盡殺其眾春秋不曰遂人殲齊戍而曰齊人殲于遂言齊人自取其殲也襄陵許氏曰滅譚譚于奔莒著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謂覇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興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荀子曰桓詐邪襲莒并國三十五如卿之言所滅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蘇氏曰詹之義當以身任齊責以紓逃來賤之也　齊執列國之大夫已逾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以致亡逸齊之失也魯與齊盟為通國患而逃適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主受之虧信義矣齊之伐春秋書之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害五穀故以災書孔氏疏麋澤獸魯所常有多則為災故以多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以有為災則書有虧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為異惟其多而害五穀則書之矣　麋鹿之大者山陰陸氏以為陰盛所感惡氣之應蓋記異也或曰麋鹿也譬諸強橫當竄伏荒遠不應錯處中國多是其應也

十有八年乙巳春王三月曰有食之 不書日與朔史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泰山孫氏曰此不言侵我止言追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

秋有蜮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孔氏疏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膚其瘡如疥五行傳淫妬惑亂之所生也左氏傳為災也蘇氏傳生於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皆曰蜮陰物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正其身陽淑消而陰厲長矣此惡氣之應也張主一曰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丙午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杜氏注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各來伐劉氏權衡曰陳人陳大夫也　結以媵事行及鄄聞齊宋盟有謀伐魯之意遂假公命往盟自以為解事殊不知媵雖小事禮不專則失其好會盟國之大事必先期約然後赴盟況區區一大夫微者安可敵二大國哉眥失之矣宜乎貽怒召兵甫至冬而齊陳來伐結之挾私擅命致討是大可罪莊公亦不之責無政刑可知矣春秋書之以示貶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魯之事齊內懷向背而不盡

信盟鄄盟幽未嘗親往又受鄭詹而齊未討及結以滕事而遂盟盟豈可固也然卒來伐而問不恭之罪以取服焉魯蓋無辭於討矣襄陵許氏曰齊桓於魯蓋養之以恩而收之以威此魯所以懷服而不貳歟 左傳是年五大夫作亂伐王惠王御師燕師伐周立子頹莊王黜子頹納惠王

二十年 丁未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去秋如莒至是再往見魯之君臣不知禮義之大防任其出入自恣而至此極耶春秋屢書其惡以貶魯也

夏齊大災 常山劉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為害者亦曰災 言大者志以甚也齊來告魯往弔之故書劉氏曰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穀梁作我 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至是始伐戎戎在徐州之域齊魯最近故先治之也左傳是年王居鄭

二十有一年 戊申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以公犯立 庶奪嫡亂鄭出而復入卒取鄭國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鄭忽詹僖之在位皆不書謂其不能君也突篡而春秋君之又志其卒非與之也于以見王政不行篡逆者得以肆志而終其位也 魯公卒于文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惡之罪不可勝誅而備至因其僖厚厥後哀姜陳之以稔大惡卒蹈其禍宜也 左傳是年鄭號王子頹納惠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殺 左傳是年鄭

二十有二年 己酉 **春王正月肆大眚** 書曰眚災肆赦蔡氏注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謂過誤遇災二者入于所謂大眚者謂大罪極惡無不赦之也春秋書肆大眚幾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惡甚矣而薨葬盡禮不得不然也既歸為國母送終之禮臣子所當盡也其惡則姑為隱之則直在其中矣不待貶而自著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公子禦寇陳之世子也未誓於天子則稱公子重王命也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書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識專殺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況世子母弟乎殺世子不稱君而稱陳人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禦寇冤

為國之世子人得而殺之必有失其道者矣

夏五月 春秋未有書夏五月首時者此五月之下疑有脫事爾

秋七月丙申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高傒者何貴大夫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程氏曰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婚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公親納幣非禮也案曾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納幣也請期親迎即逆女也春秋書納幣乃事之成而親迎事之終也莊公於桓六年九月生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已三十七歲始得成昏於齊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耳故其母喪未

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何休曰莊公實以淫洪大惡不可言因其納幣以無廉恥為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為重也

二十有三年庚戌春公至自齊

公他時往齊不書至此特書至蓋顯示自齊何為而至耶志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故表而出之以示譏也與下觀社書至一同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杜氏曰穀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祭邑也叔字也天子之下大夫也下大夫視附庸天子之大夫非上有使命不宜出竟來聘之譏來與受者皆非也於魯非禮也春秋書之譏其不正也

夏公如齊觀社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曰以是為尸女也尸主也主為女往爾以觀社為辭程氏曰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荊自桓二年僭號稱王浸以強大六年侵隨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不書至莊十年敗蔡始書於經十四年至是來聘于魯嘉其始能聘故稱人以進之也杜氏注書止書荊之本號惡其猾夏狄之也不書荊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篡凶啖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　荊人遠來聘魯非魯有德以懷來之也蓋荊非遠交近攻之術其亦有志霸者之事歟

公及齊侯遇于穀

公曰過為昏而齊難之故行過禮以要結其姻好也

蕭叔朝公

蕭今徐州蕭縣杜氏注蕭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蕭叔朝公為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

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黝堊黑色大夫蒼士黈黃色丹楹非禮也何氏注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射音石又音亦　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注扈鄭地為要結姻好也公至是年過三十六矣而始娶齊人疑之以孟任故過穀盟扈皆要結之也

二十有四年辛亥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杜氏注刻縷也楹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穀梁傳禮天子之楹斲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楹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斷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楹丹桓宮楹斲本刻楹非正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隱國之女惡莊不子丹楹刻楹雖小事春秋因志其非禮以示後世人君當謹禮於微以正心術而防奢靡之易流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諸侯娶他國當親迎於所館越竟逆女非禮也況又之仇國乎春秋書如齊以示貶為後世戒魯莊未石肺腸亦何足責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公羊傳夫人與公約然後入約遠媵妾也

杜氏云益以孟仕故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

夫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既親迎而遄之例變文書曰入者不順之辭也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夏逆女

秋公至自齊又書八月丁丑夫人至自齊而特異於他夫人至多也昏義以正始為先始之不正終必致亂故其禍至于淫二叔弒二君幾亡魯國變書入者亦志其禍之始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覿見也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

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季姜故使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見左氏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

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胡氏曰男女無別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陰氣盛故明年復大水夫人入

而災異游見天之示人彰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踰年而不書爵弱不能君也戎侵曹將以納赤也赤曹之庶子也故不繫國不書公子為戎所納故曰歸歸易辭也戎力足以主之也曹羈與鄭忽赤與鄭伯突其事相類故春秋書法亦同羈忽皆以嫡而出赤突皆以庶奪位突恃宋赤恃戎故其歸亦易爾是時戎以奢謀夏赤以庶攘嫡齊桓稱霸方尊中國攘夷狄而不能治何耶桓之志在服大國故置而不問抑強扶弱興滅繼絕之義果安在也

郭公 杜氏注蓋經闕誤也 公梁亡之義類也書郭亡言郭自取其亡也劉向載

齊桓出游見郭氏之墟問野人謂郭氏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劉氏謂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 壬子 春陳侯使女 音汝 叔來聘 杜氏注女叔陳卿女氏叔字不

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 魯自十九年公子結媵而失陳之好遂與齊宋來伐今乃來聘以結好杜氏謂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卒于懿公赤立惠公在位三十一年魯不會故不書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日食天子鼓于社諸侯鼓于朝今

鼓于社僭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用牲非禮也春秋書之議其失也此雖禮文之末亦不可不謹人君觀天變又當恐懼修省思務德以正其本也

伯姬歸于杞 杜氏注伯姬莊公女不書逆不使卿逆之道微止書歸志禮之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注門國門也左氏傳亦非常也 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 天災日月食大水所請而已不用牲非日月之肯不鼓日月食皆有鼓所以充其陽也 程氏曰月不受日光者日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故食不受日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注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如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

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二十有六年丙申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自隱桓之世屢興戎會盟春秋罪之以其不能自強爾戎之猾夏久矣非會諸侯未易敵也近齊桓嘗伐之公恃齊之親且強可以為援然不與之圖殺然出師以伐之魯之內政不治而事脩怨為不知務也勞師在外踰時而反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曹伯赤殺之也春秋書之以正其擅殺之罪孫明復以為不書名脫之也與宋殺其大夫同纂例曰稱國以殺殺無罪也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君以殺殺世子母弟甚之也三者雖有輕重之殊亦專殺而已蘇氏曰稱國以殺而大夫不名殺無罪也然陳殺其大夫洩冶以強諫誅果有罪而名之乎又曰殺大夫不名者為殺無罪吁大夫之生也以無罪誅沒又不載其名于史後世孰為發潛德昭遺恨也公羊傳大夫之不名眾也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犫卻至三人亦眾而尚名之是皆非也春秋殺大夫凡四十七聖筆錄之以正其無王專殺之罪或名或不名不沒其實也其輕重則稱國稱人稱君三者而已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

公穀作公會古本左氏無公字當以左氏為正　杜氏注宋序齊上主兵　齊既霸而宋主兵序其上失方伯之體可以伐徐為小事而損其大乎徐近齊魯今泗州臨淮縣今春公伐戎秋又會二國伐徐恐其與戎合而為齊魯患也宋齊稱人將卑師少也二國皆微者雖親會伐不稱公不書至者二國同會役不淹時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甲寅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徒刀切　杜氏注魯地洮溝在濟州今濟南府伯姬莊公女　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二十五年夏莊公以伯姬歸杞至是始期會杞以叙親好然非禮也故春秋特書參譏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此衣裳之會第五九　左氏傳陳鄭服也二十五年陳亂而齊合諸侯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十六年齊會諸侯同盟于幽至是十年乃再舉之所以一諸侯之心以成霸功魯宋陳偕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仲字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卒不書而葬書者國君無赴他國大夫喪之禮故不書卒書葬者為公子友如陳設也書曰公子友如陳此常使文也無所貶季子受命而行非自行也劉氏曰君不行使于大夫君行使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而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友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皆參譏之也　季友與原仲交契之舊其卒也固宜會葬其如陳則非禮也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纂例合禮者悉常事不書宣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惟兩度歸寧乎盖如非禮而來故書云爾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伯姬今春方會于洮冬又歸魯故知不當來也書之以志其往來之數以示貶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逆者莒大夫自為已逆女也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越竟逆女非禮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不書此書者以公自主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當主大夫與之自主

之非禮矣春秋特書以示譏焉

杞伯來朝 杞夏之後為三恪於桓世書侯今書伯自伯也蓋自其一時之降而子浸以微矣杜氏謂稱伯為時王所黜非為聖人非有心於降等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注城濮衛地 幽之盟衛不至齊將討衛會魯以共伐之也

二十有八年 乙卯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書甲寅戰之日也不地戰于衛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據左氏王使召伯廖音聊賜命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于頹也于頹在十九年也前年齊與諸侯同盟于幽而衛不至已嘗受盟而敗之今又以王命聲衛立于頹之罪以致討衛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即因其至而急擊之卒不能敵齊人節制之師而敗春秋卑戰之日加於伐之上著衛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而不知罪方以是日至而衛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邾公羊作邾婁 文公蘧蒢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音質之門鄭遠郊之門眾車及自純門外郭門入達市郭內道上市縣音玄門不發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楚言而出出兵攻楚言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荊州舉之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也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因夫人之言而伐鄭師出無名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救至而速遁故春秋書救鄭善之也善齊桓得救急恤鄰之義也

冬築郿 杜氏注郿魯下邑公羊傳造邑也左氏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冬雖使民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歲歉可知而輕用民力作邑得已而不已無恤民之心甚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不言水旱而書大無麥禾者當冬之時五穀畢入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為國者何可無所蓄以備旱潦之災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何以為國皆以不務農節用以至此也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告糴者冬饑臧孫辰往請糴于鄰國以備國用也劉敞曰言如齊則歲歉可知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書之者責其事至而憂徒事其末而不知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 丙辰 **春新延廄** 延廄馬廄也新者因其故而新之也 左氏傳新作延廏

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者日之長短與夜中分謂春分秋分也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故日中而出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馬還廄故日中而入作延廄則當因馬向入而為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去冬大無麥禾告糴鄰國則民飢矣延廄雖弊緩之可也去冬築郿今春新延廄不念民力若此書以譏之也

夏鄭人侵許 左氏傳無鍾鼓曰侵胡氏曰潛師入竟曰侵 自齊桓之覇許未常來與會盟故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是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 蜚扶味切 左氏傳為災也不為災不書隱元年書有蜚而經不書注蜚負蠜也公羊傳記異也何氏曰臭惡之蟲南粵所生非中國所有書有言本無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十二年歸于鄫至是乃卒杜氏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諸今密州諸城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別二邑也左氏傳書時也

三十年丁巳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今從公穀成魯地今泰山萊蕪縣東南有成亭魯蓋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不復行耳鄆音章

秋七月齊人降鄆 故責之薄也春秋之義抑强扶弱而已杜氏注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齊以兵威脅而降之不書鄆降而曰降鄆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鄆之微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侯大去其國叔姬從焉紀侯卒叔姬歸于鄫鄫人從人者也從不失節以是為賢也故魯書其卒又往葬之皆以正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世之法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說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左氏傳謀山戎也職貢不至以北戎陋之齊侯將北伐山戎魯遇以議軍事謀山戎也

齊人伐山戎 杜氏注山戎北狄也敘梁傳齊人者齊侯也胡氏曰何以知其非將卑師少以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之矣則敗而人之以為後世戒勞中國事外夷困吾民之道也以爭不毛之地非强本治內柔遠人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戊午春築臺于郎 古者築臺以觀農稼民風紀雲物故天子有靈臺諸侯有時臺初非以觀覽為樂也文王之經營故不日而成也魯莊當連年荒歉民力彫瘵之餘春夏秋及三時皆農月築三臺于遠地以為游觀之所其厲民也甚矣故書以譏之

夏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侯伐山戎得捷志氣驕溢不顧失禮躬來夸示于魯聖筆書來獻者蓋抑之也

秋築臺于秦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案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又城小穀勞民不恤若此至冬不雨魯莊安有閔雨之心哉洪範曰僭恒暘若經時不雨僭之咎徵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故其應必至也

三十有二年己未春城小穀 小穀魯地或曰齊地左氏曰為管仲也杜氏注為管仲城私邑也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在濟州昌邑縣左氏傳齊侯為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諜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遇于梁丘劉氏曰其先宋何宋主齊也齊遠而宋

近也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小近主遠貴主賤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桓公三子曰慶父曰叔牙曰季友所謂三桓也莊公生三十七年矣始娶于齊卒無正嫡初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及其病自以嗣位不定問後於牙牙曰慶父材又名季子至季子曰般慶父也存是公欲立般卒無定見故惑而名亂也牙黨慶父僖而牙弒械成牙欲弒君兵械已成季子以君命酖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氏微旨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意林曰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大夫非強雖有罪可殺君不得殺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療終也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左氏傳于般即位次于黨氏慕例趙子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聽而與之所謂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乃此之謂也然則大夫非強雖有罪可殺君不得殺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音班子般莊公子見上注左氏傳初零卷也講肆也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子般妹圍人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嬖有力能投蓋于稷門稷門魯南城門言嬖能自投接其屋之棟反覆門上八月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

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今之邢州龍岡縣狄為中國患始此後二年滅衛書之所以著其強厥後大國小國莫不罹其侵暴向非齊桓據定之中國淪而為狄矣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三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四

宋 陳深 撰

閔公

名啓方莊公庶子母叔姜史記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 案左氏去冬立閔公杜氏注於是年八歲母叔姜哀姜之姊亦齊女故哀姜與慶父利其幼而立焉不書即位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請命于天子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胡氏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 左氏傳狄伐邢管仲請桓公救邢於是興救邢之師故春秋特書以與之具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亂故是以緩凡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 左氏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時閔公幼弱國人思得季子以靖難也

季子來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陸氏微旨曰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名而來義故也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力進退不違道也 季子之賢内得於國人外聞於諸侯當時魯大臣能奉閔公盟霸主請復季子不為無所見借重於齊則慶父有所憚而不敢圖之季子亦有所倚而可以歸矣

冬齊仲孫來 趙伯循曰非致成命也故不言使非專命故但曰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子小功仲孫名來省難蓋仲孫智謀之士使之來覘魯之虛實而以省難為辭其志蓋有在也非盟非聘故但書曰來而已字之者命大夫也齊桓坐視魯亂不修霸主之義以討慶弑之賊仲孫之來何補於魯致使慶父覬望非分之心不已而又再弑魯君何取其能霸也

二年辛酉**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漢志東海郡陽都縣 蓋齊人偪徙之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齊桓為盟主將以治諸侯之不守王法者而乃以强力陵暴小國刼而遷之何以令諸侯哉故書人以貶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

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故禘雖先王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不可施於羣公禘言吉者喪禮二十五月而祥又兩月而禫然後以吉祭易喪祭今莊公之薨至此纔二十二月喪未三年主未遷祔而以吉禮盛樂行之何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尤為非禮聖筆特書吉禘二字見僭禮之中又重失禮焉具貶之也至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傅奪卜齮音蟻魯大夫田公弗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成季以僖公適邾賓弑而書薨諱之也書薨以示臣子之至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具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繼此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慶父弑夫人與焉明矣杜氏所謂微而顯者是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殺其夫哀姜殺其子罪有輕重故文不得一稱孫者與聞乎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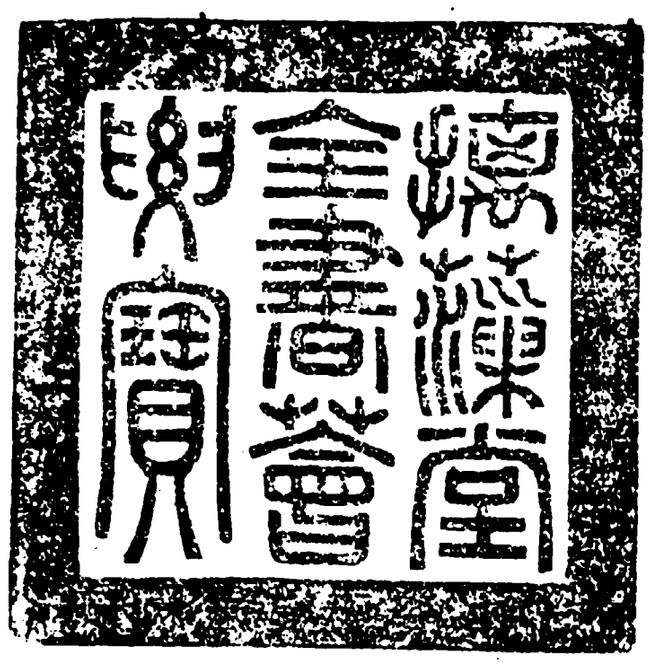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氏傳成季以僖公閔公庶兄適邾魯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奚斯也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奚仲奔莒乃入立之成季以僖公入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蓋國人不與疾之者衆又聞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將至於是夫人與慶父懼而出奔季子既立僖公緩追逸賊而以賂求慶父之罪雖重季子以親親之恩故聽其自裁卒不能慶父于莒莒人歸之慶父彷徨無所自容不許其入益致辟於甸人以致其兩弒其君之討仍存益氏之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故經不書討賊而閔不書葬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公羊傳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至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吏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久淵思相見引此為喻 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以安魯之心所謂寧魯而親之者春秋予其奉使知權故特稱高子以美之不稱使者高子之來有取魯平魯之命初無一定繼絶之計在高子為之故不曰齊侯使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自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惠公庶兄公子頑又烝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淫亂之極人類無以異于禽獸天理滅矣至懿公失政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此淫亂之禍必至滅亡也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西南立戴公申于漕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之忘亡而不能為之攘狄於危急之際使狄得以陵中夏而得志聖筆書之亦所以罪衛而病齊也

鄭棄其師 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鄭文公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然文公本惡高克而不能遠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故公子素以為危國亡師之本作清人詩以刺之經書鄭棄其師言鄭自棄之爾所以罪鄭伯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四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經部

讀春秋編卷五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六十七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五

宋　陳深　撰

僖公　名申莊公庶子閔公兄毋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春王正月　僖公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請命于天王不書即位正王法也　公羊傳

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注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狄伐邢齊桓率諸侯之師以救之次于聶北者

杜氏謂按兵觀釁以待事也蓋齊桓懼狄而持重視其便利不遽決於一戰春秋書次譏其緩也禮救患當急齊與諸國俱稱師必兵力之衆可救而不速進故邢潰出奔師然經書次不書緩以其終有救邢之功也聶北杜氏注邢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羊作陳儀與地廣記河北邢夷儀城之救災患也所以美齊桓之功也雖不以王命興師是時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諸侯能救而存之則聖人亦與之也故胡氏曰以

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閔二年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夫人薨在外則書地不言齊人殺諱之也哀姜淫亂而殺二君齊為魯討其辠而以喪歸蓋自文姜弒夫逃辟而啓之也齊桓仗義而伯故哀姜慶父皆不能免使後之奸惡有所畏而不敢為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荊始以州舉今改號曰楚經書楚書入以其自此浸強矣然猶君臣同辭終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僖十七年齊桓沒而宋襄霸楚始列于會盟不特書人乃以爵書亦由漸而至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音赬杜氏注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亭宛丘縣也　左氏傳盟于犖音洛謀救鄭也犖即檉也地有二名此衣裳之會第六九合第四會也是時楚伐鄭其勢方強齊會諸侯合謀救之慎重而不輕舉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偪 杜氏注偪邾地　八月公方與邾會于檉甫一月乃詐敗邾師左氏以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蓋邾人送哀姜還齊齊殺之公求諸齊齊送姜氏之喪邾懼乃歸公要而敗之不言邾侵我伐我又不言戰而遽書敗邾師以詐敗之辛勝也故書以譏之魯僖恃齊之親亦不畏齊之伯政遂敗與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女居反酈音梨　魯地　莒人來求歸慶父之賂而不以偏師敗之獲莒侯之弟挐胡氏曰知不直以抑止之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故以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殺之于夷義已絕而死不以正不可復入宗廟矣僖公請而葬之告廟而書至非義也死書姜氏喪至則去姜姓以惡之也而仍氏者不同乎文姜也文姜弒夫雖臣子得絕之矣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離母唯覇主得行焉

二年 癸亥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衛為狄所滅野處之立國德莫大焉木瓜之詩美之夫子蓋嘗錄之矣然春秋書城楚丘齊與諸侯略而不言若魯自城其邑又不言為衛何邪諸儒謂諸侯不得專封春秋不與之故不書吕氏曰非也專封者以此地封此人也諸侯有相滅亡其時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力能救而復之可也以是為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為罪也陸氏謂魯城之非正也曷為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夷狄交至齊桓為覇主存亡繼絕魯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不書齊命為桓諱也不繫于衛示無所譏也若言城衛楚丘則彼我俱非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僖公請之而書葬也人哀姜夫人之譖譖所以旌德夫人之棄垂棘之璧假所為如此而不得其死誠可哀也已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欲伐虢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虞師貪寶而忘昏亡齒寒之勢乃起師為之嚮導故書虞師為戎首在晉師之上下陽虢邑也非國而曰滅重下陽

也葢下陽虞虢之塞邑其地險要失下陽則虞虢亡矣故書滅而其後不書滅虢　晉與虞虢同姓之鄰國晉大而虞虢小晉圖虢恐虞虢之相救故以貸嗢虞而問其交虞不悟虢亡則虞亦亡因貪賂而速禍春秋書之以示訓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作貫澤江國在汝南安陽縣今蔡州新息縣之地黃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今光州定城縣也貫宋地今與仁府濟陰縣有貫城　左氏傳盟于貫服江黃也　此衣裳之會第七九合第五會也江黃楚與國始來服齊但約宋與盟不煩諸侯也齊桓欲服楚先服此二國以孤楚之勢以漸而致楚之來其慮事也遠矣此其所以成霸功也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有志乎民者也

三年甲于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閔憂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去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陽亢也聖筆屢書之著其君憂民之憂而併書之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見其不以民為憂而棄民事所以著其慢也

楚人侵鄭　左氏傳楚伐鄭闢章囚鄭聃伯　楚自元年稱人不狄之比之小國也

四年乙丑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自北杏一會明年為楚入是時楚方強故齊桓養其威力不肯輕出師以救之自是之後蔡潰楚之黨也潛師令齊會八國之師先事侵蔡蔡潰先拔楚之巢穴三時不雨猛境曰侵用奇兵也聲罪致討曰伐用正兵也遂以諸侯潰蔡之師伐楚威震而兵強楚於是大懼何敢嬰其鋒乎齊與諸侯之師乃次于陘陘楚地次止也止而不進也恐速進則多傷士卒葢欲臨之以威綏之以德楚子使屈完如師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而不用葢霸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桓之此舉不戰而服楚是可紀其功也所惜者齊桓與管仲不知請命于天子擅合諸侯規模狹隘非天吏討辜之法也聖筆書遂者識其私也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者也不雨而憂書見憂民之憂喜雨而特書見樂民之樂故懼災恤民之意　春秋書之以示訓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今東平府須昌縣北　此衣裳之會第八九合第六會也　江黃去年來盟今歲再會定伐楚之約也及四年齊會諸侯侵蔡蔡潰而江黃不從行但守其境不動何耶此葢齊桓令其自為犄角之勢以制勝克敵此桓之善為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氏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杜氏曰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涖臨也就盟于齊臨涖之耳猶莊以涖之之涖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楚至此凡五侵伐鄭矣是以齊侯明年大舉以伐之　方勤我勤恤鄭難棄德不祥　齊之恤鄭至矣鄭以因睦伯之故欲從楚鄭臣懷之諫以不可忘德

四年丁丑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自北杏一會明年為楚入是時楚方強故齊桓養其威力不肯輕出師以救之自是之後蔡潰楚之黨也潛師令齊會八國之師先事侵蔡蔡潰先拔楚之巢穴三時不雨猛境曰侵用奇兵也聲罪致討曰伐用正兵也遂以諸侯潰蔡之師伐楚威震而兵強楚於是大懼何敢嬰其鋒乎齊與諸侯之師乃次于陘陘楚地次止也止而不進也恐速進則多傷士卒葢欲臨之以威綏之以德楚子使屈完如師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而不用葢霸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桓之此舉不戰而服楚是可紀其功也所惜者齊桓與管仲不知請命于天子擅合諸侯規模狹隘非天吏討辜之法也聖筆書遂者識其私也

其專也書次于陘者著其師有節制能懾楚以定中國也

夏許男新臣卒 傳言卒于師陸淳以為非蓋名陵地屬潁川潁川今之順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故經不書卒于師而但書卒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之名氏通之者嘉其服義而進之也來而不書使不與其同於中國以嚴夷狄之分而重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禮楚與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雖不足以盡王者之事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不得不序其績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 袁左氏作轅令從公穀袁濤塗陳大夫也齊帥諸侯自陳而南至楚其還師也陳恐齊亦由此道復有供給之費故令袁濤塗說桓公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齊侯以濤塗誤軍故執之胡氏曰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公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子曰齊命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何內師也魯之師也左氏傳伐陳討不忠也濤塗之事左氏與公羊傳不同如左氏則齊師仍由陳還但怒濤塗之言幾誤軍事耳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魯及江黃伐陳又再勤七國之師乎以此考之則公羊大陷沛澤之說可信不然何齊桓怒陳之甚既伐而又侵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師必告而書出三時之久故必告而書至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陳成歸轅濤塗誤軍非惟辱其臣伐其君而又會七國侵之待其服而後已

五年丙寅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公羊傳稅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初晉獻公以世子申生為冢嗣後嬖驪姬姬欲立其子奚齊譖申生申生不辨被讒自縊陸淳曰申生有愛父之心而陷父於不義使讒人得志國以大亂諺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春秋罪獻公正其本也獻公寵驪姬嬖庶孽迷於欲而忘反敝讒賊而不知輕世適之重以自禍其家國申生死未幾而公卒奚齊卓子亦被殺晉亂二十餘年董子所謂為人父而蒙惡之名者聖筆專罪晉侯以為有國者之鑒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寧成風也杞伯在其子幼而令行朝禮失正也春秋書以參譏之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傳公孫茲如牟娶焉茲叔牙子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首止公穀作首戴杜氏注陳留襄邑有首鄉襄邑今屬拱州此衣裳之會第九合第七會也王世子惠王之太子鄭也惠后死繼后生叔帶欲立之齊桓以王廢長立幼溺愛不可以誅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

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絶亂階也於是世子之位定而周以寧故春秋善之是時王室衰微諸侯不貢覲齊桓率諸侯以尊世子是即尊天子也天子聞之寧不樂諸侯之推戴其子而不易其位君臣父子之道得矣故漢之四皓從太子而惠帝之位定周之諸侯會世子而襄王之位定皆納約自牖之義竊疑子房用齊桓之遺意也　春秋書及以會若王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特殊其會所以尊君而抑臣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具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不能救弦遂啓其閨許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具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

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魯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此盟益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謂自今盟後不可違盟而反助惠王廢世子也世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則亂此春秋之義舉也

鄭伯逃歸不盟　惠后欲易世子惠王徇其意故間齊桓此舉反不以為悦　左氏傳王使周公宰孔也名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太子位故名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于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傳例曰逃義曰逃者匹夫之事鄭伯內舉私命外欲與楚故不盟而逃春秋之極致其貶桓公不帥諸侯以討鄭則天下無心于尊周故春秋善之是時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地譜光州光山縣　左氏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楚楚子恃之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泰山孫氏曰此言楚人滅弦者惡齊桓之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狄滅温十二年楚人滅黃同此　黃弦同壤黃受弦子之奔故十二年楚滅黃原於齊桓不能救弦遂啓其閨許救鄭之紛紛有憑陵諸夏之意春秋書滅弦舉桓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晉侯圍

上陽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二年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虞方為晉伐虢甫三年而晉滅虢虞亦滅不言晉之滅虞見虞之自取也此可為嗜目前之利而忘後患者之鑒然晉之用心亦險矣春秋書人以執惡晉侯也

六年丁卯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杜氏注新城鄭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新密而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不即服故書伐又書圍著鄭伯之罪也　新密滎陽密縣今屬鄭州　左氏傳諸侯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以諸侯之力圍鄭新邑久而不舉蓋欲待其罪以告諸侯其自服也鄭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楚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鄭圍楚之計欲恩鄭以來之也齊侯之師以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不得不墮楚之計中然齊卒不討楚之圍許亦畏其強而不輕舉遂善之也春秋書

公至自伐鄭不言救許大伐鄭也師出踰三時之久故致也

七年戊辰春齊人伐鄭鄭伯南與楚合故齊復伐之力自足以制鄭故不會諸侯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小邾子附庸國即邾犁來也莊公五年嘗來朝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鄭殺其大夫申侯案左傳鄭以陳袁濤塗之譖內惡申侯故託以申侯自楚奔鄭故不忘楚嘗誤鄭肯齊從楚於是殺之以說齊將以求寗毋之盟也春秋書國以殺貶其擅殺之罪然申侯專利而不厭嘗城其賜邑甚美是皆有以致之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毋杜氏注高平方輿音預縣有泥毋亭音與寗同管仲言於齊侯以德與禮懷諸侯令諸侯各受方所貢天子之物鄭伯使世子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欲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乃事齊為內臣齊侯辭焉益鄭伯猶未誠服先使世子來以嘗之也至明年洮之會鄭欲與而不得始乞盟焉此衣裳之會第十九合第八會也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杜氏注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己巳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杜氏注洮曹地此兵車之會第一王人下士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案左氏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告難于齊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位定乞者卑遜自屈之辭也鄭伯始逃盟而今求盟惟恐齊之不與盟故特書曰乞鄟之也

夏狄伐晉左氏傳晉里克敗狄于采桑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有采桑津八年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狄浸強伐邢滅衛既已得志今又伐晉具後滅溫侵衛齊桓攘夷狄何置之度外令其肆行無所忌憚也桓沒後與盟中國以至伐鄭侵齊侵魯為中國患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王者之大祭非魯之所得用于大廟大廟周公廟也穀梁傳范氏注劉向曰夫人成風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之于廟立以為夫人穀梁傳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言夫人必以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故曰非正也孫氏曰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欲尊其母因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左氏傳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杜氏曰實

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
告師氏曰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

九年庚午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左氏傳春宋桓公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襄子衛文侯鄭文伯許僖男曹共伯于葵丘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在喪稱子葵丘宋地陳留外黃縣今開封雍丘縣　此衣裳之會第十一九合第九會也　左氏傳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故葵丘之會為甚盛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公羊傳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陸氏微旨曰盟稱諸侯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理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來牲載書而不歃桓公又不以先君之遺命而遽殺之立克又不以先君之遺命而遽殺之不得辭矣故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必陷于篡弒之罪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言齊桓以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正率人宜明天子之禁諸侯誡乎桓之志春秋所未有故再書葵丘以美之

甲戌晉侯佹諸卒晉獻公也　甲戌左氏作甲子佹公穀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不書葬弒是國人皆不欲立而里克殺之也克固不能無罪以經之書法視之不可以弒君之罪加之也故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

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竊詳聖人之微旨正所以明獻公之罪而為後世為人君者之鑒也

十年辛未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始朝齊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杜氏注狄蓋中國之狄溫蘇公之後國於溫故曰溫子周司寇傳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狄狄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溫畿內諸侯狄得而滅之方伯不能救是縱狄肆行於中夏矣溫子出奔不名與譚弦同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羊作卓子里克初告世子申生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可謂正論及驪姬將弒世子難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為烏烏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克聽其謀欲中立以自免稱疾不朝驪姬遂得成其奪嫡之計及獻公卒克殺奚齊又殺卓子其志欲納重也荀息傳二庶子雖云從昏然能不失信於先君故春秋重其死節而不失其官此可見聖人與奪輕重之權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北戎杜氏注山戎也　年北戎侵鄭桓六年北戎伐齊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北戎為中國患明當伐然方今狄楚悠橫伐國滅國相繼齊桓為盟主置而不圖乃遠伐北戎何耶昔伐戎稱人今乃稱爵

晉殺其大夫里克左傳齊隰朋帥師納惠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納惠公齊隰朋帥師立

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　里克殺奚齊弒卓子與一大夫荀息春秋不以討賊之辭殺之又稱國以殺謂君不以罪殺之罪累上也其事與專殺大夫同蓋克之所為弒志在立重耳也夷吾立懼其殺二君也又將及我遂殺之春秋以其殺之不以罪稱國而不去其官書之所以罪惠公也克固不能無罪使其心非公而行篡逆則殺之也春秋不若是書也當如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類稱人以殺之謂一國之人為可殺去族以殺之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于付反　公羊傳作雨寇

十有一年壬申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氏傳平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

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名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郤舉及七輿大夫殺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蘇氏曰平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平鄭言于秦伯曰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陽穀齊地公會齊侯而以夫人與於其間非禮也書之所以參譏之也夫人辭姜也

秋八月大雩　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以旱也穀梁傳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齊桓伯業初盛江人黃人嘗慕義而來唐二年與盟于貫三年會陽穀及齊伐楚則

為犄角之勢又從齊伐陳所恃齊大國十年盟好之久一旦黃為楚伐被兵城守三時齊桓坐視而不救見桓之伯業自此衰矣

十有二年癸酉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胡氏曰國滅死于其位得正而斃於禮為合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侯之弱責方伯連率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士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甲戌春狄侵衛　襄陵許氏曰桓政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氏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此兵車第二會也　左氏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一年傳楊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　十二年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

帶奔齊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凡三見三年涖盟

十有四年 乙亥 **春諸侯城緣陵** 杞邑　左氏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馬避淮夷之都于緣陵公羊傳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胡氏曰齊桓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城緣陵而遷杞馬避淮夷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馬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故再列三師而城邢者美其強暴可知矣必窺見桓之怠遂料齊之救必不速故敢爾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杜氏注鄫國今琅邪鄫縣鄫似綾切　季姬魯女也書字未適人也若子叔姬是也已嫁必繫國明有所從如紀伯姬是也此上未見書季姬歸于鄫而今遽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季姬鄫子曾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陰為期會一旦遇于防此即野有蔓草邂逅相遇之意既已遇矣季姬遂使鄫子來朝使來請己為妻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此意出於季姬故書及書使以著其惡書遇以明鄫子從季姬期而來非素不知也或以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使之來請也其失禮甚矣非所以謹男女之別也書之所以舉魯僖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氏注沙鹿縣有沙鹿土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何氏注鹿山足也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傳沙鹿河上之邑其言崩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襄陵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墮晉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狄侵鄭 狄自入衛伐邢滅溫至是侵鄭肆行而無忌憚莫有攘之者書此所以志桓之志衰矣

冬蔡侯肸卒 是年晉饑乞糴于秦

十有五年 丙子 **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年嘗朝齊桓矣至是五年再相朝禮也

楚人伐徐 楚在江南都郢發兵伐徐徐在山東相去甚遠又近齊略不畏憚方伯之援師深入徐境其強暴可知矣必窺見桓之怠遂料齊之救必不速故敢爾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牡丘齊地與匡近杜氏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慶父之子左氏傳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此兵車第三會也言次者譏諸侯之緩又不自往遣大夫行故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傳伐厲以救徐也杜氏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八月螽 公羊作螽

九月公至自會 齊桓會諸侯魯未嘗書至惟此書至暴師過三時之久危之也

季姬歸于鄫 前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而令方歸于鄫子以見淫奔而後成禮直書之而鄫子之罪自見而魯之愧亦不可掩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氏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夷伯魯大夫也夷

諡伯字展氏之祖父大夫既卒書字宸者雷電擊之程氏遺書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冬宋人伐曹 莊十四年北杏之會齊會陳曹伐宋今宋伐曹左氏謂陰舊怨也後宋與曹既已屢盟今宋無故而怨伐曹宋可罪也所以人之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杜氏注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今泗州臨淮縣 救徐之師皆諸侯之大夫不用其情伐喪所濟楚深入吾境以謀諸侯之師救徐而楚反敗之何示弱也書之所以媿齊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九年秦齊會師納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經不書伐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秦直故勇晉曲故懼老晉侯師敗身執而大辱國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秦舍晉君于外已而歸諸晉故不言以歸也

十有六年丁丑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氏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也程子曰隕石之月所以別非戊申之日爾鷁飛無常不可定以日故言是月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魯史書之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為後世戒星隕之象見于上而動忽隕而為石石陰之類墜于下而靜是陽化為陰動極而靜精氣返為頑礦其齊桓伯業衰微將終之兆也獨見於宋者齊桓終而宋始伯也然宋無其德故天見災異之象于其地以警悟之也而宋不知警鷁水鳥遇風退飛欲進反退倒逆而飛其宋襄欲伯反為楚辱之兆也明年齊桓卒而宋伯至五年有孟之執六年宋為楚所敗不數月被創而卒亦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示人顯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友名也季字也大夫卒稱名今書字蓋僖公以公子友援立之功生而賜氏俾世其婦非禮也初曰季此與矣今曰季友卒季氏自此盛矣季氏盛而魯衰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春秋內女適諸侯者書卒書以譏之者豫為之戒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叔牙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左氏傳謀鄫且東略也鄫為淮夷所病故杜氏注臨淮郡左右臨淮郡今泗州城鄫後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此兵車第四會也

十有七年戊寅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傳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楚與國齊為徐興師不伐楚而伐英畏強淩弱也其伯業之衰乎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杜氏注項國汝陰今襄慶府泗水縣 左氏傳師滅項杜氏曰師魯師公在會別遣師滅項經不言師諱之 淮之會公有諸侯

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傳公夫人齊女以夫人而會齊侯雖曰齊之女非正也齊侯會之亦不可公又不當使之往參讖之齊以魯擅滅項而止傳公不宜遠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管仲

九月公至自會 杜氏曰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

辛巳殯六十七日乃殯東菜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于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十有八年 己卯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欲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案左傳齊侯嘗與管仲以公子昭即孝公托孤於宋公則是生前已定昭為世子矣桓公因嬖寺貂易牙以樹禍本衛姬謀立其子無虧結二嬖及桓卒遂立羣公子爭立齊亂初桓公與管仲豈不欲豫立長子無虧意必庸謬故思其次以公子昭托之於宋宋受其托後公子昭奔宋故宋合諸侯兵伐齊以納昭齊方立無虧三月齊人殺之見無虧不能君也宋公受齊之託立昭不以其私故穀梁謂非伐喪也

夏師救齊 魯誠欲恤鄰曷不諭齊師是助作亂之羣子抗宋也經不書公救齊而但曰師救齊下又書狄救齊所以愧魯之所為與狄等也言救非所救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甗齊地 左氏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狄救齊 狄何以利動來救齊者安知非四公子之徒往求之也春秋據其實事書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卒五公子爭立以故宮中空莫敢棺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乙亥無虧立乃棺赴辛巳夜緻九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昔為狄所伐遷夷儀而幾亡賴齊桓救而城之以復其國今何忘怨會狄同伐衛故與狄同書人以賤之也漸而至于強爾與楚稱人同中國狄焉狄則人之進之也邢亦何知不過齊桓嘗有城邢之恩欲報之故與狄同伐衛所以救齊也邢小國不知所以自守而擅興兵以伐人之國故終為衛所滅爾

十有九年 庚辰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介宋齊之間自與幽之會已三十七年矣中間衣裳兵車之會未嘗一至宋襄繼起又不能事大國其見執宜矣春秋書名所以罪之也宋非有德義服人肆已之強一會而虐二君非伯討也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惡其專也故春秋書人以貶之

夏六月宋公（公羊作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此宋襄盟之始也二國不親至使其大夫來曹猶不服盟不一國地而于曹之南所以及秋而見圍宋襄始盟而曹已異趣無以服人心矣

鄫子會盟于邾　鄫子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而會之於邾故書曰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子雖來後猶愈於不來也邾子何肆其暴虐以說宋乃執而用之次睢水之次有妖神東夷皆杜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左氏傳以宋公使邾子劉氏以為不然曰鄫子為季姬所使而朝魯春秋猶書使鄫子來朝豈宋公使之用鄫子于社而經不書乎愚案邾子於宣十八年戕鄫子于鄫其惡鄫若此之酷宋公於戰尚不肯禽二毛安肯用鄫以祭此蓋邾附勢為之故聖筆直書其罪以貶之也

秋宋人圍曹　左氏傳討不服也子魚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宋圖霸業欲服諸侯先自近始方與曹盟未幾即叛近宋莫如曹滕宋公一出執滕不足以示威盟曹不足以示信不思子魚省德之論徒欲速合諸侯而無遠略宜其無成功而遽敗也

衛人伐邢　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　邢不自量其力而宜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會上有公字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杜氏注地于齊齊亦與盟　楚欲抗衡於中國久矣齊桓

夏部子來朝　部姬姓國後漢志濟陰城北有部城公羊傳部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部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隱十年鄭伐宋取部歸于魯以此知部為宋有在春秋前至桓二年宋以部悲賂魯蓋宋取部時所得者及此入九十餘年矣而部子忽來朝魯公羊所謂失地之君蓋非昔之部君部君之子孫也以同姓故來親之者亦喜內見歸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杜氏注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左氏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鄭大夫帥師入滑滑泰之邊邑隣於鄭鄭從楚以楚可恃故陵其邊邑而入之春秋書人以罪之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衛報邢之師未已齊不能會諸侯相與圖之乃與狄盟豈先志也狄能從齊恤患救災故人而進之齊亦人之與狄同貶之也

冬楚人伐隨 左氏傳桓六年楚侵隨隨及楚平令隨不自量欲復漢東與諸侯諫隨侯修政楚不敢伐八年楚伐隨隨敗隨侯叛楚楚方彊是名其伐而自屈也

二十有一年 壬午 **春狄侵衛** 杜氏注為邢故狄削而不人之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主盟故在齊楚上時宋裹欲伯而無伯略而乃與楚盟夷夏雜處豈所謂伯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為敗辱也

夏大旱 杜氏注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杜氏注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左氏傳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公羊傳執宋公以伐宋執宋公以伐宋宋襄知不能識楚之詐其往會也不納目夷之諫愚而自用輕以其身陷於豺虎以取執辱諸侯見楚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分故春秋以諸侯同執為文以譏之也

冬公伐邾 杜氏注為邾滅須句音劬故須句在東平須昌縣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以詐執宋公伐宋宋服故來獻捷孟之會魯雖不與楚假此夸大以威魯也上書執宋公此書楚獻捷以明楚之執矣魯拒其使而不受請於天王討之可也僖公畏其強安能為是舉也春秋不書曰宋捷為宋諱不與夷之詐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古字通用宋與楚初無怨隙楚因會以詐執之伐宋其志蓋欲伯也楚之計以宋大國猶為我執之諸侯不待盟而自服矣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辭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義愧情屈而歸宋公矣今魯僖不知伸中國之正理反與五國為會求盟于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墮楚人之計中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與楚專釋也亦不與楚主是盟也然其執其釋權皆出於夷已俱甚矣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蓋以為中國之大恥而罪魯與諸侯反為楚所制視中國為無人矣

二十有二年癸未春公伐邾取須句

音劬　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大皞伏羲也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邾雖曹姓迫近戎狄雜用夷禮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祭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公伐邾復須句之國春秋何不善之仍書取焉何也不請王命擅取人國而返其君以亂易亂何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宋襄近為楚執辱得釋而歸當悔過自艾修德布政以自強國歸甫三月遽興伐鄭之師鄭已服楚楚必救之是自召其伐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陘音刑杜氏注升陘魯地　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藏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邾城門記禮方云邾婁復之以矢螫自戰升陘始也謂邾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以矢招之也經書及公戰也不言公不書敗為內諱也　魯不務德好戰以陵小國不聽諫以致敗幾殞其身邾亦不自量而與大國角力所喪多矣豈保國之道乎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已言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畫渡泓水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在君左右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實商紂後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意林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而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以分均為仁後出為義也君子不然正其義不謀其利修其道不急其功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所謂欲速者遺本也所謂小利者計末也師氏曰宋襄非王者之德而慕王者之兵無霸者之術而貪霸者之業志大謀淺妄意要功以自取敗觀其敗齊師執滕子圍曹伐鄭連年暴師毒民以送其欲其於仁義蓋亦遠矣及戰于泓方以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為辭則區區之意不足以濟事適足以自敗矣　楚以夷狄干諸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辭無所與宋公稱及極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甲申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宋邑漢志山陽郡東緡縣今濟州金鄉縣　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志於霸獨不會名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十八年齊亂孝公奔宋宋襄公受託孤之命率諸侯納孝公甫五年宋為楚敗孝公遽忘納己之德視之不救而又乘機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著其惡也

志於附楚也　宋襄公卒成公羊臣立

秋楚人伐陳　左氏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氏注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其終貶之

二十有四年乙酉**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二十年鄭人入滑滑人聽命後即衛鄭又伐之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怨王與衛滑也不聽執王使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

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近世如唐晉資外藩之力以定中國蓋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於鄭**　王德狄將立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曰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弗聽同母弟王子帶又通於隗氏王廢隗氏頹叔桃子恐狄怨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音泛帶以隗氏居溫明年晉侯以王命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帶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居居其所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為國常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於境内才出畿内即非王有故曰出聖人撥亂反正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曰居

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

晉侯夷吾卒　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其子圉懷公嗣立今年正月秦伯納文公重耳二月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皆不告也杜氏以為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喪春秋據諸侯策書赴告而作經也

二十有五年丙戌**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常山劉氏曰春秋滅國多矣惟衛燬滅邢而生名之者滅同姓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名以絶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以匹夫稱之示

王法不容誅也邢周公之胤也衛同所自出以小忿蒙而絶滅之又使其臣為詐詭傾覆之計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婦也自為其子來逆婦姑自來逆婦非禮也何以書公自主之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自主之亦非禮也伯姬之嫁不書蓋内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昏是自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與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故楚圍陳以納之是中國諸侯不能

恤小國反使夷狄得以行其義
見中國失道晉文猶未伯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苔慶盟于洮 衛稱子在喪
洮魯地苔小國無大夫以公與會故進之時有衛子則無敵公之嫌
慶不氏未命也 左氏傳衛人平苔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苔平也苔以元年鄢之役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

二十有六年丁亥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苔子衛寧速盟于向
杜氏注向苔地之號苔夷無謚以號為稱寧莊子衛大夫也盟于向左氏傳公會苔茲平公茲平時君用師也時以師與魯又中道用之以伐宋故伐圍兼書以責楚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羊氏謂刺道以楚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于使申叔去穀張本齊中國也楚南蠻也魯假楚人兵力以伐中國而又取其邑春秋以實事書之而罪自見也公羊謂患之起必自此始魯不能修戎備徒乞楚人之兵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伯卒而免爾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孝公春方侵魯西鄙夏又侵魯北鄙故貶而人之

衛人伐齊 魯與衛盟于洮復盟于向齊以二盟伐魯故衛為魯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公羊傳乞師再伐魯懼不能支故公子遂如楚乞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 齊再伐魯故公子遂如楚乞師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楚人極罪為國者之無謀也使其能用展禽其政必有可觀者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杜氏注夔楚同姓今建平秭歸縣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夔子以夔子歸 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則祝融鬻熊是夔之不得祀者也楚反以是滅之夔國楚滅同姓人之而不名者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羊氏謂刺道用師也時以師與魯又中道用之以伐宋故伐圍兼書以責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于使申叔去穀張本齊中國也楚南蠻也魯假楚人兵力以伐中國而又取其邑春秋以實事書之而罪自見也公羊謂患之起必自此始魯不能修戎備徒乞楚人之兵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伯卒而免爾

公至自伐齊 魯以楚人之師伐中國楚之心寧可保耶書至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戊子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羊杞桓公來朝即位始來也書子以夷禮來朝故也余氏曰杞子來朝即位始來也書子以夷禮來朝故也卒也以夷禮卒之來也以夷禮至之禮非中國之禮則夷狄之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氏傳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二月餘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傳入杞責無禮也 今春杞子方來朝至秋遽帥師入之杞之朝用夷禮縱有不共何故輒加之罪興兵以入其國亦虐甚矣故春秋書入以著魯之惡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 被廬晉地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縠將中軍程氏傳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

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微旨曰四國伸夷狄之威屈中國之義其惡大矣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夷狄之罪昭然可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氏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胡氏傳春秋於宋之圍人楚子以貶諸侯而公會之公之罪亦著矣

二十有八年 己丑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杜氏曰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左氏傳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前年楚使申叔戍穀以偪齊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 衛地 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初晉侯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宋襄贈馬二十乘晉侯歸而立其志欲霸至是宋為楚圍適乘此機遂伐曹衛以解宋難恩怨並行晉文之志得矣然其規模狹隘非霸者之大舉時陳蔡鄭許魯皆從楚伐宋豈不可先伐乎聖筆雖以侵伐而亦書爵蓋善其救患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氏傳公子買戍衛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杜氏注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用周禮三刺之法 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注刺殺也魯附楚畏晉故殺大夫以說強國戍衛本楚命說言於楚不卒戍而殺之又以解於楚內殺大夫謂之刺不欲斥言殺以避惡名之辭也聖筆特書其實事以見殺無罪也其貶之也

至矣

楚人救衛 左氏傳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楚人救衛不克 晉於衛有宿怨方怒衛不假道又以其與楚新婚亦恐其非誠服于晉故請盟不許楚人救之欲其分兵力以解宋難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氏傳晉侯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杜氏曰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蘇氏曰晉侯以不禮故私討于曹既執曹伯又以與宋人皆非義也書晉侯為入曹也既言晉侯入曹不可復言晉人執曹伯非以伯討許之也呂氏曰此一年記晉事最詳皆聖人所致意者觀晉文公舉動如此其有意於為善乎 侵伐皆稱人貶之也晉

侵曹伐衛乃伐楚以緩宋難也再稱晉侯不沒其爵善其救宋也其有意於攘夷狄尊中國以繼齊桓之業乎至入曹仍以爵稱宋則貶而人之不可匹敵於晉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侯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文嘗受宋楚之施是時宋為楚圍晉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與國知楚之必救以解宋之圍晉方圖霸坐視楚暴則霸權歸楚矣然必待楚之先動而應之則天下不謂我背惠食言其謀可謂譎矣楚子倦兵欲退師其剛躁而欲戰者子玉也先軫謀陰撝其黨拘其使以激怒之晉兵至于退舍其謫尤甚既以報德又以驕敵蓋先已逆料子玉之必不退也春秋以楚雖請戰而書及乃在晉侯由先軫激之是以書晉此誅必原情之義也昔齊桓伐楚致屈完召陵楚未大創故滅弦誘鄭終桓公之霸不能制楚患晉文公以楚不大創則不知畏故欲戰而勝楚以定霸業蓋自齊桓沒楚與宋爭霸會于盂戰于泓執其君圍其城數以窘宋宋無霸略楚故侮之連年楚橫行陵暴遍甚良由中夏之無人故得以自恣及晉文奮起其規模素定善審去就侵曹伐衛兵威已震及城濮之役一戰遂霸自是楚人束手斂衽不犯中國者十五年晉文繼桓之業不旋踵而興可謂盛矣齊桓死于僖之十七年不踰年而楚與中國之盟晉文死于僖之三十二年直至文公九年楚方敢伐鄭其畏晉若此故晉之于孫終春秋之世相繼而霸也楚書人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使得臣子玉也去宋曰無從晉師得臣請戰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至連敖而死王無赦故自殺得臣自伐陳楚子立為令尹授以兵柄無非縱之以猾夏之事今楚子既知晉之不可敵不能使子玉勿敵而乃以

與之師是棄其將而又棄其師也逐殺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衛侯出奔楚 左氏傳衛侯欲與楚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春秋受盟必晉文也必晉文迫脅之也衛侯聞晉師勝故懼而奔楚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君臣交訟故曰衛之禍文公為之也皆原於文公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氏傳晉師還至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杜氏注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三傳皆謂晉侯師還致天王屈尊下勞故經沒而不書非也天王避狄之難出居于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嘗救天王未嘗歸也晉侯因破楚之威還過鄭地先會諸侯以朝天王然後導王北出諸侯前驅大偪徐渡不煩一矢而溫地之狄望風遁逃矣於是諸侯解甲而講朝會之禮天王耀兵而行蒐狩之事向之諸侯復從王而南王入京師諸侯又南圍許晉侯經略中外自今年之春自北而南自北而南明年春復自南而北冬復過成周三傳但以為名君以就其地誤矣

陳侯如會杜氏注陳侯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羊傳如會後會也陳侯益
速而復者言如會非晉強之也

公朝于王所杜氏注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即王所在爾時晉率諸侯朝王于踐土公亦朝
故書于史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侯畏晉奔楚今自楚歸于衛衛侯出而不名復歸而名之其出也憫其為晉所迫其歸
也罪其藉夷之力而又擅殺叔武也

衛元咺出奔晉案傳初晉逐衛侯立叔武武辭立而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
罪衛侯終殺叔武其罪大矣元咺出奔晉懟其君也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立衛
侯歸之易以得叔武之賢在內守之故也

陳侯款卒陳穆公卒

秋杞伯姬來去年魯公子遂帥師入杞今年杞伯姬來伯姬莊公女也二十五年歸杞今其來寧
成風也志入杞之怨釋也晉文伯權之立諸侯弛兵而遂修族姻鄰國之好也

公子遂如齊二十七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今年盟于踐土故公遣大夫聘之解仇惡而修舊好
皆晉霸之所致也

冬公會晉文侯齊昭侯宋成公蔡莊侯鄭文伯陳共子苔茲平父子邾文子秦穆人于溫左氏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杜氏注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在鄭下陳懷公稱子乃在鄭上主會者次之也溫今河內縣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穀梁傳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河陽古孟津地今懷州河陽縣說見前盟于踐土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惡衛侯元咺衛臣也故得以罪加之也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禍之罪何殺叔武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襄陵許氏曰司馬法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殺叔武則執有罪也何為不得為霸討天子在是而擅執諸侯亂矣是以推而遠之也

晉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訟衛侯于京師之元咺即歸衛立公子瑕其歸何易也以文公主之也侯故歸而先立瑕安知魯為之請納玉十瑴乃得釋元咺再會

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晉侯猶貸笪史以得免晉侯笪疾曹伯之賢其歸不正矣名之者以其用賂而苟免也許近楚恐晉之威不足以庇已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于不服

二十有九年庚寅春介葛盧來左氏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城東南有昌平城公在魯饋之芻米禮也杜氏注介東夷之國也在城陽黔婁縣今密州膠西縣地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

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 圍許逾年而還不能服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晉侯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濳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爵禮傷教故諸大夫諱公與盟杜氏注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胡氏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諱公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正其本也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卷五 三十八

秋大雨雹 雨去聲 左氏傳大雨雹為災也穀梁傳何氏曰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温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胡氏曰雹戾氣也當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 左氏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

三十年辛卯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齊孝公不能紹霸業故狄數侮之是時晉文稱霸坐視夷狄陵中國而不問何耶書之者罪齊而譏晉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傳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歇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殺罪累上也故元咺不去其官衛侯在外得釋志在殺元咺與瑕而後入瑕本辭位不欲立不為國人所惡故以公子冠之而稱及見瑕無罪以元咺故延及而衛侯忌克專殺之罪著矣然瑕立於元咺非受命于天王傳國於先君故不曰君案傳三十一年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時鄭惡瑕乃殺瑕以文夫人鄭文公夫人歜之鄛城之下獻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始歸殺叔武再歸殺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忮害而專殺甚矣故名之以著其罪始歸稱復以繼之也再歸不稱復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瞿泉之盟鄭不至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矣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王氏樵集傳箋曰晉侯為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助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也故皆稱人以示貶

讀春秋編 卷五 三十九

介人侵蕭 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荊人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高郵孫氏曰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

義然義不當使三公書曰宰周公來聘用見周道之衰而諸侯彊盛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傳東門襄仲公子遂也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魯大夫如京始此自入春秋魯始聘晉凡遂者繼事辭爾皆以實書其褒貶即觀上下之文乃辨之爾古之為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況聘天子而乃可與諸侯同使哉實書其事而貶自見

三十有一年 壬辰

春取濟西田 高郵孫氏曰此蓋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田嘗見侵于曹魯於是取之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言雖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者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假公義以擇私憾乎

公子遂如晉 左氏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晉為盟主又歸曹所侵田故使公子遂往行屢會盟

聘禮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劉氏曰郊用正月上辛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吉則不郊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蓋魯郊三卜不從故又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又不從始不郊非至四月始四卜郊也穀梁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牛亦然卜郊不吉免之明本為天不敢留天牲免謂縱之也劉氏曰郊歲事也六月上甲始卜正月上甲始繫牲十月上甲始養牲帝牲必在滌三月如不從則免矣中禮曰牲不中禮曰牛夏后氏玄牲商人白牲周人騂牲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穀梁曰牛卜日曰牲得吉日則牛改名牲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以天子之禮樂賜魯伯禽使祀后稷以配天故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二十五年湯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皆小事也春秋何屢書之惡婦人預外事因書以示戒有國有家者不可不嚴閨有家之義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遭狄患久矣昔為狄所滅齊桓救而封之齊桓沒狄與邢假義伐衛狄又嘗侵衛自晉文興不復侵伐今復圍衛衛畏狄而遷都蓋晉侵晉文惡衛狄覘晉之必不救故敢肆行而無忌晉文既為盟主以攘夷狄尊中國為事衛小怨而失大體何以為霸乎帝丘杜氏注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故墟故曰帝丘衛地也今開德府

三十有二年 癸巳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羊作接　鄭文公卒穆公立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氏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杜氏

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胡氏曰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者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衛數遭狄患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狄人而即其廬帳盟于是始唐德宗所以名平涼之辱春秋貶之以示戒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左氏傳晉文公卒

三十有三年甲午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秦穆公田杞子來告欲謀鄭使三大夫孟明西乞白乙出師千里襲之事不成而中道滅滑已滅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也滑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晉邊邑或曰鄭邊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氏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猶有禮君子貴於得正而斃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秦出師襲鄭不克晉與姜戎要擊之殽間敗秦師晉襄欲繼文公霸業而與姜戎檒秦親未葬而墨縗經即戎忘親背恩其惡甚矣春秋不書晉于而書晉人舉之也秦為無道不哀其喪而越人之境志貪其利而襲人之國違大臣而信小臣以喪其師故止書秦狄之也

癸巳葬晉文公左氏傳晉子墨縗經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左氏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左氏傳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杜氏注魯因晉喪以陵小國

晉人敗狄于箕左氏傳狄伐晉及箕狄子襄陵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中國歲有狄患至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略是故戎狄之亂不能震疊以威武則未易以德懷也杜氏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左氏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自國歸父來聘自國而請公朝以比事屬辭觀之間晉而虐邾所以固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杜氏注小寢夫人寢也不終于路寢君子貴於得正而斃薨于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霜而百草不死冬温也惟冬温故李梅實春秋書之記異與不時也天道四時失序則人道必應之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暗弱繼之其咎遂著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氏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六十八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六

宋 陳深 撰

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乙未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僖公夏四月葬先至何耶見王室弱而恐後期也杜氏注叔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五月而葬禮亦書明臣子之義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毛伯爵衛毛伯字杜氏注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爲信劉氏權衡曰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終喪受命正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左氏傳晉文公五月而葬內葬雖得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古者五十而命至周喪畢則命馬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劉氏曰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終喪受命正也

晉侯伐衛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音趄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衛邑六月戊戌取之不能報伐止于爲侵又俯就而與之盟既不朝晉又侵

與國此晉所以首伐衛經書晉之爵蓋亦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左氏傳晉圍戚取之蒲孫昭子衛人告于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太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舉乃稱兵以伐之伯故書人舉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傳晉侯疆戚田衛邑故公孫敖慶父子會之杜氏注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楚以夷僭王擅強暴凌蔑中國久矣至頵在位四十六年之久尤肆其虐齊桓服之晉文勝之稍戢楚用夷道徒知用兵衛外而不知治其內及城濮之敗其勢始沮內溺于愛訪諸令尹子上欲以商臣為太子子上諫以商臣有蠭目豺聲之忍不可立弗聽既而又欲立職而黜商臣而使江芈婦人知其情宜乎禍敗之及身吁積不善之餘殃而卒使反之于其子天之報施真可畏哉春秋書之不言其父而言其君稱世子以見有父之親稱其君以見有君之尊商臣於二者義絕也特書其惡使為君父者謹履霜之漸而為萬世之大戒也

公孫敖如齊始聘通嗣君也公孫敖穆伯也

二年丙申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孟明前言三年將拜君賜故晉人以此笑之程子曰越國襲人秦之辱也忘親背惠晉之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遠雖憤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用桑主造木主也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練主用栗期年練祭也埋虞主兩階之間用栗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穀梁傳譏其後也作木主欲俾神有所依故得象神而祭古者既葬作主于墓不終日而虞祭僖公薨已十五月方為主慢禮而忘親甚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厭之也厭於涉反猶損也適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恥甚矣故諱之也不書公如晉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左氏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杜氏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此志其不雨之始終也子曰夫子因舊史之書不雨告廟者則每時書之不告廟則通言之志其不敬以示義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公羊傳大事者大祫也躋升也升僖公譏逆祀也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躋者升也升僖公譏逆祀也僖公繼閔之後是為人後也文公乃任情謂僖實閔之兄而躋僖公於閔之上以兄弟一家之私恩忘繼世天下之大統其逾制失禮甚矣書曰躋自下而上之謂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秦嘗入滑侵晉晉襄敗其師至于一再可以已矣而不已故書敗績

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未畢而使公子遂納幣于齊雖至四十一月方娶忘喪而行吉禮以娶為急其哀戚之情為何如故特書以譏之

三年丁酉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左氏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氏注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晉襄圖霸盍先定規模再伐秦而又伐沈沈從楚固可見曾不自求所以紹霸之德政故春秋併與諸侯貶而人之

夏五月王子虎卒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左氏傳王叔文公卒來赴吊如同盟胡氏曰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以同盟而致恩禮是以私情害公義也

秦人伐晉左氏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秦穆歸自殽而作秦誓然彭衙之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秦伯書

人皐之也晉人不出知其嘗再敗有必死之志而不與抗可謂善審事勢也

秋楚人圍江左氏傳楚人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左氏傳隊而死也公羊傳記異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隊

冬公如晉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請改盟改二年處父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左氏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昏喪同

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　王官之役晉避秦師楚人謂得計今不忍而又報伐晉嘗伐為楚滅是可怒也況楚商臣弑逆之賊晉襄坐視其夷滅小弱安在其為盟主也以春秋比事觀之上書楚人滅江次書晉侯伐秦見晉侯於可伐者不伐可已者不已聖人皐晉之意彰矣

衛侯使寧俞來聘左傳衛寧武子來聘

晉侯伐秦左氏傳晉侯伐秦圍邧程子曰自成風已後妾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陸淳曰亦書薨著其非禮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仲子之命而歸諸侯妾母之含賵非禮也況含未斂時所用成風死於十一月今踰二月矣無歸含之禮不稱天王弗克若天也成風以妾僭嫡而天之亂夫婦之倫矣故不稱天以譏之王命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陸淳曰自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　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故特為宮而不祔于姑雖非禮典之正猶有所別異至成風以來妾母皆葬乃有二夫人祔廟魯之禮寢失正矣

秋楚人滅江左氏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素服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過數鄰國之禮有數今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江之不祀晉襄不能為之遠謀也

晉侯伐秦左氏傳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子曰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

王使召穀梁作毛伯來會葬王使榮叔歸含賵又使卿會葬施於諸侯妾母恩數有加非禮也故王再不稱天以示貶

公孫敖如晉王涔使大夫歸含賵會葬公不自朝王庭盍亦遣大夫往拜天子之禮不報而令公孫敖如晉徒知畏盟主而忘其君也

秦人入鄀音若左氏傳秦人入鄀傳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鄀鄀縣今襄陽宜城縣有故城

秋楚人滅六六國杜氏注今廬江六縣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今屬安豐軍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忽然而亡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與蓼皆皐陶後秦楚皆夷狄經書入鄀滅六著夷狄之彊盛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僖魯僖公卒昭公立與晉昭公六同盟

六年庚子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左氏傳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行父季友之子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左氏傳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有疾故其人從者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而後行者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左氏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士會如秦立公子雍公孫敖如晉葬晉襄公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音亦一音夜射姑狐偃子賈季也案傳晉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太傅陽處父聘衛而至謂趙盾能乃以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易其班使續鞫居殺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攻之穀梁氏處父密言於襄公易射姑君漏言致射姑殺處父故春秋書晉殺其大夫罪累上也夫子贊易於節之二父極言君臣慎密之戒此先書殺處父次書射姑奔狄射姑何為奔也見殺處父者射姑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月告朔也經書閏月不告月明當告也猶朝于廟幸其猶存朝廟之禮也即不許子貢去羊之意

七年辛丑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部魯屢伐邾當取須句得而遄失今間晉難又伐邾取須句因城部以備邾部魯邑卞縣南有部城今屬襲慶府泗水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左氏傳宋成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蔦蔓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馬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劉氏曰其稱人以殺何衆殺

之者也昭公欲去羣公子而反為穆襄之族所攻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蓋僅然後勝爾胡氏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平聲狐晉先蔑奔秦左氏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趙盾與大夫患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劉氏曰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不與大夫專廢君也程氏曰晉始逆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舉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是晉人為志乎是戰故書晉及　書晉及秦戰不言敗者秦之納不正與晉逆公子雍既悔之又不謝秦皆舉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書且不書秦之敗深舉晉之置君而不定也

狄侵我西鄙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肆至是始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杜氏注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鄭州原武縣　左氏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弛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　靈公在抱以一趙盾而會諸侯春秋不書其名止書大夫若曰晉大夫俱同會也不與盾之專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而往臨涖之

八年壬寅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　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鄭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雍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　晉靈幼而魯文怠故國事歸二臣征伐會盟專之自是政在大夫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　公子遂以二事將命而出會趙盾甫二日遂會伊雒之戎以戎而居洛邑天地之中亂華甚矣春秋兩書公子遂故特別之夷夏不可雜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氏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馬已氏莒女　公孫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棄君命而徒返是可舉也況志在淫故其舉可勝誅哉春秋書其慢王棄君忘哀廢命容其復而後奔著魯之無政刑也

螽解見桓五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呂氏曰守節以死者死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　昭公初立欲去羣公子而致殺大夫之變今又以不禮於君祖母致大臣或死或奔春秋皆以官書所以見六卿君所與圖政者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

威權奪矣司城捍禦之任而出奔則君孤露矣故以國殺書之以辠昭公也

九年癸卯春毛伯來求金 書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義周室微弱王政不行貢賦不入故國家遇喪則賻之乃遣使求賻求金於諸侯以濟其用諸侯又不供其喪致使來求無君之甚矣當喪未君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故不稱使然味聖師之微旨當時魯史必稱之聖筆削之也削之者不欲言天子使求金止言毛伯則似毛伯私求之耳求賻亦若是矣

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葬天王而公不往使大夫行失禮也然此猶愈於不遣大夫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其田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使賊殺先克殺先克不赴故不書乙丑于堇陰以軍事奪其田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田於堇陰七年晉禦秦師晉人殺先都梁益耳非卿不書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以政殺之也加之以人則殺之者不特君大夫必有衆人與於其間書此見晉君幼而權臣擅殺無政刑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歸寧禮也反致於廟禮也夫人出不致者皆非禮也若文姜哀姜數出則不致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氏傳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蒯得非卿不書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其辠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辠輕不當殺也先都士穀箕鄭父使賊殺先克以作亂固可辠然經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何也蓋靈公幼趙盾專先克為中軍佐盾之黨也三人者忿盾之專欲先翦其羽翼以自強故殺先克其官書及是其辠輕重之任而出奔則君孤露矣故以國殺書之以辠昭公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范山楚大夫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尨公子龍及樂耳三子鄭大夫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楚自城濮之敗不敢窺中國者十五年聞晉襄卒而幼君立遂伐鄭趙盾秉晉之政志欲攘楚帥諸大夫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及鄭而楚因鄭公子而去惜乎盾志不恪不能乘機以撲楚之燄而使之知所畏憚也故春秋悉皆人之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天動地靜常也今地動則異矣蓋陰極而動陰陽不兩大陰盛則陽微君弱臣強之應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始以州舉狄之也及来聘始稱嘗一會諸侯以爵書亦漸而進之也自是止稱人至此君書爵而臣書名與諸侯同蓋聖人不輕絕人以其來聘而嚮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也張主一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服曰襚不稱夫人聖筆所定杜氏以為從來者辭非也此書法亦猶書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也此書僖公成風蓋妾母繫子之義成風卒已五年何秦人始来歸襚雖相去之遠寧無耳目以知之嘗度秦人之意欲遠交於魯行聘則不欲自卑故詐以為不知成風之喪已久姑致其襚結好以親之也

葬曹共公 無傳

十年甲辰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大夫書卒係國之重輕者則書臧文仲雖非賢者亦魯之名大夫其卒也固宜書然自莊公末年文仲已與聞國政四十餘年矣聞治效夫子所謂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立也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夏秦伐晉 左氏傳秦伯伐晉取北徵縣屬馮翊程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趙子曰戎狄舉號賤之也諸侯稱國狄之也穆公悔過見於誓言康公不紹孫謀故反其卑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為工尹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殺宜申春秋不以弒君之賊討宜申而書曰楚人殺宜申而以國殺又不去其官何耶蓋穆王即楚世子商臣者弒逆之罪人人所得討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一時不雨則告廟則書文公怠於政無閔雨之心不告廟故直併三時言之

及蘇子盟于女 音汝栗 左氏傳頃王立故也杜氏注頃王新立與魯盟覲諸侯也 陸氏纂例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也呂氏曰天子內臣無外交與之盟非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狄楚子與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觀宋之弊而乘之也楚於宋仇國常爭盟而晉救宋敗楚令陳鄭會楚子將以伐宋宋華御事見幾乃逆楚子遂相與田孟諸宋楚既和陳鄭自遠楚子獨與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致毒於人也楚今稱子至明年伐厥貉亦以爵書亦自是與中國等夷狄強則中國衰矣蔡書侯愧其以中國諸侯而從夷狄也

十有一年乙巳春楚子伐麇 左氏傳十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子玉之子敗麇師於防渚麇地湍崇復浮去聲伐麇至于錫音羊又音昔穴許氏曰楚侵伐書子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杜氏注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拱州襄陵縣 左氏傳叔仲惠伯叔牙之孫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諸侯之所以貳楚者以不能自強亦以晉靈幼不能紹霸業趙盾雖專政無威令以服夷狄故諸侯數被其患不得已從之承筐之會晉大夫不責已而又謀治諸侯之從楚者何不思晉文之為盟主其霸略何如耶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即位而來見也 音現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因賀楚師之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杜氏注鹹魯地　左氏傳鄋音搜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得臣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捊其喉以戈殺之

十有二年丙午春王正月邾伯來奔左氏傳邾大子朱儒人弗徇邾伯卒邾人立君大子以夫鍾邾邽音圭来奔公以諸侯逆之趙子曰諸侯嗣立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邾伯一何乖繆劉氏權衡意者邾伯去年卒大子令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成真邾伯矣以其即位日淺而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大子也出奔泰山孫氏曰諸侯播惡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来奔齊所偪爾故不名

杞伯來朝杜氏注復稱伯舍夷禮　左氏傳始朝公也公即位始来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文公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子也　左氏載杞伯絕婚事蓋誤以成八年九年事妄置於此啖氏辨之詳且明矣

夏楚人圍巢杜氏注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無為軍巢縣　左氏傳楚成嘉為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叛楚羣舒偪姓舒庸舒鳩君名宗子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滕子來朝左氏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晉左氏傳秦伯使西乞術来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張氏曰秦人以賄結魯魯亦厚賄荅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霸主之受兵此比事以書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氏傳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謂士會晉士會七年奔秦壘曰若何而戰對曰晉人禦之吏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役故冬秦伯伐晉掩其不備也趙氏新出其屬曰吏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年少不在軍事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吏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去聲者肆焉誓往而退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上軍不動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吏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戰不書及交為主也程氏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言晉及　前年秦伐晉春秋以秦惟事報復故夷之至此秦又伐晉戰于河曲秦曲甚矣故不書晉及其黷武殘民則二國之辠同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之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諸魯邑今密州諸城縣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　鄆

莒魯所爭者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言及者別二城也春秋書大夫帥師城邑貶之也

十有三年丁未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不書葬魯不會共公卒靈公立宣十年遇弒

邾子蘧蒢卒左氏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既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見二年十年

大室屋壞公羊大作世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不恭大室大廟之室也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無壞道也廟久不修以至于壞春秋志此以譏文公怠慢事宗廟猶不謹若此其能修舉政事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于晉也

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公羊作斐杜氏注斐鄭地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因公請平公一出盟晉往還與衛鄭會又為請平於晉公羊氏謂春秋善之

十有四年戊申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左氏傳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喪其辠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杜氏注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南京應天府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者陳鄭宋謀邾晉欲納捷菑簒例曰此行會禮而又別日行盟禮故書日以謹之程氏曰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會盟楚自晉文圍許自晉文圍之滅六已肆其暴趙盾秉政猶復伐鄭次于自若至十三年魯文朝晉衛鄭請平因招致久負固之許會盟于新城稍修復齊桓之霸政然何足以方首止葵丘其如晉靈尚少大夫擅政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當時楚商臣弒逆之罪若此徒以強暴服人非晉大夫稍主此盟則諸侯不免畏而從之中國淪而為夷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孛彗星也狀如箕除舊布新之象其言入者斗有環域入其魁中也北斗天之三辰綱紀之星貴星也孛以邪亂之氣入其中春秋書之以紀異也左氏傳冬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宣二年晉趙穿弒靈公胡氏傳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趙盾豈不知貜且正而長當立捷菑廢不當立何遽興師八百乘縣地千里至邾之城下待其辭然後知竊料盾之知必不如是之疏也蓋盾之欲伯示服義於諸侯也　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曰晉帥皆有名氏書人何也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不其聞義能從故為之諱也凡書人者皆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孫敖為魯大夫奔莒之別也況為國女雖同執之猶將異之云爾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十有五年己酉春季孫行父如晉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其君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淳曰聞之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姦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稱子國人弒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也

公子哀來奔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還升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陸氏微旨曰時奔者皆以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之所未有故書之也

冬單伯如齊泰山孫氏曰單伯魯大夫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張氏曰單伯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齊商人弒其君舍子叔姬舍之母魯女也魯使單伯如齊欲請以歸曰殺其子馬用其母商人怒為是而執之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劉氏妙旨曰兩稱齊人者彼雖專執聖筆兩執之云爾女之別也況為國女雖同執之猶將異之云爾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十有五年己酉春季孫行父如晉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其君舍子叔姬舍之母魯女也魯使單伯如齊欲請以歸曰殺其子馬用其母商人怒為是而執之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劉氏妙旨曰兩稱齊人者彼雖專執聖筆兩執之正男女之別也況為國女雖同執之猶將異之云爾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掌兵官也華孫宋督之孫華耦也來盟出於彼而自來盟也不稱使非君命之也　宋自僖二十一年被執之後久不與魯通問今華孫以其君無政自來結盟通好將以紓難宋大夫書於經者多矣惟三人以官舉見春秋與之也

夏曹伯來朝十一年曹伯來朝今復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氏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錄卒錄其喪

歸春秋為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有子考无咎書曰爾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故聖人以教著教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有食之說見隱三年鼓用牲于社說見莊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單伯自齊至魯書至是魯大夫明矣若以為周大夫何不言歸京師春秋何不皇齊之執王使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趙盾主之蔡不同盟故郤缺伐之然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蔡從楚不與中國諸侯盟固可罪晉既伐之不待其悔過而遽入其國甚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齊無故而侵魯故人之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於扈無能為故也劉氏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欲治齊而後不能惡晉也惡晉而言諸侯何晉固諸侯之長矣亦諸侯之罪也胡氏曰八國之君不序略之也夫夷狄後略之君臣同辭而不分爵號曷為略八國等於夷狄狄君之賊夫人所得討也故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而請討今商人弑君晉與諸侯不奉天討受賂而退何以賢於夷狄哉故書諸侯盟于扈分惡於諸侯也國合諸侯而謀舉事者將以圖功而成名也晉受賂而不舉則是求名而亡徒為盟會而已也但書諸侯兼罪之也盾之佐霸有愧於管仲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氏曰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張氏曰齊商人既弑舍而絕其母於齊故不以出夫人之例書之而書齊人深辱其國人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賂晉以諸侯之不能見伐故又侵魯伐曹以此年夏曹來朝魯也入其郛殆矣幾乎入矣公羊曰郛恢郭也城外大郭也

十有六年 庚戌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弗及盟弗與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不可以會次國之君齊侯以季文子不可以敵已故弗與盟魯請盟於齊齊平也文公不自往而使季文子犯分而行安能平數年之隙遂為徒往以區區逆亂之齊文公不能自強以討之反為其侮命使則遭執辱時乎侵犯邊鄙以屈而與之平又不見荅益見魯之衰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即朝廟而告朔之禮致餘公不復舉行及定公時故夫子有愛禮存羊之論胡氏曰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朔不視朔也左氏謂有疾託之也故聖筆不言疾而直書之自此不講告朔之禮致餘公不親政事神治民之總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鄨丘 鄨音西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
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鄨丘師氏曰納賂於齊而求盟其弱可知也而齊侯受賂以與遂盟則鄉之弗及季孫者亦豈以禮而卻之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聲姜薨杜氏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氏傳有蛇自泉宮出即泉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此蛇妖亦十七也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蛇妖自此出而聲姜薨故毀之非明民之道也公羊傳泉臺郎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案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率羣蠻以叛麇人帥百濮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子遂滅庸 羣夷乘楚饑而攻楚儻畏而徙則無以保其國矣用為賈之善謀制而服之可也秦巴從楚楚為戎首以滅鄢國罪可知也人三國而書滅庸惡之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左氏傳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姊昭公祖母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司城也 昭公不道襄夫人殺之而書宋人見衆欲弒之也然以弒君之舉歸宋人則凡與於弒者當以輕重斷獄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十有七年 辛亥 春晉靈人衛成人陳靈人鄭穆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子鮑而還鄉不書經但書人失其所討之罪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之胡氏曰稱人賤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 西左傳作北　去年夏公子遂納賂於齊盟于鄨丘甫十越月齊又來伐我盟可恃乎齊以強陵魯弱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齊方伐我我未能報先及而與之盟魯服而求平也以鄨丘之盟公弗與而齊復來伐故親及盟也書此皆譏魯文也

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劉氏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書諸侯會而不列略之也與十五年盟于扈同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 壬子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 秦康公卒子共公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音觸之父

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閽職之妻而使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齊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弒舍之謀既立而天子不討諸侯容之故商人恣行不道反數數侵魯自以為莫敢誰何甫四年而禍起肘腋為二微者所弒卒自受其報出乎爾反乎爾理之常也然春秋之法仍書齊人弒其君者以商人君齊四年諸侯與之盟會不可不謂之君也殺之宜坐弒君之罪故書曰齊人弒其君商人此春秋懲篡弒塞禍亂之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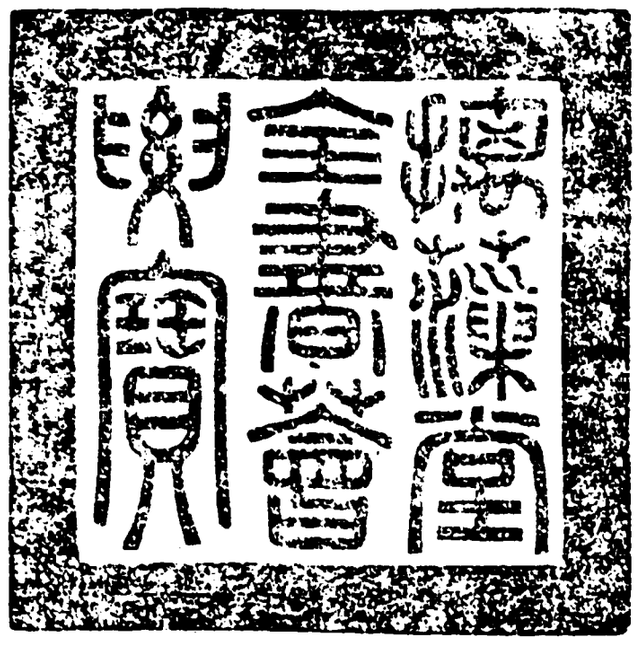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齊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冬十月子卒　左氏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敬嬴事襄仲故以子託之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襄仲見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襄仲殺大子惡及其母弟視視賤不書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襄仲詐以子惡之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子之名左氏曰惡公羊曰赤未知孰是若如左氏則亦晉師服所謂異哉君之名子也子般書名而此不書文公已葬故不名也胡氏曰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　不日史闕之也不地見其弒也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中曰子卒則知邪謀出於使齊之二子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見其非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苔弒其君庶其　張氏曰凡稱國以弒者為國人所弒而大臣坐視不能討皆當誅不赦之罪也　左氏傳苔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胡先鳴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六十九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七

宋 陳深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庶子母敬嬴公子遂弒太子惡而立之周匡王四年即位 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 高郵孫氏曰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春秋書王凡四終始反覆欲見其討而竟不能於是不書王以為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臣賊子接迹而起而王者竟不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也唯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桓之時王道猶可望可以待王之誅宣之時則竟無王也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公即位 宣為弒君者所立雖與桓謀弒之惡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以其子屬之其意實圖奪嫡也故而言即位與聞乎宣公寧不與聞乎是以穀梁謂繼故也書即位其與僖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而惡明也 敬嬴私事襄仲以子托之文公卒仲弒太子惡及其母弟皆齊出也仲懼齊見討故宣公即位之初汲汲求昏于齊為自安計不顧衰絰之中而行吉禮魯可辱齊亦可辱也其必去年襄仲如齊告立接之始謀也觀其所為純是利欲略不以禮義自持何耶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連上文

故止稱遂亦省文法也　不稱姜氏責齊不當犯禮成昏也方至自齊未告廟而遽稱婦變其書法者舉敬嬴也敬嬴事權臣謀立其子殺大子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母顯然以姑自處故特書婦姜以著妾母之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纂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篡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于衛 胥甲晉下軍佐也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與趙穿沮曳騑之謀放猶羈置毋去其所唯罪輕於專殺耳書之亦譏其僭也蘇氏曰胥甲趙穿當軍門呼其罪一也放胥甲而舍趙穿穿盾之族子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氏注平州魯地在泰山牟縣西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注平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縣　左氏傳會平州以定公位　春秋以來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李文子汲汲納賂請會以定位蓋弒逆之罪無赦豈可以及會而得免是何李世有此繆舉皆諸侯好賂以容姦也世既無王誅又無伯討故亂臣賊子復何所畏而不逞哉魯宣欲定位宜書及而曰會者齊貪其賂其志同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仲雖云如齊拜成謝得會也襄公以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君之賂于以成其弒立之謀也賂即下所謂濟西田是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為立公故以賂齊也程氏曰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能保有其土地故不云我非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濟西魯之故地而後伐止此與桓十五年會于袲同晉趙盾以大夫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其曰會晉師則不以大夫用

諸侯之辭也於此見聖人書法之妙而當於理也杜氏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秦之與國案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知其計故弗與成晉欲求成于秦而不以義乃侵其與國挾詐謀行之宜秦之弗與晉自河曲之役已息兵七年今晉無故動其兵端召明年秦師來伐

晉人宋人伐鄭鄭嘗從楚伐宋宋欲報怨晉亦欲報北林之役故同伐鄭宋自負弒逆何以伐人初鄭以晉討宋之篡受賂而還故不從晉而從楚今晉復與弒逆者同伐鄭何以服其心哉晉侯侈而趙盾專惟嗜利而不顧義宜其不競於楚也

二年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氏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帥師及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半入華元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主樂呂御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半入華元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杜氏注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經書及宋主乎戰宋以弒逆而妄興師師出不以直可辱也書師書戰衆相敵及師敗而也書師書戰衆相敵及師敗而帥擒豈惟可恥無故毒民亡衆宋鄭之辱可勝誅哉直書其實事而惡自見也

秦師伐晉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　趙穿好勇而狂者也無故侵崇以召秦兵盾不之辱私厚之也桃園之舉蓋可見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氏傳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言能欲諸侯從楚而惡其難乎而惡救鄭禦晉之難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盾示弱增益其疾以速其斃

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楚有辭矣趙盾去之以理曲也晉因取宋賂不能服鄭故不競於楚春秋併晉與諸侯悉人之且書侵而不言伐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晉靈不君趙盾驟諫去當急盾出而穿攻靈公于桃園故趙穿弒靈公董狐乃曰趙盾弒其君此謀雖未必出盾然盾平日親厚穿穿令盾出矣故為盾弒公此雖非盾使之其實為盾何以見盾親厚穿盾反而不討弒君之賊乃使之逆新君之賊乃使之逆新君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凡六年崩定王立

三年乙卯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魯不顧天王新喪未葬欲行郊祀之禮郊牛之傷改卜牛而牛又死遂不郊此天之變異示人也魯之僭郊已非禮此又有忘哀從吉之辱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為成王制禮非魯所可得行況天王崩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尤不當舉行大禮郊牛傷且死天變顯然而魯猶三望望祭天子之事尤非諸侯所當行既不郊而猶用三望之僭禮春秋書之譏其得已而不已也三望公羊謂泰山河海詳見僖三十一年

葬匡王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州僖公羊作賁　陸渾子本允姓居瓜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今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胡氏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楚人伐之又觀兵周疆而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左氏傳春晉侯伐鄭及邲鄭地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鄭仲尼削之也鄭以晉受宋賂為不足與似矣而楚豈可從乎今晉成新立背僭竊歸中夏則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遷善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爾鄭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曰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地譜洺州春秋赤狄之地襄陵許氏曰楚狄迭擾南北此中國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湨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湨及昭公弟以作亂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事在文十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經不書二族以曹師伐宋但書宋師圍曹即知為二族見伐故也亦貶宋不能自治徒恃衆強以報復也

冬十月鄭伯蘭卒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四年丙辰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郠音談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魯欲平莒郠之怨挾齊同往書及見魯之志以二大國不能平區區二小邦意魯必有私故不能治亂反致亂也　其書取尤辱魯也

秦伯稻卒秦共公卒　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歸生字子家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公子歸生位上卿不能遏服邪惡脅於姦謀撓而從之既操兵柄初聞其謀先事誅之如反手耳何乃為其所制聽其所為故春秋舍宋而皐歸生以為首惡示國討之法也

赤狄侵齊去秋赤狄侵齊今復再侵以中國無盟主故得以肆其猾夏經屢書以見夷狄強而中國弱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高固之事亦殆矣

冬楚子伐鄭石氏曰鄭去楚即晉自三年之夏至十年之冬楚凡五伐鄭至辰陵之盟既從楚又徼事于晉故十二年復致楚圍此晉不務德以力爭諸侯又不能攘夷狄以存中國之致也然楚兵伐鄭二稱人四稱子稱子者四非與之也悼其強而已稱人者二非加貶也誅其甚而已悼其強以表中國之微誅其甚

以惡楚人之橫爵之人之其意一也十二年楚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丁巳春公如齊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

夏公至自齊左氏傳書過也　公既見止連昏于隣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至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無子字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也故書曰逆叔姬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胡氏傳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也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則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而宣公以國君逼于高固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傳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書以示譏也叔姬昔為國君之夫人既歸其臣又與之偕來齊魯寧無娓乎書此交辱之也

楚人伐鄭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戊午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左氏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此書趙盾以陳從楚與衛孫免伐之信如是盾乃修盟主之職宜有辭以伐陳而經書侵何耶見晉以兵加之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書螽凡十一八月螽凡三傳十五年　本年　襄七年　冬十月

七年己未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氏傳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者前定也　魯宣專事齊未通于晉衛欲為晉致魯故前約而來盟魯信衛而往與晉會卒為晉所

辱盟之不可恃也如此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杜注萊今東萊黃縣書會者外為主伐萊齊志也書至自伐危之也萊齊魯之鄰小國也大國不能恤齊恃強而伐之可羞也魯因而助虐其羞均耳

大旱去秋螽今秋復大旱歲凶可知矣是後不聞魯救荒以賑貸於民國之所存者幸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左氏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鄭及晉平宋公子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即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之辱故諱之張氏曰凡盟會而不得見不與盟直書之者曲不在公也若夫見執且不與盟而悉諱之也則其

曲在公矣宣公私昵於齊而不事盟主故盟見執而不得與鼻以賂而苟免於是諱之則宣公之鼻可知矣

八年庚申春公至自會 見執於晉踰年乃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黃齊竟上地公羊傳至乎有疾乃復譏何譏耳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之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 杜氏注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有事時祭也公子遂使齊有疾而還至垂而卒方有事大廟而聞之以遂之弒惡及視有大罪不當書卒今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書仲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公子友之於僖公同有援立之恩故亦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死而賜謚此蓋卿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古者家大夫卒而賜氏此蓋宣公德遂越禮而生賜氏俾世大夫故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為後世戒故劉氏曰自是世仲氏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起吕切 繹者又祭祭之明日仍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從同同也示魯之君臣不足責乃深責之也葬必卜日既定其日豈可因雨而止今雨不克葬喪制無備可知也使明日雨復不止久暴露於外可乎書之以見其襄事滅裂君臣皆可辱也雨不克葬亦以敬嬴之惡而著舞也籥管也吹籥執翟羽以舞也去籥者以有聲不用也既知其不可而仍用干舞不能制之以禮徒去籥以掩人之外聞也詳觀一字之間足以見聖筆書法之嚴垂訓之意遠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文公妾宣公母也稱夫人自成風亂嫡妾敬嬴視效焉例以自立故無貶從同同也襄仲卒方八日而敬嬴亦卒二人皆姦通合謀殺惡及視慘虐不道若此亦安能久乎甫及七年相繼而亡天道之報不遠也時無王又乏盟主得以逃罪而獲令終幸矣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伐秦以啓釁端自是秦晉報復不已晉主夏盟宜合諸侯攘夷狄安中夏不能責已補過反結讎狄可恃乎況無故毒民殘衆舉莫大焉經直書實事以示貶也

楚人滅舒蓼 穀梁作鄝 左氏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夷狄相攻滅不書今書者見楚自是愈強聖人先憂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日食之既凡三十日食經書陵中夏臣弒君禍患增出宜乎天變之徵見乎上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杜氏注敬謚嬴姓也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春秋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薨葬援成風例而無貶從同同也示魯之君臣不足責乃深責之也葬必卜日既定其日豈可因雨而止今雨不克葬喪制無備可知也使明日雨復不止久暴露於外可乎書之以見其襄事滅裂君臣皆可辱也雨不克葬亦以敬嬴之惡而著

城平陽 杜氏注泰山平陽縣今襲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

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為忘親愛矣不時孰甚焉馬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

九年辛酉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齊無哀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宣公於歲首即朝齊以王徵聘夏方使大夫如京師可見宣公之慢公屢如齊無不書至譏之也宣公在位九年於齊凡三朝於周未嘗朝以徵聘令始遣大夫往不待貶而公之惡自見也 魯凡朝聘諸侯謂之如聘屈於諸侯故尊魯而不書朝內魯之意也朝周亦謂之如罪其視天王猶諸侯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強而陵小弱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杜氏注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甕字記今為密州安丘縣之城治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陸氏纂例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

諸侯伐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字從公穀左氏作洩以唐諱改其傍也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襄陵許氏曰殺泄冶張陳亡之本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辜矣治無罪而書名者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喪身之禍從之故書名以徵舒弒君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義係於名而書名者也 治之盡忠不避死以

諫可謂直矣然當靈公朝夕株林之遊君臣淫放豈踈遠者一言所能止之乎惜乎治不能見幾潔身而去治死未幾而陳至於君弒國亡悲夫

十年壬戌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數如齊必書其至聖筆詳載不厭其繁辠宣公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程氏曰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公歲往朝齊或一歲再往自貿篡逆故柔巽卑屈事齊尤謹故齊惠悅其能順事已以所取濟西田歸之言我者魯之舊封也齊取已十年今始歸我也不言來歸者請而得之也昔取之不以道今歸之不以正一出於相與之私而已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惠公 項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 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族之强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胡氏傳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酉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泄治不憚盡言於其君以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視而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春秋言泄治見殺於前而著夏徵舒弒君于後以見泄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著淫放之禍為萬世之大戒也石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所以陳靈公雖無道而從大夫弒君之詞以書之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不事宋六月宋伐滕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剌伐喪也此稱師譏用衆也鄰有弒逆不能討乃用大師以伐小邦故稱師以著其辠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齊侯卒公親往奔赴及葬而使貴卿往會匡王崩公不奔赴故葬則周不來告宣公於天子則慢甚於強國則特厚春秋比事而觀其罪著矣

晉人宋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鄭數為楚伐不得已

從之晉為盟主不能帥諸侯攘楚而但伐鄭畏强陵弱也此時陳與鄭鄰陳弒逆獨不當討乎故春秋俱貶而書人辠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季子者何王之母弟也不書名尊天子也 左氏傳劉康公來報聘即季子也其後食邑於劉宣公享國十年未嘗朝周事君之禮甚慢僅遣一介而重臣繼來書以見王室之無政故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頓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有繹山今在襲慶府鄒縣為邾魯二國之境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 征伐自大夫出小國當恤伐為已甚又從而取其邑非其有而取之魯之君臣俱可辠也

大水陰盛陽微夷狄陵中夏之徵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宣公居位十年如齊凡五遣大夫聘齊者六魯之君臣不能為國以禮而數數妄媚悅齊歸父取繹惴惴畏之討故又亟往意必以賄奉之也春秋書之以著其辱比事可見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左氏傳國武子來報聘前此齊嘗來報聘今齊侯新立始一來也

饑杜氏曰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傳稱晉救鄭經削之以晉不能攘楚徒救亦無益也

十有一年癸亥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栵子良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及乃盟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鄭自此年從楚辰陵既而叛楚楚繼入陳陳終景公世不從晉明年楚遂入鄭是時齊方伐莒晉復會狄不能討株林之逆而楚討之故辰陵之盟春秋書楚子陳鄭之上而特與之以楚初主諸侯因以見中國無人夷狄反能行之自此以下比事觀之諸侯之辱著矣於陳鄭書侯伯之爵而楚書子加其上亦所以媿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莒恃晉不事齊魯從齊故同伐之兵不討陳亂而附強淩弱春秋書之以著齊魯之辱

秋晉侯會狄于欒才端切函欒地晉侯往會之左氏傳晉郤成子郤克求成于齊冬子家如齊伐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故會于欒函晉捨討陳而以遺楚使之舉大義為伯討以令於中國晉失盟主之道徒與狄會與楚爭鄭復即楚矣春秋書實事而辱自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左氏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轝音惠諸栗門陳城門楚子夷國君而能殺夏徵舒故與衛人殺州吁例書之書人眾辭大惡眾所欲誅也聖人與楚之討傷中國之無人書楚人而中國諸侯之辱自見矣亂臣賊子人人得討不間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救三綱於大亂之日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上書楚子殺夏徵舒與其誅弒逆義也稱人言眾志也此書楚子入陳獨稱楚子楚子之所欲也楚子既入陳而欲縣陳貪其利也向非申叔時言之遂亡陳矣後雖復封之故仍書入入者不受而強之也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致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靈公見弒遂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脫其罪楚莊不能察其反覆既宥其罪而納之陳又使陳人用之舉措謬矣蓋二臣者初奔楚必首以重賂啗楚又以縣陳之利誘之楚子貪惏故悅而不加之罪而強欲納之于陳故經始書討賊與之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功過顯然可謂當矣

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陳弒君之賊已討故可以書葬矣

楚子圍鄭左氏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自皇門至於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鄭與楚辰陵之盟又徵事于晉故楚復圍鄭楚子

已縣陳賴申叔時一言而封陳故經不書滅而書入楚子已入鄭鄭伯牽羊以逆楚子以其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故經不書入而以圍書此聖人忠恕之道也胡氏謂不書楚入鄭以能討陳弒逆故從末滅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圍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鄭已服楚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馬用之楚歸而動動兵伐鄭不後隨武子士會善之獨彘子先穀曰不可知莊子亦不許惟韓獻子謂桓子恐彘子以偏師陷子為元帥而師不用命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時楚師亦欲還晉趙括趙同從彘子以戰遂大敗林父為元帥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以中軍佐濟下令軍中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師也於誰責乎故經不

書晉救鄭而以林父書及之者言林父之志乎此戰也并著其敗師之辠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明日蕭潰　楚入陳復入鄭敗晉師乘其銳氣伐蕭以滅之故經特書滅以著其暴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清丘衛地地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　左氏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乎卿不書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曰不實其言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宋為盟主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襲父位　孔達固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至于盟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衛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于見救陳以死謝晉胡氏曰書同盟志同欲也程氏曰晉為盟主而不事齊故齊侯懼而同盟也　皆國卿而書人以其盟無益未幾皆渝故敗之陳藉楚以討弒君之賊不容不從楚宋不能為陳討賊楚既平之乃動衆伐其即楚非義舉也衛人救陳雖背盟經以救書見陳未有罪而遭宋伐為可恤也書救者責宋也書師以其妄用衆書衛人以救陳以死謝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音要言馬若大國討我則死之由我則為政而亡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於是孔達縊而死衛人以殺告說于晉而免于

新將中軍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越椒將攻楚楚莊雖滅之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穀剛先軫之孫而滅其族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十有四年丙寅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案左氏傳十二年陳貳於楚宋以清丘之盟故伐陳衛孔達曰先君有約音要言馬不可不救也盟故伐陳衛孔達曰先君有舊也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音要言馬若大國討我則死之由我則為政而亡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於是孔達縊而死衛人以殺告說于晉而免于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晉人來討使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

討誰之過歟故不去其官稱國以殺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卒宣公立成十三年卒

晉景侯伐鄭 左氏傳為邲故也　晉不能庇鄭使鄭囚服於楚既困且辱皆為晉也再犯楚師楚能赦之楚德厚矣難怪其與楚也晉伐楚救鄭既以後期邀戰于邲自取敗績不知悔過以同姓諸侯自相魚肉欲中國强夷狄弱其可得耶　晉敗于邲不能自反復與楚爭鄭勞人甚矣文公而下諸侯親自將書其爵此所以書晉侯伐鄭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丈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寢門闕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　宋困於楚數矣自僖公之世會孟被執戰泓敗績盟諸侯以解圍今復被圍楚之強甚矣然十二年宋伐陳經書救陳所以著宋之罪今書楚子而不去其爵亦所以示宋殺其使以召兵故無貶辭春秋非以進楚亦著楚自此而益盛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石氏曰文公以來大夫始專盟會至此以為常矣王氏曰遂以不正立宣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

大夫專政自歸父始聖人詳書以疾之外臣僭恣而抗諸侯齊侯以國君下屈而會外臣皆非禮也經特書之所以著當時諸侯陪臣之辜不能以禮讓為國國非其國矣

十有五年丁邾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案左氏傳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公孫歸父以齊侯今年又會楚子其專甚矣會于宋以宋被楚圍將以平宋楚因以自謀而薦賄也魯以千乘之國不能攘夷狄而平宋楚因以自謀而薦賄也魯以千乘之國不能攘夷狄而至為此謀又使其臣得以專恣不亦謬乎春秋連書之所以志魯之君弱臣強而反自屈於夷狄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被楚圍九月甚急及是而始平平謂平和之也宋華元以情告急于楚子楚子反感動子反子反亦以情告之於是退三十里而盟二子平二國差可賢其稱人何也公羊以為平者在下也謂二子專之非稟命於君雖卿亦人之不與之也況華元竊入楚師而劫其將子反將而劫於敵出於要盟故君子不貴故書平而不書盟也書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案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鄧舒為政而殺之於是晉侯伐潞滅之殺鄧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潞氏甲氏潞今潞州潞城縣潞娶晉侯以嬰兒歸晉以其所自出也　晉侯因鄧舒之妹非真狄也別種也赤狄有父帥師討之既執鄧舒殺之以正其罪當立君改紀其政而返何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不仁也經不書林父而書晉師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秦人伐晉凡三文三年此年襄十一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二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即王札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襄戴公之子果如傳所云則王孫蘇首惡經何不書恐未必然也發微以王札子文誤倒耳劉氏云王子札之子故稱王札子然皆不可考也召伯毛伯王之卿士王札子人臣也而擅殺之周衰天子失政刑其亂甚矣春秋書之不待貶而罪著矣

秋螽自六年至今凡三遇秋螽其間水旱迭至宣公不修德之所致也災異數而國空匱橫斂起而民愈困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公羊作牟婁恐無聲之訛也大夫相會始此也始諸侯自相會後諸侯與大夫會至此大夫與大夫會皆非王事而動以非禮故其流不至於簒奪不止也

初稅畝初謂始行之也稅畝履畝而稅也井田之法一夫百畝十畝為公田什一而稅也今履其私田復十稅一始什二而稅也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蓋始於此也其後成作丘甲哀用田賦春秋屢書之以譏重斂也

冬螽生螽悅全切又尹絹切蝗子也始生曰螽既大曰螽秋方有螽冬又生子蓋螽遺子於僻野又將蕃育聖筆復書懼災也

饑經三書饑宣世兩書饑不務本無蓄積一遇凶災則民不聊生而又加以重斂國其國矣

十有六年戊辰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傳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王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歸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士會命卿又為上將書以人貶之也晉既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盡滅之無遺亦甚矣非攘夷狄之道也晉自邲之失而還志在於伐狄遂并其地聖筆書之極貶之也

夏成周宣榭火成周周之東都今洛陽也宣榭公羊曰宣宮之榭也何休曰周宣王之廟也至今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杜氏注講武屋胡氏曰案呂大臨考古圖有邨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邨是知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宣王之廟謂之榭其廟制如榭也左氏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聖人因東周宣榭之火傷聖王之烈既不可得而見併其遺迹亦從而火之所以傷聖王之烈而志之也

秋郯伯姬來歸左氏傳出也此年郯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皆見出也嫁之時不書歸以為媵也春秋內女出亦詳書之所以謹男女之際正人倫之本也

大有年桓弒逆宣奪嫡桓立十八年宣亦立十八年其間水旱災變薦臻歲不絕書桓書有年志歲稔也宣書大有年志歲大熟民大足食也連年凶災此年方得豐熟民幸足食冒喜而書之以紀其異以見他時之不足可知此聖人言外之微旨也

十有七年己巳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靈公立襄二十六

年卒于楚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直管切又音短

杜氏注斷道晉地　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家衆也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及敛孟高固逃歸晉師還　齊頃侮晉使固可罪何郤子之怒而不能已亂反甚之耶姑假同盟之禮約諸侯共伐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弟叔肸卒　許乙切宣公子赤之庶

凡而殺之以奪其位叔肸非之終身不食其祿其不去者以兄弟之親不可絕也書之曰公弟明其得弟之道以叔肸得弟之道則宣之為兄而不兄可知矣其稱字賢之也故取貴於春秋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　庚午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朝南郭偃逃歸　齊頃召亂晉郤克私怒逞兵春秋據事書之齊晉之罪自見也衛世子也而帥師會諸侯以伐人國不言及一罪之也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殺也自內曰外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氏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歸父還自晉至魯竟外聞君薨而家逐不容於不奔也蓋宣公以仲遂援立之功而愛歸父用之太專故疾之者衆徒以公庇之未能誰何也今聞君薨而不敢復命亟去而之齊以逃罪也奔不言出在外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七十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八

宋陳深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名立政曰成定王十七年即位

元年辛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禮記月令仲春獻羔開冰令二月書無冰蓋冬温無冰可藏至二月獻羔無以啟冰而廟薦故書以志之洪範豫恒燠若謂舒之罰常燠也經書無冰三蓋常燠也此則成公幼弱政事舒緩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兆見矣

三月作丘甲　作者創始為之也謂變古之常制而始作之也丘甲賦丘為甲也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也胡氏傳唐李靖曰周兵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今作丘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蓋益兵而增三之一耳按甲士三人者統步卒七十二人每甲士一人統步卒二十四人故二十五人為一甲今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成公初年而變法增賦民困於暴斂矣故聖筆特書作之一字以惡之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氏注赤棘晉地初公孫歸父與宣公謀去三桓聘于晉使還公薨懼而奔齊三桓用事怒齊納歸父聞齊將出楚師故臧孫許又懼晉討遠尋盟于赤棘書及者魯所欲也汲汲而求盟故明年鄫之戰用晉師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王季子也徼戎戎平還要其不備將遂伐之叔服周內史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茅戎之別　王師敗而不先言戰以王者至尊天下莫之敢亢而況戎乎不言戰所以存尊君之義也王者有征無戰今王無德以來遠人徼戎致敗是自敗之道也故不諱敗而書之因以示戒也

冬十月

二年壬申春齊侯伐我北鄙　案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龍遂南侵及巢丘　經不書失邑略之也齊納歸父而三家怒及魯盟晉而齊益疑故首來伐未幾有案之戰胡氏謂同為憤兵皆非義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以伐魯之師南侵衛亦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師遇石稷欲還孫子不可遂戰于新築而敗經書及齊師以衛主之也蓋良夫不能全師愛民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衆幾喪身辱國故以衛主之而皐良夫也齊侯自將而不曰齊侯不與衛大夫之敵齊侯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　文子臧孫許宣叔　叔孫僑如　宣伯公孫嬰齊　仲氏　帥師會晉郤克　獻子衛孫良夫　昭子曹

公宣子首及齊侯頃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魯四卿並將踰制甚矣聖筆首詳書之以志其僭晉侯以郤克之怒許二臣之請毒民役衆非盟主不得已而用兵也四大夫擅命請兵交怨鄰國以肆其憤豈人臣之道僭竊之禍啓矣齊主此戰雖齊自取而不主齊者以四國聘憾殘民故主之以為憤兵之戒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鞌之戰齊師敗逐齊侯齊侯使國佐大夫如師請平鞌去齊五百里而及國佐盟齊亦窘甚矣諸侯之師迫人於此而受賂以盟其亦異於召陵之役也召陵則經書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楚人自服而求盟也此則經書曰使國佐如師雖曰齊侯哀鳴請服國佐之來將以賂免非服之也而晉之命之不以理為國佐所折揖而去之卻克於是朕音聲魯衛之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故經書及見汲汲欲盟者晉也反以晉人及之吁國佐一言使四國大夫汲汲追與之盟辭之不可已者如此卻克以雪見笑之憤會四國之大夫一戰勝齊反魯衛侵地不為無功而春秋絀之惡其以大夫而專征伐挾主盟之勢戰勝脅迫而賚賂以力而不以禮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共公立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成十五年卒

取汶陽田取者非其有而取之也汶陽漢志魯國汶陽縣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汶陽田本魯田也齊歸而與之不曰歸而曰取蓋因晉勝齊齊事晉畏楚而服之是從夷也故極貶之晉命歸之其得之易猶取之也不曰取之齊者本非齊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衛從晉伐齊故以師會俱稱師見其衆也衛侯之喪鄭衛同姓從夷狄而伐喪其罪可知不書及與楚同貶也而又書楚于鄭上見楚主兵鄭服乎楚而聽其役也聖筆直書而罪自著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左氏傳楚侵衛遂侵我師于蜀經書侵衛不書侵我與師于蜀止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何耶書其重者爾莫重乎以中國諸侯降班而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公既懼楚與其大夫為蜀之會遂率諸侯凡十一國與之同盟自是鄭專事楚晉不得宋由公即楚故也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以明諸國棄晉從楚公之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左氏傳楚侵及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公衛為質以請盟楚人許

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程氏曰楚為強盛凌轢中國苟能保固疆圍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春秋魯史也故先書公次書楚主盟者也嬰齊貶稱人以楚僭王黜之比之夷狄也諸侯不得已而歸之

三年癸酉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去年公與

鄭為蜀之盟魯宋衛曹咸在焉言猶在耳今又從晉伐之何耶與鄭盟為楚也今伐之從晉也反覆若此盟不足以固信矣雖然聖人未嘗不欲與中國而攘夷狄故盟于蜀則人之諸侯從晉伐鄭則書爵焉伐之者以鄭附楚也晉徒知鄭從楚而不知十一國亦竊與楚盟晉雖或知之以其衆難以盡罪之也故先問首從楚之鄭約魯宋衛同伐之以警其餘也經書爵者亦以許晉此役俾諸侯有所懼不致靡然盡從夷也宋衛有喪去衰經而從金革不稱子而稱爵著其惡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公昨畏楚而盟今附晉而伐未逾時之道也而致以危之豈非公貳心晉楚有危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劉絢曰新宮宣公之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丹桓宮楹刻桓宮桷皆稱謚此不稱知主未遷也宮告成方新主未遷祭未舉故但稱新宮廟災而哭禮也為神靈之所止人情所宜哀今主未入遇災而哭此何禮哉宣公篡逆所立不正已薨獲免矣故廟成而燬天意所絕以其不可從祀也

乙亥葬宋文公左氏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益車馬多埋車馬始用殉用人從葬椁有四阿四注也孔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棺有翰檜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胡氏以經不見葬之厚然聖筆至七月方書葬見其用天子七月而葬之禮其僭可知矣

夏公如晉左氏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魯歸田以晉力故往拜賜其重如此後年晉使韓穿來言汶陽田奪而歸之於齊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氏傳許恃楚也晉徒知鄭從楚而不知十一國亦竊與楚盟晉雖或知之以其衆難以盡罪之也故先問首從楚之鄭事鄭鄭子良即許鄭皆即楚今鄭以許恃楚而不事之故興此伐以亂治亂聖人惡之又況大夫之專伐乎

公至自晉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謹之也公自即位不思朝周而往拜汶陽田而朝晉繆舉也經特書以罪之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氏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氏注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縣胡氏傳復故地而民不聽命至命上將用大師蓋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氓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魯雩可也大雩不可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音詳皐音如杜氏注廧咎如赤狄別種也左氏傳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也廧咎如潰上失民也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四字蓋經闕此四字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大夫國氏亦以譏其專伐耳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程氏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

四年甲戌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氏傳通嗣君也杜氏注蓋宋共公初即位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左氏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注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秋公至自晉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杜氏注敬諸侯則得天命張洽曰晉景公勝齊而驕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

冬城鄆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後漢志廩丘今濟南府鄆城縣杜氏注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有二鄆此近晉者也　魯

鄭伯伐許左氏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許地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何氏注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乙亥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陸氏纂例曰郯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為君也胡氏曰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録之詳者重人倫之本以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左氏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羊首作秀杜氏注穀齊地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即僑如餽諸穀野餽曰餽運粮餽之大夫之擅相與會志其專也

梁山崩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中戀反驛也召伯宗伯宗辟音避重遇重載之車使之避已曰辟傳重人曰重載之人待我言車重行遲若待我回避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不舉樂降服乘縵車無文飾徹樂出次舍於郊祝幣太祝陳玉帛禮神史辭太史修言辭以謝過以禮焉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崩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撿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

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僭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其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襄陵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崩周室日衰又二年而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黄池王伯道衰

秋大水 陰盛邪勝之所致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魯不會不書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 鄭既服晉於是盟九國諸侯約備強楚也十一

月聞天王之訃而不往奔喪十二月方且從事會盟經書其實事而諸侯不臣之罪自見也

六年丙子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廟也立者不宜立也書之譏非禮也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由武公至于成公十有二世矣非百世不遷之祖乃親盡已毀之宮也成公不考廟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過則毀之不可復立立之非禮也與其後定公立煬宮同

取鄟 音專又市轉反杜氏注鄟附庸國也左氏傳取鄟言易也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魯陵弱而以兵力取之雖不書滅書取亦貶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蟲牢之盟諸侯謀復會而宋辭以子靈之難故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公孫嬰齊叔肸子也左傳子叔聲伯即公孫嬰齊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孟獻子即仲孫蔑叔孫宣伯即僑如侵宋晉命也 侵者潛師侵掠也魯以晉命有事於宋出於無名故經書侵以罪之也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反使諸侯搆怨則楚必有以量中國矣 魯自成四年宋來聘五年魯報聘今年侵宋以蟲牢之盟宋辭以子靈之難晉疑宋有異意故命魯侵之七年宋從晉於馬陵之盟於是晉魯宋交好如初故八年宋魯始為婚契終宋之世與會為好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左氏傳楚子重即嬰齊伐鄭鄭從晉故也 楚伐鄭喪疑於文無貶以棄禮背義荆楚之常然下志晉欒書帥師救鄭善救者則伐者之罪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今平陽絳邑縣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昔事楚而今歸晉故楚伐之晉不得不救之也晉救至而楚師還晉師欲與之戰而欒武子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帥之諫不遷戮而遂還春秋所以善欒書也不戰而使楚師畏之而去不無功也襄陵許氏所謂存霸統也

七年丁丑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小鼠也口甘食傷牛不覺天地之牛角栗宗廟之牛角握郊之大禮必用牛牛傷角則

不可用郊禮非魯所當行以僭事天天不饗也鼠初食牛角尚可曰養之不謹至於改卜牛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天意不饗僭也如此即變異也襄陵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弗戒亂之象著矣

吳伐郯 音談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　郯已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下邳縣北　楚見於經始書荊後進而書楚盛而書子吳秦伯之後本伯爵春秋惡其僭王今始見於經但稱國其盛不過稱子與楚皆狄之也四夷雖大止當稱子春秋所以正名分也　左氏傳吳伐郯郯成郯及吳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無弔者也夫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宣公也

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三望說詳見僖公三十一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音凡鄭地在襄城縣南　楚未得志於鄭故子重復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楚伐鄭公會諸侯以救之伐者不善而救者善也故皆稱爵杞本公爵降而稱伯又列於莒邾之下志其削弱而託憫之意也　晉合八國之師親往救鄭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故書救以美之曷不移八國之師往問罪於楚徒救而不能服之何足以言盟主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八國諸侯同病楚同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今屬壽州　楚子重子反以私憤讒殺申公巫臣之族巫臣怨之時在晉遂請使於吳與之射御教吳乘車戰陣教之叛楚吳始伐楚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見於經春伐郯秋又入州來無所畏憚暴甚若此以晉通之前此楚嬰齊數伐諸侯自是不敢動畏吳之攻其後也雖然晉之通吳是又生一楚也

冬大雩 冬而旱得雨故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孫良夫之子　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馬戚林父邑出奔戚隨屬晉故晉因衛來朝而反其戚邑焉

八年戊寅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田魯之田也齊昔侵之鄆之役晉師勝齊晉俾齊歸侵魯之田今齊晉復合晉侯乃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齊而歸之也魯之田受于天子晉豈得私喜怒而專制之乎故春秋始不曰歸而曰取謂魯假諸侯之兵力得之也今書曰歸反若齊之物而歸之所以極晉罪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因聘而自逆婦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左氏傳聘共姬也許氏曰録伯姬始於此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杜氏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任氏曰婚禮不稱主人為其嫌於自媒也納幣而書宋公使之非禮也胡氏曰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納幣大夫之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趙朔死而亂其室趙莊姬趙同趙括怒戮而放之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必憂弗聽莊姬怒譖之於君曰同與括將為亂君問諸欒氏郤氏對曰固聞之君於是殺同括同括為人臣內不能正家外專權自恣固足以來其譖而殺其身然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晉侯信譖而無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周簡王初即位三年思有維固諸侯之心故使召伯來賜公命非禮也一人之私恩也故書曰天子天子者子養天下主乎恩也天王者制治天下主乎法也主乎恩則以情主乎法則以事江漢之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凡此者主乎事則知王者以法言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凡此者主乎情則知天子以恩言也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入見又無勤王之功何為而賜命也特出於上之私恩而已是以聖筆變文曰天子以見非王者之大法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吳伐鄭晉不救鄭不得已成之晉又強魯并率諸侯伐之何義乎魯為鄰請緩師亦不可魯弱畏晉而不敢違也來聘而強以伐人之國不道也僑如出會士燮主兵大夫之專甚晉之霸政亦自此而衰矣

衛人來媵媵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譏三國來媵非禮也此後晉齊來媵二國媵之禮也

九年夘巳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桓公來逆叔姬之喪左氏傳杞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啖氏曰出婦未反未練而反則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于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左氏傳為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成公之立八年矣以率諸侯徒盟不足尚也盟鄭而鄭即楚故秋執之盟莒而莒為楚伐而潰晉不能救晉之無信義可知矣盟何益之有哉經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經不言逆逆之道微爾但書歸于宋譏其不得以禮行也古者婦人既嫁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

禮致之謂之致女致女使大夫聘焉卿非禮也經詳書閔之也

晉人來媵媵伯姬也諸國聞伯姬之賢而爭媵之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書人所以著其專執之罪楚以重賂與鄭鄭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悔而如晉晉人以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使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削而不書以鄭貪楚之賂背華即夷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救之名也晉與楚徒爭鄭不能以禮招攜以德懷遠但以區區之詐力求諸侯何足以言盟主患楚之彊暴何不會諸侯以伐之使服及其猶夏然後救之救未至而從見討子如之死者四人鄭禍變若此皆晉為之也豈得謂之執有罪故書人貶之晉之罪著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令春晉方會諸國盟于蒲以備楚也莒小國不得不從不從則晉必會兵伐之今楚伐莒浹旬之間圍渠丘潰莒又入鄆莒固以無備而潰諸侯熟視而莫之救盟豈足恃乎其何以服人之心而使無攜貳也宜乎晉之不競楚之無忌憚自若也

秦人白狄伐晉左氏傳諸侯貳故也　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書曰師惡中國而同夷狄也今秦伯與狄伐晉皆晉之于狄也晉不能謹華夷之辨首與白狄伐秦故秦復與狄伐晉皆晉有以啓之也

鄭人圍許左氏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此所以圍許也

城中城杜氏注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治國安民以德政不專恃城池以為固勞民動衆以興大役春秋所不取也故穀梁氏曰凡城之志皆譏也左氏曰書時固不論時與不時也

十年庚辰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曰其為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衍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特書弟以為後戒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匹夫而代諸侯之事也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不書氏族未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魯之僭郊非禮也故天不享而卜之不從卜日卜牲蓋有常禮卜至於再不吉則已何至於五其瀆甚矣見天之不可妄徼其吉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執鄭伯鄭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公孫申謀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公子班聞其謀三月立公子繻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太子如奔許欒武子以鄭立君我執一人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五月晉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伐鄭鄭賂而盟辛巳鄭伯歸

經但書晉侯傳安知是太子州蒲　晉侯生立為君者晉執鄭伯而伐之以要其賄始歸之使鄭禍亂荐作晉為已甚矣書此志晉之罪而併罪諸侯也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晉衛同姓二國已來媵齊又媵則三國況異姓不宜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乃侯切卒　晉景公卒厲公立成十八年遇弒

秋七月公如晉　公親往弔而朝嗣君也晉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莒如楚候其還以知虛實冬葬晉景公而經不書左氏以為諱之石氏以左氏未足考據公雖如晉葬未必在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辛巳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自去年七月如晉至此年春三月方至自晉之類傳三年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犨之聘也左氏曰且泜盟非也為來盟則當書之如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類宣六年若以行父之往為泜盟則亦當書如公子友如齊泜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以修前好傳之蓋魯懲於附晉陵齊以自取辱而始講交鄰之禮雖欲附齊而未能也自鞏戰之後與齊牢又盟于蒲雖盟而齊未釋憾於鞏之戰而魯未釋憾於汶陽之復歸故叔孫僑如如齊專以修鄰好耳

冬十月

十有二年壬午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惠王襄王族之偏也且與伯與平聲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注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人臣有過當服罪安有奔而出奔無君矣天下安有無君之國也晉納逋逃其罪亦著矣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按左氏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傳既言宋合晉楚鄭聽成經何以而鄭宋楚俱不與何耶以經考傳則有不可曉者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傳狄人間厚之而侵晉穀梁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冬十月

十有三年癸未春晉侯使郤錡魚綺切來乞師　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晉不稟命於天子擅欲興師其後雖假王命而行而非專稟命也況以私忿伐秦唯恐諸侯之不從故卑

辭自屈以乞師自此至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凡四乞師於諸侯聖筆特書乞之一字其貶之也至矣晋為盟主動以信義徵諸侯以師會孰敢不聽何至於乞哉春秋直書實事以為後世戒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書如京師而不書朝見非有朝王之實意因晋約伐秦道由王都而往朝之故書與列國之禮均書如京師之後而繼書遂會諸侯伐秦以見其實蓋深罪其志不在王室也泰山孫氏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巡守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晉使来乞師公如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 是年敗秦師于麻隧

曹伯盧卒于師 左氏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 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 宣公卒成公立襄十八年卒

秋公至自伐秦 先書自京師遂會伐秦稍進其朝王之意及至自伐秦而不以京師至而以伐秦至明本非朝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 左氏傳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曹之賢公子也不義負芻將亡奔他國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公不食其祿 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十有四年甲申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自茲年公始見于春秋至此渠丘公凡四世矣而經書其卒莒夷也其君無謚皆以號為稱則禮之不備可知矣死不卒不能赴也卒不葬我不往會也徐邈曰葬皆稱謚而莒行夷禮君自主之故與楚僭王號同不書葬終春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傳衛孫林父馬林父如晉晉侯強見定公衛不可衛侯歸晉侯使郤犨送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林父七年奔晉言自晉由晉侯得歸也林父得罪於君而出奔晉晉使郤犨送而見之衛雖欲辭迫於大國之請而不果則衛之為衛晉之為晉可知矣 書自晉歸于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以七年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傳鄭子罕伐許戊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之田求和於鄭公穆姜尚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立妾敬姒之子衍為大子是為獻公襄十四年出奔

秦伯卒 桓公卒景公立昭公五年卒

十有五年乙酉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公子遂襄仲之子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使嬰齊為歸父後立弟為子也何休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也為歸父後則弟不可為兄嗣為襄仲後

父字為氏亦非也書仲嬰齊卒又見弟之後兄為非正也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自立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于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程氏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弒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京師禮也春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　晉既與曹伯盟乃執之繆舉也當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宋共公平公立昭十年卒

楚子伐鄭左氏傳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公子貞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地遂侵衛及首止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殺其枝黨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乃出奔晉晉左師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　按經云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若果因魚石止而遂返則經必不如是書之也故趙氏疑之時蕩氏乘喪作亂殺公子肥六卿皆其族華元懼不得不出奔晉假晉之力以討之元既得民又挾晉以自重元自晉歸使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而國始定蕩氏宋之族也不書氏明背其族也背其族是伐其本故去族以示法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魚石以同桓氏故疑懼而奔楚左氏謂出者五人而經獨書魚石出奔楚當以經為正而傳不足信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左氏傳吳始通也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鍾離楚邑淮南縣今濠州城下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邊邑程氏曰吳蓋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曰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有二會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南蠻而非諸侯往與之會也夫以泰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故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窃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侻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舒涉切葉今汝州葉縣左氏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今案葉近楚而楚遷以自近中國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夷蠻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丙辰春王正月雨木冰 杜氏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杜氏既以十一月為周正何為言寒過節自相抵牾如此是又主夏正而言也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疑陰兵之類冰脅木者君臣將困於兵之應焉胡氏曰未幾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証也　唐遜皇帝以為木稼者是也木稼蓋木介爾此記異也劉敞曰上陽施而不下通下陰施而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文公卒成公立昭三年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楚大夫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鄭得楚田遂叛晉子馳從楚子盟于武城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子罕退舍於夫渠宋地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雁鄭地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氏傳晉侯將伐鄭使郤犨如齊遂如魯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程氏曰時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請行於是興師楚子救鄭晉楚遇于鄢陵及戰呂錡射楚共王中目鄭伯納旌於弢以免因楚公子茂扶廢反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弢以免因楚公子茂扶廢反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雞鳴而食晉徇曰蒐乘補

伐見其情矣蓋王反為曹圖之而俾晉侯釋之也今聖筆直書歸自京師見王之釋有罪也不絕曹伯之位者譏在王而不罪負芻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晉聽叔孫僑如之譖而執季孫故稱人以示譏言非伯討也舍處之也苕丘晉地執之無罪誅之無名舍之苕丘以待命也魯大夫見執如叔孫意如昭十三年叔孫婼二十四年類皆書其至今行父不至蓋公在而行父執焉公待于鄆與之共歸書公至自會舉公為重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僑如通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又譖公于郈擊使殺行父及魯平叔季孫故僑如奔齊公未歸嘗命國人逐僑如僑如亦自知譖君之罪既覺恐禍及已故不容不奔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左氏傳晉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奔齊石氏曰季孫獲歸與郤犫盟于扈晉之政在大夫可知矣

公至自會君臣同出以君至也公伐鄭不至自伐以會至者行父故也

乙酉刺公子偃左氏傳歸刺公子偃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公子買言不卒戍刺之言非其罪而加之也偃止言刺言當其罪此內殺大夫有罪無罪之別也刺之義見僖公二十八年

十有七年丁亥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衛成公曾孫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晉二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音禧童至于曲洧杜氏注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鄭叛晉即楚晉會諸侯往伐之則求盟既盟復背晉為盟主於是假王室二卿與諸侯共伐之及楚兵一出諸侯遂還亦徒為此盟猶未能盟之也曹伯負芻乘喪弒太子自立晉雖執之于京師王舍罪而歸之今又列于會王無政刑矣故是不書王見王之不王也齊桓首止之會王世子不與盟異時月日而書書諸侯同盟于首止葵丘之會周公在而未嘗盟亦異月日而書曰九月戊辰諸侯同盟于葵丘會而不盟尊王也今此既尊二卿在上及同盟則不殊而混為一列有愧於齊桓矣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左氏傳鄭伯髡頑侯孺乃使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切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音禧童至于曲洧杜氏注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鄭叛晉即楚晉會諸侯往伐之則求盟既盟復背晉為盟主於是假王室二卿與諸侯共伐之及楚兵一出諸侯遂還亦徒為此盟猶未能盟之也曹伯負芻乘喪弒太子自立晉雖執之于京師王舍罪而歸之今又列于會王無政刑矣故是不書王見王之不王也齊桓首止之會王世子不與盟異時月日而書書諸侯同盟于首止葵丘之會周公在而未嘗盟亦異月日而書曰九月戊辰諸侯同盟于葵丘會而不盟尊王也今此既尊二卿在上及同盟則不殊而混為一列有愧於齊桓矣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不以伐鄭致而以會致蓋以晉罪公未久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會以得免為幸故以會至錄也

齊高无咎出奔苫左氏傳齊慶克通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无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搜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苫高弱无咎子以盧叛盧高氏邑靈公不明信讒而逐其世臣以致禍亂自殞其身悲夫

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祭祀也然則郊

必天子乃得郊魯之僭郊非禮也經特書之以示譏也或曰用者用人也以人享也蓋叩其鼻血以薦也牛羊人之用也用人猶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乞師於魯十三年使郤錡來十六年使欒黶來十七年使荀罃來其後十八年又使士魴來閱五年而四來乞師以盟主而自卑辱如此豈能得楚鄭之畏服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以鄭即楚以言伯主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公凡三會晉侯伐鄭前此但致會此方以伐致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脤地闕蘇氏曰嬰齊從于伐鄭還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案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三郤族大而強又民多怨晉厲公自鄢陵勝楚還而驕甚胥童夷陽五長魚矯皆嬖於公公謀盡去羣大夫之靖以待命公使長魚矯殺之郤雖多怨公殺之不以其罪故稱國以殺列數之以著其惡一日而尸三卿其誰與處穀梁以為禍於是起明年遂有被弒之禍經據實事以累上之辭言之為後世戒也

楚人滅舒庸 左氏傳舒庸人東夷偪姓之國廬州城下舒城以楚師之敗也道吳入圍巢楚邑伐駕楚邑圍釐虺楚二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棄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戊子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氏傳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經書在今春從告厲公之殺三郤皆胥童爲之欒書之討以政也故經不書二臣殺之而稱國以殺之以君實爲之也然胥童嘗以甲劫二臣於朝故二臣因之作亂先殺胥童自是而弒君故以殺其大夫書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此輕重之權衡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實欒書中行偃何稱國以弒衆殺其君之辭也明晉侯之惡甚矣以二子之惡分之於衆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高无咎之子以盧叛使崔杼慶克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其私邑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十一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齊侯殺國佐使清人殺國勝謫之穆姜怒譖於公既奔无咎而則鮑牽矣穆姜又謀害國佐國佐憤然遂棄命專殺以叛國佐叛而公復之亦知慶克之內亂可誅國佐非私於叛也然卒殺國佐則穆姜為慶克報復而重譖之而靈公惑之也其後遂成慶封黨賊之禍而政歸陳氏矣國佐仕亂朝惜乎不能早去卒殞其身經稱國殺之罪累上也

公如晉 左氏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鄭

伯侵宋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郯音夾宋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部宋邑取幽丘宋邑同伐彭城宋邑晉吳往來之道納宋魚石向帶魚府五大夫以十五年出奔楚楚今楚納之彭城以害宋而毒吳晉獨書魚石以帥告也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楚子伐宋取宋邑彭城魚石宋叛臣也不言楚子使之守而言復入者如魚石自入焉不與楚子之入鄵國而納其叛臣也言復者彭城本宋邑今楚取之魚石本宋臣今楚納之而令入其宋邑故書曰復入甚著其惡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襄陽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宣公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杜氏注築牆為鹿苑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以其德不及之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不時也蓋得時猶書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之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文王靈囿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雉兔皆得往焉蓋與民同樂也經以防限獨樂其樂也故書以示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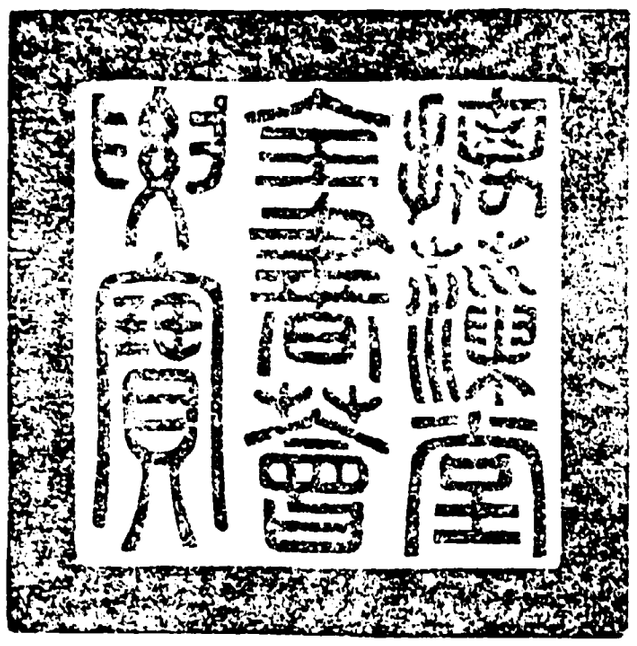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強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宋地 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出師之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在十七年知伯荀罃實來下軍之佐也荀罃佐晉下軍如伐鄭可也師出如十七年伐鄭之師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加敬使者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猶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虛起居切朾他丁反地闕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左氏傳謀救宋也

請其師以圍彭城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傳書順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胡先鳴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七十一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九

宋　陳深　撰

襄公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　乙丑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生於成公十六年至是始四歲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邑也楚取之令魚石守晉會八國之師圍之不但圍之而已曰彭城而曰宋彭城經特書之言彭城本宋之地非楚得而有之魚石等叛宋而歸于楚故亦不言其姓名止繫之宋以成宋志詳

此書宋一字實出宣聖簡嚴之筆深以罪楚之奬亂助惡抑強虐而黜叛臣也彭城苟不書宋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于之猾夏與夫諸侯討亂之功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才陵切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公羊厥作屈　穀合字　鄫鄭地晉伐鄭故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備楚楚侵宋所以救鄭經不言楚救鄭蓋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拯救之名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靈王立杜氏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簡王崩諸侯當奔赴為急未聞一國及王庭者何耶邾子方且來朝衛晉大夫來聘左氏謬以為禮杜氏以未聞喪失之綱常道喪視君猶路人世變至此可哀也已聖筆直書其事而諸侯之罪自見也

二年庚寅**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左氏傳楚令也鄭為楚伐宋不待貶而惡著矣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昆去聲又竟上聲**卒**左氏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任當也言楚非為他人而當此患寡人也為我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是棄

楚救鄭之力與盟言其誰聽我免寡人免我棄力與言之過唯二三子鄭伯至死而不背楚以楚德之不敢忘使晉以道恤而懷之鄭豈終叛乎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左氏傳晉師侵鄭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諸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上書鄭伯卒繼書晉宋衛侵鄭則三國伐喪之罪自見鄭之所以懷楚而不貳者亦以其衛之力故也而晉不因其喪而恤之少緩其師乃樂乘其禍亟與二國伐之又安能懷來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左氏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故請築城以逼迫之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齊崔杼有不服晉之言今不來矣戚之會齊不至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崔子之故也三國齊屬國寡君之憂不唯鄭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也公在幼稚而仲孫用事故諸侯亦以大夫會大夫而專國國可知矣

已未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謚法執心克莊曰齊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左氏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豹僑如之弟襄公通好于宋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故東虢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皐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事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鄭果求成如孟獻子之謀陸氏微旨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張氏曰鄭黨楚為中國患晉動諸侯討之而不服故孟獻子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子奪之正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左氏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與嬰齊壬夫同執楚政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嬰齊壬夫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稱國以殺者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三年辛卯**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申公巫臣以夏姬故而奔晉子重怒之而

殺其族巫臣曰吾必使之奔命而死巫臣於是通吳於晉教吳乘車與戰陣之法吳叛楚伐巢伐徐子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而吳始大至此嬰齊伐吳雖克鳩茲吳丹陽蕪湖縣東至衡山烏程縣南鄧廖被獲組甲三百僅存八十被練三千止餘二百又為吳取駕邑所喪多矣楚人咎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故啓吳為中國患者楚子重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近晉之地 **公至自晉** 左氏傳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于其國非禮也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雖襄公纔六歲而春朝于晉至夏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禮也公至自晉盟于長樗而不以至者志本如晉以如晉為重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巳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杜氏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案地譜一名雞丘今洺州永平縣 左氏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邴音丙水名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晉悼公欲尊王室而會單子與諸侯比齊桓公首止葵丘之會不同矣故書會單子者諸侯而已未同盟于雞澤齊王官與諸侯下同畎血故不再言雞澤以示譏其亦倒於新城柯陵之書也 王臣盟以同書始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氏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如會赴會也於會受命也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 雞澤之會盟諸侯之大夫及袁僑如會焉大夫不可敵眾諸侯則不盟袁僑義也臣不可以敵君故也陳侯自宣十年辰陵之盟久即楚今背而歸晉內附中國不召而自來不受不可袁僑權也晉侯使之盟而不曰使為嫌於專制諸侯也上曰及主之也下曰及客之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辭也此會晉侯本欲盟吳以攻楚以夷狄攻夷狄禦戎上策吳不至是以但會單子及諸侯而已殊及袁僑亦言主盟袁僑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靈公事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壬辰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左氏傳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猶不聽楚命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杜氏注成公妾襄公母姒姓 姒氏妾母也何以稱夫人魯循襲之弊子既君妾母亦稱夫人非禮也經始書仲子正嫡妾之分厥後所書從同同也

葬陳成公 成公卒哀公立昭公八年卒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杜氏注定謚也踰月而葬速夫人禮葬定姒蓋志於復古也而不得已於襄陵許氏曰季文子欲不以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晉侯享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左氏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癸巳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左氏傳鄭子國子產之父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前年初即位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去年公如晉請晉令鄫屬於魯晉許之於是穆叔將鄫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杜氏注善道地闕穀梁作善稻何注善稻吳地左氏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晉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書會吳往會之也

成九年晉侯為蒲之會將以致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叔孫僑如晉士燮及諸侯之大夫會逆吳而吳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故二會不序吳於列而皆殊之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會者往會之也會諸侯不成而魯獨戍戍之者寡宜乎吳屢不至見其驕也晉侯所以汲汲於會吳者以為非楚之伐也經據實而書所以罪諸侯也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戚衛地左氏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苔有忿魯恐不能救致讒故乞還之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杜氏注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程氏曰吳來會非為主也

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見哀十三年

公至自會

冬戍陳戍陳書于公至之下見公歸而遣戍也戍之會晉侯必與諸侯謀戍陳以備楚或命之不專故諸侯不戍而魯獨戍戍之者寡宜乎来楚之伐也經據實而書所以罪諸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左
氏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申會于城棣以
救之城棣鄭地陳附中國而楚爭之来伐諸
侯救之義在助陳而拒夷狄故春秋善其救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公方八歲魯大夫佐之救陳雖
善而亦甚危也故喜而致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左氏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
粟之
馬
六年甲午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左氏傳杞桓公
卒子孝公立
夏宋華弱來奔左氏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
調戲也又相謗也子蕩怒即樂轡以弓
梏華弱於朝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
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
不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来奔司城子罕曰
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左氏傳滕成公
来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鄫本屬莒因四年魯如晉而請屬故鄫為魯
附庸魯大夫於是偕鄫世子見晉鄫有所恃
不備故莒乘其間滅之公穀皆以鄫立莒甥異姓以承
其後故以滅書趙氏劉氏非之胡氏以黃歇呂不韋之
事比之見莒假異姓絕人之祀
與滅同經之書滅豈誣莒乎
冬公孫豹如邾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襄四年邾
叔如邾平狐貶戰邾小國
魯反聘之何削弱之甚也

季孫宿如晉宿行父之子季武子也去年行父卒魯
使宿代父卿如晉大夫之喪禮廢矣左氏
謂晉以魯不救鄫為莒所滅故来討而宿如晉聽
命晉不討莒而討魯何耶是知傳所言非實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襄二年齊伐萊萊人賂齊嬖臣索
牛馬百匹索簡擇好者師乃還六
年齊侯滅萊 滅人之
國經特書之蓋甚之也
七年乙未春郯子來朝左氏傳始
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氏傳孟獻子曰吾乃今
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
郊宜其不從也石氏曰四月非郊之時三卜不從乃免
牲皆非
禮也
城費左氏傳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隊正
隊正主徒役之官昭伯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
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五吾多與而役故季氏
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秦
公室及其卒子宿嗣卿以強專魯秉主幼稚有無君之
心小人求媚請城費邑以中其欲至其子意如遂出昭
公魯之衰弱自宿為之洎定十二年費襲魯仲尼為司
寇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遂墮費自非聖人處之
未易為也其禍始於城費春秋書之
以示貶見季氏之強濫觴于此矣
秋季孫宿如衛左氏傳季武子即宿報子叔之聘子叔
即公孫剽来聘在元年且辭緩報言國
多難緩於報
聘非貳也

八月螽書災也經書螽凡十一書八月螽凡三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左氏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季武子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楚圍國初書大夫楚強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戚丙戌卒于鄔七報切又采南切鄭地經書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鄔七報切又采南切鄭地經書左氏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鄔以救之晉會諸侯于鄔以救陳

鄭伯卒左氏以大夫子駟弒之以疾赴經以其告書之若實見弒而以卒書之諸國弒君安有以實告者偽赴而從之謂果實弒而書卒是匿首惡之名使亂臣無所懼何其悖哉愚謂子駟既相鄭伯如會蓋將見諸侯矣耳目甚通必不敢遽行弒逆之事子駟嘗勸鄭成公從中國矣今既相其嗣君來會豈得方變其說以從夷也或以而而從楚欲以疾赴經以其告書之一以不書弒為中國諱也一以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胡氏取此說石氏劉氏俱非之謂果實弒而書卒是匿首惡之名使亂臣無所懼何其悖哉愚謂子駟既相鄭伯如會蓋將見諸侯矣耳目甚通必不敢遽行弒逆之事子駟嘗勸鄭成公從中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故經不書公而但書季孫宿貶其僭也時鄭伯獻蔡捷於會故親聽命齊宋以下稱人明大夫不可敵晉鄭貶大夫不可會公侯也見政在大夫矣晉失正而不能防微以起其僭何以為盟主經據其事而書以示貶也邢丘杜氏注晉地河內平皐縣

陳侯逃歸左氏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曰楚人執公子黃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陳侯為其大夫謀以從楚俾楚疑之爾

八年丙申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氏傳公聘之數棄其多少之數即經之辭可以證傳之妄

夏葬鄭僖公鄭伯果被弒則不書葬今書葬知非弒之辭可以證傳之妄矣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僖公甫葬嗣君伴于國子耳為晉出師無名侵蔡獲蔡公子燮以激楚之怒蔡楚與國也鄭人皆喜而子產獨懼未幾致楚之伐人微者也經特書人罪之也鄭人從楚晉反覆靡定晉楚爭之不已而況無故有以致之耶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魯君時在晉晉侯以其幼稚不與會與魯大夫李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故經不書公而但書季孫宿貶其僭也時鄭伯獻蔡捷於會故親聽命齊宋以下稱人明大夫不可敵晉鄭貶大夫不可會公侯也見政在大夫矣晉失正而不能防微以起其僭何以為盟主經據其事而書以示貶也邢丘杜氏注晉地河內平皐縣

公至自晉明公在晉而宿自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左氏傳以疆鄆田莒既滅鄆魯侵其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莒人滅鄆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敢又興伐魯疆鄆田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左氏傳旱也秋九月大雩凡三見僖公十三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氏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子駟欲兩從晉楚伐則從楚伐則從楚曰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請盟其何以能國子展不肯背晉五會之信唯欲待晉

于駟請從楚而自受其咎乃及楚平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丁酉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則書不書來告則書外災

夏季孫宿如晉左氏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宣公夫人成公母穆姜薨于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杜氏注四月而葬速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音熙

鄭介晉楚二大國之間故晉楚常爭鄭鄭與晉則楚伐與楚則晉伐而鄭亦疲弊於兵矣今晉會十一國諸侯同伐鄭鄭固力之不能支乃受盟而紓禍而鄭雖來服而背楚之意未堅故公子騑言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次年果有從楚伐宋之役左氏以為鄭服不然也書同盟懼其不同而強其同也蓋戲之盟要盟也自是又凡再伐而晉修德以來之至蕭魚之會而鄭始大服楚亦不復爭可謂得善勝之道矣二十餘年無干戈之患晉悼之伯功於是進矣

楚子伐鄭左氏傳楚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自是晉

三駕而鄭始平

十年戊戌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輒師于虫音無宋地門于桐門首書楚主兵也後鄭從之也經書從夷狄以伐諸侯鄭之罪著矣

晉師伐秦左氏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雅音韋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今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左氏傳莒人聞未有討鄭之事故伐我東鄙去聲諸侯之有事也

伐鄫魯臧紇救鄫今年聞諸侯之討鄭伐我東鄙亦以鄫之憾未釋爾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晉悼三駕之初也三駕三興師而左氏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

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已酉師于牛首　齊世子光先滕薛杞邾者先期以會吳挾吳以要晉晉方倚重於吳不敢違吳之請此今年所以先四國而明年先六國也周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齊世子光未命者相之舊文書之以譏失禮也鄭與楚伐宋故公會諸侯以伐之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左氏傳初子駟與尉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馬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殺三卿者不名而稱盜小臣無列於朝伺隙而竊發程子曰不稱大夫失卿職也則盜也盜一日而殺三卿鄭伯不修其政刑可知矣

戍鄭虎牢左氏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鮒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鄭黨楚為中國患於是二年諸大夫復會于戚遂城虎牢虎牢鄭巖邑也孟獻子謀取而城之以制鄭而扼楚所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功覆過也此戍虎牢而繫之鄭者蓋鄭人從楚困于力之不能敵楚晉不復深思所以制楚懷鄭既伐而又戍不以義服之徒恃諸侯之力以逼焉曾不以民人不獲享其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之可矜也豈伯主服人之道乎故繫之鄭以罪諸侯也後書楚救鄭以救與楚見諸侯之不楚若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子于襄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與楚夾潁而軍鄭子嬌宵涉潁與楚人盟則諸侯之戍鄭無能為可知也

公至自伐鄭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己亥春王正月作三軍左氏傳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魯國民衆而三家各有其一分三子各毀其乘三家各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武子使其車乘之人率其私邑之役徒入季氏者免其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避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孟獻子取其子弟之半為臣蓋四分其乘之人而取其一叔孫使盡為臣叔孫穆子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杜氏注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為軍　魯襄幼弱三家專政乃作三軍為私計也作創始為之也周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至于七百里蓋大國也其後嘗哀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故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魯之三軍舊矣此謂之作何也豈非宣成之世或侵削而為二也今襄公作三軍宜曰復而聖筆云作者蓋三家變古之制而利於私有所作而為之也至昭公則又合而兩之故書曰舍中軍皆以從其私也一作一舍見大夫之強公室之卑而魯寖以微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氏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晉不吾疾也言晉不急爭鄭也鄭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何計使晉師致死力以爭鄭楚弗敢敵然後可固與也可固與晉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

晉怒甚矣晉能驟来楚將不能數来吾乃固與晉大夫説之鄭大夫悅其謀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展侵宋欲以致諸侯之師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北鄭地　此晉以諸侯再駕伐鄭也程氏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故云同見其反覆　鄭子展謀以乍服乍叛使晉怒甚而屢致師於我而楚不敢爭然後與之也卒不能逃其謀而晉悼不惡其反覆惟其誠待之故其後始心服矣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左氏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從子展之謀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此晉悼伐鄭之三駕也鄭伯尋背亳北之盟與楚伐宋故晉悼不爭鄭於是始服于晉使行人良霄告于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鄭服而與會也蕭魚鄭地　晉楚爭鄭踰五十年鄭以蕞爾之邦介二大國之間雖屢盟屢叛反覆無常然久困於兵亦病矣伯者汲汲乎爭此者以鄭之險晉楚之門户也楚得之則可以抗晉晉得之則可以郤楚伯者未有不得於鄭而能郤楚也晉伯中微鄭人與楚悼公奮起服鄭有道初駕盟于戲再駕盟於亳北鄭雖服而又叛達夫三駕晉赦鄭因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加禮於鄭鄭人心悅誠服為會蕭魚鄭懷晉之德不叛者二十四年諸侯少息中國少安晉悼伯業之盛春秋於是有取焉吁晉何以得此哉蓋由能用知營之謀也鄭服而數叛曾不甚怒動諸侯之師以伐鄭兵力非不強也及楚救之未嘗與之戰能堅忍而得善勝之道不暴骨以逞惟推誠信以感之故楚遂終屈而鄭亦心服及蕭魚之會但成交好之禮不事盟詛而要結自固初非強之而自服雖不及召陵城濮之舉而晉悼之功亦可尚也已

公至自會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致之辭程氏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人執之書曰楚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此矣

冬秦人伐晉左氏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不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說左氏者以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晉恥不告未可必其然也

十有二年庚子**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穀梁台作邰杜氏注琅琊費縣南有台亭鄆莒邑　莒背蕭魚之會而伐魯東

鄆圍台季孫宿受命救台經書遂入鄆專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左氏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累年伐鄭襄陵許氏曰晉悼抑楚而聘善持勝矣

秋七月吳子乘卒左氏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宗所出之王祖始封之君同族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宗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罪大惡重貶之也襄陵許氏曰壽夢得一申公巫臣而國勢變化與華夏通楚以吳議其後亦不能為大患於中國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宋左氏傳楚子囊秦庶長秦官無地庶長名伐宋師于揚梁

宋地以報晉之取鄭

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辛丑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公羊邾作詩邾音詩救邾遂取之杜氏注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邾不討取無大亂而已因其亂而救之可也因圍取馬假義之名以貪利其惡可知也

秋七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卒康王立襄二十八年卒左氏傳書事時也於是將謀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襄陵許氏曰鄭役既熄

冬城防城臧氏之邑左氏傳書事時也於是將謀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襄陵許氏曰鄭役既熄魯政有裕則知取邾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壬寅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鄭地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吳侵楚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十四年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士旬以前年吳伐喪為不德數而退之不德也以退吳人不為吳伐楚前年吳子卒此會新君諸樊也下稱人微者也於是子叔齊子即叔老字為季武子介介副也武子即宿也卿為卿介非禮也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大夫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何氏曰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強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氏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在十一年今又不獲成乃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退也晉自殽之師以來距此年伐秦六十九年自此以後兵禍始息齊宋稱人微者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羊衛侯下有衍字二卿孫林父甯殖之所逐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以自奔書亦以其君驕慢無禮不能自立而出奔也不書衍名所以抑強臣存大義

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十二年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十三年吳乘楚喪侵楚戰于庸浦子囊帥師伐吳吳不出而還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會于戚謀定衛也 衛侯固無禮君也林父臣也而逐之祈于晉晉遂會諸侯于戚以定之逐君之賊晉侯曾不惡之而卒狥其私謀今又列于會經直書之所以貶諸侯也矧衛人立剽非正也而晉為謀定之則正弗勝矣師曠荀偃之言有保姦之志而無輔伯之忠晉悼之德其衰矣乎洎襄昭之際大夫無君晉實啓之也

十有五年 癸卯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魯地左氏傳宋向戌來聘報二年豹之聘且尋盟之盟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氏注劉采邑夏名也天子卿書字成故不言逆女齊畏晉而使微者經不書正月其以此邪 左氏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故不書單靖公常山劉氏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

晉人執邾子莒子以歸 莒人伐東鄙齊侯伐北鄙邾人伐南鄙三國固可罪魯之不能睦四鄰亦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氏傳晉悼卒

十有六年 甲辰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葬悼公平公立杜氏注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晉地 三年雞澤之會尚言及諸侯之大夫盟至于溴梁則又甚矣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盟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夫無事諸侯也事之信否在大夫其專可知也 此書衛侯乃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衍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諸侯有罪當執之歸于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

以邾莒背盟伐魯故執之何以不得為伯討而稱晉人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以非伯討也

齊侯伐我北鄙齊貳晉故晉平踐祚齊貳晉故伐魯至秋又伐北鄙圍成十七年齊又兩伐魯晉侯列國同圍齊二十年澶淵之盟齊始服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地震凡五詳見文九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氏傳許請遷于晉許欲背楚遷都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公孫蠆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即叔老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許地庚寅伐許次于函氏許地鄭非主兵曷為書鄭伯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晉雖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　許男有從中國之志其臣沮之斯時大抵臣強而君不可以有為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魯孟氏邑齊貳晉故伐魯左氏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以為之名去之不與之戰以成其名　速遂塞海隘而還海隘魯隘道連見齊師去已遂塞隘道以為名而歸音浣要也之速孟獻子之子莊子也齊侯曰是好勇去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言齊故也十八年晉帥諸侯同圍齊

十有七年已巳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苦耕切　宣公卒悼公立昭元年卒　十六年晉人執邾子以歸令書邾子牼卒則既釋之矣經不書其歸不告也

宋人伐陳左氏傳宋莊朝宋徵者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陳卑宋師不設備故獲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石稷子　左氏傳衛孫蒯孫林父之子　田于曹隊飲馬于重平聲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音侯罵也之曰親逐而君謂林父爾父為厲言林父死當為惡鬼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杜氏注不書孫蒯非卿曹人憩于晉為明年晉執石買傳衛孫蒯以匹夫一言之忿而欲申之遂輕棄大國之盟結鄰邦之怨勞衆害民其專甚矣蒯使石買往伐故經以實事書之著其貶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魯邑防魯臧紇邑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丈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杜氏注弁縣東南有桃墟　十五年齊圍成十六年齊又圍二邑三年之中加兵于魯者四前年之冬魯嘗憩于晉至明年晉師方出怠於救患故齊恣為不道而伐魯之師猶未已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宋華閱卒華臣室　華臣閱之弟皇比之子于華臣以華閱卒皇比新立故弱其室而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刀劒屬殺諸盧門城門合左師之後合左師而戍也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皇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言與我以汝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華臣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

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音制又音計
猘狾仝狂也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為齊故也邾齊與國以前年晉執其君故怨魯而助齊伐我

十有八年丙午**春白狄來** 左氏傳白狄始来杜氏注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来白狄来不言朝公羊氏謂不能朝也書白狄不名其
君所以外之也劉氏曰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
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
享其贄此乃天子之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長子上黨郡縣名長上聲
又如字執孫蒯于純留純留亦上黨郡縣名為曹故也
為前年衛伐曹故責其伐曹不當因使執之故稱行人
孫蒯使石買伐曹曹人訴諸晉石買以君命聘于晉晉
人不當執之又不歸于京師不得為伯討故稱人以執

罪晉可知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 黜侯稱師貶其用衆也四年之中伐魯者五終之致十二國之師而幾不
免齊環自取之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湨梁之會齊侯不與三年之中五加兵于魯齊之驕暴甚
矣今年晉帥十一國之師伐之同圍齊齊侯禦諸平陰
而守之齊師遁遂入平陰荀偃士匄克京茲魏絳欒盈
克邿焚雍門之萩及申池之木又焚北郭西郭東侵及
濰南及沂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齊侯
受兵禍若此其亟也經書同圍見諸侯所同疾之也終
書伐者師出有名而伐有罪也其罪齊之意可見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成公卒武公立昭十四年卒成十三年伐秦之役曹伯盧卒于師負芻
殺其世子而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正也王不䝿負
芻書曹伯歸自京師不正也今書曹伯負芻卒于師此
天意也天道好還王釋之
天誅之始見王之不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自晉與諸侯蕭魚之會楚不敢加兵於鄭七年矣今鄭子孔即公子
嘉將叛晉而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而專政使告楚子
庚子庚不可楚子知之遂帥師伐鄭於是鄭子蟜公孫
蠆伯有良霄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公
孫舍之子西公孫夏守鄭子展子西知子孔欲去諸大
夫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出會楚師楚師侵鄭諸
邑至蟲牢而反蓋子孔召之也故明年鄭討子孔

十有九年丁未**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去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

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諸侯已圍齊又
為祝柯之盟不序諸侯前目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左氏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疆界取
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　晉前年執邾子以歸以其伐
魯故既釋之而歸卒邾新君立又復伐魯其無所忌憚
若此曾不畏伯主之討今晉執其君削其田雖當罪而
非正以其不由王命而皆出於大夫故稱人以執非伯
討也

公至自伐齊 胡氏曰圍齊以伐致見齊靈之無道宜得諸侯之伐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
有沮撗逆抑
強暴之意

取邾田自漷水 漷音宏入聲又音郭　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

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因會執之魯乘其隙恃伯威以取其田取非其有故經書取邾田惡內也而又所甚矣聖筆僅書六字而晉魯之罪盡見交譏之也成元年晉敗齊于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與此異矣

季孫宿如晉左氏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拜謝討齊之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左氏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欒魴欒氏族經不書兵并林父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則晉何足以服齊之心故特書林父主兵以貶晉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卒莊公立二十六年遇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左氏傳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古之為師也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穀齊地也記其至穀乃所明境外得專之也非齊地則止師而請之示不敢專也時禮多矣宋圍滕喪貶之稱人文九年鄭伐衛喪狄之書鄭成三年如士匄之志信可嘉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魯大夫孟獻子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齊靈公駿聲姬生光為太子諸子仲子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左氏傳春及莒平孟莊子即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督揚即祝柯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復自結盟好諸子皆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為太子靈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靈公使太子居東鄙以牙為太子令高厚傅之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立焉光殺戎子執公子牙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左氏傳晉伐齊懼齊也前年與故懼而為備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杜氏注魏郡內黃縣有柯城

城武城備齊也杜氏注泰山南武城縣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魯懼齊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國誰因誰極欲引大國救助也叔向曰肹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戊申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左氏傳春及莒平孟莊子即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督揚即祝柯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復自結盟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音蟬杜氏注澶淵在頓丘縣

南一名繁汙衛地按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左氏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齊數伐魯魯愬于晉十八年晉會十二國諸侯討之而齊始懼去年又伐之遇齊喪而還至澶淵之會而齊始服序齊於晉下以專為齊而為會晉為盟主於齊則賓之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速蔑之子 今夏魯既與邾盟矣口血未乾孟莊子何為又復興伐經直書之著其背盟之罪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初蔡文侯令景侯父欲事晉曰先君謂莊侯與於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同母弟也故出奔楚 燮之謀合于義矣殺之何罪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履乃燮之同母弟燮被殺不容不懼禍而奔但從夷為可罪爾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二慶陳卿畏黃偪奪其政懇于楚曰與蔡司馬同謀謂燮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經顯書弟以惡其兄之不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二慶欲專陳之政外挾強楚以去君之弟而陳侯不能明其誣故特書弟以罪陳侯也

叔老如齊 左氏傳齊子即叔老初聘于齊 齊既與魯平故叔老如齊修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氏傳季武子如宋報之聘也 向戌聘在十八年伐齊之師及取邾田也兼謝十九年鄫水之田

二十有一年 己酉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拜師以尊為齊而為會晉為盟主於齊則賓之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不書微也不氏未命也漆閭丘邾二邑也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同此書惡魯受叛人邑也案左氏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庶其之來季武子又以公姑姊妻之故臧武仲譏其竊盜經特書其事惡魯以利接之不以義所以警貪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欒氏之宗四年欒黶強逐范鞅奔秦故鞅怨欒氏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黶娶范宣子女生懷子即盈十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乃譖盈於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信之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范自逐之而曰欒盈出奔盈之罪有以取之盈不能閑其家有可逐之釁故逐之是亦盈之出奔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年九月日食至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又連食食之變起於文也有雖交而不食者襄公之世日食者七而三年之中又連月而食者再襄公見制強臣政不已出天象之示戒也

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邿子商任

音壬地闕左氏傳會于商任鋗欒氏也禁鋗欒盈使諸侯不得受欒盈雖忕徒以權臣忌而謮之而出非其罪也儻踰境而思義絶矣極之於其所往孟子猶以為不可況會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之無所容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盈發憤入于曲沃為亂幸而勝不然幾致自貽其禍此皆以私敗公可為後世之戒也

二十有二年庚戌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凡十一月辛酉叔老卒子叔齊子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晉知欒盈復鋗欒氏也欒盈以世勳之舊非之之舉逼之太甚是宜啓其怨憤以激其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追舒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追舒而轘觀起其自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而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行乎天下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辛亥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夏邾畀我來奔書納邾叛人惡內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左氏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惡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樂二慶族殺之慶氏以陳叛因夏屈建楚莫敖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其君叛墜而殺人慶氏葉城叛墜地殺葉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及慶寅楚人納公子黃黃因楚得歸故曰納國以殺罪累上也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二慶欲專陳國譖出公子黃而陳侯不能誅至因楚人之力然後能克故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入稱弟無失弟之道也特以弟書譏陳侯也言歸者以其有歸之理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欒盈晉勳舊之臣曲沃其所食之邑雖奔楚而仍書晉以其非叛未遽絶之也徒以遭讒被逐而晉侯又兩會諸侯鋗之急使之無所容於是盈不勝忿遂潛假齊之力由曲沃復入于晉攻之不勝乃走入于曲沃初曲沃大夫胥午告盈必不集事盈荅以雖死無悔其志亂可知矣聖人至公之筆原其忿激作亂故不言叛書復入于晉又書入于曲沃者見其入晉不克而還入曲沃使能入晉則不入曲沃矣蓋亦由欒氏忕極而當滅於盈故因內亂以構其禍幸而范宣子能用樂王鮒之策使范鞅奮勇強劫魏舒以分其勢而欒氏敗然亦危甚矣有國者可不鑒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齊侯潛助欒盈晉晉既克欒齊乘亂以掩其不備聲言伐衛其實伐晉也背澶淵之盟而伐伯主取朝歌取鄆邘二邑封晉尸于少水齊莊之惡甚矣經書遂原

其志以貶之也識者有以覘齊莊之驕恣而禍亂自此作矣嗟夫晉伯衰而諸侯貳大夫強中國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晉有欒氏之難齊乘間而往伐魯命豹帥師救之義也豹受命救患當急不當次止于雍榆而不克救經直書之以罪豹也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案傳李孫宿兩庶子長曰公彌又曰公鉏少曰紇宿欲立少訪於臧武仲武仲阿順季孫廢長立少及孟莊子疾有二子長曰秩少曰羯豐點謂季孫長子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遂立羯秩奔邾孟孫羯譖臧氏于季孫曰將為亂季孫怒命攻之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人聚大夫而盟之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仲尼曰知之難矣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循理為順如心不恕也蓬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紇亡如防據邑請後魯人為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紇之不以道信矣魯以利納庶其畀我而以讒去臧孫紇收叛人去智士魯之為國可知矣

晉人殺欒盈 左氏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盈出奔楚義絕於君臣非晉大夫故不曰大夫而但曰欒盈棄族而出為亂而入眾之所疾晉之寇也故書晉人殺欒盈討賊之辭也鄭良霄奔許己而入鄭伐北門鄭人殺之故書鄭人殺良霄與欒盈之事類也故不曰大夫而以舉眾討賊之辭書之

齊侯襲莒 左氏傳晉人殺欒盈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 春秋惟此一書襲謂掩其不備也特書爵所以恥之也以大國而為盜賊掩襲之事其惡甚矣蓋侵伐之中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 壬子 **春叔孫豹如晉** 豹即穆叔也杜氏曰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氏傳孟孝伯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伐吳 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為下吳召舒鳩張本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遽啓疆楚大夫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齊大夫從遽啓疆如楚辭有晉師未得相見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邑 齊侯前年襲莒既已與之平今復伐莒無信甚矣

大水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大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凡九詳見桓元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伐鄭滅舒鳩舒王氏曰甲者日之首也子者陽之首也癸者日之末也巳者陽之末也日之與陽皆君道也首末皆弱君道微矣況食之既乎此非天王之過乃諸侯之過也此年不書王罪諸侯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邢地後為衛地左氏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將伐

齊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左氏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攻鄭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疆帥師送陳無宇言齊楚固相結也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其救不足録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左氏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左氏傳齊人城郏王城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靈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揔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盖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饑凡四大饑一是年日再食秋大水宜乎冬有大饑穀梁曰五穀不升為大饑有死傷曰大饑

二十有五年癸丑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左氏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報孝伯仲孫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魯大夫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志不在魯使民不嚴不尚威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襄陵許氏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悟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内昏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見棠姜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之祖臣出自桓齊桓偃之祖不可崔子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説于晉崔子稱疾公往問遂弒之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三人乃舍之十二日葬諸士孫之里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説如字又音悦使隰鉏請成賂晉侯自六正下皆有賂晉侯許之　齊莊背晉與楚而陵小國又亂崔杼之室不道甚矣崔杼弒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既聞其事不能即而討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亂反受其賂何以修方伯之職宜乎大夫自是恣横而不可制也故經直書崔杼之弒以著其惡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晉侯再會夷儀將以討齊也崔杼弒莊公為説重賂求免晉受之以成齊亂故經貶之如下文所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氏傳初陳會楚子伐鄭當陳隧井堙木

刋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服乃還　子産鄭之賢者出師有名晉問有辭背楚與晉故杜氏謂陳以不義見入舍之無譏焉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平聲丘夷儀之諸侯也夷儀之諸侯無齊重丘杜氏曰齊地在曹州乘氏縣有故城王氏曰同盟于重丘以成崔杼之志非義也若與齊同盟而誅崔杼則一動兩得之矣石氏曰同盟以明齊之實在也不序齊人於列而止曰諸侯猶齊之不與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左氏傳晉侯使魏舒宛没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杜氏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閔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上書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云云于夷儀此衛侯剽也衛侯入于夷儀衎也衎以蔑其家卿失國非臣下所當逐剽亦非臣下所當立故奔齊入夷儀衎仍書其爵而不名不名以正其名於復歸則正其失地之罪名之　鄭伯突入于櫟則名之不當立也衎入于夷儀則不名當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氏傳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楚屬國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彼無辭而我有功乃還二十五年楚薳子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氏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受之十月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即諸樊也巢南國也門于巢攻其門也如諸侯伐齊范鞅門于雍州緯門于東閭之類　左氏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去聲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而射之卒　書吳子遏之名以其卒也射之不言滅何死而非獲也死而非獲則卒也

二十有六年甲寅**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十四年衛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衎而立剽二十年甯殖疾召其子喜命之悔出其君令入之以掩其罪殖卒至二十五年衛侯衎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喜許之大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侯衎使子鮮為復子鮮辭懼君無信初公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敬姒強命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甯喜攻孫氏克之遂殺子叔即剽也及大子角　甯喜受父殖遺命使納衎以免逐君之名然於衎則殖出之喜納之於剽則殖君之喜弒之剽雖以公孫非次而立然甯氏父子君之久矣君臣之分以定而輒弒之故聖筆特正其弒君之罪而書之以示天下後世殖欲免逐君之罪而俾其子陷弒君之惡而已亦與焉何其謬也經書辛卯弒剽而甲午衎復歸見衎待弒而歸也不言衎弒而言喜弒何也喜弒而衎歸弒君之罪喜專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經書叛始此　左氏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杜氏注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初衛獻公之奔齊也甯殖孫林父逐之甯喜弒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侯奔齊入夷儀皆不名此復歸而名之何耶衎之出奔不可謂無罪不名之者惡逐君之臣也今復歸而名之正其失國之罪也亦惡衎使甯喜弒君而納已也肆姦謀以濟大惡雖得歸不以正也凡言歸易辭言入難辭今歸之易甯喜公子鱄納之也故剽弒甫四日而即歸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以戚邑叛故衛侵之孫氏愬于晉林父叛衛附晉故衛侵則往愬之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晉兵戍守之殖綽伐茅氏綽本晉人今在衛為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復愬于晉晉

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即荀吳也來聘召公也會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彊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晉取其田六十井以與孫氏

澶淵衛地又近戚田　林父逐衛侯衍衍復歸林父以戚如晉晉為盟主而登叛人乃率諸侯彊衛田以與孫氏非正也公畏晉往會與諸大夫敵可恥也趙武貶稱人出良霄志其為大夫也於宋曹復稱人焉是會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即宋元公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向戌也畏而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音坎用牲加書徵之詐掘地作坎用牲加盟為大子反徵驗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曰大子大子也能免我以佐婉順乃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賄而與之語　賄謹也欲使失期而大子自裁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端本正源也

秋宋公殺世子痤　左氏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宋伯姬之妾取以入宮而狠合左師向戌也畏而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音坎用牲加書徵之詐掘地作坎用牲加盟為大子反徵驗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曰大子大子也能免我以佐婉順乃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賄而與之語　賄謹也欲使失期而大子自裁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不省氏無惡明矣宋公輕信伊戾之讒而殺其子以無罪父子之道絕矣寺人之譖而獨甚宋公者蓋以其內有嬖妾配嫡外有小人結內援以為之助公之不明故有以蠱惑之也經直書君者端本正源也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即宋元公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向戌也畏而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音坎用牲加書徵之詐掘地作坎用牲加盟為大子反徵驗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曰大子大子也能免我以佐婉順乃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賄而與之語　賄謹也欲使失期而大子自裁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不省氏無惡明矣宋公輕信伊戾之讒而殺其子以無罪父子之道絕矣寺人之譖而獨甚宋公者蓋以其內有嬖妾配嫡外有小人結內援以為之助公之不明故有以蠱惑之也經直書君者端本正源也

晉人執衛寧喜　初衛孫林父寧殖逐其君衍而立剽寧喜令復衍喜弒剽殖疾而悔之謂其子曰吾令而君復衍喜弒剽納衍林父懼入于所食戚邑以叛如晉而以戚屬晉晉於是為會諸侯伐衛彊衛田以與林父乃執寧喜若以其弒而執之正也經書晉人不得為伯罪也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蓋為孫氏執之也非伯討也又執衛侯執之不以罪已而衛侯納姬以免晉平之失政可知已

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初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鄭伯獨會諸大夫伐許故許男恚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於是楚子率陳蔡伐鄭歸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乙卯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左氏傳齊慶封來聘其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始同主夏盟也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於漯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馬爾矣　案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故會晉楚以求弭諸侯之兵欲獲息民之名晉楚齊秦皆許之告於小國為會於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使諸侯從晉楚者交相朝見也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既會楚人衷甲將盟又爭先乃先楚楚實主是盟而經先晉蓋宋之盟中國無伯

矣經猶先晉存中國也宋公不書見以國與地者其君
必與兵不可瀆亦不可弭如刑罰之不得已也已之
則天下不可為矣故向戌請賞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
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
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
亦誣乎以誣道蔽欺也諸侯罪莫大焉詳味子罕之論
當矣故雖曰弭兵不足貴也自宋之會晉伯已衰諸侯
日微天下之政中國
之事皆大夫專之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衎復歸甯喜納之也初公與喜言政由甯氏既歸而惡其專也殺之
則為不義喜有弒剽之罪而不以討賊之辭書
之而稱國以殺仍不去官者殺之不以其罪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初衛侯欲返國使公子鱄與甯喜要言焉既歸而殺喜鱄曰逐我者
出謂林父納我者死謂喜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
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病其失言也　經書衛侯之
弟罪衛侯也言鱄可以稱弟而公不能弟之而使出奔
也鱄之去是也可謂見其幾矣不使其兄有殺弟之惡
全身去國近乎智織約不仕
近乎廉故經於鱄無貶辭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在會已稱氏故在盟止書名
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前目後凡也地于宋以宋為主
也　溴梁之會已序諸侯矣不必言諸侯之大夫故云
戊寅大夫盟此固省文法也亦以見事之信在大夫也
至此諸侯不在會而獨大夫會于宋故書豹及諸侯之
大夫盟既大夫獨會不可不言諸侯也經特書二事罪
大夫專國之威權在大夫而不在君也 傳曰楚衷甲趙
氏云且大會諸侯弭兵為事豈有便行掩襲之事且子
木賢大夫必不爾也傳又云先楚人寀當時晉強於楚
又是中國盟主豈
有後於楚之理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丙辰**春無冰** 桓十四年成元年及此二十八年書無冰凡三古者日在北陸
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
婦喪祭用冰去年冬温無冰可藏至春無冰可出因以
紀異
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
祀杜氏曰惡之先石碏有大
功於衛惡之罪不及不祀

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修時事於魯也

秋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即仲孫羯如晉告魯屬晉故告晉將為盟故往朝
于楚

冬齊慶封來奔 二十七年崔杼子崔成崔彊作亂崔杼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嫳帥甲攻崔
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崔杼之妻縊崔杼至則無歸矣
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
與盧蒲嫳易內而飲酒反盧蒲癸避崔氏難出奔者癸
臣子之 即慶舍 有寵言王何而反之 亦莊公黨出奔 二
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
廟慶舍涖事盧蒲癸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

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反師于嶽請戰弗許遂来奔齊人来讓奔吳勾餘與之朱方富於其舊　慶封崔杼之黨專恣荒淫稔禍而出奔書名罪之也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左氏傳為宋之盟故公及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諸侯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經書魯以見其餘也　晉平不競不能主夏盟宋之會晉楚列諸侯上無夷夏之分伯業由是而衰不足以庇諸侯矣前此公如晉如齊與戎會盟春秋尚譏其非正今公偕宋鄭陳許遠朝強夷聖筆書之非特惡公盖傷夷狄日熾中國日微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　天王崩魯不會葬楚子昭卒公在楚楚使公親慇世變至此惟知有強弱勢力安知有君臣也

二十有九年丁巳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傳公在楚楚人使公親慇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邑以自益使公治問璽書追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適以見疏於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公當如齊如晉矣未嘗書在其所此如楚而又詳書在楚以公之居夷狄而失所如也內則季氏強僭不有其君是以書公在疑於無公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致公者殆其往而幸其反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杜氏注高止齊之子北燕厚之子北燕國蔪縣　南燕見桓十二年註北燕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左氏傳齊公孫蠆召公奭之後姬姓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皐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左氏傳孟孝伯即范叔即范獻子士鞅也　如晉報聘也

三十年戊午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為上聲　左氏傳楚聘凡三至此郯敖即位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郯敖書楚子薳罷書名氏無異於中國矣　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使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

之責而誰責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氏傳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稱世子以明有父之親稱君以明有君之尊世子般之於君尊親盡矣固雖無道而罪不及民故稱世子所以甚般之惡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伯姬之守禮義寧死而不顧其生其志節貞且烈矣季世衰微罕能盡婦道者故春秋賢伯姬特書以表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甚之也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景王殺之非其罪也書曰殺其弟甚其賊親親之恩忘天倫之愛也 案傳周五大夫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以儋括欲立佞夫遂殺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甚矣天王之不明矣雖五臣殺之猶王殺之也為天子而不能一弟故書以惡之范氏曰王子瑕不言出周無外 瑕廖同奔不書賤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也共姬從夫謚也內女不書卒嫁於諸侯則書之既錄其卒何得不錄其葬乎唯所貶則不書葬耳外夫人不書葬宋共姬稱謚而葬以其賢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皆錄其德厲婦道垂世訓也 連年襄王景王崩魯公不親會葬止令卿往非禮也今鄫國一婦人葬亦使卿往雖曰隱之則過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伯有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伯有嗜酒侈汰又將使子晳如楚子晳如乘其醉以馹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未幾伯有襲鄭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馹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不言復入出未久位未絕也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書鄭人殺良霄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之法君遇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此特書變例也蔡景公雖淫亂君父也而世子般弒之諸侯不以為賊而討之乃往會其葬竊意諸侯必潛受其賂故情義如此其篤世變人心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十月會于澶淵方議恤之謀歸宋財既而亦無歸救災固如是乎上書蔡景侯葬下書諸大夫會為宋災故竊詳聖人之意比事而觀之可見矣弒逆大事曾不致討而反葬之恤災小事而會諸大夫何舍大而圖小也故諸國之卿貶而人之而諱魯卿又書其故其貶之也至矣

三十有一年 己未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氏傳公作楚宮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杜氏注公適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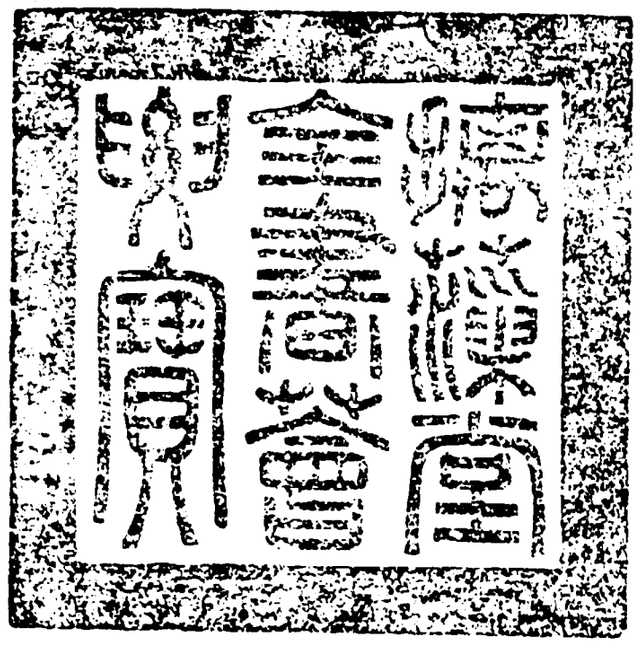
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其所樂失其所也　公自楚歸作楚宮蓋慕悅遠夷之室宇侈麗不度倣象而作之以居未久死是宮變易先制非正也

秋七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國敬歸襄公妾子野敬歸所生也次于季氏次舍也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因哀毀滅性　經書七月夏正也左氏以夏十一月作周正月故書九月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是為昭公穆叔不欲武子不聽立之　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左氏傳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來會葬於是始　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氏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能從之而死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襄陵許氏曰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滕子會葬非禮也景氏曰當時諸侯不會葬天子而諸侯相會葬焉王室弱而公室強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氏傳莒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陸氏粹疑曰據傳則展輿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犂比二子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陸氏粹疑曰據傳則展輿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莒子之號生去疾及展輿犂比二子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陸氏粹疑曰據傳則展輿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平聲犂比莒子之號生去疾及展



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胡先鳴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卷一千五百七十二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十

宋 陳深 撰

昭公 名禂襄公之子齊歸所生在位二十五年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公即位春秋十二公繼未踰年之君者三皆同正君閔之繼般宣而不與聞乎弑故不書以志其哀宣之立雖與桓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遂託之以奪嫡宣公寧不知之故書即位以與聞乎故而如其意昭公之繼子野非故也正也繼正即位正也 胡氏曰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公羊弱作酌 宋向戌衛齊惡公羊作石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公羊作軒虎 許人曹人于虢公羊作漸穀梁作鄄 左氏傳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宋之盟楚爭先晉讓之今虢之會楚公子圍以晉楚迭霸更主夏盟恐晉先之於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宋之盟楚爭先晉讓之今虢之會楚公子圍用計而欲爭勝于牲上而不復歃故經不書盟蓋楚圍也夷狄之專盟其端見矣經於此二役皆先趙武抑強夷而進中國也劉氏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胡氏曰公子者其本當稱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三月取鄆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謂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在會故請戮之樂桓子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指言求貨以請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伐莒累已魯國何罪叔出季處叔出使已守國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裂帛示不相逆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傳言伐莒而經不書為內諱也言取乘莒亂而得之易也晉楚會諸侯以弭兵而盟季武乃乘莒之隙以兵取鄆志貪利而不顧信義幾陷叔孫以為國羞晉雖未肯遽戮而豹亦殆矣知昭公即位之始內外未聞德音而首取鄆邑以自封殖豈交鄰國之道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傳秦后子即鍼也桓公子景公母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如兩君於景公之世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之奔由其父寵之太過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經不書公子而曰秦伯之弟見秦伯不能友愛而使之出奔也罪在所奔者則以常文書之如公子慶出奔莒是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莊公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穀作大原大原晉陽縣穀梁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左氏傳晉中行穆子即荀吳敗無終山戎及屋狄于大原崇卒也聚卒而戰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本又作隘以什共車更增十人必克困諸阨又克去車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為步陳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變人不肯即卒斬以徇於用衆制為五陳以相離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阨難為五陳不相聯屬易於進退兩於前兩一也伍於後伍二也專為右角專三也參為左角參四也偏為前拒偏五也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偏厲公敗之交剛迄悼公伯狄師不出至是而敗狄再見然晉伯之衰止此矣魏絳曰勞師於遠年入冦自成二年晉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及悼公卒未幾復有伐楚之師至昭十二年經書晉伐鮮虞則狄之亡未可及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展輿出奔吳莒子二子長去疾次展輿莒子遇弒去疾奔齊展輿立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經從國逆例書入展輿奔吳展輿吳外孫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以國氏不稱公子者以其無所稟命自以為公子可立也展輿踰年之君也不書莒子國人不與之亦不君之也然猶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又乘莒之變恃其徒衆往正疆界以亂為利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左氏傳冬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

王于郯謂之郯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楚公子圍弒其君麇而立乃以疾赴諸侯經不破其僞何耶是時晉伯衰而楚最強中國諸侯力所不能討故聖筆包顯微之義因之而不革也楚使使如晉求致諸侯復請昏晉皆許之於是大會十二國于申雖夷夏混淆而中國之列侯居過半矣向戌子產之良咸獻會禮焉遂用齊桓會召陵之禮中國愈弱諸侯皆從夷狄矣聖師感世變之若此倘革而正之恐天下後世以楚麇之弒而伯主不問諸侯不討反從之以主盟會則其視弒君等土苴耳故因其僞赴而不正

楚公子比出奔晉左氏傳公子比出奔晉宮廐尹子干子皙出奔鄭即黑肱　蘇氏曰其弒逆之辜為中國諱也

君弒畏偪而出

二年辛酉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左氏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起代趙武為政而來見魯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左氏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案傳駟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又與游楚爭娶于徐吾氏徐吾氏歸楚黑怒欲殺之楚知之逐之以戈傷君放楚于吳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作亂欲去游氏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專伐伯有而辠一也兄弟爭室而辠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辠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惡鄭伯不討有辠以放乎亂也黑富而怙強鄭人畏之故日肆其惡子產因其疾也數其辠而殺之然亦幸而勝之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左氏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禮服　公之如晉非禮也非禮而往至於見拒然後歸孰若始遣季孫宿行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返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

三年壬戌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作泉卒成公卒于貍軫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滕小國使叔弓會葬甚矣

秋小邾子來朝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左氏傳旱也大雩凡三說見桓五年

冬大雨雹張氏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以自奔書者以其不能君而為臣所脅而出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

四年癸亥春王正月大雨雹自冬甫春大雨雹者二陰陽乖戾之氣也左氏載申豐之對歸咎於不藏冰天人之理未必在于此豐季氏之黨佞人也不肯端言其故蓋陰侵陽不入則為雹是時春

已三陽陰猶盛而干陽其應為三家專政無君之兆故游有此災異昭公曾不知懼而思其政之闕失宜乎出亡在外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胡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姓國南陽宛縣 諸侯自夷儀之會晉受齊賂不討崔杼以成齊亂而晉失其政矣宋之盟則政在大夫晉楚淮浦之夷也申姜始同主夏盟自此諸侯不出者幾十年中國無霸矣楚公子圍弒郟敖自立使于晉求合諸侯晉許之於是諸侯大會于申而楚主之不殊會淮夷楚固同類在會之諸侯亦從異類天下幾何不胥而為夷乎周自東遷天子受制於諸侯魯文以來諸侯受制於大夫此年申之會中國受制於夷狄尚有魯衛曹邾不至厥後晉君少

安不在諸侯而政日以衰故楚得以騁其欲而無忌憚矣經書楚子於諸侯之上正以病中國之無人也

楚人執徐子 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故書人以譏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大子鄭伯先歸宋大子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不與焉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豹庶子婼而相之五年仲至豎牛攻殺之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報父仇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案傳初穆子辟僑如之難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豺喙號之曰牛助子乃勝之及兄宣伯奔齊魯召穆子歸襄二年庚宗婦人獻以雄問其姓女生曰姓謂子也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使為政公孫明與叔孫相知於齊歸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迎之田於邱藩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讒殺孟逐仲疾急召仲牛許而不召豹飢渴牛不與食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豹庶子婼而相之五年仲至豎牛攻殺之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報父仇也 穆子才智士也少避難偶非其

類遂有孽子以符所夢故寵之卒為讒殺二嫡其身亦餒而死蓋由犯禮不慎其始卒迷于愛以致大禍叔孫不徵於理而徵於夢果可恃乎昭子不以豎牛立己為勞亟發其罪端遇其報天也昭子之識見亦遠矣

五年甲子春王正月舍中軍魯本二軍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及其舍之四分公室以貢于公皆季氏之私

楚殺其大夫屈申楚仇吳而疑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故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

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音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大夫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元孫討君辱比書而皇大夫之專可見矣

秦伯卒左氏傳秦后子復歸于秦秦景公卒故也秦鍼奔晉至是歸秦景公卒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左氏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楚三邑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越始見經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越其先也越國會稽山陰縣經於楚不遽進之越初見即書人以其為中國患淺與楚暴不同也

六年乙丑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杞文公卒

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左氏傳葬秦景公立宋公立菖田也

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

奔衛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開明哉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遂罷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遂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子蕩即遂罷帥師伐吳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吳地獲宮廐尹棄疾棄疾闔閭韋龜之父非公子棄疾也子蕩歸罪于遂泄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遂泄也而泄伏其誅故書遂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盖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強

冬叔弓如楚 襄陵許氏曰四年公不會申既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未能故以叔弓先聘明年而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即北燕伯三年出奔齊令將納之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笄耳玉爵不克而還

七年丙寅 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爾雅曰暨及也孫氏曰齊來求平不得已而許之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 齊強魯弱以魯婚吳附楚也故來求平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召公三月公如楚 魯昭

本欲如楚雖無遽啓彊之召亦往也去夏而從夷經特書以貶之也

叔孫婼如齊涖盟 穀梁曰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曰來外之前定之辭曰涖魯不得已而與之平令乃使婼往涖盟我所欲也彼既求平而又往盟是反畏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襄公卒孔成子立靈公元穀梁傳鄉曰衛齊惡在元年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來也王父名子也蓋言人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 親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沒則稱王父命名之

九月公至自楚 公如楚凡六月而返書至幸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唯己所利取鄆濟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為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丁卯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婁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不曰公子招而曰陳侯之弟招親之之惡也哀公昏迷溺愛而以公子留屬其弟招與過而輔之哀

公首禍固可罪也招以叔父之親不思宗社之重而逢君之惡殞家嗣以立庶孽及其禍作哀公亦憂恚自殺以致楚滅陳而縣之招之罪大矣

叔弓如晉 左氏傳晉侯築虒音斯祁之宮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虒祁地名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即子太叔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當楚之強暴專盟橫行中夏晉侯於此時宜與二三忠良深慮遠圖思所以制之之道方且侈汰自安唯宮室是崇是可弔不可賀也吁晉文之伯政衰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氏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告立留公子勝懇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閒可也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何以稱公子留立於招未成君也

秋蒐于紅 杜氏注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公子招歸罪於過而殺之以說於楚過與殺偃師經以招首事書招而不及過今雖招殺過之罪輕不與招之殺過也故以陳人自討為文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吳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罪之人也楚子殺之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而淫刑以逞不仁之甚也經直書之惡楚也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戊辰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鞫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拜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諸夏之大夫震慴不召而至皆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

以見其餘也是年楚滅陳以穿封戌為縣公

許遷于夷 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許畏鄭欲遷故經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 楚滅陳已縣之矣及災經猶書陳災公羊謂存陳也此後五年而陳復天未絕陳陳之道也書滅以罪強楚書陳災以存中國

秋仲孫貜如齊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盛聘以結好禮也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今修盛聘得繼好息民之禮也

冬築郎囿 築苑囿於郎也昭公為強臣所制不思危辱將至方且築囿於郎郎非國內乃遠地也徒

知從事游觀之樂豈急務乎

十年己巳春王正月齊欒施來奔 齊欒施高彊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氏鮑氏而惡之陳鮑及其醉而攻之欒高戰不勝來奔不書高彊非卿也 齊政歸陳氏久矣欒高陳鮑之伉也欒施高彊既奔則陳氏由此益大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氏傳平子即意如伐莒取郠音梗莒邑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殷社魯有殷社所謂兩社是也至是魯始以人祭殷社滅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杜氏注取郠不書公見討平邾故諱之十三年平邾之盟不見公公不與盟又執季孫意如以莒告魯伐之故也胡氏曰己舍中軍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

戊子晉侯彪卒 左氏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左氏傳弱宋華定衛北宮佗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氏傳宋平公卒元公立杜氏注無冬闕文公羊成作戚

十有一年庚午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

大蒐于比蒲 昭公方有母喪而不廢蒐況大蒐非諸侯所當行是越禮之中又越禮也夫喪不貳事果有外侮關於社稷則不得已而不已昭公在疚魯無一日之戚其心喪矣宜乎被出而卒不返矣比蒲地譜是魯南鄙之地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氏傳子盂僖子即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禮也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杜氏注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魚斬切地闕于厥憖謀救蔡也經不書救蔡以其畏楚而不能救也楚自會申之後滅陳圍蔡愈肆其暴晉為盟主恬不之恤惟荀吳以為不恤亡國將焉用

之茲役既合天下之兵而不能救徒遣使請命于楚而楚弗許是示之不能而楚益驕且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得以行其虐也然書此無貶者聖人感世變若此故略之而不復以禮義望諸侯矣此後閒一貶之而又不忍終棄之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失其國 齊歸昭公之母齊謚也 左氏傳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宋元公新即位之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慼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慼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失其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 穀梁作友 以歸用之 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杜氏曰用之殺以祭山楚子而曰楚師惡而貶之也惡其用衆而不與其滅也君沒未葬稱子今蔡侯死於楚其喪未至況當危難窮迫雖立不成乎君故但稱世子楚自四月圍蔡世子有守禦至于十一月凡八月而力屈被執楚以有不服故以其歸而虐用之有之效死勿去為子道盡矣故不沒其世子之名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如此暴者書誅書圍書滅書執又書其虐用之故特詳記又稱時稱月以慎日以慎之蓋以傷中國之衰微而甚惡楚人之殘忍不道也

十有二年 辛未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款出奔齊 六年齊伐燕納之 燕略不克至是始納之于唐高偃高傒元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左氏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而未得至于燕也燕伯三年出奔名之令納之不名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君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君臣之分也以燕伯之罪未至如衛朔衛衍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凡諸侯之奔有書名者有不書者書者罪失守也不書者皆被兵出奔恕其力不足也出入皆名者皆有惡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卒 定公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 宋元公新即位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鄭之役六年公伐莒取鄆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 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于若敖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不當貶楚子信讒殺其大夫不當貶成虎不能行傳以名為貶未可以一槩論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左氏傳季平子即季孫意如立立在七年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即公子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介副使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為季氏不禮謀去季氏而立公子憖不克而事變憖不得不奔其志則忠於魯也杜氏以謀亂故書名譏矣

楚子伐徐 左氏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大夫帥師圍徐

以懼吳徐吳與國圍之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

晉伐鮮虞鮮虞白狄別種也在中山新市縣古鮮虞國子姓　左氏傳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皐歸冬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經書晉伐狄之也惇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惡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假道鮮虞聲言會齊乃滅肥又伐鮮虞是行夷狄之事故狄之也之昔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特書晉以狄之時楚滅陳蔡而晉不救以其力不能故不復罪之能伐鮮虞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絕意中夏而棄諸侯也何以言盟主故春秋狄之以著其罪也

十有三年壬申春叔弓帥師圍費費魯邑南蘭為季氏宰此邑以邑叛故叔弓以兵圍之凡家臣以邑叛可知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曰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蘭之及此也　蘭之叛雖以季氏不禮之故而其所以欲去季氏以強公室則未為不忠於魯故難以叛書之但書使大夫帥師圍費亦見季氏雖強而家臣不服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東竟　楚子審共王有子五人曰昭曰虔曰比曰黑肱曰棄疾審卒昭立昭卒昭之子麇立虔弒之而自立比出奔晉黑肱奔鄭楚虔立十三年棄疾為蔡公觀起之子從在蔡矯蔡公命召公子比與黑肱入麇蔡奉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音郎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遂氏許圍蔡洧蔓成然羣失職者以入楚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公子比也非有為君之心從挾之入楚立之為王從又說之殺棄疾不反為棄疾謀及棄疾使人偏呼國中逼之自殺視比之行止死生皆聽人自為略無所能則棄疾安肯君之哉比雖立而不能君其國故經不稱君但以公子書之又不以討賊書原棄疾之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氏傳晉成虎音斯邾宮也心為取鄆故在十年鄆莒邑魯取之為莒討魯叔向曰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吳秋晉侯會吳子夷昧也于良下邳水道不可吳子辭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

乃還七月丙寅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叔向弟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　晉之合諸侯止于此矣雖能張中國之勢未足以服夷狄也王人與十三諸侯會兵車之盛固足以使強楚知畏陳蔡滅國一日俱復然徒耀以兵威而不以德異乎桓文矣自平丘一盟之後訖于召陵諸侯不出者二十四年至若鄟陵一會參盟復作自齊威以來未之有於是再見自是晉不復主盟而齊專盟矣晉之霸業自是而不復振也魯弱甚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盟者以齊人不欲盟要之非一日今一旦會盟不得不疑是以必為之同盟與其自此無復有異矣再書平丘者胡氏曰惡之也惡其德不競而矜兵甲脅持之也公不與盟此會以邾莒想魯取鄆故意欲討魯今將因會而執季孫意如故怒公而不使與盟雖一時似有沮喪之辱而此盟不與得免於罪實為幸也此非國惡故聖筆不諱而書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平丘晉執意如亦伯討也何以書人曰季氏專魯無君意如尤甚信之歸以子服私說荀吳之謀以利動之也晉之政可知矣

晉人執邾子　邾子可罪晉不能以大義糜之使三家臣順徒信邾莒以魯數侵不能共晉貢而遂執之安得為覇討故稱人以罪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蔡周宗室陳虞舜後楚靈暴一旦滅之伯主不討諸侯不救楚平立乃復之諸侯若不聞焉則是二國之命制于夷狄也聖筆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折強夷而存中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穀梁傳變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也陳蔡之復聖人舉王法以治蓋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而可復也故書爵

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公不與平邱盟又以季孫意如在晉故再如之晉人辭焉至河乃復晉彊而魯弱甚矣

吳滅州來　左氏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州來楚邑也不言吳帥師不言侵伐于以見其滅之易

十有四年癸酉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致見執而後致亦危之也不稱氏前見也以一事再見卒名耳　意如被執子服惠伯泄也從意如之歸以子服私說荀吳之謀以利動之也晉之政可知矣

三月曹伯滕卒　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詳見桓九年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氏傳莒著音除邱公卒郊公著邱子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邱之弟庚輿共公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迎庚輿於齊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春秋書法表見王道而已不誅其人若鐸類者多矣此意自韓愈發之韓愈詩曰春秋書

王法不誅其人身

十有五年甲戌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公羊作夷昧卒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魯武公廟

傳禘合祭于武宮叔弓涖事簫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簫羽舞也方入而大臣卒故去樂而終禘祭之事春秋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蔡臣也楚平以其忠於舊君而寵以計害之使蔡人逐朝吳出奔鄭楚平不察無極讒信之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惡朝吳之愿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可不畏哉聖筆志朝吳出奔為後世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左氏傳晉荀吳伐鮮虞圍鼓白狄之別克之以鼓子歸鞮歸帥師伐鮮虞凡三

冬公如晉左氏傳孫見執令既得免故往謝之 公不以不與平邱為恥而往如之屢弱甚矣

十有六年乙亥春齊侯伐徐左氏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地下邳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救也晉滅之舉荀吳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晉以其貳於楚故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朝魯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陸渾雜處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晉滅之舉荀吳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晉以其貳於楚故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心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北辰亦為大辰伐謂參伐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北辰北極天之中也迷

東西者常視此以別心伐何以書記異也　左氏傳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孛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魯大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諸侯其有火災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胡氏傳大辰心也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于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庶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

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卻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言戰不言敗勝負均也春秋伐者為客見伐者為主吳伐楚戰于長岸先書楚人主及客也　楚彊非吳之敵今長岸之戰勝負適均由楚德不競故其彊易弱經特書之于以見強之不足恃也

十有八年丁丑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魯大夫是謂融風火之始也融風木也木火母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前年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豫言四國同日火今已驗鄭子產臨事而懼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裨竈雖言之於先子產以天道遠亦不深信遂不聽竈以瓘斝玉瓚禳火但修德以德消變耳

六月邾人入鄫　音禹又音矩鄫妘姓國在琅琊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縣　邾人乘鄫人藉稻蓋履行之若令踏田也襲之遂入盡俘以歸邾反鄫夫人而舍去聲其女不義甚矣故明年致宋之伐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於白羽　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內鄉縣　許自夷遷葉今復畏逼於鄭楚人遷之白羽皆以自遷為文蓋許志也

十有九年戊寅春宋公伐邾　左氏傳鄫夫人宋向戌之女故向寧戌之子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邾邑三月取之乃盡歸鄫俘以歸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謂聲罪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胡氏曰此所以致死飲其藥即死豈非藥之誤以致死乎觀左氏所記世子出奔與穀梁所載止悔恨之言則因藥誤而死無疑矣誤以藥殺亦猶弒也其心雖異乎商臣蔡般之所為而春秋一以弒書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加之大惡所以遏篡弒之萌爾使後世稟然知懼以過誤致君父死猶被此惡名不少恕果有篡逆之惡安可逃其罪乎此聖筆垂訓之意也

已卯地震石氏曰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也　地震凡五詳見丈九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左氏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莒邑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發婦及老託於紀鄣之邑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仇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以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賊不討何以書葬曰止非躬蹈乎大逆也其出奔哀毀自責可以見其心也公羊謂經書世子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聽治其罪葬

二十年己卯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鄭莫公反又音夢令曹州乘氏縣古鄭城也言自夢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境而後出奔也胡氏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也喜時能以國讓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焉斯進之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盜衛司寇齊豹也縶衛襄公長子也縶有疾弟霊公受其國縶狎齊豹奪其司寇與鄄邑又惡北宮喜諸司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討豹遂與此三人作亂殺縶齊豹非卿書盜者目罪人之賤者也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累及衛侯也謂衛侯俾兄與政縱其無禮於大夫又不能制其母春秋貶霊公無政刑致盜賊竊發兄死幾亡其國故直書之以著其罪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羊作甯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華亥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為質公不忍其詢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公其專恣悖逆甚矣公不忍而攻之一日而三卿出亡君臣之道喪矣宋之亂自此而未已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平公卒大子朱悼立弟東國篡立　賂楚費無極計以出朱故奔楚而東國篡昭二十三年卒

二十有一年庚辰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左氏傳晉為政季孫平子欲惡諸晉憎叔孫位在己上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即范獻子來聘叔孫即昭子也鮑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卑晉國也將復諸寡君言歸告君討魯罪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本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作畔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貜及多僚相惡多僚諸貜于公公將逐之貜殺多僚劫費遂以叛而召亡人華亥等華向入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南里宋城內里門宋城舊廓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向等與宋分國而居之召吳楚以自救齊師宋師敗吳師遂敗華氏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邱大敗華氏楚蓮越帥師逆華氏諸國大夫向寧華定華貜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華向

前年抗君背國結黨而出令年因華貙召之復入于宋南里以叛為人臣而悖亂搆禍若此所當誅滅而不赦令入宋而戰敗宋師既圍之於內諸侯助之於外何患賊之不得也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赦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諸國大夫救宋經皆不書聖人之意可見也想其時叛臣困守圍內至急必行賄於諸國大夫不然何滅叛垂成而欲縱之也度諸大夫又慮楚援無功或致怒楚不肯盡力誅叛俾宋逸之失此之舉亂臣賊子無忌憚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至相過也二至長短極故言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叔孫婼曰子叔即輒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八月乙亥叔輒卒 見上文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朱之叔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懇于楚 楚嘗誘蔡侯般殺之又執世子有用之東國欲奪國賂楚楚權姦出朱而立朱奔訴于楚不克以權姦為之謀以阻之也然二子棄中國忘世讎其惡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克鼓辭公公如晉至河而復凡五詳見昭二年十五年鼓屬鮮虞虞晉將伐鮮虞故

逸宋洎諸國大夫俱可罪也

大蒐于昌閒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閒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不時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咸強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書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惛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氏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即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盭事單穆公劉摯伯盭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盭惡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御皆從將

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故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擊卒無子單子立劉蚡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盖大子壽之母弟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劉單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石氏曰魯使會天王之葬是也魯公不親往而使大夫非正也

王室亂 王室亂景王為之也景王大子壽早卒次立王猛又寵愛孽子子朝而欲立之不克而崩劉子單子奉子猛為王而子朝結黨作亂書王室亂者言亂自內作猶若一家之亂也昔襄王子帶之亂與此同何為不書曰成晉文之功也一定襄王而亂不復作也今子朝之亂而特書者傷晉文不復見而無以治之也

不先書王室亂何以書後事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單奉子猛為王而子朝作亂故出居于皇以避之猛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也出而言居如成君也其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子朝亂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也二子卿子爵皇周地河南鞏縣有黃亭 未逾年不可稱天王稱王繫名乃王者在喪之常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郟鄏令河南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再書以王者見成周而言王城以未得國也其言入子朝難之也劉單挾天子專國柄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氏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書王崩已丑敬王即位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周大夫不崩不葬降成

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時十月晉籍談荀躒以九州之戎即陸渾及四邑之師納王十二月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師師軍于陰等處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取前城及圍郊其始皆內懷觀望無救難之實也王室之亂若此天下卒無諸侯之助匹夫之救故雖有晉之師累至而春秋皆不書之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壬午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案傳邾人城翼武城人塞其前道徑魯之武城斷其後之也邾師過乃摧而歷之摧斷木而歷仆於地以絕邾師走路遂取邾師言易獲徐鉏邱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之罪傳言晉人來討何其愬之急而討之速而經不見盖魯取邾師度邾必愬于晉故令叔孫往聘以抒其事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書晉人貶晉執使人之罪言執我行人甚晉之罪也晉為盟主當問魯之罪可也令執其行人豈其罪耶故書晉以人貶之也晉雖執叔孫問罪卒不能屈而歸之安能使邾之心服而魯之知懼也晉伯於是乎衰矣

晉人圍郊 左氏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子朝邑癸卯郊潯潰二邑周地王使告閒子晉師在平陰令河陰縣王師在澤邑周朝敗故敬王使人告閒暇於晉庚戌還 呂氏曰當時王必以為無假晉師故使之閒晉師歸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之潰遂取子朝不如後日之難也 胡氏曰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也 張氏曰既不書晉書郊潰而特書晉人圍郊則晉之勤王不力縱賊不誅以貽後患之罪具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東國假楚以計篡國令朝楚而卒于楚屈巳事雠不二年身死于外亦可誅也東國卒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左氏傳庚輿虐而好劍莒鑄劍烏存莒大夫率國人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出奔幸而免耳齊人逐之烏存執殳道左庚輿過之遂其國庚輿入國不書書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音甫楚地安豐縣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左氏傳吳人伐州來楚邑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令尹楚師熸音尖火滅為潛言軍中無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去者備薄威示之師以乃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吳壽夢子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沈胡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吳師三國奔楚師大奔　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取以辨上下定民志

書胡沈以自滅為文皆以其自取滅亡深惡之也　不書楚者吳知楚令尹亡將卑而六國心不一以譎計又以晦日忌戰出其不意不待成列先誘三國戰三國敗而獲其君諸侯奔而楚師亦奔故不書也　傳初言楚不書也

蔿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則楚師同在此也楚雖不喪師而大奔亦敗也不然蔿越何肯自繼而不歸也經特以楚未嘗與吳戰故不書楚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天王猛之母弟敬王匄也既葬踰年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經直書之所以明天王避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居此言未得京師也尹氏尹文公圍周世卿也不書爵不書名字曰尹氏譏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欲王天下而尹氏以世卿擅國獨欲立之則莫之與矣經既書天王居于狄泉繼云尹氏立王子朝慕辭也其惡不待貶而自見矣

八月乙未地震地震凡五詳見文公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七如晉一見止四見拒而不得入令書有疾乃復公羊氏所謂殺恥也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累有見郤之辱曾不知愧微弱之甚豈能自立哉宜乎見制權臣而卒于外也

二十有四年癸未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玃俱縛切卒孟僖子也晉

姞至自晉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執姞而釋之以歸故書其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公羊作鬱釐

冬吳滅巢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行吳疆界將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邑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亡守巢鍾離二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胡氏曰巢楚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入巢著入郢之漸四隣封境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境國都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甲申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案左氏傳鄭子太叔見晉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會于黃父謀王室也

王室之亂令四載矣晉為方伯帥諸侯勤王平難特反掌耳乃命大夫出師圍郊之後不出者又二年王子朝之黨日熾敬王出居狄泉有東王西王之分二十四年三月方使士景伯問周始絕子朝之使及六月鄭子太叔至晉有言方議明年徵會黃父又皆使大夫往養亂至數年而後定京洛交戰喋血敬王出入靡定晉侯曾不以王室為憂愧乎厥祖文公矣果以大夫而定王國政在大夫權移于下實啓將來之禍未艾也黃父即黑壤晉地

有鸜鵒來巢公羊鸜作鸛左氏傳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魯大夫曰童謠有之鸛之鸛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云云公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氏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臣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氏所逐范氏曰鸛鵒不踰濟今至魯其徵見矣書有以非所當有書來巢非所當巢物失其性而反其常異之大也季氏以臣抗君昭公出外是其應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傳再雩旱甚不聞省躬修政而從事禱祠之末一月而再雩瀆神者數烏能消變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魯昭孱弱不能自立久矣一旦不忍一朝之忿謀於羣小欲去強悍之季氏何不思之甚也季氏擅權凡四世矣得衆之父豈易圖之昔宣公末年歸父欲張公室而未能豈區區稠父所能去之哉宜乎見逐于外也書孫于齊不言奔諱之也次止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陽州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左氏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平陰齊地在齊北令東平府平陰縣公先至于野井濟南府禹城縣東野井亭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杜氏注齊侯曰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唁慰安之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昭公不量力欲攻季氏不克為季氏迫脅而出往齊求援欲假齊之力伐季氏齊侯遠唁禮與辭雖足觀特未耳而卒無為公討強臣復國之實意豈非陰與季氏乎經書唁公實賂齊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叔孫昭子魯之良大夫也昭公孫于齊昭子自關歸見季孫謀

納公季孫許之而異志昭子憤其見欺祈死于宗戊辰卒杜氏曰恥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左氏傳宋元公將為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時宋公故如晉已亥卒于而卒故錄之杜氏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外黃城在開封雍邱縣胡氏傳宋元季孫意如之外舅元公夫人曹氏生女妻意如不此之顧而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恤其私親者也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鄆季氏邑魯之所有齊侯取以處公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外取邑稱人齊獨稱侯者以齊有方伯討不登人之意所以異之也惜乎齊侯不能以義討季氏使公得復國而徒假之以力取遠邑以居之非正也故書黨子朝知其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子朝及召氏之族微弱不能自有其國而取焉取易辭也魯昭不能取而齊能取之以此見昭之他人是望可哀也已

二十有六年乙酉春王正月葬宋元公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境上齊侯來見之亦可以言至自齊也令居鄆則入魯境其書至宜也猶在外故書地見為季氏所拒而不得入國也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謂書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齊侯遠唁昭公盡其辭禮而實有拒之之意取鄆以居之於魯境僅得有所處而其實陰與季氏使之得以恣其專齊侯無急義救患之心洞見矣經止書實事而義見於言外李氏之罪自可知也

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也孟氏得民父矣公圍之者成不服而拒守也見國內知有季氏而不知有昭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音專又音圍左氏傳謀納公也此參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圍成而鄆陵之會至書居于鄆明不得成也率謀納公已而不果納公

復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案傳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天王入于成周盈本黨子朝知其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成周令在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即周公所營下都也王城令河南城武王定鼎于郟鄏至成王在豐使召公先相宅卜澗水東瀍水西而營洛邑是為王城子朝作亂居王城令雖奔楚尚有餘黨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經不言歸而言入以著即位于外也亂之萌也皆景王寵庶孽以搆禍其危甚矣亂至數年而後定聖筆特書于魯史以垂世戒也

二十有七年丙戌春公如齊自鄆行也公至自齊居于鄆左氏傳言在外也公在外邑故書地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左氏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楚莠尹然工尹麇音君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縛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而享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皆僚母弟吳子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僚夷末之子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宜歸之光不當立僚也故春秋不書光弒僚而稱國以弒者罪當時秉政之大臣也大臣置君使內外物議厭服庶幾國本定而不搖若出於私意立非其正未必不貽禍柯來也經之稱國以弒其旨微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案傳稱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貪賄而信讒宛為費無極所惡讒之於子常設詭計陷之而宛不察甲兵豈宴享贈遺之物無極俾陳之以與子常無異戲児童而宛特信之何敝之甚也宜其蹈殺身之禍是時楚平昏虐囊瓦貪殘以無罪而殺楚之良俾讒諂得以肆其毒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案傳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樂祁犁衛北宮喜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拒之曰二子皆圖國者也而納魯君請從二子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季孫遂君眾所疾惡范鞅貪而志賂反道季氏之善使少知義肯如是乎其人不足取也然經無貶詞以有成周之善故序而不略也文十五年諸侯伐齊齊賂晉不克還經於是略而不序扈京兆府鄠縣扈鄉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快邾大夫不氏略之也邾之臣來奔者書之以示譏邾與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經悉書之也

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丁亥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晉境內邑公如晉求援次于乾侯以待命晉不答焉此明年所以復居于鄆也公連年如齊而不見禮令又如晉而不得入其窮辱若此齊甥舅之國而宛特信之何季氏而不見恤中國之伯政衰矣公至晉子家子請次竟以待命而公弗聽晉人使復于竟而後逆公已在外

有一子家而不用其言則公之自任以取辱宜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獻公薨立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戊子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杜氏曰以乾侯故前此公次于陽州而書公至自齊也令言至自乾侯者晉侯不見公也所以深罪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不得入于晉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魯公

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如乾侯公為齊所卑故復適晉與晉見恤

公如晉次于乾侯再如晉亦不納公既無所往姑次于乾侯 昭公至自齊居于鄆三至自鄆會居于鄆一至自乾侯居于鄆一書至書居所以存君也公播越于外不獲其所而魯國君臣之義其可絕乎下書公在乾侯亦此意也 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晉坐視而不之救齊徒唁之而未嘗見恤亦何濟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潰散也民散而逃去也公居鄆四年無德以懷其民民畏季氏之威而不安嘗以公而敗于且音苴知矣令潰而叛去之公尺地一民無有也往于乾侯聊復寄耳書鄆潰如鄭棄其師梁亡是也

三十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在乾侯經每歲首月書公在乾侯者存公也公居于鄆猶魯地也客寄乾侯晉地也非其所矣必言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其罪權臣昵諸侯之意具見矣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以其留於夷狄為失其所故亦書其所在因以譏之也今之書在以公在外不敢遽無公也其於君父之義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上聲 頃公卒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案傳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己卯滅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逸之使其通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不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常山劉氏曰齊滅譚譚子奔莒楚滅温温子奔衛國滅君奔皆不名春秋之世強陵弱衆暴寡而滅人之國其君力有不勝而奔者於其國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復矣焉可遽絕之哉唯徐子章羽獨名者以既服吳而奔楚安有興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庚寅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音歷于適歷適音的晉地左氏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言魯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

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扈之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言魯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扈之會晉欲納公范獻子受季孫之貨而還季孫必用意深結獻子令晉使荀躒來將以納公而獻子又私謂季孫反與之會皆季孫善於要結晉卿為之蒙蔽而不見其惡季孫包藏姦慝善於言辭繆為禮遜所謂象恭滔天者也晉定為下所蔽不能燭其姦其昏可知安能主夏盟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襄二十五年薛與盟故書獻公卒子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左氏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謂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躁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言晉君恐不獲納君之罪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言且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鄒公不得歸　魯昭既出如齊如晉皆不見納徒使使來唁特虛禮耳昭之庸劣執蔽固不足道君也季氏以臣出君可乎齊晉不明君臣之義為季氏要結其卿以自固卒之寵姦成亂不知從自及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氏注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左氏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也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辛卯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鄆　口暫反杜氏注公居乾侯遣人取之石氏曰非公意也如取鄆取鄆之比杜氏誤　鄆東平須昌縣有鄆城魯羣公墓地今東平府須城縣東平鄆州昭公之難叔孫自鄆歸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鄆公氏將溝焉蓋魯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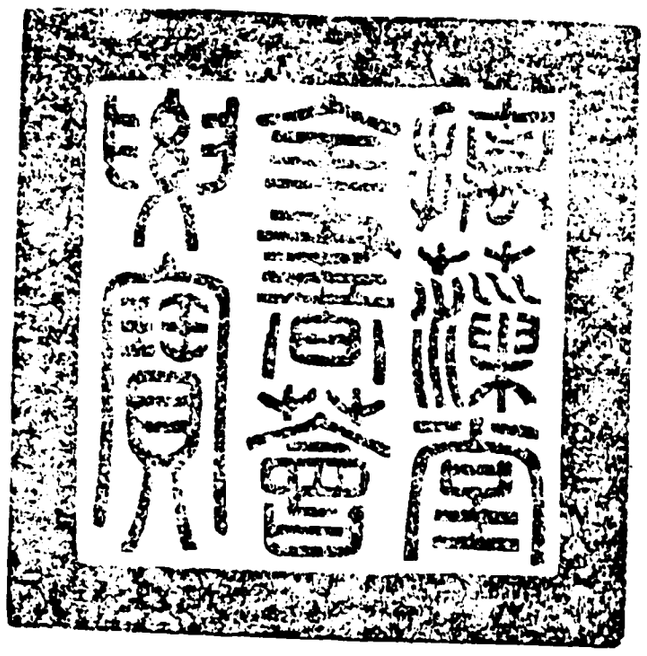
夏吳伐越　左氏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歲星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果滅吳去此三十八載　吳報越昭五年從楚來伐之憾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氏

傳秋八月王使冨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議遠邇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財用知費幾財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遠邇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財用賦丈賦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帥而更效諸劉子帥諸侯之大夫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虢故諸侯相帥以成之此變之正也孫氏曰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天子微諸侯又微故諸侯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云諸侯之張氏曰敬王遷都成周因諸大夫城之而以成周書紀實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傳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所魯自季友受賚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國命四世矣昭公憤其太專攻之不克而出如齊如晉求援而不見答晉雖欲納公不思逐季氏使公從晉而入亦仍制於季氏故昭公不肯入而卒客死于外而當世之於季氏則亦莫之罪也吁人心至此禮義絕滅惟有勢利耳故經于公之出魯國政事皆不載但書公所在蓋聖筆誅權臣存大義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十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馬　慶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七十三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十一

宋　陳　深　撰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壬辰　春王　昭公於去年之十二月薨于外二子公衍公為季氏惡之而廢嫡將立公之弟公子宋至六月公之喪至五日而宋始即位宋非受之先君而正朔無所承受之于季氏自正月至六月魯國無君而正朔無所承故經但書春王二字不書正月略之也所以抑強臣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大夫韓不信城成周以仲幾不受功擅執之而不以天子之命又不以歸京師故經書以疾之其專執無君之罪具見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喪至而即位示有所繼也當不崇朝即定又奚待六日乎蓋意如有所制也書之以著其惡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昭公薨于乾侯始至魯七月而後克葬季孫猶欲溝其墓域而易其謚號以榮成伯之言而止季孫之惡著矣

九月大雩　書不時也詳見桓五年

立煬宮　煬音羊去聲立者不宜立也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昭公之出季氏禱之昭公死外季氏以為獲福故立其宮書以譏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　菽經歲而後成耐寒之物也十月初寒沍霜未嚴何以能殺菽也書此以

記異也

二年癸巳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天火曰災

言火自雉門延及兩觀也　正義曰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曰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石氏曰明堂稱魯之宮廟與天子之制同者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天子之制也傳稱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兩觀天子之禮也魯以周公之故僭天子之禮久矣春秋因其災以見之言過制以致天災也魯不敬天之戒而又新作之失禮甚矣大室屋壞御廩災成周宣榭火之類必更而新之經皆不書惟此雉門及兩觀書者惡內之不祇天變而以僭侈為所常也

秋楚人伐吳　吳子謁楚伐吳終於越越終於吳吳於是有吳入郢自昭公子繁守巢大夫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一年書吳伐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單録故删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時微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失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傳言新有故也作為有加其度也　雉門兩觀天子之制魯僭久矣既災而復作習舊而不知為非履變而不知為戒春秋因事以示貶也

三年甲午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不請於天子下

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由又切

二月辛未邾子穿卒　左氏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而敲去聲之三年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戟擊之以辟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遂怒自投于床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十急而好潔故及是　莊公卒子隱公乞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六月乃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氏傳盟于郯修邾好也杜氏注郯即拔也郯淮陽軍下邳縣東八十里有郯子城宣四年平莒與郯

四年乙未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于召陵侵楚　蔡侯如楚因不與子常裘佩止之三年後獻之得歸蔡病之如晉請伐楚晉請命于周於是天子之卿大合諸侯會于召陵將以救蔡伐楚也而卒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不振旅而還卒使吳乘其釁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召陵此舉合十八國之衆而不能有為但入楚之竟而已故經書侵楚陋之也當時晉雖主之實劉子為之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之師盛於五伯未幾不幸而

劉子卒　君子蓋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子嘉歸殺之　左氏

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役屬楚未始通晉則何以責其不會伐蔡以晉命恃强滅沈以之歸而又殺之甚矣它日寧免公孫翩之禍乎書以歸罪沈子嘉不能死社稷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由又反　程子曰公不獲見於晉故因會以求盟則此盟也皐鼬杜氏注許地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杞伯成卒于會悼公卒僖公過立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容城地闕或以為近晉

秋七月公至自會不致侵楚公以得盟為幸

劉卷卒杜氏注即劉子王為告同盟陸氏纂例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王卿士不卒有闕於天下之故則卒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左氏傳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故經稱晉以狄之令晉會諸侯不為蔡伐楚楚蔡為楚圍而不之救而又伐鮮虞畏强凌弱也然經仍書晉士鞅衛孔圉何耶晉棄諸侯固可罪而蔡無滅國之禍輕重之異也士鞅即范鞅孔圉孔羈孫

葬劉文公　文謚也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地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楚圍蔡蔡求救於晉晉荀寅求貨於蔡弗得而辭蔡侯遂折召

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王卿士不卒有闕於天下之故則卒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左氏傳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故經稱晉以狄之令晉會諸侯不為蔡伐楚楚蔡為楚圍而不之救而又伐鮮虞畏强凌弱也然經仍書晉士鞅衛孔圉何耶晉棄諸侯固可罪而蔡無滅國之禍輕重之異也士鞅即范鞅孔圉孔羈孫

葬劉文公　文謚也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地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楚圍蔡蔡求救於晉晉荀寅求貨於蔡弗得而辭蔡侯遂折召

陵之謀蔡去晉求吳吳救吳許之冬十一月及楚戰楚師敗績囊瓦奔鄭吳稱子善救蔡也然經不曰救者吳楚相攻非一日吳子胥宰嚭皆有謀楚復讎之志蔡人往請會逢其適吳遂假為蔡出師之名本非有救災恤鄰之實故不言救囊瓦以貪殘敗國喪師又不能死故記其奔而稱人賤之也書蔡以吳子者言蔡能用吳而左右之也吳楚强弱雖不同不以夷主中夏也然自此之後吳日强遂主中國會盟矣

庚辰吳入郢吳子救蔡伐楚春秋善之及囊瓦敗奔長驅入郢乘其國破君亡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君舍于君之室臣舍于臣之室虐及生死不義之甚狄道也春秋惡之故不書爵而舉號反而狄之也

五年丙申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羊作正

夏歸粟于蔡左氏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急也於無資杜氏注蔡為楚所圍飢之故魯歸之粟

於越入吳於發聲也從其本國之自稱也猶所謂句吳也　左氏傳越入吳吳在楚也乘吳在楚而入其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左氏傳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劉氏意林曰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絕之則其著也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之為定之大夫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氏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

也五年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鮮虞白狄別種也前年秋晉士鞅與衛孔圉伐之令冬士鞅又帥師圍之晉不能以德懷之徒數加以兵兵愈忿而愈不服經屢書之以惡晉也

六年丁酉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氏傳鄭滅許因楚敗也許依楚楚師敗不暇救也許自隱十一年鄭入之後使許叔居許東偏成十五年遷于葉昭十八年又遷于白羽定四年又遷容城許偏鄭數為鄭所困故依楚而屢遷之近楚以圖存也六年楚為吳所敗鄭乘其敝使大夫遂滅之鄭以大夫滅諸侯而以其國君歸甚矣春秋之義以其君歸者皆名之以其失地不能死社稷罪之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左氏傳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周

儋翩因鄭人以作亂為之伐胥靡晉使討之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鄭國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諫而止張氏曰奉晉命以討鄭黨亂人正也然倍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氏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二子請己謂晉人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許氏曰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之則家臣始擅國矣劉氏意林曰陽虎倍臣也而執國命欲蕩公室以自封久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宋樂祁聘晉其家宰陳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使樂祁立後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令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宋專使來聘晉敬盟主也而晉卿范獻子與趙簡子私忿以宋使有所獻於趙故譖而執行人經稱晉人以執貶之也非伯討也執無罪徒絕鄰國之好耳況又出於大夫私意晉侯之昏庸可知宜乎權移三家而伯統絕矣

冬城中城杜氏注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穀梁又以公懼三家而脩內城然不可得而詳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仲孫何忌不言何闕文也鄆貳於齊故二卿帥師圍之其

專甚矣

七年戊戌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左氏傳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許氏曰伯道墮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召陵之會晉卿求賂諸侯皆貳齊鄭會鹹又徵會于衛將以同叛晉也是時大國惟晉與齊叛相侵伐齊晉兩國相為強弱晉強則同晉弱則合諸侯以自強若魯衛鄭則視之以為向背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左氏傳見上文　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齊盟鄭又盟衛同叛晉也晉景不足望齊盟鄭衛亦欲伯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西鄙齊景乘晉之衰無德以懷諸侯徒欲以力定伯不知其不可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己亥春王正月公侵齊左氏傳公侵齊陽虎用事無軍政故以侵書之而公亦以危致也

二月公至自侵齊左氏傳公侵齊門于陽州　魯攻廩邱之郛

曹伯露卒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去年秋齊國夏來伐以魯之從晉也今年公出師報之也

不為無故然至於再興師而齊未嘗懼而求平亦未聞戰魯之出師凡三月勞民已甚於齊初無損益故兩書侵皆言公志其愧也齊之師再至則兩書伐我見齊強魯弱也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杜氏注東郡濮陽縣東北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　不日會晉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以其來救故公逆會之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卒子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左氏傳秋晉士鞅會成桓公閔公越立　周卿士侵鄭圍蟲牢鄭邑報伊闕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者假王命也　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齊盟鄭于鹹盟衛于沙鄭衛始叛晉於是晉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左氏傳九月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杜氏注結叛晉也　晉故也魯為晉討衛衛鄭既叛晉晉侵之魯亦助之以備晉魯也

從祀先公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謂將正二公之位次也石氏本此意曰文二年躋僖公

此書從祀先公則魯之逆祀至此而順也馮氏謂從非訓順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子問曰祫于大廟其主皆從歷代宗廟郊社之址皆有五帝山川功臣從祀之址然則從祀者蓋言隨而祭之也詳其事書曰從祀先公則昭公可知矣不言昭公內諱也昭公卒于外喪歸意如尚欲溝絕其地域不使與先君同既而止葬其墓南以是而觀則昭公未得入廟也明矣五年意如卒六年陽虎欲去三桓尚厭魯人之心始置昭公於先公之廟而祀焉爾昭公入則閔僖當祧去廟中之昭穆正矣胡氏引此說言陽虎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國人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由陽虎而不可詳也

盜竊寶玉大弓杜氏注盜謂陽虎也家臣賤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穀梁

以寶玉為封圭始封之國大弓為武王之戎弓　李孫意如逐君專國如此其強也其子斯乃為家臣陽虎所制而拘之虎欲順祀先公將享于蒲圃而殺之幸而公飲處父知以告孟孫期孟孫以兵救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謂林楚往孟氏得免於難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入與陽氏戰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經不書略家臣也　寶玉大弓周公之分器魯國之重寶陽虎竊之以奔將以賂外國求容也其後虎自以不義之甚而歸之有國者不能保其世寶尚足為國乎虎之叛則略而不書分器失則不可不書也意如卒未久子斯幾為家臣所殺亦幸而免天之報施顯然若此姦憸亦可以鑒矣

九年庚子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　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二物先代之寶失之書得之亦書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虎將走齊畏齊人弗義其盜也故反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速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左氏傳齊侯伐晉夷儀至五氏道過中牟衛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克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半敵矣衛侯怒晉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諸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　齊伐晉夷儀克之猶畏晉未敢遽進衛侯過中牟往助之次于五氏齊為晉所敗經不言齊之從耳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報夷儀也　晉人討衛而衛不服晉以昨涉陀盟衛接衛侯之手無禮遂執陀殺之以求成亦不許何晉不思衛恃齊故爾倘有以服齊則衛自來矣令圍之而不知懼徙以堅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讙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也案傳魯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以禮相見齊侯使萊人鼓譟欲執公孔子命司馬止之而折以理齊侯愧又優施舞于幕下孔子使司馬誅之齊侯歸告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魯君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貨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想其時歸齊至此方返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言歸不言來言歸又言我則魯所欲也令之歸田程子所謂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曰來歸使魯欲得故地縱以兵革攻伐否則厚幣巧辭以請亦未必能得聖人一言而以正勝齊侯心服內愧乃自歸之此聖人存神過化之妙有以啓其良心非智謀者倉卒所可為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叔孫州仇帥師圍邸邸叔孫之邑初叔孫使馬正侯犯殺邸宰公若藐弗能而使圍人殺之侯犯以不能副叔孫之命遂叛故叔孫與仲叔圍之弗克秋再圍之亦不服其強可知矣工師馴赤為叔孫謀俾侯犯事齊宣言邸中齊人將遷邸民邸民駭圍侯犯犯出奔齊人致邸犯以邸事齊及奔齊乃致邸於魯 三家專魯久矣至是而家臣爭叛理宜然也令經直書大夫再帥師圍邑不出公命陪臣據邑以叛比事而觀天下事可知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樂大心出奔曹卒于大行晉士鞅曰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令宋公使樂祁辭焉有疾樂祁之子涸族不去樂大心責涸衰絰生子大心辭使宋公已怒之及涸之諧固易行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分其室五分與獵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朱馬鬚尾以與魋地怒使其徒拔魋而奪之母弟辰使地奔以禮辟而請君止地君不聽辰亦奔 地於己之嬖不吝公之嬖則吝亦偏於私矣宋公以嬖而失二弟友愛之義固可貶辰強挾二卿而出二卿亦見脅於辰俱可罪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地譜令屬鄆州平陰縣 魯定之初晉伯雖衰猶能會盟諸侯故城周之役侵楚之會皐鼬之盟鄭皆與焉及聲公即位晉伯會陰之會盟侵伐蔑然不舉故鄭始東結齊魯與晉為敵定十年會齊十一年平魯又涖盟至哀二年又與晉戰

叔孫州仇如齊 左氏傳武叔聘于齊杜氏注謝致邸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苦侯切出奔陳 傳見上 劉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宋公之弟辰言不能親親也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孟強脅之也 書宋公之弟辰交譏兄弟失道也書暨仲佗石彄出奔敗大臣不能自立為辰所脅而奔亦交譏之也

十有一年壬寅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 劉氏曰其出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 宋景曜向魋雕公子地怒魋而出奔公之弟辰請止地公不聽忿而挾二卿亦奔無大故輕於去國固可罪宋邑自陷于叛逆其罪不可逭也書自陳者藉鄰國之勢以叛陳之罪亦著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公以諸侯之弟辰仲佗公子地公之弟辰仲佗

石彄叛于蕭自曹往從之
雖不書叛其叛可知矣
冬及鄭平 左傳始叛晋也杜氏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晋至令而叛故曰始　公六年侵鄭為晋討也令及鄭平始叛晋也　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襄陵許氏曰夫晋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焉者政在多門貨賄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叔還 音旋 **如鄭涖盟** 還叔詣曾孫案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云叔詣誤
十有二年 癸卯 **春薛伯定卒** 襄公卒　君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 許規切 郈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氏牢將墮三都郈費成也為三家忠謀墮毀其城使無所恃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二邑已墮而成獨不服雖公圍之亦不克郈費強難克而克之成最易而不克何耶蓋公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俾孟孫僞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齊人以孔子為政饋女樂三日不朝孔子遂行所以墮都之謀終於圍成而不果也

讀春秋編 卷十一 十四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衛大夫連年專伐書以惡之　昭十二年此年十四年已見前十二年
秋晋趙鞅入于晋陽以叛 案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舍諸晋陽鞅邑午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衛以是故與邯鄲親而寘晋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齊必來報懼齊邯鄲之好不絶如之而歸之晋陽趙孟不察其謀怒而殺午趙稷午之子涉賓午家臣以邯鄲叛俾司馬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午之母荀寅姊妹荀寅也荀寅范吉射女婿吉射女以殺午故伐趙氏鞅奔晋陽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經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入者不順之名叛者不赦之罪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費季氏之邑三家不慎於禮檀城其邑雖欲墮之而不從卒受其害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攻入公之側幸而伐之勝二子奔齊遂墮費家臣屬邑在國內而强悍不能制其亂極矣

欽定四庫全書

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讀春秋編 卷十一 十五

大蒐于比 音毗必 **浦** 夏蒐非時　大蒐于比浦凡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躁言于晉侯曰三臣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躁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子敗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

此書法與上同三叛臣之罪均也皆强悍不知有君晉室自是微矣 朝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

有牧

野

晉趙鞅歸于晉左氏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藉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韓魏與范氏中行氏相惡令乘其隙告公伐之而請復趙欲使二子益忿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晉國載書始禍者死鞅之欲益衛貢殺邯鄲午非始禍乎晉侯既不能致辟於鞅反從韓魏之請俾已叛者復歸于晉無政刑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歸易辭也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

薛弒其君比胡氏曰稱國以弒當國大臣之罪也 比弒而惠公夷立又名寅

十有四年乙巳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謂文子能執臣禮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趙陽趙鞅孫親富不親仁胡氏曰衛侯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音臧歸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頓子小邦欲事晉背楚楚陳附楚者也故又絕其好頓子知慕中夏盟主而事之其好尚固可取也殊不思晉之伯衰諸侯俱叛一旦楚陳來伐誰能救之坐待其亡以取困辱公孫佗人以中國之大夫而從夷狄以滅人之國其惡甚矣以頓子歸不言歸陳歸楚蓋以二國滅人之惡為重故不暇別以歸何國也頓子書名責其不能死位無復國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左氏傳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公羊作醉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若滋去惡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許氏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吳光玩兵滅身以為殘民伐國之戒 書越敗吳下曰吳子光卒隱然示光因敗傷而卒也不言爵不言師不言戰皆夷狄

之又略之也書敗者詐戰也哀元年
吳子敗越吳越不告故魯史冊不書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左氏傳晉人圍朝歌以
齊侯衛侯于瞯上梁之閒即牽地謀救范中行氏三
國之君同為范中行氏據朝歌公會
范中行氏為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兆兆曹地左氏傳范氏故也許氏
大義　曰齊魯宋衛崇奨逆亂謀動干戈
亡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according to 市軫切石尚稱名固知為天子
既不以禮使之尚亦以非禮行故書名以賤之也�according to祭
肉也腥曰�according to熟曰膰禮助祭則受胙天子於諸侯固有
歸�according to之禮魯未嘗助天子之祭而天子遣使
越千里而歸�according to非禮也經特書以示譏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
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子謂蒯聵
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
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
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出謂夫人夫人惡其
斥己之淫則啼而走公曰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
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
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
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
子之名而走入其家使真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
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辠
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
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
諸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
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亦書世子

城莒父音甫及霄莒父霄魯二邑杜氏云公叛晉助范氏
故懼而城二邑　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丙午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左氏傳邾隱公
來朝也經特書邾子蓋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
不言所食舉死重也趙氏曰子早年嘗怪鼷鼠食郊牛
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于會稽時有水旱癘疫之苦至
明年牛災小鼠能噬牛才傷皮膚無不死者郊天子祭
天地也魯僭禮屢致災變神不享非禮可知矣而當時
君臣不悟猶改卜牛聖筆因
事書之以志非禮致變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楚滅胡書楚子爵其
胡子豹書名罪在豹
也吳入楚胡子乘亂盡俘其邑之近者以歸小國不安
分而暴虐若此楚既定又不事楚是自取滅亡故楚子

滅之罪不在楚也又不能死位而楚以之歸亦當書名貶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三卜不吉已見神不饗非禮而又再三瀆之瀆則不告矣雖二吉猶不當為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薨于路寢非正也襄以正終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邱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在哀十二年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間有隙地六邑弥作頃邱玉暢邑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鄭人將以處公子地故伐以取之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曰宋大國也資王伯之餘業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罷為之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公羊作蘧蔭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女居切謀救宋也齊宋去年方會令為宋出次經辭也不書救不誠于救也

邾子來奔喪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自周之衰諸侯廢此禮邾滕近魯之小國魯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及葬滕子來會葬以天子之禮待列國非正也自是諸侯奔喪由邾子始然不過以強弱利害行之耳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劉氏曰此要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為夫人耳石氏曰其為妾也故其歸不賻不至子未成君也故其死不薨不誄不葬不小君也纂例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而楚以之歸亦當書名貶之也

九月滕子來會葬邾子奔喪滕子會葬皆非禮也以見大國恃力而小國因事以求說也呂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葬非正也襄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已定丁巳日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非禮也無雨備故待霽而後葬與宣八年葬敬嬴同書實事以示譏也

辛巳葬定姒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非夫人而書葬定姒宜矣

冬城漆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則此城漆者庶其邑也魯嘗受叛人規叛邑令城而固有之非義也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啟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閒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千五百七十四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十二　宋陳深撰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定姒所生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丁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左氏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定四年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別係累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北汝之南蔡於是請遷于吳吳楚既還蔡更叛楚就吳之比隨漢東之國自楚武見伐之後不復服於楚也吳師入郢楚子隨漢東之國自楚武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未嘗列諸侯之會蓋世服於楚也吳師入郢楚子

奔隨而隨獨免之卒復楚國故德之而使列於諸侯令得見於經定六年許為鄭所滅未久復見楚封之也經不書不與中國制在夷狄也　楚師遷蔡經止書圍蔡蓋蔡嘗以吳師入楚幾亡其國楚復讎之事可恕也故書楚子圍蔡而稱爵恕楚之辭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春秋書郊終於此非其時故牲被災害比比有之魯郊非其禮而又其失禮盡書之則有不勝書故聖筆因其變而志其失以示戒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乾侯范氏也師及魯師齊師衛孔圉鄄廩人伐晉魯不書非公命取棘蒲晉地　許氏曰霸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十四年邾子來朝其年定公薨邾子來奔喪邾之事魯甚謹定公喪甫暮而仲孫何忌伐邾書之以見內惡也

二年戊申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火虢反又音郭東田及沂西田　左氏傳春伐邾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襄十九年魯嘗取邾田自漷水令三卿帥師伐邾又取漷東沂西之田三家伐國非君意取田以入己私也經列書之以彰其惡魯兩納邾叛人邑三取其田幾何而不盡也三家恃強凌弱不道甚矣以中國霸衰故無所忌憚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音鉤邾地　春秋書盟止此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　劉氏曰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　三家政由己出既取邾田又強要之盟邾何敢弗從紓其滅亡幸矣經列書之以著其惡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卒世子蒯聵奔在外聵之子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輒非君命也使輒知其命之非正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順而國定矣奈何輒貪國而不知有父堅拒其入

曦居戚十三年因孔悝之臣乃得入而輒始奔魯是滅其天性絶其天倫不可立於天壤間矣尚何足以君國乎經書鞏納衛世子鞏不降書人得無貶焉則知所納善也與晉人納捷菑于邾者異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衛地在戚城南　左氏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即罕達子般駟弘逞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即鞅衛大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踣也於車中獲纛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獲温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趙鞅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兩不足書侵伐無客主也罕達送輸而趙鞅禦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左氏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于吳言不時遷駟之所為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　楚圍蔡蔡降使疆于江汝楚師還又背楚請遷于吳吳許之又悔吳以師臨蔡蔡侯懼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於是徙于州來書大夫而稱國以殺君與用事大夫擅殺之也蔡悔請遷及吳師入委罪於人自此誰為盡忠以謀其國宜乎上下危疑旋致禍敗也

三年己酉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左氏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鮮虞也　衛石曼姑為衛輒圍戚而書齊國夏先之者子不可以加父臣不可以加君也特書以著其惡　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搆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杜氏注公子駟之黨　放使人戕之也貪位而忍心如此不義甚矣

國亂無政衆
人擅放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去年伐邾取田與邾子
貪利忘信也經
詳書以志其惡

四年庚戌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傳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楚音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甲即公孫霍 蔡侯誕吳乃委罪執政以說人心厄疑又將如吳大夫懼其復遷公孫翩逐而射之卒蔡人殺翩公孫辰奔蔡殺公孫霍疑皆翩之黨也商而班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社者盜殺蔡侯申繼書公孫辰出奔見辰亦與聞乎弒畏人疑之而自逸耶經去其官亦微見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用事之臣也故前輩疑蔡下闕一人字蔡人殺二大夫以其翩之黨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其官以專殺大夫之罪書之蓋以其黨罪未明而失刑耳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河南山北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少習商嶺武關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戎蠻子以畀楚經書晉人貶之也戎蠻失地窘窮奔于晉之河南山北楚人求之晉人詐執之不仁也執而歸之楚不義也以中國之霸主而歸夷狄之俘不競至此可哀也已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令曰云歸于楚胡氏謂猶京師楚也畏楚之強也呂氏曰春秋之世諸侯視強弱相侵伐以相取下動失其正人理滅絕不道之甚也

城西郛 魯城西郭以備晉也

六月亳社災 亳即殷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于亳武王克商而班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社者封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故有此災此制計必始于湯也亡國之社災變之大也書之以記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卒 頃公卒隱公虞毋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辛亥春城毗 毗魯邑城之以備晉也善鄰連年懼晉城邑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又城漆哀三年城啓陽去年城西郛令年城毗明年又城邾瑕勞民以興土功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左氏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左氏傳齊燕姬生子燕姬景公夫人生嫡子不成而死未冠不成人諸子鬻姒景公妾之子茶嬰茶即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欲立荼未發姑以此塞大夫之請公疾使國惠子國夏高昭子高張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文七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爵皆譏其變常也　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譏其葬其閏月

六年壬子春城邾瑕杜氏注任城亢苦浪又音剛父縣北有邾婁城令濟州任城縣地也劉氏曰或邾之瑕也或曰內邑也　魯自背晉數年間凡八城邑懼晉來伐以嚴守備勞民極矣未聞修德布政以自力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氏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左氏傳吳伐陳修舊怨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陳大夫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哀二年侵陳令又復修舊怨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左氏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言諸大夫將棄子之命子早圖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禍子矣盍及從之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高國高國去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高國並為世臣一時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陳乞詔事而不察其詐謀反覆卒墮其術中故書名以罪之也

叔還音旋會吳于柤柤楚地　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章立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書齊陽生入于齊繼書陳乞弒其君茶見陽生與聞乎故也陽生已奔魯何為而遽入于齊陳乞召之來也乞召之來匿於其家將以之為君也以之為君必去荼也荼之弒乃陽生令朱毛遷於貽而殺諸野幕之下經何以書陳乞弒其君荼書齊陽生入于齊國意在立陽生高國去乃召陽生入則首禍者陳乞也豈非乞弒荼乎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陳乞弒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與有罪焉然陽生不書公子者以其廢父命篡荼以自立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稱齊陽生者程子謂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亂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癸丑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氏傳宋師侵鄭鄭叛晉也八年鄭始叛老邱之

役定十五年鄭以宋公子地來奔欲取地以處之故伐宋構怨自此始至是宋侵鄭此後各取其師以逞其暴是時伯衰故恣其所為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氏傳晉師侵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令未服

夏公會吳于鄫才陵切鄫令琅邪鄫縣左氏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令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敢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吳恃強大欲霸中國魯會吳于鄫徵百牢于景伯以周禮折之弗聽魯以吳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康子不樂而出康子為景伯道破伐小國不仁乃推公伐無故而入之國處其宮晝夜掠此何異大盜魯以禮義之國而忍為之是皆季孫恃強凌弱貪利專恣而無忌憚也明年吳為邾來伐齊人來取二邑自貽其辱然後乃歸邾子益于邾始懼吳齊矣經書而不諱以示戒於後也邾子益何以名以其虜服也不言滅者邾既滅茅夷鴻保於茅請救于吳故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救曹侵宋

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宋去冬築五邑於曹郊圍之春宋公伐曹將還諸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趙氏曰經不書殺故宜略之

吳伐我 吳為邾故來伐不言四鄙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吳師首克武城克東陽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盟而還魯恥城下之盟因諱而不書也

夏齊侯取讙及闡 讙濟北蛇邱縣 左氏傳齊侯取讙及闡 程子曰內府龔邱縣西有下讙亭令龔慶闡魯闡鄉漢為剛縣故城在龔邱縣即位而逆之季魴侯康子叔父通馬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取讙及闡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以康子不與季姬又邾子齊甥魯執之以歸齊使吳請師將以伐我故懼而歸邾子秋及齊平且逆季姬以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卒閔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左氏傳季姬嬖故也

九年乙卯春王二月葬杞僖公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杜氏注雍丘縣屬陳留今開封鄭武子騰即罕達

嬖許瑕許其外取邑故許瑕圍宋雍邱宋皇瑗圍鄭師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趙氏曰悉俘之曰取取者得之稱任氏曰取者腹背受敵無所逃命而惟我之所得也春秋未嘗書取某師惟宋鄭二事而已或以取字即敗字之誤鄭罕達輕許嬖人以利而動擅弄兵以圍人之邑徒喪師敗律以殘民命罕達之罪也

夏楚人伐陳左氏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杜氏注報雍邱

冬十月

十年丙辰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左氏傳邾隱公來奔齊甥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左氏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從將進受命於君十年公會吳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以說而以疾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胡氏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入邾以其君來齊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魯懼而歸邾子齊歸讙及闡使使辭師于吳吳子怒反約魯伐齊魯畏吳不敢不從

遂伐齊南鄙師于鄎齊用事諸臣竟不思禦之之道遠弒悼公以說于吳使齊戰而敗績危在旦夕亦不可行弒逆以抒難意悼公猜忍而無人君之度其用事大臣必有疑忌或悼公欲殺用事者以說而謀泄反為用事者弒之以解兵禍齊之臣子其罪固不可勝誅矣而經止以卒書者不忍中國之君為吳夷來冦而罹此凶也

夏宋人伐鄭宋去年春取鄭師秋又伐鄭令年夏又伐鄭春秋惡其修怨不已悉書以示貶

晉趙鞅帥師侵齊左氏傳趙鞅帥師伐齊一名隰皆齊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齊方有喪晉人伐之非禮乘閒以竊利耳經書實事以見其罪

五月公至自伐齊不以會至而以伐齊至不與公從夷會也公會夷伐強國書至危之也

葬齊悼公悼公弒簡公壬立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彄蘧瑗之黨亂方拒父何敢歸也必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惠公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左氏傳冬楚公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乃還吳季札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矣劉氏曰推驗季子年近百歲彼其清高不污寧貧將亂國之兵者邪似異時事傳附著為說耳春秋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吳救陳何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以吳純用夷狄之道也楚伐陳列國坐視而不敢救夷伐而夷救之故變

而書號而傷中國之衰

故書救亦止於此也

十有一年丁巳**春齊國書帥師伐我**齊國書伐我為前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鄎故冉求為季氏宰勉季孫主乎戰以禦齊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之師能用矛入于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遁　胡氏曰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袁左氏穀梁作轅**頗**破可反又平聲**出奔鄭**左氏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封內之田悉賦稅之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鑄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　許氏曰春秋書袁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托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案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戰于艾陵展如吳大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吳大夫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再會吳伐齊戰于艾陵不言公者公與上伐不與下戰也公何為不與戰齊主與吳戰不為魯也獲齊國書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左氏傳衛大叔疾即世叔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疾在宋處巢死焉

十有二年戊午**春用田賦**左氏傳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令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邱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此賦斂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令以邱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藉井而取之不待及邱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邱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何氏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令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

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宣公初稅畝而既益其稅矣成公作邱甲而又增其賦矣於此又欲變而別以田為賦則斂愈重而民愈困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昭公夫人吳女也其曰孟子諱娶同姓也吳與魯同姓在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厚別也昭公之取孟子徒欲一時結好強吳以去三家悖禮甚矣春秋隱之來不書至卒不書薨葬不夫人不謚不小君皆諱同姓也何則書至必曰夫人某氏至自某孟子則不可言姬氏至自吳也書薨必曰夫人某氏薨孟子則不可曰夫人姬氏薨也書葬必曰葬我小君某氏孟子則不可曰小君姬氏也言婦人之字必配之姓孟子不可謚曰昭姬此所以但書曰孟子耳然雖為君隱其實亦不可

揖矣

公會吳子于橐皐章夜反一音託皐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令廬州慎縣左氏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令吾子曰必尋盟尋而温之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往年會鄫令又會橐皐經據事而書譏公復與夷會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鄟在海陵令泰州城下　左氏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自會吳于橐皐不言宋衛同會若實同會即當書之又若四國同會如何三國盟而獨辭吳乎吳力猶能因衛侯三國敢拒之乎故知此傳謬甚矣經文衛人為成曰勿有是約二國俱棄之定十五年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邑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月鄭罕達救邑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癸巳冬温而螽生　書以記異也

十有三年己未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　宋向巢帥師伐鄭圍邑鄭罕達救邑帥師取宋師于邑罕達救邑帥師已故曰取宋師報雍邱之役也二國取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陳留封邱縣有黃亭近濟水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左氏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令吾子曰必尋盟尋而温之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往年會鄫令又會橐皐經據事而書譏公復與夷會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　鄟在海陵令泰州城下　左氏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自會吳于橐皐不言宋衛同會若實同會即當書之又若四國同會如何三國盟而獨辭吳乎吳力猶能因衛之橫也抑吳楚之衰晉在上而及吳子所以抑吳人之橫也抑吳楚存中夏聖人之意微矣公羊謂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想斯時大小諸侯畢至惟宋不至故吳會後伐之然止書魯晉會者聖筆削之也削之者不與夷狄之主中夏也自此世愈降而愈下其亂極矣宜乎明年聖筆絕於獲麟也其時吳方強恣先會諸侯不知越已乘虛而入吳矣

吳子歸及越平終子胥三年吳始弱矣之語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陳即吳故楚屢伐之令以越入吳吳亂不救故又伐之

於越入吳　左氏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無餘謚陽越二大夫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

酉戰殲庸獲疇無餘地獲謚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蠻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幕下以絕口吳子方會諸侯于中州越乘其無備而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許氏曰晉以范中行難伐衛伐鮮虞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頻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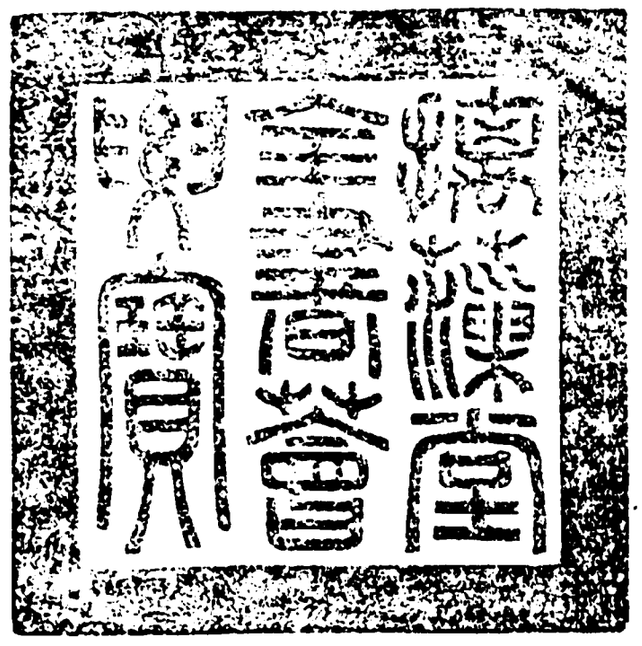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彗星也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次見于旦也旦則衆星皆没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除舊布新之妖其兆於東方乎

盜殺陳夏區音謳**夫**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以自省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歉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庚申春西狩獲麟　杜氏注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左氏傳西狩于大野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詩釋文麟麏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律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　杜氏曰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終也麟仁獸也出非其時不幸以狩獲而罹害夫子烏得不感歎而傷之乎故春秋于是終焉嗚呼春秋極矣禮義泯絕綱紀紊亂中國益微夷狄益橫淪而至戰國矣孛見而麟獲文中子所謂仲尼申天道以戒周歟除舊布新之妖其兆於東乎王者之嘉瑞其獲於西乎於是乎絕筆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馬　慶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 名氏通論 綱領 問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目錄

卷首

綱領 問答

卷一 隱公

卷二 隱公

卷三 隱公

卷四 桓公

卷五 桓公

卷六 莊公

卷七
莊公
卷八
莊公
卷九
閔公
卷十
僖公
卷十一
僖公
卷十二
僖公
卷十三
僖公
卷十四
文公

卷十五
文公
卷十六
宣公
卷十七
宣公
卷十八
成公
卷十九
成公
卷二十
襄公
卷二十一
襄公
卷二十二
襄公

卷二十三
襄公
卷二十四
昭公
卷二十五
昭公
卷二十六
昭公
卷二十七
定公
卷二十八
定公
卷二十九
哀公
卷三十
哀公

臣等謹案春秋本義三十卷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六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出為筠州幕有循良稱在國學時以春秋未有歸一之說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同異以作此書又作辨疑以訂三傳之舛戾作或問以明諸說之去取又有綱領一卷揭著書大意俱見於南海黃佐之南雍志今辨疑已缺佚不全唯或問及此書存耳端學之為三書也沈潛紬繹者二十餘年會成而卒至元中講筵申請下有司鋟板于集慶路儒學則是書之在當時嘗經表章矣端學有兄端禮與端學同師其鄉史蒙卿實傳朱子之學元史有傳嘗發明朱子讀書之法作讀書功程國子監取之以式學者蓋其學有淵源故立說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恭校上

春秋本義目錄 一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名氏

春秋傳名氏

左氏　傳　外傳　二傳或謂楚左史倚相非也　後者近是謂左丘明者

齊公羊氏　高漢初人　傳

魯穀梁氏　赤秦孝公時人　傳

杜陵杜氏　預元凱　傳　集解　釋例

任城何氏　休郃公　膏肓

順陽范氏　甯武子　集解

孔氏　穎達　正義

徐氏　彥　疏　或云不知撰人

揚氏　士勛　疏

荀子　卿　公子姓譜　或謂依託其人

廣川董子　仲舒　決事比　繁露　或謂非董子之書

劉氏　向子政

鄭氏　玄康成　鍼

賈氏逵光伯 大義
鄭氏衆 長義
景城劉氏炫 述議畧
雲陽韋氏昭弘嗣 注外傳
趙郡啖氏助叔佐 集傳 例說
河東趙氏匡伯循 闡微纂類 義統
吳郡陸氏希聲居陽 通例
吳陸氏淳改名質伯冲 集傳 纂例 辨疑 微旨
平陽孫氏復明復 尊王發微 總論 三傳辨失解
長洲葉氏清臣道卿 纂類
江氏休復鄰幾 世論
京兆杜氏 譜
廬陵歐陽氏修永叔 論 或問
館陶王氏沿聖源 集傳 箋義
王氏晳 通義 異義 皇綱論
李氏堯俞 集議畧論
江陽杜氏諤獻可 會義
楊氏 辨要
齊氏賢良 旨要
陳氏洙 索隱論
眉山蘇氏轍子由潁濱 傳
臨江劉氏敞原父公是 傳 意林 權衡 說例
臨江劉氏放贛父公非 石氏介守道祖徠 說
海陵胡氏瑗翼之 口義

常山劉氏絢質夫說

高郵孫氏覺莘老經解 經社要義 學纂

河南程子頤正叔伊川傳

大梁張子載子厚橫渠說

濟北晁氏以道說之景迂

山陰陸氏佃農師後傳

河南楊氏彥齡之年表 蒙求

長安趙氏聰大觀經解義例

荆南唐氏既潛亨邦典 與其子孜問答

濟南晁氏補之无咎雜論

三山孫氏子平人譜 與練同撰

閩山練氏鳴道通義

吳郡朱氏長文伯原通志

巴川家氏安國

張氏暄龜鑑圖

馬氏擇言要類

四明高氏閌抑崇息齋集註

襄陵許氏翰

吳興張氏大亨嘉父五禮例宗 通訓

楊氏時中立

浦城韋氏拱之統微

括蒼葉氏夢得少蘊讞攷傳

蜀黎氏錞希聲經解

王氏棐義解

丁氏副演聖統例 三傳異同

浩陵崔氏子方彥直西疇經解 本例要

呂氏奎要言

定襄劉氏易經解

彭門吳氏元緒鼓吹

南城范氏忝中見微

會稽吳氏孜折衷義

謝氏子房 備對

應天 朱氏振 正名蹟隱旨要并叙論 不拘類例專取經意

四明 陳氏禾秀實 傳統論

長樂 鄭氏昂尚明 臣傳

延平 鄧氏騏德稱 指蹤

會稽 石氏公孺 類例

東萊 呂氏本中居仁 解

建安 胡氏安國康侯 傳通旨

廬陵 胡氏銓邦衡 集善

蜀 李氏棠子思 時論

都陽 余氏安行 新傳

撫川 韓氏璜叔夏 人表

成都 范氏沖元長 左氏講義

都陽 洪氏皓元猷 紀詠

臨川 鄧氏名世元亞 四譜

長樂 劉氏本 中論

東平 畢氏良史少董 正辭

廣信 周氏彥熠 明義

三衢 毛氏邦彥 正義

舒城 王氏日休 明例

丹陽 洪氏興祖慶善 本旨

廬陵 董氏自任 總鑑

新安 朱氏熹元晦 語録 文集

廣漢 張子拭敬夫

淮陽 環氏中應仲 二十國年表 列國臣子表

滁 鄭氏樵漁仲夾 地名講

夏氏休 素志 麟臺獨講

黄氏叔敖 講義

辭論譜說

通例

東萊 呂氏 祖謙伯恭 集說 類說 續說 左氏國語

睢陽 程氏 迥可久 沙隨 類編門人所編

龍川 陳氏 亮文伯 比事

九峰 蔡氏 沉仲默

永嘉 陳氏 傅良君舉 章旨 類說 後傳

眉山 任氏 伯雨德翁 繹聖新傳

饒州 張氏 根知常吳園 指南

彭城 晁氏 公武子止 故訓傳

延陵先生 講義

江陵 項氏 安世平甫 家說

建安 真氏 德秀景元

泉州 徐氏 定德操 解

臨江 徐氏 得之思叔 國紀

吳興 章氏 沖茂深 左氏事類始末

河東 薛氏

林氏 栗黃中 經傳集解

王氏 鎰 門例通解

吳氏 仁傑斗南 論

永嘉 薛氏 士龍季宣 旨要 經解

任氏 公輔 集解

王氏 汝猷 外傳不用三傳

師氏 協 解

蜀 程氏 公說伯剛 分記

竹隱 趙氏 鵕承之

襄陽 謝氏

永嘉 呂氏 大圭朴鄉 傳 或問 五論

清江 張氏 洽主一元德 集注 集解

虞氏 復之 大義

莆田陳氏說
趙氏鵬飛企明經筌
木訥講義
戴氏溪岷隱解
江氏熙書法
朱氏由義經旨
張氏應霖心纂說
徐氏東海集傳詳說
范氏斷例
王氏直解
陳氏解義
巴川陽氏恰齋以夏時攷正
莆田方氏集解
李氏燾秀岩集註攷
李氏要旨
鄒氏筆記

三山林氏類攷
神童江氏說
敬氏鉉備忘
陳氏世家
張氏列傳
方氏九思或問
家氏鉉翁則堂集傳詳說
四明王氏貫道傳
四明趙氏與懃說道存耕奏議
四明黃氏震東發日鈔
四明王氏應麟厚齋困學紀聞
四明趙氏孟何浚南法度編
四明戴氏銓少胡微
四明戴氏培父誌
氏紀傳
氏四傳

類
例
表記
王侯世家
地名譜

春秋傳名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千五百七十六　經部

春秋綱領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

春秋本義綱領

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管仲之器小哉○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

矣○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必二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沒南趙氏曰天子之事乃繼天立極之事後世以褒貶賞罰為天子之事者失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項氏曰說者謂春秋言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又何名之顧哉且弑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莽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為亂臣賊子也如謂一書生掇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孔子之意唯孟子知之爾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摧惡世卿禁外交嚴閨閫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扶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賊亂於已然者其罪無不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為人君而知此義則未為者不得發為人臣而知此義則已為者不得免譬之居山林而備虎豹者高垣墉謹門閭廣道路去茂草翳巖莽從簡出入攻固無所伺吾隙實而又屬戈戟羅弓弩掘機窖張籠檻以待之雖有異能之獸絕力之禽亦將惴慄衆而遠遁也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噫非孔子孰能修之非孟子孰能知之○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以力假仁

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公孫丑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曾西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董子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

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
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
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禮義○又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朱子曰此春秋之大指也 是以仲尼之門三

尺之童子羞稱五伯謂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真氏曰盂
子之後其能深闢五伯者唯仲舒為然仁人知正誼
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有無不計
也義謂事物當然之理道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
也伯者唯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唯功是計而於
道有不暇恤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春秋無達例
杜氏曰春秋不以日月為例 孫氏曰春秋互以日月為例多所不通
王通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舍則無取衷矣

韓氏曰春秋謹嚴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
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
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
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
得聖人之心矣春秋為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
之書夫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録實事
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又曰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自見此之謂天理自然而非一人之
私意也
歐陽氏曰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穀
梁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
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
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 又曰夫傳之於經勤
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
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
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
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取其卑小之說不可也
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
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

然不為旨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尊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應天順人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後世以史視春秋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又曰五經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始見其法之用也揚氏曰孔子之於六經言其理春秋著其事若得六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亦窮理之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陳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公穀考事甚疎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却不見國史又曰左氏有淺陋處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又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又曰左氏乃趨時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大學論所止便說君臣父子左氏豈知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使孔子議此肯如此否尚得謂與聖人同好惡哉又曰左氏傳是簡傳記人作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他事皆功利之說又曰近時言春秋者皆是計較利

害大義却不曾見如陸淳孫明復之徒雖未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終是得聖人意思晁氏曰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

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龜山楊氏曰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又曰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

康侯胡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子發明宗旨以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聖人以斯文之興廢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善自此可勸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乎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伯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戴宗周為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

伯德既衰諸侯故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之失德
寵賂益章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
道是以致此極耳仲尼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
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蓋洪水滔天
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
斯拔與嘉禾合頴鄗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於周
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

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
之以示後世使監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
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
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
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
下○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
呂氏曰春秋之書凡以使克己復禮而反人道之正云
爾毫髮不合於禮則於心術之微必有不得者惟能
自克以義而求合於禮則心廣氣盛其終必可以至

於聖人也此春秋之所由作也
夾漈鄭氏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
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又曰春秋正義明道貴王賤伯尊君抑臣內夏外
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類
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聖人作春秋不過
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
隱桓之世時世既遠史冊亦有
簡略處大子亦但據史冊而為出爾又曰春秋即是
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
定褒貶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
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間求褒貶所
在窮恐不然又曰孔子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
取史文略加修定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
邪且如會盟征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郊禘不
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
中又失禮也書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書
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看却分明又
曰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字為褒貶於
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可見○春秋傳
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春秋一事各
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
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也朱子謂得之延平先生者

如此

○春秋本明道正義之書今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成謀利大義晦矣齊桓尚自白直恁地做將去至晉文做了千般嶢崎所以夫子有正論之論又曰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都做只是無惻隱之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故不得不舉行真氏曰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其省難於魯若恤鄰也而心則在於覬國就其名義之最正者無如救邢之舉葵丘之盟然其心則伏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伯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夷而亡國遺民猶能臧其師則人心之不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伏諸侯之衆執王叅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僖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其於晉能使之一與盟會蓋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葵丘之會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蓋其力之所至則有以服之迫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城鄫而不果狄侵衛又侵鄭而不能過晉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鄭之師已見伐矣若晉文之誦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遠焉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誇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隧焉是名為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葵不服則圍之原不服又圍之以力取也五伯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與也東征而西夷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為何如哉

○春秋是末後事惟理明義精方見得黃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志此其為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其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為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

先為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也春秋弑君弑父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也今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動皆逆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脩之則其所謂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刺始於敎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為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隱者已大不可曉況又於褒貶生凡例邪理無定形詐億不信之心也朴鄉呂氏曰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之聖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迹熄政敎失俗敗壞修道之敎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義利之無別也眞偽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為盡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絶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敎也而春秋一書尤為深切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君臣之義或未明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魯史所書其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眞偽之溷淆也吾析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

將微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為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為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成春秋不過空言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為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幾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世道衰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其閒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主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與來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聖人因而明之則固有挈然當乎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固將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毫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孟子斷然以為有一治之效蓋真有見乎此夫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己於莫我議之地既幸而上無明君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而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

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僅不泯者獨有人心是非之公理爾而又顛倒錯亂貿貿不明則三極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以存乎此固春秋一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為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夫謂天子之事止於制賞罰之權而綏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則是劉漢以後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為是說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者也彼徒見夫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於是為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子之貶之故奪之子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童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賞罰諸侯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跡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為是也非以私諸己也夫子以魯有可以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之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之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祚嗣也賞罰之權夫子不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為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

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固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為之論意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為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則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為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於是為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又曰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抵捂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卒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為爵後人或一行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有異也於是

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於內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不日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日月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於內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不日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日月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於內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不日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日月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

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也崩薨卒弒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其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則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必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必書名者皆貶而書字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固以是為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土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蜂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其閱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日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閒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閒而取其二

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為無備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省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荊再書楚已而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吳人已而書吳子於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桑溺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則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台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褒貶也學者必至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也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

義安在曰春秋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則書弒弒則書弒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其竊取之矣愚嘗深惟春秋之義竊以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王以明正朔之所自出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鄭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許止不嘗藥而經曰弒則非不嘗藥矣於夷皐之弒既歸獄於趙穿而經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掩矣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經曰殺正討賊之名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焉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者則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一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為春秋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有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

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
不共戴天之讎未報也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修
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
歸視爾師寧爾邦國家無復事矣即此一篇而觀之
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絶也蓋遲之四十
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絶望矣由是
而上則為西周而下則為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
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橫然猶時
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

俗偃然與晉侯為會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
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恒執其君齊自
是為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
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戚之後
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漸
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
也以魯國東方之望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

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
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
之前其世變為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為戰國此
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以終也然不特
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
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
隱桓之春秋伯主未興之時也莊閔之春秋伯主未
盛之時也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

盟于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
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
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
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伯主之既
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伯主之興固
世道之一幸而王之迹熄獨非世道之哀邪僖之十
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者十餘
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

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足以嗣文公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偪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再會于虢於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荊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於後則名字著於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名氏也於後則有生而賜氏者矣始也諸侯盟於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盟諸侯於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於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窃諸侯之柄於後則陪臣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

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溯之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學春秋者捨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抵捂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窃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近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史而公穀乃經生也惟其纔見國史故雖近於理而事多繆理不明惟其出於經生所傳故雖近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閒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閒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勢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

知人矣鬻拳强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之為愛君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薦食上國齊桓出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正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文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為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裸浴與覘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事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也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者然左氏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以為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於孔子之後說者以為與聖人同者為左丘明而傳春秋者為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者其所述事多是采之傳聞又不親見國史故其事多繆誤畧其事而觀其理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以當明目而深辨之也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崩臏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

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為辭者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也而公羊則以為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為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妾為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僭上卑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為仇為人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詔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媿君如武帝臣如篤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為害豈不甚於敘事失實之罪哉故嘗以為公穀左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畧舉其一二而何休之繆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而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公羊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何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之王滕子先朝故褒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何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何休又從為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當親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之兄弟而薄於父之枝者未必不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其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為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不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義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

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之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何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與怨氣所致凡而地震山崩星電雨雹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為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為之說春秋記災異而其說不書曾若是其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公羊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也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春秋綱領

春秋本義通論

春秋之不明凡例褒貶害之也聖人曷嘗先定凡例而修春秋哉或曰子之本義有云義見某年某事者非凡例邪曰非也春秋有自然之法因是事而著是理以為法於天下曷嘗設凡例以待其事而書之哉如朱子謂何嘗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者得之若當時史氏之作則凡例之說或有之矣亦未必若今之說春秋者拘拘執彼以比此也及乎孔子借魯史以作經因事設教凡非天子之事而私相盟者其私盟之罪無不同也而其為盟則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馬私相會者其私會之罪無不同也而其為會亦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馬私相侵伐者其侵伐之罪無不同也而其侵伐亦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馬此孟子有彼善於此之說也惟其罪之無不同故有義見某年某事之云惟其情

之有淺深罪之有輕重故本事之下各附先儒之論以見其義此亦理一分殊之謂學春秋者即此而推之則凡入滅圍取朝聘奔如凡非王事而諸侯僭焉大夫攘焉者其罪皆可見而其情罪之輕重等差亦不能逃焉曰然則孔子徒議其罪而已乎曰未也議其罪將以懲其惡懲其惡將使之反諸無惡而已矣故曰克己復禮之謂學春秋者即此而推之則能以遷善故春秋為克己復禮之書而後世但知聖人克己所以復禮也不克己則不能以復禮不懲惡則不議人罪惡而已此凡例褒貶之所由興也自凡例褒貶之說興而聖人之心不白於世其書雖存其用則泯矣此非細故也此說春秋之大弊也人能痛埽其弊以至於無春秋其庶幾乎愚所言者凡例之陋若夫褒貶之繆則邵子朱子鄭夾漈呂朴鄉諸家之說已悉於綱領茲不復論

弑君之賊夫人所能知也然致弑之由則有漸自某君之失其道而肆意侵伐入滅民困而財耗也馴而至於戕其身自某君之家不齊妻淫而子奢也馴而至於滅其家自某君之失其馭而使大夫專國君若贅旒也馴而至於祿去公室自某君之失其權而使某卿帥師軍政之在臣也馴而至於弑其君春秋皆歷書之以為天下之大戒使凡為君者防微慎始兢兢業業而不敢肆此正所謂屬辭比事之法惟其弑君罪大惡極夫人所能知故本義但云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惟其屬辭比事有以著其見弑之由故本事之下各附先儒之說以明之而非舍弑君之罪但著人君之過而已也大凡先儒傳此一經必有一得特以褒貶凡例之說汩其心思故不得盡善耳是以先儒之說不敢妄加去取必究其指歸而取其所長二家說同則取其前說前畧後詳前晦後明則取其後說其或大段甚當而一二句害理者可刪則刪之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則改之如呂朴鄉五論正大明白而於明分義正名分著幾微三條之下所引春秋事時或與經意不合未免去其一二如

程子春秋序子丑寅建正之類不能無疑故闕而不録竊倣朱子所謂不敢於注脚上添注脚之法使觀者簡明易見云爾非敢自執已見凡非已見者一切去之也所以敢爾者以其有經為之主也經意本渾成明白因傳而益明者固有之矣因傳而晦且鑿者亦不少也故取兩説者以一説之意未足以盡此事之旨故必兼見説之合於經者取之其不合者去之其法甚約也其或而其義始備其或必附已意云者亦以先儒之説與經相違云爾非敢舍先儒之説而主一已之見亦非敢勦先儒之意以為已之意也

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門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而説春秋者終莫之省甚可惜也夫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春秋之始諸侯無王未若是之甚也終則天王不若一列國之君始也諸侯之大夫未若是之横也終則伯中國滅諸侯始也諸侯之伐國未甚也終則

至於滅同列之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始也大夫執一國之權終則至於弒其君始也子弟預一國之政終則至於篡其位始也諸侯專恣而妄動終則至於滅其身始也夫人昏姻之不正終則至於淫亂而奔亡又如魯桓見殺於齊而莊公忘父之讎主王姬昏與齊人狩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書子同生於前入其終卒有姜氏弒閔遂邾之亂又如書王人子突救至三十七年而始娶又如躬如齊逆女先至而後夫人衛而衛侯朔入于衛又書公至自衛又書齊人來歸衛俘又如書大無麥禾而築郿告糴于齊而新延廄凡春秋之事無不皆然人知此法則一字褒貶與先定凡例而作春秋之說久當自廢不必多辨也

春秋本義通論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皆非常之事此說自三傳至於今凡傳春秋者皆能言之其亦孔門弟子聞於聖師之言歟然而三傳卒不能守其言左氏多以春秋之事為禮公穀亦有以為喜之嘉之者夫既得禮矣喜之嘉之矣則是常事也豈有非常之事而聖人以為禮為可喜為可嘉哉諸儒踵三傳之繆而不察同然一辭甚可怪也其辨既各見於本義辨疑或問茲不復論

春秋本義通論

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問答

問元年春王正月此春秋開卷第一義而正朔一事亦吾儒所當明辨者今本義以正月者建寅之月或問中引用蔡氏書傳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辨證甚明然竊詳朱蔡之說月數雖不改正朔則必改商建丑則正朔必用十二月周建子則正朔必用十一月特紀月之數不改耳故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以十二月為歲首七月之詩二之日鑿冰以十一月為歲首凡朝會大事必以正朔行事今既以正月為建寅之月則是周未嘗改夏正也而又引趙氏云王正月者王者之所班葉氏云王者以正朔一天下豈有周為天子而乃班夏之正朔乎周改正朔矣而乃仍以夏之正朔一天下同則商以十二月周以十一月秦以十月行事以新天下耳目耳葉氏所謂王者以正朔一天下如此而已然寅之月為正月則於春字甚安而於王正月三字有未妥此乃千古不斷之疑請更詳之

答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改正朔不改月數不必疑所可疑者魯公即位之在正月也何謂改正朔不改月數不必疑蓋商改夏正以十二月為歲首矣而書稱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周改夏正以十一月為歲首矣而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用夏正數月其曰一之日獻發正指十一月亦未嘗改十一月為正月也其他朞如四月惟夏六月徂暑等詩顯然可考秦改夏正以十月為歲首矣而史記云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又每歲首先書冬十月漢用秦正每歲首亦先書十月未嘗改十月為正月也至漢武帝改歷法用夏正每歲首始書正月此皆不改月數之明驗而所謂改正朔者惟即位與朝覲會乎大槩如左杜胡張諸儒之以建子為正月則於王正月三字甚順而於春之一字有未安若以建

其敬授民時使民春耕夏耘秋斂冬藏天子諸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仍用夏正觀詩書易周禮及月令汲冢等書與春秋凡非時必書之事可見矣蓋四時斷不可易天子順時以施政斯民依時以興作向使周以十一月為春以二月為夏五月為秋八月為冬則二十四氣皆差而農作非時祭祀非節蒐狩非名夫夏之孟夏天子嘗麥庶人薦麥夏之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若周之孟夏豈有麥周之孟秋豈有穀而月令王制言之乎蒐者仲春擇取禽獸之名苗者仲夏除獸害苗之名獮者仲秋順時殺物之名狩者仲冬圍守取物之名若周改四時行之則違時害物名實錯亂聖人肯為之乎惟其四時民事不可移易故班律授時仍用夏正而建丑十二月不改為春正月建子十一月亦不改為春正月惟其商周即位朝覲會同等事在十二月十一月故有改正朔之名況改正朔三字乃漢儒所自言於經無見凡商周秦於歲首稱十二月十一月十月者即其所改正朔也凡商周秦稱正月者皆建寅月也由是觀之春在王正月之上既甚順而王在正月之上亦甚妥此朱子晚年之論始定欲改孟子註周七八月為夏五六月周十一十二月為夏九十月之說而其書已徧行於世故蔡氏解書親承朱子之教而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說不然何敢背其說而反孟子集註之論哉今陽恪夏正辨實出於朱子門人曩淵親聞其師之論愚所以敢於本義或問用夏正而取趙氏葉氏之云者以此也何謂可疑者魯公即位在正月也蓋商既以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及三年終喪即吉十有二月朔伊尹又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凡商王即位必在十有二月也蓋古者君喪嗣子踰年始即位改元必在所建之歲首次第推之周之王與諸侯即位亦當在十有一月何獨春秋在建寅正月即位乎此其可疑者也及考唐志春秋時晉魯宋各自有歷法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由是知春秋時

魯公不奉周王正朔不於建子十一月即位而以建寅正月即位故孔子因舊史而不革直書之以見當時諸侯之僭亂也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然唐志之外更無他書可考不敢質言之而其可疑者亦粗通其一二矣愚所以敢於本義引朱子晚年荅晁氏之說以明之者此也夫夏正周正之說雖為春秋開卷第一義固不可以不講而春秋大義則在於正義明道尊君抑臣貴王賤伯內夏外夷防微慎始因事立教以正人心以扶綱常其夏正周正之說乃後儒自為異論自相矛盾春秋先務正不在此也曰班歷授時亦國之大事皆在寅月今之周亦當在十一月然則本義引趙氏云古者天子嘗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所謂今年冬者果在何月也曰此無明文可考今依蔡氏說則周當在冬十月其或班歷授時在冬十二月亦不可知也曰商周既以寅月為正月安在其為改正朔安在其為諸侯奉天子正朔乎曰古之班歷授時猶今之授時歷自漢武帝歷魏晉隋唐以至於今皆用夏正國之大事皆在寅月今之授時歷雖與古異制然使民依時作事則同也天下孰敢不遵孰敢自定歷法哉此即古者奉天子正朔之義斷不可因漢武以來不改正朔而遂廢班歷也夫夏之四時非夏之四時也天之四時也夏不敢違天而授時周敢違天而授時乎由是觀之商周雖改正朔而班夏之時亦何傷哉

問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此一節孔子不以桓公為非程子斷然謂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朱子一依程說今本義序自謂祖述程朱而於此一事乃取荀卿而不從程子何也此正人倫之大節綱常所係恐必合從程朱為是

荅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謂桓公為弟子糾為兄者公羊穀梁之論而荀卿司馬遷杜預孫太山胡安定劉原父胡邦衡孫莘老呂東萊凡三十餘家之說也愚所以取之蓋亦有為大

凡春秋書子某者必當立之子也其單稱名者必庶孽不當立者也又春秋凡書入于某者篡位者也公伐齊納子糾左氏有子字公穀雖無子字而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則左氏公穀皆有子字桓公於此單書小白之名又書入于齊故公羊曰其書入于齊何篡也穀梁曰惡之也程子以大義推之而疑桓公為兄非有所考也雖引薄昭之言以為證而朱子乃云荀卿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在薄昭之前論語集註雖取程子之說而又嘗舉荀卿之言則亦不能無疑於其間矣不特荀卿之言也史記齊世家亦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小白之莒杜預亦曰子糾小白庶兄鄧驥亦曰桓公襄公之季弟馬遷謂子糾為次弟鄧驥謂小白為季弟其亦有所據矣夫孔子非不以桓公為非也蓋取其厥後有仁者之功耳豈真許其仁哉其不足於桓公管仲者甚多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而孟子亦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本義祖述程子而此一事未敢盡從程子之說者以春秋書法決之也蓋大綱大領一宗程朱而一事之有疑一義之未安豈可雷同其說而不之辨乎夫孟子頗學孔子者也孔子許桓公管仲之功如此而孟子闢五霸為三王之罪人朱子遠宗孟子者也而集註引楊氏之言謂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又朱子近學程子者也而作中庸或問辨程子之言不少假其辨修道謂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之云未合子思本文之意其辨隱微謂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呂游楊三家之密其辨程呂中字問荅則曰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論其辨程子謂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則曰未得為定論其辨程子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則曰未得為定論此則不可曉如是者數十條及觀朱子易本義與伊川易傳相悖者不可勝紀不可謂朱子不學程子也蓋程子嘗謂義理無窮或一時之論而未及定或其門人傳

授之訛學者當守其大綱大領而辨其一二疑義若一槩以程子之言而稱一好字不究指意之所歸不求吾心之所安亦非程子所以教人之意昔唐之王珪魏徵建成太子之臣也及太宗殺兄而王魏事之固有大罪然近代論治者不可謂王魏為小人王魏忘君事讎之罪固不可縱而其匡太宗致貞觀治功亦不可泯故朱子謂王魏功過不以相掩似未取程子謂王魏後雖有功何足贖之語此豈非人倫大節綱常所係而朱子言之是或一道也今以子糾為凡桓公為弟而管仲事之正與王魏事太宗之事相似又以孔子與人為善之意與孔子不得已而與齊晉之旨觀之則論語許管仲之仁未為害義若孔子作春秋則嚴矣春秋者正義明道之書也故論語許其功而春秋定其罪觀其上書子糾以正其名下書小白以正其篡又書殺子糾以正其忍而聖人之情亦可見矣愚於或問辨之頗詳亦不贅述

春秋本義問荅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悖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一至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一

元 程端學 撰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庶子

隱私諡也魯侯爵而稱公者康侯胡氏曰臣子之辭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啖氏曰西周紀傳皆以本爵春秋時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之以明其僭也

愚謂春秋魯史也在魯稱公為臣子之辭若書葬某國某公者皆僭稱公也後倣此程子曰夫子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後周

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不修貢職不奉號令無所束
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弒君戕父攘國竊
號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政皆諸侯分裂之平
王莫能中興逮隱而死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
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木訥趙氏曰凡諸儒
欲以一事當春秋之始者皆妄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曷
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
一統也趙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
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
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班也葉氏曰王者以
正朔一天下故協時月正日者天下無不同諸侯繼
世而有其國故即位建始者各得稱元年以自異後
倣此○朱子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矣而七月
一詩又皆以人正為紀何也所謂改正朔者改歲首

爾月不可易也愚案此朱子晚年之說以此推之則
正月者建寅之月也凡事繫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
年古今紀事之常法也孔子因魯史之舊無所加損
亦未嘗寓意於其間孟子曰其文則史敘事且然況
叙年時月日乎凡言春王二字為孔子所加者求之
過者也又案春秋凡一時無事必書首月以正四時
惟此及莊元年三月雖有事而亦書正月者以一公
之始也義又見六年秋七月王氏曰不書即位禮之
不舉者也蓋隱公不行即位之禮魯史不書故孔子
不得而益耳然未詳其所以不舉之故餘見辨疑或
問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亡結切邾公羊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後皆同穀梁作眛

程子曰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
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愚謂或有闕文
亦有事當繫月繫時如螟螽旱饑無冰無麥禾之類

是也後倣此公羊曰及與也程子曰内為主稱及莘老孫氏曰及者以内及外内而及外因此而及彼愚謂亦有直訓與者如公及宋公遇于清平莒及鄫城邾及防之類是也後倣此范氏曰邾附庸國孔氏曰曹姓顓頊之後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居邾王制曰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杜氏曰魯國鄒縣張氏曰後為襲慶府鄒縣公羊曰儀父者字也高氏曰附庸稱字同命卿也少胡戴氏曰儀父邾大夫如慶父歸父行父丕鄭父陽處父之類愚謂後書邾子卒則邾本子爵小國一卿邾自當有大夫戴說近是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苑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故春秋諸侯之盟倣此而損益耳杜氏曰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鄭樵云兗州瑕丘縣有姑蔑城獻可杜氏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載之法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故春秋諸侯之盟倣此而損益耳杜氏曰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鄭樵云兗州瑕丘縣有姑蔑城獻可杜氏曰當作鄒

大夫如慶父歸父行父丕鄭父陽處父之類愚謂後書邾子卒則邾本子爵小國一卿邾自當有大夫戴說近是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苑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載之約蓋天子設諸侯會盟之禮而諸侯不得專之周衰會同禮廢列國擅相盟會而不務信孫氏曰盟者亂世之事故聖王在上閒無聞焉斯蓋周道陵遲衆心離貳忠信殆絶譎詐交作於是列國始有歃血要盟之事凡書盟皆惡之也仲培戴氏曰隱公居父喪而講嘉禮廢王覲而崇私交後凡書盟倣此而此又為七年伐邾起文也○高氏曰諸侯各守疆域非有王事不得自出境邾與魯伉盟則能病魯故隱公屈已而與之盟趙氏曰王綱壞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敵讎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逐若恒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君道立則信著而義達盟何為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之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胡氏曰周禮珠盤玉敦之制皆妄言也大抵盟者亂世之事豈有天子與諸侯歃血為盟之事哉未詳是否

夏五月者凡一時無事書首月有事則書其事之月魯史常法也後倣此鄭伯莊公寤生也孔氏曰鄭國伯爵姬姓宣王封母弟桓公友於鄭京兆鄭縣是也杜氏曰在滎陽宛陵縣西南張氏曰後為鄭州新鄭縣朴鄉呂氏曰克勝其徒衆若敵國云爾公羊曰段鄭伯弟也愚謂段不稱公子再命大夫也杜氏曰鄢潁川鄢陵縣張氏曰後屬開封府左氏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孫氏曰段鄭伯弟以鄭伯之力始勝之者見段驕悍難制鄭伯至於用兵此鄭伯不兄段不弟交譏之○張氏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令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已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驚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節已露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為事必誅為期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棄之乃其

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寇賊無復天倫之念書克段于鄢然後忮忍之心施於同氣者舉形見於筆削之間矣愚謂鄭伯克段于鄢之辭亦史氏立言之法孔子因事立教錄之為後世鑒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咺音烜吁阮切 賵芳鳳切

天王平王也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愚謂此魯史舊法非孔子加天字也公羊曰宰士也咺者名也孔氏曰周禮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劉氏曰何以名上士也愚謂來歸賵也公羊曰仲子者何桓之母也程子曰惠公之仲子妾稱也君舉陳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與公羊合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劉氏曰妾母繫子與僖公成風同與穀梁合前說近是公羊曰喪

事有賵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賵禮公賵玄纁束馬兩天子賵諸侯之制未聞康侯胡氏曰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加冤於履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法紀之宗也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趙氏曰是啓僭也○程子曰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以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再娶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書之以志僭亂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也張氏曰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惠公牽於私愛寵庶妾之仲子而立為夫人正犯以妾為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者蓋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舉反厚其送終之禮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公羊曰孰及之内之微者也穀梁曰宋人外卑者也程子曰稱及稱人皆非卿也孫氏曰外稱人内稱及不可言魯人孔氏曰宋國子姓公爵商紂國滅周封微子於宋都商丘穆公和七年即隱之元年也杜氏曰宋梁國睢陽縣張氏曰後為應天府宋城縣杜氏曰宿小國東平無鹽縣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未詳是否左氏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未詳信否愚謂此與盟於蔑同義而此則大夫自盟其僭尤甚又為十年伐宋起文也○張氏曰七年伐邾十年伐宋敗師取邑盟之不足恃斷可識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界切）

祭伯孔氏曰周公之胤張氏曰祭周畿内采地伯爵也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來來魯也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曰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聘

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張氏曰案内外之辨所以殊尊卑也朝必有玉帛聘必有幣篚諸侯可以相交而王臣之與侯甸不可以相授受所以絶人欲往來之私而嚴尊君事上之禮成周盛時防微杜漸之意殆必如穀梁氏之説矣經書祭伯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程子曰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康侯胡氏曰人臣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

公子益師卒

劉氏曰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尊視大夫大夫三命然後氏後皆倣此益師名也字衆父孝公子此蓋譏諸侯之世卿也大意見左方○孫氏曰春秋内大夫卒則書之豈徒記其歲時著其名氏而已古者諸侯歲貢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為卿大夫故周

禮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周室既東其禮遂廢故魯三桓子孫終於定哀之世並執其政不復請於天子故孔子書之也朴鄉呂氏曰大夫何以或卒或不卒其卒者必世卿也益師何以卒衆仲之先也公子彄何以卒臧氏之先也無駭何以卒展氏之先也愚案春秋内大夫之見於經者四十有七其書卒者三十或書氏或書名聖人因舊史書大夫卒而不少革者一則可通考春秋始終以觀世變二則可各考其事以見失禮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受命於天子三命者氏再命者名隱桓之世猶有無駭翬俠棄溺之徒以名見者僖文以後諸侯專恣無復請命故皆自賜氏此可通考春秋始終以觀世變者也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首服皆弁絰諸侯為卿大夫服雖無明文然以義推之可知也如仲遂卒而猶繹則是不為服也其書公子牙公子友卒公子慶父奔莒以著三桓之始書公子彄卒以著臧氏之始書仲遂卒以著東門氏之始書叔肸卒以著叔氏之始其後連書仲孫叔孫季孫臧氏東門氏叔氏若子若孫之卒以著世卿之權隨事見義非一例可求此可各考其事以見失禮者也益師公子彄仲遂皆不書日與繫事之月者此會失其月日故但書春而已若亦書首月則疑此會為正月事故并首月不書此亦魯史常法也後凡但書時者倣此會與之為會禮也劉氏曰西方曰戎北狄氏曰凡戎狄不分爵號而君臣同辭杜氏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左氏曰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程子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乃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尤謹華夷之辨公之會戎非義也孫氏曰諸侯

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戎乎凡書會皆惡之也高氏曰隱公居喪之際未會諸侯於王朝而先與戎會春會而秋與之盟故書此以見事始也及戎伐凡伯則知魯會盟戎適以貽王室之患耳○康侯胡氏曰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戎狄之有善否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

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事戎狄致金繒之奉苟圖便安也以戎狄而朝諸夏或狎主齊盟亂常失序也以羌夷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日復一日必將滋蔓萌猾夏之階也知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

夏五月莒人入向舒亮切

孔氏曰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己姓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杜氏曰莒國城陽莒縣張氏曰後為密州莒縣公羊曰將卑師少稱人程子曰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愚謂亦有衆辭如衛人殺州吁之類是也亦有汎稱人如齊人執鄭詹之類是也各隨文見義不可執一例以求之希聲陸氏曰克內曰入後倣此孔氏曰向姜姓張氏曰炎帝之後杜氏曰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張氏曰漢志向屬沛縣寰宇記屬

應天府穀熟縣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未詳信否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侵人之境且為暴況入人之國乎康侯胡氏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兵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程子曰春秋書其事而被侵伐者亦不免焉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辨諭之以禮義不得免焉

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興戰則以興戰者為主處已絶亂之道也

無駭帥師入極駭戶楷切穀梁作佼後同帥公羊作率

無駭魯大夫公羊曰展無駭也陸氏曰公子展之孫也劉氏曰何以不氏再命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二千五百人為師公羊曰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康侯胡氏曰書帥師用大衆也王氏曰凡書帥師師書其專也後皆倣此杜氏曰極附庸小國張氏曰擅興大衆陵蔑小國義與入向同○愚案古者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教衛以聽元侯大夫帥師則大夫專兵亂王制撓君權國非其國矣故君舉陳氏曰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後凡書帥師師義皆倣此孫氏曰外莒人入向內無駭帥師入極天子不能誅周室陵遲可知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稱及與公及邾儀父之及同義後不復解范氏曰唐魯地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張氏曰後為單州魚臺縣左氏曰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程子曰戎猶夏而與之盟非義也孫氏曰公與中國盟猶曰不可與戎盟于唐甚矣○張氏曰盟者刑牲以相示謂之神殛倍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為之尚以長亂況乎戎也而與之詛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憑陵之暴卒以釀成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深罪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康侯胡氏曰春秋謹嚴夷狄而猶夏則膺之與戎狄歃血以為盟非義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求利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

唐之盟垂戒遠矣邦衡胡氏曰聖人不辠戎而辠致戎者先自治之道也愚謂隱公不能謹會戎於其始故不免盟戎於其終是以春秋慎始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陸氏曰履繻左氏作裂繻誤也

孔氏曰紀姜姓侯爵杜氏曰紀在東莞劇縣張氏曰漢屬北海郡後屬青州壽光縣即益都府釋文曰逆迎也公羊曰履繻者紀大夫也不氏與無駭同程子曰在魯故稱女愚謂逆當使命卿不當使大夫紀以大夫逆當亦不能以禮卻之故書以示戒○張氏曰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館所然後親迎以入呂氏曰婚姻之禮男女之別見矣王政以此為本故春秋內女之歸其禮不備者必謹書之所以使天下知婚姻之禮為重古聖人之意也否則淫慝邪僻生焉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隱公姊妹也伯字姬姓葉氏曰以姓繫字婦人之通稱逆稱女別婦也歸稱伯姬別異姓也公羊曰婦人謂嫁曰歸愚謂逆非命卿魯又順其非禮即使伯姬隨其大夫以往非禮矣又為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起文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氏作帛公羊穀梁作伯程子從公穀曰闕文也蓋闕文也

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書大夫在諸侯上者孫氏曰紀本侯爵此稱子伯蓋闕文也

杜氏曰密莒邑陽城淳于縣東有密鄉義見元年盟于蔑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曰夫人者隱公之妻也胡氏曰子者宋姓也程子曰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劉氏曰薨者臣子之辭此義未詳竊疑妾母與再娶者不得稱夫人而未有所考也○穀梁曰夫人薨不地范氏曰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

鄭人伐衛

稱人見莒人入向陸氏曰聲罪致討曰伐趙氏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孔氏曰衛國侯爵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居殷墟桓公十三年隱之元年也杜氏曰衛在汲郡朝歌縣張氏曰濟州黎陽也左氏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未詳信否胡氏曰禮樂征伐者天下國家之大經天子失道而諸侯攘之諸侯錯命而大夫奪之東遷之後無諸侯無大夫皆專行之其無王甚矣後凡書伐做此其辠之重輕則各見於後此則大夫伐人之國也○葦老孫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春秋之時侵伐圍入一切書之以見辠焉春秋書伐二百一十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在三月則

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禮記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謫見於天日為之食天子必素服修職以蕩滌天下之陰事康侯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之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後倣此○張氏曰唐歷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天道之常以歷推春秋日食大槩多入食限於歷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雖交而不食此德之所生也令案歷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況象見於上而災應於下自是而後王政日微夷狄僭竊禍亂滋起此春秋書之以啓人主恐懼修省之心庶幾乎以德消災而弭天下之禍亂也高氏曰日月之食有常數焉此巧歷者所能推也而周官乃有救日月食之法至於春秋乃獨數日食何也曰君道也而被侵害必有以也春秋書之必曰有食之者蓋歸咎於人事而不以為常數也是以人君遇其食則恐懼修省而百官修輔厥后更不推之於數也後世推求億度指陳某事之應則失之矣葉氏曰有一國之異有天下之異一國之異繫一國故大災可繫齊六鷁退飛可繫宋鸜鵒來巢可繫魯天下之異繫天下故梁山崩沙鹿崩皆晉也而不可繫晉日者有目之所共覩其繫非以天下歟春秋之時臣弒君子弒父妻弒夫蠻夷侵中國則陽之傷也多矣謂其無以致之不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平王也公羊曰天子曰崩程子曰崩上墜之形愚謂諸侯為天子喪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同軌畢至周衰禮廢諸侯不臣故春秋書天王崩

一見魯不供職貢而武氏子求賻二見齊鄭以嘉禮盟石門三見莒宋陳蔡魯衛伐國不止四見魯宋以嘉禮遇于清五見隱公盤遊觀魚于棠三年之内凡諸侯有不居喪之事皆譏也以後凡書天王崩大略倣此其書葬者又為書葬起文也○葉氏曰葬以義見天子七月而葬桓以七年則緩匡以四月簡以五月景以二月則速葬天子諸侯親之可也文公以叔孫得臣葬襄王昭公以叔孫婼葬景王非其禮也故書

崩書葬愚謂春秋歷十有三王其一崩在春秋之後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其志崩不志葬者或公自往會葬而葬得其前五見之說其不然矣

時常事不書耳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其志崩者義同平惠定靈其志葬者如葉氏之說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或赴告不及於魯而魯不會葬或事偶得常而春秋不書無他常事不書非常則書之故也或謂死生人之大變而春秋必書者誤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陸氏曰左氏作君誤也張氏曰當以公穀為正葉呂諸家同

公羊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也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愚謂此譏天子之世卿也○孫氏曰言氏者起其世也泰誓曰臯人以族官人以世夏商之亂政也周既失道其政亦然案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之詩也稱尹

氏太師維周之氐則尹氏世卿其來久矣康侯胡氏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厚齋王氏曰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書齊崔氏出奔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比事觀之履霜堅氷之戒明

矣聖人絶惡於未萌必謹其微

秋武氏子來求賻音附

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貫道王氏曰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命為卿也公羊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穀梁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交譏之程子曰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也○存耕趙氏曰案禮凡君之喪臣致禭曰致廢衣於賈人不敢斥言魯不供葬失臣子之禮貫於有司不敢以貨取也今魯不敢以貨取也令魯不供葬失臣子之禮貫道王氏曰周凡三求皆以喪故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其有所求者喪事之有闕也諸侯貢享之不至賻賵之不供也張氏曰入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爾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為簡明也愚謂一見諸侯不供王事二見王失馭下之道三見官人以世四見不使其官而使其子一言而四義見春秋凡書子與弟者多子弟干政之漸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以王者後故得稱公禮諸侯不生名死而名之者別其為何君也諸侯書卒正也書薨者臣子之辭也故內書薨而外書卒將書其葬不可不書其卒以見葬期之緩速將著其私謚與諸侯之僭稱公不可不考其凡見於春秋者實為某侯又可見臣子居喪而會盟侵伐以瀆喪禮然其文則舊史所有而義則孔子所取後皆倣此餘見五年葬衛桓公○案宋殤公書其本爵以見臣子之僭亂又因其卒而書之可以居喪而與魯遇于清及與魯陳蔡衛兩伐鄭三年之喪廢矣比事而觀義自見也朱子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答溫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辭溫公亦以為然以卒為貶辭者恐亦未然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侯僖公祿父也孔氏曰齊國侯爵姜姓太公望之後成王封太公於營丘臨淄是也僖公九年即隱之元年也張氏曰齊國青州臨淄縣杜氏曰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張氏曰在濟南府臨邑縣左氏曰尋盧之盟義見元年盟于蔑○張氏曰隱公十一年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强盛而鄭莊姦猾鄭之深仇專在於宋故恃齊以敵之二國好合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於策將使後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强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受其禍也君舉陳氏曰齊鄭合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羊穀梁作繆

不曰宋葬穆公而曰葬宋穆公者自魯書之也啖氏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愚謂穆謚也宋稱公本爵也他國稱公皆僭也胡氏曰諸侯薨則請命於天子程子曰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臯其臣子後倣此○劉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崩誄於郊諸侯薨誄於王大夫卒誄於君孔子曰諸侯相誄非禮也程子曰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孫氏曰訃告弔會史策之常也直書見惡聖師之筆也春秋書諸侯之卒葬者豈徒紀其歲時從其訃告弔會而已哉蓋以周室陵遲諸侯僭亂變古易常驕蹇不道故聖人書之也高氏曰因魯往會葬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春秋本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八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

元 程端學 撰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音起 牟亡侯切

孔氏曰杞姒姓公爵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九世成公遷陵此年杞國未知定是何君當是成公父祖也杜氏曰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張氏曰周之三恪國在開封府雍丘縣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專奪雖復本邑亦無異詞葉氏曰凡國曰滅邑曰取無宗廟社稷君長屬之以為己有謂之取公羊曰牟婁者杞之邑也張氏曰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王法所當誅也後倣此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穀梁作祝

州吁不氏與二年無駭同弑下殺上之名完衛桓公名也左氏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

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畎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弒桓公而立張氏曰弒逆之事人道之大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言其理以為臣子而至於弒君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知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以致篡弒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由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貽禍後嗣可謂慘矣愚謂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孝人而至於弒君不言而舉惡極矣故董子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此弒君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後倣此○康侯胡氏曰春秋在於端本清源以衛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及猶與也後倣此宋公殤公也遇杜氏曰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程子曰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杜氏曰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存耕趙氏曰清水界齊衛之間張氏曰古者諸侯出疆朝天子若罷朝卒然相遇則近者為主遠者為客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

禮故亦曰遇春秋因事而書以譏其非王事出境無國君之禮愚案禮父母之喪斬衰不脫絰帶不與人坐宋公居父喪未及期而出境會遇諸侯隱公亦不以其居喪而與之遇皆舉也○康侯胡氏曰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亡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耳簡略慢易莫適主矣常山劉氏曰王室衰微典法廢壞諸侯各逞其欲盟會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春秋書遇者七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孔氏曰陳國嬀姓虞舜之後武王封有虞遏父之子滿於陳賜姓嬀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即隱之元年也杜氏曰陳國陳縣張氏曰即陳州宛丘縣孔氏曰蔡國侯爵姬姓文王子叔度武王封為蔡侯作亂失國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宣侯二十八年即隱之元年也杜氏曰蔡汝南上蔡縣張氏曰縣屬蔡州胡氏曰蔡衛稱人徵者也後不復解左氏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程子曰婁諸侯以伐鄭固為舉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諸侯與大夫伐人之國也○張氏曰州吁弒逆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能拒其邪說告於王而討之則一舉而父子君臣之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今乃怵於州吁之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之黨而首修怨於鄭國於是馮得以自固於鄭而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弒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辯於此役也

鞏羽父也不氏與二年無駭同大夫帥師見二年後不復解劉氏曰會者聚辭也程子曰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伐人其臯大矣二國搆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臯均也○張氏曰宋殤陳蔡黨亂賊以虐無辜視弑君之大變其事固屬禽獸所不為者而以為可親魯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之為常事宋魯陳衛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公羊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程子曰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杜氏曰濮陳地水名張氏曰濮在曹衛之間穀梁曰于濮譏失賊也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

但記地而已亦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臯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由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臯鄭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存耕趙氏曰州吁弑君而立已踰三時幾免於討矣雖奉五國以伐鄭而不能定其位未能和其民是國人不與也董子曰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政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公羊曰稱人衆立之辭也葉氏曰晉桓公弟也左氏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即位孫氏曰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言立非正也州吁既死衛國無君故國人取公子晉而立之諸侯受國乎天子非國人得立也故曰衛人立晉○葦老孫氏曰晉國人衆立宜其有得立之理春秋於疑似之間衆人以為功一時以為善者聖人必立大辨以正之所以示皇極著王法也愚謂諸侯之立必嫡長子受命於天子與先君衛桓之後未聞嫡長晉為桓弟使天子詢可立之君則晉在其選況衛桓已死不可責其不受命於先君也但立君之權在天子職在方伯司寇擇當立之君而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正也若衛人自立之則天下無復有共主而君不得為臣綱矣衛人立晉猶曰衛人自立晉矣不辭費而聖人傷世尊王之心昭然可見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朱子曰左氏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射江中蛟之類張氏曰左氏作矢非也

孫氏曰棠魯地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張氏曰在單州魚臺縣左氏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僖伯稱疾不從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葦老孫氏曰去治所而遠至于棠以觀魚公之動不以禮而從耳目之娛也

○穀梁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孫氏曰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是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啖氏曰凡公行書其事者皆非常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桓諡也衛侯爵而稱公者僭也左氏曰衛亂是以緩獻可杜氏曰衛桓十四月而葬不得五月之正康侯胡氏曰諡者行之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失位見弒何以為桓衛本侯爵何以稱公義又見三年葬宋穆公○周持敬曰案春秋見弒之君二十五有書葬者有不書葬者自公穀倡眹討書葬之說而諸儒從之然竟不可通至蔡般許買書葬則又以為聖人宥其辜夫眹討書葬惟衛桓齊襄陳靈眹不討不書葬惟魯隱閔二公

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未詳信否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義又見二年莒入向○公羊曰曷為或言帥師或不言帥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師將尊師少稱將將毘帥師衆稱師將毘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師書其重者也愚謂此舊史之法大略如此然此事本義則在入人之國其他亦各有本義後倣此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張氏曰考猶考室之考成也仲子見元年康侯胡氏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外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君舉陳氏曰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隱改築而用備樂焉禮未之有也是故書初公羊曰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書始僭諸公也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愚謂以諸侯夫人用六羽猶為僭今妾用之聖人所以傷周禮之大壞也○堯俞李氏曰禮喪服小記云妾母不世祭鄭氏釋之曰於子祭於孫止是則妾母之宜祭者由子之為也君既死則廢之況未為君而有廟乎言仲子正其賤也主書者所以識隱也孫氏曰天王歸仲子之賵非禮也此又考仲子之宮祭之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考仲子之宮立武宮立煬宮皆變常也

邾人鄭人伐宋

杜氏曰邾主兵故序鄭上蘇氏曰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而盟會侵伐以主者先獻可杜氏曰兵者古人不得已而用之春秋諸侯專之不問乎得已不得已故主兵者首專伐之舉義又見二年鄭伐衛

螟

杜氏曰螟蟲食苗心者公羊曰記災也康侯胡氏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後倣此○草老孫氏曰春秋之時天下人物皆失其所人倫之逆則至於君篡父弒物理之繆則至於焚丘獲麟悖戾不和之氣上干陰陽天行失其度而日為之食星為之隕地道反其常而地為之震山

爲之崩四時失其和而大旱不雨無冰雨雹五行錯其性而大災大水雨木冰以至禽魚草木爲怪爲災則螽螟生蜚蠜有李梅冬實鸜鵒來巢書之所以見人道亂於下而天辰錯於上物理失其常則災異爲之出當時之亂已不可救後世之君尚足爲戒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苦侯切

彄名字子臧孝公之子隱公之叔父僖伯也高氏曰其子臧孫達嗣是爲哀伯自是至春秋末臧氏世預諸侯無怨可平春秋之時列國兵爭互爲讎隙故鄭有來魯輸平之事然其輸平又非有繼好息民之本心不過爲合黨相傾之詭計黨合則天下愈多事矣

○康侯胡氏曰鄭人曷爲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閒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爾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康侯胡氏曰圍環其城也莘老孫氏曰守而取之後做此長葛鄭邑杜氏曰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張氏曰潁昌府長葛縣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存耕趙氏曰邾鄭伐宋宋伐鄭圍邑不能懲忿於

輸平者以利相結也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張氏曰鄭莊不憚屈己求和於魯所以為敗宋入許之權與魯隱亦入於其術而不悟也君舉陳氏曰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

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五蓋切

外為主稱會若此之類是也後倣此杜氏曰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張氏曰襲慶府奉符縣也左氏曰始平于齊也義見元年盟于蔑○存耕趙氏曰齊與鄭為好宋與魯相睦鄭未合魯故魯無齊好也莊公以隱絕宋使而亟與為平惟恐失其歡心也故託齊為艾之盟以固魯之好魯既平鄭又盟齊則宋之交分矣鄭莊之計行矣未詳是否

秋七月

一時無事必書首月者黃氏曰備四時也程子曰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愚謂亦魯史之常法聖人因之耳後凡書四時倣此○存耕趙氏曰春秋無事書首月五十有九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昭十二年書十有二月意者其脫誤歟黃氏曰或不書者傳授脫之愚謂凡夏秋冬無事必書首月本與春無事書首月同義但春以一歲之始王所頒之正朔而多一王

字耳

冬宋人取長葛

杜氏曰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孫氏曰天子所封非宋可得取也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舉也宋人強取不可勝誅矣○康侯胡氏曰宋人恃強

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辜著矣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案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也張氏曰自圍長葛經年不解志於必取鄭莊不赴於天子方伯同列以求保其土地人民反結交於魯以為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稔禍長惡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慶國喪師以及其身春秋所深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三

元　程端學　撰

隱公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康侯胡氏曰叔姬伯姬之妹非夫人也存耕趙氏曰書叔姬爲歸于鄫起也胡氏曰春秋不書媵爲其賤者也此何以書莊三十年葬叔姬故起而書之○存耕趙氏曰伯姬歸紀踰五年而叔姬歸焉卒之紀侯去其國而伯姬葬于齊紀季以鄫入于齊而叔姬歸于鄫二姬皆不得其所終春秋之法有其終必有以見其始也又曰春秋録紀事何詳也二年書逆女書伯姬歸今書叔姬歸桓五年書如紀六年書會成書來朝庶魯之能救也八年書逆王后于紀九年書季姜歸京師庶天王之足依也魯不能救王不足依此紀所以終困於齊也故終伯姬葬叔姬歸鄫書其卒葬以見魯不存紀而二姬失所也愚案二說皆一義

也大義又在王政不綱強吞弱衆暴寡滅國絶世而無所忌憚也各詳見於後

滕侯卒

孔氏曰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於滕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杜氏曰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張氏曰徐州滕縣也程子曰卒不名史闕也愚謂凡此不書葬而亦書卒者蓋因其卒而書之可以考其凡以事見於春秋者實為某侯也觀其書名可見矣而此則又爲桓二年滕子來朝起文也○

康侯胡氏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踈密而有厚薄也後做此○孫氏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赴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

國非恃以守國故先王歲因農隙修之於無事之時而城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或過其度未有無故而為也既不能愛恤其民以時舉其政事至而旋為之備以奪其時此經之所以書也程子曰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敎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

矣愚謂春秋不書常事觀程子之說益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趙氏曰禮以通好曰聘孔氏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左氏曰齊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趙氏曰將國命大夫之事此譏弟也張氏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而齊僖因艾之盟遽遣使于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書其弟又著齊侯寵愛之私也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公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啓年之子無知篡弑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以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辯也後凡書聘倣此而此又兼使其弟之

一義耳○愚案諸侯雖世繼然其國非所得私也大夫士皆天子之官各司其職不可侵也兄之愛弟秉彝之心人倫之至也使齊侯之弟賢則將請命天子而為大夫矣如其不賢當如舜之處象祿之而不任以政愛弟之道也今僖公過寵其弟使聘鄰國若庶人使其子弟幹父兄之蠱者任使失道而僭亂作書此亦為他日見弒起也同甫陳氏曰此及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而聖人以國事為王

事木訥趙氏曰弟之書於經者十有二不奔則叛不叛則弒惟齊侯之弟年不叛不奔而年之子無知亦弒襄公而亂齊寵而私之果有益乎

秋公伐邾

公羊曰君將不言帥師師書其重者也高氏曰君行師從不待言也後倣此獻可杜氏曰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盟適足以長亂耳公於元年爲薨之盟至此而伐之其義自見又見二年鄭伐衛此則諸侯伐人之國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王桓王也凡伯公羊曰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曰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張氏曰濬州黎陽縣之境聘見前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荅失道甚矣○

孫氏曰桓王不能興衰振治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同列國之君使凡伯來聘桓王之爲天子可知也木訥趙氏曰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以荅天王之勤哉愚謂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張氏曰戎見隱二年或曰此戎州己氏之戎本昆吾氏之別種周衰入居中國者也楚丘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爲梁國己氏縣此非衛之楚丘杜註衛地非也愚謂以僖二年城楚丘推之當是魯邑耳以歸以凡伯歸于戎也程子曰伐見其以衆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楚丘以歸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桓王不能以信交於下區區聘魯威令不行戎伐其使先王盛時諸侯朔戴天子以隆中國之勢四夷請命不暇雖樵蘇

不敢犯況敢伐天子之使乎今至於錯居中土無以忌憚是中國不能攘正夷狄張氏曰天子之使入境而不衛地主之辱大矣孫氏曰録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也黄氏曰凡皆直書而意自明白○木訥趙氏曰古者王臣涖事畢衛以出境單襄公適陳以聘楚候不在疆宰不致膳單子知陳之將亡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戎得伐之以歸所謂司寇詰姦之法安在乎愚謂聖王之馭夷狄膺擊驅逐使各安其所而已禮義所不加也今使之雜居中國固天子方伯不能攘斥之使之雜居中國固天子方伯不能攘斥之後繼好尋盟史不絶書入郤入防悉歸於我終隱之世無釁可觀來歸之意斷可識矣愚謂祊者先王所封先祖所受而與人為締交之具可以見王政衰諸侯恣鄭姦魯貪而究從君之欲聖人書之為後世戒深矣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宛鄭大夫祊杜氏曰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太山湯沐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張氏曰沂州之屬縣也入者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愚謂凡言我者魯也内辭也孫氏曰祊天子所封非魯土地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鄭人歸之魯人受之其辜一也○高氏曰鄭以天子不復巡狩而祊為無用且欲急得魯援故使宛來歸焉自入祊之後繼好尋盟史不絶書入郤入防悉歸於我終隱之世無釁可觀來歸之意斷可識矣愚謂祊者先王所封先祖所受而與人為締交之具可以見王政衰諸侯恣鄭姦魯貪而究從君之欲聖人書之為後世戒深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義見三年宋公卒

辛亥宿男卒

呂氏曰不名史失之大意見七年滕侯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杜氏曰瓦屋周地存耕趙氏曰入王畿而為盟諸侯無忌憚之甚義又見元年盟于蔑○張氏曰此宋衛欲成於齊而齊侯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盟至此三君共要質於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之大國衛亦北州之大國夫民無信不立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率諸侯為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齊魯會防之後齊侯遂從魯以黨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為誓而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所以謹世變之甚悼人理之失者可勝言哉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輸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宋衛是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

八月葬蔡宣公

宣謚也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程子曰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義又見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羊穀梁作包

此稱人與元年盟于宿同杜氏曰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張氏曰莒地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張說近是義見元年盟于蔑

螟

義見五年○案三年復螟見人道悖亂而災害複出民之窮困可知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元年益師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劉氏曰曷為字下大夫也天子之下大夫四命義見七年凡伯來聘○存耕趙

氏曰魯隱得國不請命朝聘不至於京師時事不歸於宰旅周室之臯人也王使求賻而不恤王之喪凡伯來聘而不救戎之伐宜加貶削之罰矣南季來聘何可已而不已歟用見王室衰微威柄已去惟持福惠以結人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閒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弑萌春秋詳王使之來以待讀者之自考愚謂兩譏之然本義譏天王之意多而宰咺凡伯南季之為臣亦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電徒練切雨雪之雨于付切

高氏曰大者非常之辭說文曰震霹靂震物者雷之甚者也電陰陽激曜雷之光也雨雪之雨孔氏曰自上下者穀梁曰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黃氏曰三月而有大雪又見於大雷之後書之記異也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康侯胡氏曰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譬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挾楷頰切公羊穀梁作俠

穀梁曰挾者所俠也愚謂譏世卿也大意見元年益師卒

夏城郎

杜氏曰郎魯邑高平方與東南有郁郎亭張氏曰郎魯近邑義見七年城中丘○許氏曰七年書城中丘而後伐邾九年書城郎而後伐宋皆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干非時勤衆恃城守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公羊作邴

此會與二年會戎之會同與六年公會齊侯之會異

義後倣此杜氏曰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張氏曰密州諸城縣有防城存耕趙氏曰魯有東西防此乃魯之北鄙近於齊者也程子曰謀伐宋也常山劉氏曰古者諸侯奉天子之命以守疆土治人民其朝聘有時出入有度無非禮者自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大者糾合其黨以逞其欲小者附從不暇以救其危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者皆譏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輕重則各存乎其事其意則直舉其非王事相會聚耳後倣此○

存耕趙氏曰是會也為鄭會齊將合謀以病宋也魯既與宋絶則與鄭為親齊鄭一黨也前輸平則為艾之盟今受祊而為防之會盟艾魯鄭猶未厚也自會防而後魯惟鄭之命矣伐宋敗宋皆鄭所使一祊之利足以動魯若此愚謂齊僖前年方與宋有瓦屋之盟今復會魯以謀伐宋齊僖之無信猶魯隱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中丘見七年義見會于防○孫氏曰公末年出入無度不顧憂患於內數會諸侯於外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義見二年鄭伐衛○劉氏曰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滕侯薛侯來朝入許隱公之所以弒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古頑切

杜氏曰菅宋地葉氏曰前未有言戰者此何以敗宋師內辭也愚謂亦有他國敗他國之師者蓋多責敗之者之辱也後倣此上言翬帥師而此言公敗宋師者時公後至於師以重書也不言齊鄭獨魯敗之也

諸侯擅興師伐人之國而敗其師雖僥幸於一時王法所當誅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古報切

張氏曰郜防宋二邑杜氏曰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義見三年莒取牟婁此則十日取二邑其罪尤大故書其實以見義焉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曰鄭師入郊宋人衛人入鄭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高氏曰宋殤公方喪邑敗師而連兵不已殤公之民於是乎不堪命愚謂鄭結齊魯以伐宋宋結衛以入鄭報復不已由乎王政不綱諸侯放肆此春秋之時所以為大亂聖人所以傷世變也義又見二年莒入向○存耕趙氏曰齊魯鄭伐宋從中丘之謀宋衛入鄭則從垂之謀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羊穀梁作載

存耕趙氏曰戴鄭之附庸杜氏曰陳留外黃縣張氏曰在開封府考城縣孔氏曰地志云梁國甾縣古載國應劭曰章帝改為考城公羊曰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孫氏曰三國之師既退鄭伯見利忘義乘戴之弊而取之其惡甚矣○劉氏曰其言鄭伯伐取何甚之之辭也利人之暴乘人之危是以無親於天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公羊作盛

義見二年莒入向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孔氏曰薛任姓侯爵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遷於邳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冑為薛侯小國無紀世不可知杜氏曰薛魯國薛縣張氏曰國都在徐州滕縣唉氏曰人君相見曰朝受之於廟以重禮也他國來魯朝聘皆書曰朝以朝禮相見也愚謂累數之同日來朝也張氏曰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乃間於天子之事而講之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劉氏曰其兼言之何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趙

氏曰諸侯必有婚姻之好疆場之理故王者不絶其交焉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仇矣皆國之大事故君子志之其邪正則存乎其文孫氏曰諸侯朝諸侯斯皆周室不競干戈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為之耳是故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伉也春秋之法非王事不得踰境凡書朝皆惡之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氏無五月二字 時來公羊作祁黎

杜氏曰時來邾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張氏曰屬鄭州左氏曰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義見九年會于防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孔氏曰許姜姓男爵與齊同祖伯夷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十一世莊公始見春秋杜氏曰許潁川許昌縣張氏曰潁昌府長社縣左氏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辜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戴氏曰鄭處許叔於東偏後十五年復國故書入不書滅俱未詳是否義見二年莒入向○呂氏曰隱公有蕭牆之變而不知方且及齊侯鄭伯入人之國其不明如是死固宜也康侯胡氏曰隱公即位十一年天子遣使者再而未嘗朝於京師平王崩不奔喪會葬以致求賻擅興甲兵伐邾忽天子封守入邴取郜取防今又入人之國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也然則不善之殃豈特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掩矣故春秋所載是非善惡之跡施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公羊曰不忍言也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義見四年衛州吁事○程子曰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羣老孫氏曰春秋之法外言弑內不言弑所以別內外遠凶變養忠孝也左氏曰不書葬不成喪也愚謂大夫專兵擅政未有不弑其君而奪其國者其有存焉者幸而免耳春秋兩書翬帥師於前著隱公被弑於後所以戒後世權不可下移也若魯隱讓桓之事則未詳信否

春秋本義卷三

校覆官檢討臣季學錦
對官庶吉士臣閔悖大
謄錄監生臣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八十二 經部

春秋本義卷四 元 程端學 撰

桓公名軌史記又名允 惠公庶子隱公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曰嗣子定位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諸侯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戴氏曰桓公志在得國諱其實而書之張氏曰桓公弑君而立在周禮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辠今書公即位見周王之無政與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也○穀梁曰繼故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

先君也愚案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因舊史也豈徒因舊史哉各以見義焉耳夫諸侯嗣位必受於先君請於天子然後即位以奉天子正朔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即位者受於先君也定公不受於先君亦書即位者為季氏所立而行即位之禮也莊閔僖不書即位以繼故不行即位之禮也隱公非繼故亦不書即位者亦以不行即位之禮也若其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則不可得而知矣桓宣雖繼故而亦書即位之禮則不可得而知矣桓宣雖繼故而亦書即位者桓宣事與莊閔僖異矣莊閔僖之先君見弒於他人桓宣則弒君自立肆然行即位之禮舊史安得不書即位哉聖人安得不書即位以見義哉故十二公不問書即位皆有不請命天王之辱惟桓宣有辱之中重有辱焉聖人雖因舊史而其辱惡自不可掩所以戒後世者深矣餘見僖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杜氏曰垂犬丘衛地張氏曰軌篡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鄭亦欲乘此機以求許田故會于垂篡弒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莊首與為會辱鄭伯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葦老孫氏曰桓公弒君之賊天地所不容人人所同誅者鄭與魯同好往來之國不能舉大義誅凶逆以正王道以明諸侯討賊之義而規規於尺寸之土分毫之利親去南面之尊而會弒君之賊鄭伯之辱不容誅矣葉氏曰隱公初齊晉猶未強鄭莊公獨雄諸侯及使宛來歸祊之後隱遂舍宋而事鄭伐宋入許無不與之同者此桓之所畏也是其首求於鄭者歟鄭既得賂然後始同好而為越之盟三傳蔽於易祊之言而不知許田之為賂是以并垂之事而失之

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借也辟瑞玉環也公羊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劉氏曰周公之邑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地愚

謂鄭莊以辟歸魯以假為名實求許田朴鄉呂氏所
謂鄭將以要魯而為之辭者也孫氏曰天子所封不
可假也擅假天子之田自恣若此高氏曰先言會于
垂而繼言假許田見鄭伯貪利忘義之甚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曰越近垂地名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
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
與之盟以定之其辱大矣康侯胡氏曰是肆人欲而
滅天理等君父於弁髦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
春秋所以作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春秋
先書隱公薨而不地以著其見弒繼書桓公晏然行
即位之禮繼書公會鄭伯于垂繼書鄭伯以辭假許
田繼書公及鄭伯盟于越於是桓公弒逆篡立鄭伯
貪利黨惡之辱顯如日星所謂厲辭比事春秋教也
何俟一字褒貶哉
秋大水

公羊曰記災也莘老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
而為災或害禾稼敗廬舍凡為災則書之也水者陰
也陰之盛至於大水而為災則陽不勝陰而陰專盛
矣聖人既著其為災之跡又以見當時天下有召災
之實春秋之間一魯國之小而大水者八天下之災
又可勝紀乎○董子曰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
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孫氏曰
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叙則休
徵應之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斁則咎徵應之春
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聖王
不作久矣天下之災多矣惡書之則不勝書是故孔
子惟日食與內災則書之外災則或舉一二則天下
之異從可知矣康侯胡氏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
并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而曰洚
水警予者何也曰堯開闢以來水水之行未得其歸故
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耳是知

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耳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災者必引堯為解惑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督大宰華父名也與夷殤公名也高氏曰案宋世系正考父生嘉字孔父孫氏曰字者命大夫也劉氏曰名也前說近是左氏曰隱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荀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愚謂殤公名也高氏曰案宋世系正考父生嘉字孔父孫氏曰字者命大夫也劉氏曰公見弒已兆於宣公舍殤公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殤公之日而成於殤公不務修政以實其國而敝敝焉以伐鄭殺馮為心故及此禍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見弒之君二十四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父仇牧荀息當是時天下之為人臣者或亡國以自存或賣君而苟位滔滔是也三人者或投萬死以赴君之難或持大義以障君之賊事既不果以死繼之君存則與之俱存君死則與之俱死食君之祿立君之朝義不忍與姦臣賊子並生於時冒白刃投死地以同君之禍皎然不欺其心

而自得其死所孔子安得不與之乎然而三人之中其節最高者孔父也劉氏曰孔父之智則未孔父之忠則盡矣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可謂處命不渝矣君舉陳氏曰死節人臣之極致也誼與其君存亡者也苟不然則不書故晉欒書中行偃先殺厎童而後弒君不言及臣先殺闕勃而後弒君不言及愚謂春秋書及其大夫孔父非褒孔父也傷世變也何傷世變也名不正而作亂也君不仁而累其臣也

賊弒其君又及其臣也孫氏所謂甚之者是也而說春秋者但褒孔父之賢而不及臣弒君賊賢之大變則是論其末而遺其本矣不可以不辨後仇牧荀息事倣此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而稱子者戴氏曰小國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存耕趙氏曰春秋諸侯放恣小國往往自卑貶以求容覲禮廢而班爵不得其正滕杞之類是也愚謂二說相兼其義乃備來朝見隱十一年康侯胡氏曰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莫敢動於為惡而篡弒之禍止矣今桓公以臣弒君為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春秋之所深惡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朱子曰程沙隨作春秋解說滕子來朝處最好如隱公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儒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稱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

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之也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孫氏曰杞公爵也滕薛侯爵也春秋時杞稱公正也稱伯稱子降也滕薛稱侯正也稱伯稱子降也此蓋周道凌遲諸侯自恣朝覲不常此三國來朝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禮而朝孔子從而錄之以著亂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杜氏曰稷宋地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愚謂諸侯當討宋亂不當平宋亂宋有弒君之賊諸侯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殺華督詢可立之君而立之天下庶乎其可理也今不討賊而後書取鼎則是平宋亂乃黨亂賊也四國之惡著矣聖人據實錄之為後世有天下國家者之大戒也○君舉陳氏曰弒君之禍接跡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之也陸氏曰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舉凡此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愚謂陸氏之論即春秋屬辭比事之法非區區一字褒貶之謂讀者詳之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郜古報切大廟之大音泰

杜氏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張氏曰郜大鼎郜所造器也莘老孫氏曰鼎自宋得之謂之郜大鼎者鼎之成自郜也若和氏之璧雲和之琴瑟之類是也穀梁曰曰宋取之宋也張氏曰太廟周公之廟也左氏曰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取郜大鼎于宋

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他頂切)帶裳幅舄衡紞(多敢切)紘(獲耕切)綖(音延)昭其度也藻率(音律)鞞(補頂切)鞛(布孔切)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

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孫氏曰甚之也桓弒逆之人受督弒逆之賂以事於周公之廟可謂甚矣葉氏曰廟之有器所以尊德不義薦之是之謂瀆其祖○邦衡胡氏曰納于大廟足以知公無廉恥畏憚猶欲誇神以為功也康侯胡氏曰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置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直以弒逆之事為可以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其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戴氏曰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惡自見矣

秋七月紀侯來朝(紀左氏作杞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當為紀杞時爵已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義見滕子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杜氏曰頴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孔氏曰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釋例以此頴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左氏曰始懼楚也莘老孫氏曰是時楚方僭號欲伯中國蔡

鄭國小而逼於楚懼而謀自安之計孔子書之所以見中國衰而戎狄盛小國恐懼而盟會不暇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康侯胡氏曰楚自西周已為中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其後卒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跡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

九月入杞

穀梁曰我入之也程子曰將卑師少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義見隱二年入向此則弒逆之賊入人之國見王政之不行而無忌憚之甚也○高氏曰此年入杞八年入邾其辭雖畧而舉有餘也夫桓弒君莫入莫伐而已乃入人伐人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

公及戎盟于唐

義見隱二年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康侯胡氏曰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出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常山劉氏曰君行其至必書於法當然也古之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已後無法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往越月踰歲而後得返觀其所書而其亂自著矣愚謂亦有未踰時而書至者蓋諸侯動必以正然後有以告於宗廟而書至令會盟侵伐莫非不正而亦以告廟則非所以事其祖也後倣此○莘老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致其所出之事以地至者四而已此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乾十年夏公至自夾谷四處爾朴鄉呂氏曰其或不書者史闕之也一出而二事

致或致其前或致其後致其重者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杜氏曰嬴齊邑泰山嬴縣張氏曰所謂嬴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左氏曰成婚於齊也杜氏曰公不由介紹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張氏曰亂臣賊子與會而為婚著齊侯之罪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莘老孫氏曰秋七月遂有公子翬如齊逆女之事是於未婚之前而為此會也婚禮有六皆稱父兄之命以遣使者所以養廉遠恥示萬世之嗣不可輕也今桓公不由介紹之命媒妁之言身至齊境以與齊謀已之婚醜惡見矣存耕趙氏曰桓畏不義之誅申好於齊以遂終篡夫婦人倫之大而請婚其始也動不顧義取輕於齊終之以文姜之禍不能謹其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君舉陳氏曰胥命者交相命也宋氏曰莫相下也杜氏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開封府長垣縣古蒲城劉氏曰齊大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連帥命於天子正也自相命非正也○存耕趙氏曰王言作命臣下稟令命自上出者也以諸侯而命諸侯世道之變也周室雖衰天命未改齊祿父衛晉不能作周孚先朝京師以聽王命乃胥命於蒲

六月公會紀侯于郚音成紀左氏穀梁作杞公羊作今依程子作紀郚左氏穀梁作郕

郚見隱五年范氏曰郚魯地恐非張氏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而與之會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程子曰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許氏曰姻大國服小國著得意也天下無王而亂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義見隱三年此則食之既天變尤大耳○杜氏曰歷家謂日光以

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閒疏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高氏曰翬至此稱公子者桓公命爲卿故也張氏曰或曰王命也陸氏曰女文姜也啖氏曰翬以公子而行婚禮尤不可也○葉氏曰魯諸公十有二見逆女者四皆以違禮失常也莊書公如齊逆女不正公親逆也桓書公子翬逆女宣書公子遂逆女翬桓公之弟宣公之子不正其以叔逆叔嫂也成書叔孫僑如逆女僑如成公之族叔父叔孫得臣之子不正其以尊逆卑也古者天子嫁女乎諸侯以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乎大夫以大夫同姓者主之諸侯不敵大夫可也逆之於他國不可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家道正魯之亂有如慶父仲遂之殺嫡者有如僑如之譖其君於伯主而止之者皆自其家失之

九月齊侯送姜女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呼端切

杜氏曰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康侯胡氏曰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邦衡胡氏曰公果親逆自當書逆女必不曰會齊侯也此直曰會見公因會齊侯而受姜氏耳張氏曰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正大婚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書之也存耕趙氏曰觀姜氏會讙之書則知姜氏失行之所由實桓公有夫人姜氏至自齊

以啓之

邦衡胡氏曰易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女歸必待男乃行夫人姜氏不與公俱至故先書公會齊侯于讙次書姜氏至自齊以見公會于讙本非親迎非易待男之義也穀梁曰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於齊侯也康侯胡氏曰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之○愚案先書公會齊侯于嬴次書公子翬逆女次書齊侯送姜氏于讙次書公會齊侯于讙又書夫人至自齊雖各有失之戒深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義見隱七年

有年

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孫氏曰桓十八年惟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所以見桓公為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康侯胡氏曰易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女歸必待男乃行夫人姜氏不與公俱至故先書公會齊侯于讙次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愚謂至治之世人事順陰陽和四時序風雨節未有無年者也中庸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洪範所謂五事修而休徵應也春秋之時人事亂常陰陽乖戾四時錯令風雨不時洪範所謂五事不脩而咎徵應詩所謂天降喪亂降此蟊賊稼穡卒瘥者也故五穀傷耗荒涼鮮薄觀夫大旱大水螽螟蝝蟓無氷木氷殺菽李梅實可見矣故此書有年以見其餘未嘗有年五穀間熟而無全熟也豈特桓宣而已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曰狩者何田狩也冬曰狩郎見隱九年木訥趙氏曰郎令之單父魯墓地近宋愚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各以其時見於周禮爾雅左氏者詳矣春月禽獸生育當擇取之故蒐冬物既成可圍守取之故狩且狩有常所令當春而狩不時也遠狩于郎非所也

不時非所害物多矣不仁甚矣聖人書此為後世戒

○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李氏曰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植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封內擇隙地而為之如鄭之原圃秦之具囿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也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存耕趙氏曰狩必有藪澤魯有咸丘狩之常處也舍之而于郎非地也孫氏曰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講武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所謂四時之田不傷民不害物以示天下之孝與武也周室既衰斯禮不講既不以時又不以禮其傷民害物莫此為甚故春秋於魯五書其蒐三書其狩皆譏不時不禮也康侯胡氏曰春秋必書謹於微之意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氏曰宰官渠氏范氏曰伯糾字也康侯胡氏曰天子大夫例稱字邦衡胡氏曰案周有六官大者曰冢宰小者曰小宰曰宰夫小宰爵大夫宰夫則大夫士

蕪有之喧稱名者以士也伯糾稱字者大夫也程子曰桓公弒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義又見隱七年凡伯來聘○葦老孫氏曰桓公弒君自立天下大惡之人然常恐懼見討於當時令天王之宰聘之則是成桓公弒君之辠而使孤臣孽子含憤忍痛於君父之讎窮天而不報也木訥趙氏曰王臣下聘者八聘允者獨三允之辠尤著而周之聘尤亟以是知周之自取微弱也朴鄉呂氏曰不書秋冬闕文也西疇崔氏曰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四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日者皆闕文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

孫氏曰闕文也蓋甲戌之下有脫事爾陸氏曰傳云公疾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甲戌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爾劉氏曰或曰陳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云爾未詳是否

己丑陳侯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陸希聲曰自此適彼曰如愚謂如往也齊鄭欲滅紀故往窺其形勢虛實也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辠均矣○葦老孫氏曰春秋之時齊鄭合謀以吞之一此紀侯之朝事不暇者而齊鄭往焉有以窺之也故桓十三年之戰而莊元年遷其邾鄫邾三年以鄰入齊而紀亡矣張氏曰春秋之時齊鄭合謀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之間二國為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許令又相與謀紀自二君謀紀之後紀侯多為計以謀

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三年以鄰入於齊四年紀侯去國然後快於心故春秋之初小國困於強暴者二君之皐居多春秋詳其相與之迹所以深誅之也康侯胡氏曰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夫子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皐明紀侯去國之由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舊作任

葦老孫氏曰仍叔天子之大夫仍姓叔字也君舉陳氏曰仍叔之子非見大夫也愚謂使仍叔之子者仍叔為大夫因使其子為使也聘使不使大夫而使大夫之子子弟預國事敗其政矣況聘弒逆之賊乎義又見隱七年凡伯來聘○高氏曰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康侯胡氏曰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塗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身老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用其子弟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存耕趙氏曰渠伯糾來聘矣仍叔之子復來何王室之不憚煩蓋王綱解紐侯度放紛周望魯以夾輔之舊職故頻年而加禮焉桓逆賊非可望以大義也用見王室威柄既去惟有區區之恩意爾愚謂此事大旨在下

聘弒逆之賊其使仍叔之子則一事而兼見者也蓋子弟預國政其禍遲寵弒逆之賊其禍速子弟預國政政之弊也以漸寵弒逆之賊則亂臣賊子不旋踵而接跡於天下矣

葬陳桓公

高氏曰不書月史失之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城祝丘

張氏曰祝丘魯邑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高氏曰莊

三十年夫人會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畏齊之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以桓之暴逆奪民之力則旱蝗應矣未詳是否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東萊呂氏曰天子得用諸侯之師故不曰以而曰從

王臣聽君之辭也隱三年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王子狐為質於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桓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未詳信否陸氏曰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徵者從王不待辨而舉見者也葉氏曰古者諸侯有舉方伯征之方伯不能服二伯征之二伯不能服而後王親征之諸侯而至於王親征之無以立於天下矣然則王無舉乎天下有道諸侯六年五服一朝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諸侯不能服而王親征王亦病矣○

將襲紀公欲助紀畏齊之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以桓之暴逆奪民之力則旱蝗應矣未詳是否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東萊呂氏曰天子得用諸侯之師故不曰以而曰從

王臣聽君之辭也隱三年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王子狐為質於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桓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未詳信否陸氏曰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徵者從王不待辨而舉見者也葉氏曰古者諸侯有舉方伯征之方伯不能服二伯征之二伯不能服而後王親征之諸侯而至於王親征之無以立於天下矣然則王無舉乎天下有道諸侯六年五服一朝莫敢不來

大雩

公羊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記災也存耕趙氏曰孟夏建巳之雩祈穀之常也他月之雩以旱而祭也程子曰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胡氏曰案禮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今魯為諸侯而雩於上帝僭孰甚焉後倣此○孫氏曰建巳之月常祀也常祀不書故二百四十二年無書四月而大雩者建午建申之月旱祭則書故書大雩者二十一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於上帝非禮也賈氏曰言大別山川之雩諸侯雩於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

螽公羊作蝝後同

程子曰螽蝗也夾深鄭氏曰古曰螽今曰蝗公羊曰記災也愚謂螽者乖戾之氣所生也生則害五穀大意與書螟同○程子曰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春秋書螽十一

冬州公如曹

葉氏曰州公寰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天子三公曰公嘗為公而食其邑者亦曰公州公嘗為公而食其邑者也孔氏曰曹國伯爵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杜氏曰曹國濟陰定陶縣張氏曰曹在唐為曹州宋為興仁府濟陰縣趙氏曰州公者王臣也譏其外交故書之大意與隱元年祭伯來同○葉氏曰貳君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孫氏曰闕文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穀梁作郕未詳孰是

杜氏曰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左氏曰紀來諮謀齊難也黃氏曰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於齊故求魯而公會之莘老孫氏曰其後齊終并紀會盟侵伐自此無已經書之所以見強國暴恣而小國微弱奔走不暇以救其危者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張氏曰此與二年書其朝三年會于郕同旨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曰簡車馬也戴氏曰仲冬教兵名曰大閱大閱非諸侯之所得為也況以秋八月行之康侯胡氏曰書八月不時矣書大閱非禮矣○孫氏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天子諸侯之田其禮異矣周室既微諸侯不道故書大閱大蒐皆譏其僭天子之田也舉魯則諸侯之僭可知矣莘老孫氏曰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又因以行田獵之禮蓋王者一事不蕪數者不為也然而大閱之禮

比於三時最為盛大蓋當中冬之月田事已畢農功間隙之際又禽獸盛長取而無擇故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雖尊卑大小之不同軍旅之事皆不可忘宗廟之事皆不可忽故田獵以四時皆以習兵教戰取禽獸以供祭祀也但諸侯而行天子之禮又非其時則非也劉氏曰大閱之禮虞人萊野百步一表以旗致民選車徒命旗物辨鼓鐸會器械三鼓而行三鼓而趨三鼓而走不用命者殺無赦置旗以為左右和車徒叙和表路獲禽不越逐不面傷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厲農甚矣邦衡胡氏曰古者大閱必以狩令不言狩則知非古矣桓以兵革不足大合國人而閱之籍其不可用者以補卒乘之闕故曰大閱明年焚咸丘又明年伐邾平時不教民戰至於倉卒之間乃欲驅市人以戰爾殘民毒

蔡人殺陳佗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陳佗也孫氏曰稱人以殺討亂賊也先儒言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自立蔡人誘而殺之經無所見程子曰佗殺太子自立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未詳是否○愚謂春秋有一事見一義者不必盡首尾其餘有首必有尾有尾必有首所謂屬辭比事者也蔡人殺陳佗事之尾也而首不經見五年正月甲戌之下趙氏謂當記陳佗作亂事豈其然乎然不可强解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桓公子文姜所出即莊公同其名也穀梁曰疑故志之竹隱趙氏曰生子不書此何以書穀梁所謂疑故志之者得其說矣蓋方是時皆以子同為齊侯之子也猗嗟所謂展我甥兮者亦詩人據時人之言也故聖人因其生也正其名而書之高氏曰齊襄文姜

之淫亂蓋在同生之後當同之生齊魯未嘗亂也莊公母子夫婦男女之分慙德多矣不書其生則事不見愚謂自此可考莊公三十七歲而始得娶則此又為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起文也○案朱子釋詩展我甥兮有曰甥稱其為齊侯之甥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亦穀梁之意也

冬紀侯來朝

程子曰紀侯懼齊侯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輯人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曰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朱子曰咸丘魯地之近齊者貫道王氏曰咸丘即鉅野郎之近地康侯胡氏曰焚咸丘焚林而田也月令曰仲春毋焚山林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矣戴氏曰仲春之月蟄蟲已啓萬物孳生豈容焚林而田耶○康侯胡氏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孔氏曰世本鄧曼姓穀不知何姓杜氏曰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張氏曰後屬襄陽府穀城縣鄧即鄧州愚案二君書名未詳疑羙文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或謂穀鄧見逼於楚而朝魯所謂小國附從不暇以救其危者比之無故而朝篡弒者其舉為輕曰二國苟見逼於楚宜莫如孟子告滕文公之法而朝篡弒之賊以覬免難難以為智矣宜其不旋踵而卒滅於楚也不書秋冬與四年同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康侯胡氏曰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吕氏曰宗廟之禮有常非大皆不書惟失時及失禮之大乃書存耕趙氏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其他有事者一從祀者一皆非祀禮之正也桓之烝者再嘗者一皆瀆禮不敬之大者祀者國之大事君臣上下猶而用之欲人知孝敬之實篤君親之義難矣黄氏曰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趙氏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胡氏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蓋無可改之禮聖人無謂冬為天王使家父來聘

正而何哉

杜氏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何氏曰家采地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未詳孰是苹老孫氏曰桓公大惡之人也而五年之間來聘者三春之事商之建丑以異於夏周之建子以異於商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為歲首受朝饗耳其實人得志也○存耕趙氏曰五年之中周三聘魯古者七年一聘周則過矣六年一朝自隱至桓未嘗一

建子之為冬建寅而後為春固自若也聖人作春秋書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正以順天時正人時所謂行夏之時見之行事者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漢儒有三正之説杜氏有周正月令十一月之説諸儒遂以春秋之春為令日之冬每於繫時繫月之事隨事生説以為非時而譏之令以夏時參之未見其有非時者若此所謂正月烝正以烝乃冬祭春正月行之非禮爾春秋非夏

至天子之庭魯之臯將焉逃春秋書之傷周責魯之意隱然矣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戴氏曰正月烝已非時況五月而又烝乎○存耕趙氏曰夏而祫禮也烝非其時也歲再烝焉祭之瀆也而桓公行之將以事神適以慢神將以寧神適以瀆神莘老孫氏曰祖父至尊神明至幽而以非禮瀆之聖人所以深臯也

秋伐邾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微者伐之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弑逆之賊而以伐人見王政之益衰也○高氏曰桓自弑立恃其強惡以陵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鄑鄧穀滕杞或朝或會惟邾恃舊好而不顧至是遂伐之其曰伐邾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討桓公弑逆之臯宜乎其反見伐也

冬十月雨雪雨于付切

戴氏曰孟冬之月陰氣始凝而驟雨雪陰氣盛也○黃氏曰諸家多以冬十月為今之八月雨雪非時令戴氏以夏正冬十月言理亦未嘗不明嘻果八月也聖人恐未必証天而易秋為冬也存耕趙氏曰人事病乎天然後天變示乎人桓之惡德上干天和未雪而雪所謂乖氣致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祭公者天子之三公也莘老孫氏曰天子三公食采於祭者也穀梁曰遂繼事之辭也存耕趙氏曰因而成事也公羊曰大夫無遂事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庭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張氏曰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令使魯為媒而因是往輕褻王配

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二說未詳孰是若當時天
子使之來魯而又使之遂逆后則過在桓王祭公特
有從命之辱耳○胡氏曰案禮天子不親迎使上公
逆之何以書以遂事書之也劉氏曰三公者父師之
任也坐而論道使之逆女非正也葉氏曰天子逆后
以卿而公臨之祭公逆后非矣與劉氏同胡劉二說
亦未詳孰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經部
春秋本義卷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八十三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五　元　程端學　撰

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氏曰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而增益也杜氏曰季字姜姓也前年祭公所逆王后也戴氏曰方其逆也稱曰王后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季姜自父母家言之也歸見隱二年公羊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取嫡女天子求后於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若而人是以伯姬歸于紀則叔姬為之娣今曰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春秋書之以防後人猶有卑人為后者○愚謂王后為天下母為擇諸侯嫡女窈窕貞淑然後可以配至尊成內治為宗廟社稷主今紀以畏齊

而謀納女魯以弒賊而主之桓王亦乘機而娶紀之姪娣上下皆非正義明道之舉嗚呼春秋之作所以為君子惻怛之心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射音亦又音夜

康侯胡氏曰案周官典命凡諸侯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命矣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乎○穀梁曰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来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以內為失正也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張氏曰春秋以討賊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責之戴氏曰使不辜未還而曹伯卒則國非其國也劉氏曰此後世所以多子禍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曰會者期辭也杜氏曰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衛侯與公為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趙氏曰書不遇者見諸侯之無信朴鄉呂氏曰衛不信也呂氏曰春秋之世專計利害

不顧義理如此○高氏曰在易屯之六三以陰居陽其身不正而輕躁妄動求應於五五應在二而弗見納聖人戒之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夫桓公身負弑逆之辜而又輕躁妄動為人所棄正如屯之六三聖人為萬世戒也黃氏曰郎之戰兆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見隱九年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為主劉氏曰外為志乎此戰也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為不少矣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為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怒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愚謂魯衛兄弟之國齊魯累世之姻桓公又新娶于齊魯鄭嘗會盟假田以締交一有閒隙則忘親背盟興兵爭戰此春秋之時所以為大亂聖人比書其事為後世鑒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稱人微者也吕氏曰盟我不與也其曰人不詳也未詳是否杜氏曰惡曹地闕愚謂諸侯專盟是無天子大夫專盟是無諸侯王綱之壞極矣聖人所尤惜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劉氏曰齊衛鄭相與會盟而君不行委之大夫春秋正本謹始知其後必有大夫脅權交政之惡則又有陪臣執國干上之禍其勢相乃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陸氏曰執大夫例稱人愚謂義不在人而在執略之辭也康侯胡氏曰祭仲鄭之命大夫祭氏仲字也蘇氏曰名也前說近是愚案突莊公庶子宋雍姞所出即厲公也忽莊公嫡子鄧曼所出即昭公也葉氏曰凡出奔者皆書名蓋迫逐者必有與之爭國者內無以為辨後倣此邦衡胡氏曰一君外亦一君不名無以為辨後倣此邦衡胡氏曰未踰年不稱鄭伯愚案居喪未踰年之君稱子今不稱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

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穀梁曰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愚謂突以庶孽謀篡宋莊私突執祭仲奪嫡立庶祭仲執國柄不死節以輔正三者舉大惡極矣然鄭莊之多寵以遺後禍與鄭忽不能君舉朝無忠臣而廢置如反掌與天子方伯不修其職以致姦猾肆行而無所忌舉可見矣○陳岳氏曰忽太子也兄也正也突公子也弟也非正也忽既立則祭仲之君以君臣之義顛則扶之危則持之力不足則死之又知突在宋非會非聘為宋所誘其無謀甚矣往而被執不能死節歸立厲公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孫氏曰蔡叔蔡侯之弟叔字也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者皆字朴鄉呂氏曰折魯地義見隱元年盟于戾○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衛為仇敵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

誠慤相與之心又以再命大夫敵宋公陳侯故盟不足以恃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音扶公羊作鍾

杜氏曰夫鍾郛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康侯胡氏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歟曰盟者春秋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專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以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口暫切

杜氏曰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作紀今從程子所定作紀公羊作毆蛇紀左氏作杞公羊

杜氏曰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義見隱

元年盟于蔑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張氏曰南燕姞姓國漢屬東郡今為滑州胙城縣存焉

耕趙氏曰居宋鄭之間杜氏曰穀丘宋地張氏曰在應天府穀熟縣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曰厲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張氏曰去年與柔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會不恤同盟也

公會宋公于虛公羊作郯

杜氏曰虛宋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曰龜宋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五出與宋會諸侯臨滍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先王之法諸侯無事不得出其四境朝事天子則出境天子巡狩則出境方伯率諸侯以征伐則出境若無事而出境則

誅葉氏曰公始以柔會宋未幾復自會于夫鍾于闕于穀丘夫鍾郜地闕魯地穀丘宋地也公之求宋亟矣及是復會于虛于龜皆宋地而公即之公之求宋益亟矣蓋自隱以來我之相與為厚為薄者惟宋與鄭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至郎之戰懼鄭之謀已故亟於求宋既而求鄭以為武父之盟而成伐宋之役明年再會又明年復會其求於鄭者亦如是其急鄭適有突之亂知其不足恃乃復從而伐之孰有立國如是而可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寡援君子是以知桓之不終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音斧

鄭伯突也東萊呂氏曰突簒位而以君書之不沒其實也杜氏曰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愚謂魯桓與宋兩盟四會不洽旬而背之以盟鄭反覆如是比事而觀其義自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張氏曰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其人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公之會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簒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呂氏曰此年書盟會之數如此見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屢盟民不堪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為世戒後之人君有意於善者其知慎始守約愛民為急以合聖人之意乎

丙戌衛侯晉卒

孫氏曰丙戌羨文也此盟與卒同日耳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內不出主名微者也伐而言戰者宋不服而逆戰也言戰而不言敗績無大勝負也兩年之間六盟會宋宜篤好也一與鄭比則連鄭伐宋鄭突亦忘其立己

之私忌而與魯比此宋不服以至於戰殘民毒衆辠惡極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魯桓鄭突此役是也書及鄭師伐宋辠魯鄭也又書丁未戰于宋言魯鄭與宋亟爭尋常殘民暴骨兩辠之也康侯胡氏曰來戰者辠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辠在內戰于宋是也存耕趙氏曰魯軌弑隱宋馮弑殤鄭突篡忽三者皆逆賊周有常刑皆戮餘也敢稱兵為戰見王法之不

行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魯侯來會紀鄭也及者三國及之也燕稱人微者也戰稱爵舉重也敗稱師君存而師敗也敗績者敗其軍功大敗也公羊曰其不地於紀也趙氏曰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莘老孫氏曰紀為齊侵削志欲滅之舉宋衛燕三國之師往伐之紀於是要魯鄭之君以為之敵愚謂齊吞小國連諸侯以伐紀自取敗績辠不勝誅矣紀不量力又連魯鄭以戰雖僥倖一勝卒滅宗社其相從諸侯各逞私怨合黨報怨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皆辠也見王政不行諸侯縱恣甚矣杜氏曰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以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

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天子下告方伯連師與鄰國之諸侯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

三月葬衛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大水

義見元年○存耕趙氏曰桓元年大水今又大水水天之所生以活人者也大而災焉陰沴之證也夏見則妨農矣高氏曰自堯有洪水之患使禹治之禹能疆理天下正其經界有畎有澮有溝有洫有川有遂遂無水患但有其利故年之豐凶一係農力水旱不能為之害或天時久雨則由畎注澮由澮注溝由溝注洫由洫入川由川入遂以次疏道入河入江終至於海蓋以決而不為災也或天時久旱則於溝澮川遂之間遞引其水以為灌溉又得其利焉春秋之時暴君汙吏壞其經界使畎澮溝洫之屬皆蕪而不治於是遇大水而無以決遇大旱而無以溉民為兵戰所驅無暇治田畝聖人書大水者上痛禹跡之亡下悼井田之廢生民受其患無以拯濟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公與鄭伯皆有篡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今相會于曹曹之容惡可知也

無冰

穀梁曰時燠也戴氏曰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之十二月三之日今正月也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今桓公春無冰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納春秋於是時而書之愚謂此年正月為公會鄭伯于曹而書若無冰則總繫之春耳藏冰出冰俱在其中與僖二年三年書不雨之法同義與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同蓋無冰不可繫月故也康侯胡氏曰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然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胡氏曰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

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事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黃氏曰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為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冰為災故書然使果十一月無冰則尚有十二月尤寒冰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一月無冰為災而先書之也蓋至十二月無冰及春正月東風解凍終於無冰則無冰決矣始以災而書爾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梁作禦

杜氏曰不書月闕文葉氏曰經成而後亡也愚謂此及宣七年孫良夫皆稱使來盟前定也使其弟見隱七年齊來聘此則盟以伉諸侯甚矣盟見隱元年盟于戲此則簒賊之合黨甚矣○莘老孫氏曰春秋諸侯使其弟來者皆舉其不當使也弟而可使則命而使之可也不命而使之徒曰弟焉舉之也來盟者盟于魯也春秋主我使自外而至盟者書曰來盟不言其地盟於我之國都也存耕趙氏曰請會矣又請盟焉又請

存耕趙氏曰御廩之災在致災三日之前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災於齊之日也趙氏曰譏不改卜也獻可杜氏曰八年書再烝見其瀆也此年書御廩災乙亥嘗見其慢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衛人在蔡人上

葉氏曰伐言以己不能敵假人以為用也愚謂宋怨

突之背己又有丁未之戰己已之敗績故用四國之兵以伐鄭康侯胡氏曰列國之兵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折之盟陳蔡在焉紀之戰齊衛在焉皆與宋同惡者也宋公不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深怨突之背己而自量其力不足以加之於是復以齊蔡衛陳之兵伐鄭宋公之舉斯為尤重存耕趙氏曰是摟諸侯以伐諸侯也齊子猶在哀疚相與從宋以興戎木訥趙氏曰出忽立突者誰歟已立之而已疾之不仁哉宋莊也愚謂宋莊之罪著矣然鄭突忘立己之恩結魯以伐宋以致交怨報復殺戮無辜突真薄德哉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家父見八年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公羊曰王者無求車非禮也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恭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此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舉也義又見隱三年求賻○葉氏曰天子有賜無求諸侯有貢無與古者邦國九貢車有器貢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之器不足而求車用不足而求金以是居人上非所以王天下也獻可杜氏曰桓公篡立天子未嘗討之反屢聘之今又有車服之求聖人所以甚之也張氏曰家父為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舉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案此一見魯桓不奔王喪而會齊僖之葬二見魯桓以嘉禮會齊侯於艾會宋蔡衛於曹三見諸侯之伐國不已四見桓王崩於此年而葬於六年之後也所為屬辭比事為春秋教者皆此類也豈徒記其死生之變而已哉義又見隱三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高氏曰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其顛倒甚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書名見十一年鄭忽出奔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張氏曰突以庶孽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陸氏曰逐君之臣其辜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康侯胡氏曰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臣乃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公會齊侯于艾 公羊作鄞穀梁作蒿

艾見隱六年高氏曰魯嘗與齊絕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復通好焉而齊襄居喪出會越禮畔道自是與文姜為鳥獸之行而桓公之禍兆於此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亡侯切

杜氏曰牟國泰山牟縣張氏曰後為登州牟平縣杜氏曰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張氏曰後為拱州寧陵縣愚謂言人則三國之臣也三國以臣而行朝禮魯以弒逆之賊而安受旅朝之儀見當時禮制之大壞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稱鄭伯嘗君鄭爾稱名已奔之君皆無他義也入于櫟竊入據邑也公羊曰櫟者鄭之邑也杜氏曰河南陽翟縣張氏曰後屬潁昌府左氏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愚謂突以庶孽奪嫡篡位五年天子方伯不治之又不能君而出奔既奔而又竊入據邑終始亂鄭舉動莫非窮奇之謀春秋直書其事而亂惡自見矣○程子曰鄭伯突入于櫟突非正也存耕趙氏曰世子復歸于鄭突入于櫟兩辭之間逆順見矣于櫟未得鄭也然櫟鄭之險邑猶制與京也突雖未得國其後卒君鄭實由櫟而入許氏曰此詩所謂五公子爭立兵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國邑之大也忽失其政不能制突使謹夫亂之所自生心此亂根也故君子略其枝葉使謹夫亂之所自生愚案莊二十一年書鄭伯突卒則突終復篡位比事而觀春秋之時亂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余支切公羊作伊

杜氏曰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左氏曰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未詳信否義見隱三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胎公之與突其是非邪正亦明矣然胎公雖正其才不足以

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纂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存耕趙氏曰宋馮前年方以四國之師伐突未幾突出忽歸又以三國之師納突馮之無恒心可知矣未詳是否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曰會于曹謀伐鄭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黃氏曰冬伐鄭納突未克今再納突也未詳是否義見隱二年鄭伐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呂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時之亂無復禮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既出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和魯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皆私也存耕趙氏曰突馮也軌也均篡賊也背公死黨奪攘矯虔此風一倡而奪嫡亂國之事相踵於世高氏曰鄭國之亂宋公實為之宋為首惡未詳是否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孫氏曰助篡伐正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

唐

冬城向

孫氏曰下言十有一月則城向在十月矣高氏曰春秋有二向此我之邑木訥趙氏曰隱二年莒所入之向也計其後為莒所滅地在魯莒境上故城之魯莒之爭自城向始未詳孰是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雖得時然違王制而勞民力故書○存耕趙氏曰鄭伐既疲民於鋒鏑向之城復役民於畚鍤終歲勤動民不得休息黃氏曰左氏曰書時也謂城以冬也自漢儒言三正而杜預謂周之冬今之秋諸家遂一變其說反以為譏非時不知周之改正不過以建子之

月行朝饗之禮以示不沿商也天之四時豈可改也哉天豈以周建子而改冬為春也哉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之傅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辜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愚謂衛朔之奔兆於宣公烏獸行殺二子之時而成於朔為諸侯之後蓋朔之君衛五年矣使能治其國家尚足以蓋前人之愆而父喪未葬伐紀伐鄭觀春秋所書莫非悖亂之事其失國也宜義又見十五年鄭突奔蔡○君舉陳氏曰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後出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以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杜氏曰黃齊地左氏曰平齊紀也邦衡胡氏曰五年齊鄭如紀謀欲襲之十三年紀與齊戰齊紀之憾深矣公為黃之會以平之存耕耨趙氏曰魯不量己之力不足以敵齊而輕挾紀以為戰今不知己之力不足以平齊而輕會齊以為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為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為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既退魯遂與齊戰于奚二年齊遂遷紀之三邑足以知盟之無益而攻伐隨之矣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趙趙翠軌切及左氏作會也陸氏曰或作及故知誤

杜氏曰趙魯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戴氏曰隱公

初與邾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桓公今與邾盟于趡未數月即與宋衛伐邾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穀梁作郎公羊無夏字闕文也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稱本爵為得正但為私謚書耳○王氏曰隱八年經蔡侯與戰則過矣故高氏曰二國春方盟會而夏遽交戰彼興師而來則魯宜有以諭之凡戰由主人主人服舉則不戰矣此書及齊人戰于奚又舉魯也○存耕趙氏曰春盟而夏戰盟非信盟戰非義戰也孫氏曰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皆此義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杜氏曰封人弟即獻舞也何氏曰獻舞之兄前說近是穀梁曰自陳有奉焉爾愚謂封人有子無子弗可考今據經而論季以弟而倚陳歸國是不有天子與先君之命也

癸巳葬蔡桓侯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稱本爵為得正但為私謚書耳○王氏曰隱八年經蔡侯考父卒葬稱宣公宣十七年蔡侯申卒葬稱文公其後書葬皆稱公者若葬景公靈公平公昭公唯封人卒葬稱桓侯案左氏桓侯而下有哀侯景侯靈侯平侯昭侯蓋蔡人謚其君或公或侯兩稱之耳邦衡胡氏曰生有黜陟沒有謚王者柄此以別臣下賢不肖而使人有勸懲也晉侯仇卒於平王之時謚曰文侯以謚加本爵足以知命於天子也是後周益衰諸侯沒者不復請謚於王五等壹稱公乃臣子之自謚此稱侯者亦臣子自謚爾書者見其稱公稱侯皆臣子私為之也萬人傑問蔡桓侯文定以為蔡季之賢知及宋人衛人伐邾

莘老孫氏曰邾前年来朝又此年盟于趡今遽帥二國之人伐親附者所以見會盟無信而朝事不暇強大縱横而弱小見陵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詛神玉帛交錯如敝屣蓋其為人瀆信而好盟不仁而佳兵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而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趙氏曰不書日或史有闕或傳寫誤義見隱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盧篤切又力角切公羊無與字蓋闕文

杜氏曰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于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孫氏曰邾前年来朝又此年盟于趡今遽帥二國之人伐親附者所以見會盟無信而朝事不暇強大縱横而弱小見陵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詛神玉帛交錯如敝屣蓋其為人瀆信而好盟不仁而佳兵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而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趙氏曰不書日或史有闕或傳寫誤義見隱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盧篤切又力角切公羊無與字蓋闕文

杜氏曰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于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殺而書薨義同隱公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穀梁曰其地於外也左氏曰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人畏君之威不敢寧居来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愚謂魯軌纂弑天子不征諸侯不討魯人戴之為君彼自恃其無誰何也於是黨亂賊淩小國背盟結怨黷武殘民不奔王喪怠忽宗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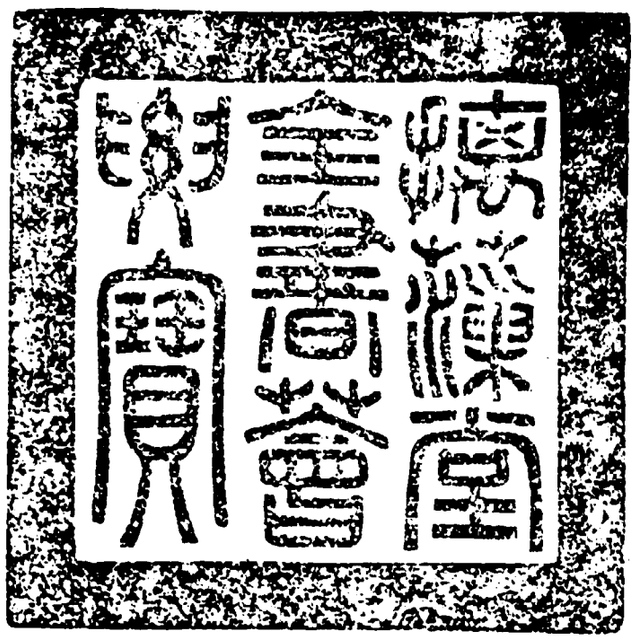
亂取賂儼朝同列旣不正家遂莫齊卒殄於淫婦之禍夫姜氏諸兒之惡不待言而著矣然自作孽者幸免王誅難違乎天矣春秋比書十八年之事而終之以此有以為永鑒哉○張氏曰魯君見弒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見之此先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雖不明書齊人殺公而桓公之不得其死已昭然矣蓋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是以桓公見殺不得不諱又當不沒其實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姑而成章也愚謂此亦舊史之法仲尼因之云耳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杜氏曰九月而葬緩也高氏曰稱我君別外喪也稱我君而後舉謚臣子之敬辭也義同隱三年葬宋穆公○獻可杜氏曰禮諸侯薨請於天子大夫卒謚於君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勸善也周衰諸侯變古易常是以外諸侯書葬者九十三內書葬者九豈非謹其禮之失邪

春秋本義卷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六 六七

元 程端學 撰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八十四

春秋本義卷六

莊公 名同桓公子

元年春王正月

義見隱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穀梁曰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劉氏曰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不以道終而子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莘老孫氏曰繼弑而不行即位者三莊之繼桓桓見弑於齊也閔之繼子般般見弑於慶父也僖之繼閔閔見弑於慶父也大意已見桓公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莊公母也不稱姜氏闕文也朴鄉呂氏曰前書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今孫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前目後凡也未詳信否公羊曰內諱奔謂之孫杜氏曰猶孫讓而去康侯胡氏曰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胡氏曰文姜之惡甚矣臣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子雖不能討王法其可不誅乎愚謂魯不能討而縱之奔齊則魯無臣子莊公無政天王無法姜氏自此淫奔愈無忌憚矣○趙氏曰婦人而有與弒其夫之嫌則子不得母之檀弓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今姜氏失婦道矣子不得以為母臣不得以為君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公羊穀梁作逆葉氏曰左氏誤作送逆以為王之卿如祭伯然果爾即當書天王使單伯送王姬杜預以為既命魯為主不言使非是不如公穀得經之正張氏曰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豈得預書之

伯字也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張氏曰逆迎也王姬桓王女莊王妹也公羊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者主之穀梁曰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莘老孫氏曰魯主王姬之婚且使大夫者逆而為之主常事耳皆不當書而書者桓公見弒於齊仇讎未復而莊公又見在衰絰之中天子乃於此時使之主王姬之婚又與仇讎之國為禮書之以見天王不當使魯不當受而單伯不當逆也○高氏曰魯不能訴於天王已無臣子之道在諒闇之中而修嘉好之禮天下固多同姓之國矣何必在魯是魯人默順王命陷王於不義也張氏曰齊乃寢苫枕戈不可同天之讎而與之主婚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三綱至是絕矣愚謂齊襄戕殺魯桓天王當絕其婚而討其辱既不能然又使魯主之周之不能令諸侯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張氏曰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之逆也然魯主王姬非一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于外者知哀姜淫亂不可雜於吉事故築于外也然桓公弒于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為安命國人以築齊王姬之館歟春秋所以

著其忘父親讎之辜也○葛老孫氏曰仇讎未復莊公之喪未除而天王遽使魯主婚天王則已失禮矣為莊公者當辭於天王期於得請而後已於是之時非無同姓之諸侯也非無喪之鄰國也蓋莊公未之辭耳君父之讎未復儼然在衰絰之中遽釋怨解仇與之為婚姻之主聖人以莊公事君不盡其誠居喪不致其哀忘君父而交仇讎舍衰絰而親弁冕雖築館以示變然不能救其辜也葉氏曰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杜氏曰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襄稱其德蘇氏曰命之以策也

王之為天子可知也○趙氏曰寵篡弑以瀆三綱也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以簒弑未嘗入朝未嘗受命今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且魯桓已葬矣因魯之自謚而錫之尤為非禮葉氏曰魯諸公皆不聞免喪朝王之事而莊公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書天王使凡伯來錫公命成公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凡三見桓公未嘗朝王受命而追錫之文公未嘗終喪朝王而先錫之成公未有功德而加錫之皆有為而書周官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視其命數為節此先王五等諸侯之辨也秦襄公當犬戎之難以兵佐周東遷平王賜之岐以西之地為諸侯受顯服其大夫作終南之詩以美之此始封為諸侯者也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牧于坰野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命而史克作頌此有功德而

加命者也桓文成公皆見於經而僖公獨不見何也凡春秋合禮則以為常事不書桓文成公之命皆禮之不宜有也可見春秋之法

王姬歸于齊

康侯胡氏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館于外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辜著矣

齊師遷紀邾鄫部（邾蒲丁切鄫子斯切部音吾）

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邾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部在朱虛縣東南鄫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康侯胡氏曰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己屬也愚謂邑者天子所封有故而遷民邑者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僭之況非有辜而欲吞其國乎齊襄之惡大矣○高氏曰紀與齊乃同姓之國況天子娶后于紀而王姬又歸于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黃之盟一舉而遷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朴鄉呂氏曰經之書遷者九而義有二焉有強人而遷之者有欲自遷者若齊師遷紀邾鄫部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此強而遷之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此其自欲遷者也凡書遷與書取異取者取其土地爾未若遷其民之酷也遷其民則父子兄弟離散而人失其常居恃衆以遷紀之民此聖人所以深疾之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共仲也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東萊呂氏曰夷國也若於越然未詳孰是張氏曰莊公是時年才十五慶父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簒弑之禍故春秋詳書以譏之戴氏曰孟氏之孽基於此義又見隱二年

鄭伐衛○許氏曰當莊公初魯未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蓄德修政以俟有閒舍堂堂之讎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丘知莊公之無志康侯胡氏曰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羣弒隱公慶父弒子般閔公公子遂殺惡及視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為録焉我主之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

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康侯胡氏曰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葦老孫氏曰魯與天王同姓天王之女下嫁諸侯者多魯主之然而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久王姬之歸書之最備者齊王姬也單伯之逆築館于外王姬之歸王姬之卒見於

春秋者凡四春秋常事不書而齊王姬之事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盡禮於仇讎而無思於先君也舉之大則書之備惡之積不可掩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諸若切公羊作部

杜氏曰禚齊地左氏曰書姦也愚案周禮司馬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齊襄之惡不容誅矣姜氏與弒而淫縱如此則莊公之不能齊家治國王法之不行於天下舉可見矣○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也朱子曰詩南山雄狐前二章刺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後二章刺魯桓娶妻使之得窮其欲載驅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傚笱比莊公不能防閑文姜猗嗟極道莊

公威儀技藝之美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葉氏曰詩言其情春秋著其法

乙酉宋公馮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少也穀梁曰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胡氏曰將納朔也何以知之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莊五年冬公會齊宋陳蔡伐衛卒納朔焉

夏四月葬宋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月葬桓王

王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杜氏曰桓公十五年三月王崩七年乃葬故曰緩高氏曰平王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至於桓王崩七年乃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辜黃氏曰周之事勢可知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鄑戶圭切

杜氏曰季紀侯弟鄑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張氏曰鄑州之境左氏曰紀於是乎始判孫氏曰諸侯母弟未命者皆字蔡叔蔡季之類是也鄑天子所封非紀季可得而有齊欲并紀季忘兄之親取兄之邑以事齊其惡可知也○獻可杜氏曰古之邦國分授疆土小大相維協和親比一德以尊天子為之屏翰末世大偪小衆暴寡以至滅亡王不能正故春秋詳書之

冬公次于滑乎八切公羊穀梁作郎

穀梁曰次者止也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張氏曰或曰滑州也常山劉氏曰諸侯非王命不出境卿大夫國政所屬兵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錄之以正非法○劉氏曰曷為或以事書或不以事書以事書者止之以事者也不以事書者止之不以事者也君舉於政師舉於義止不以事

者亂之道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羊穀梁作饗

杜氏曰享食也祝丘魯地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義又見二年會于禚皆淫亂也享甚矣○康侯胡氏曰享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戴氏曰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遂于齊猶有所媿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其無忌憚甚矣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篡弒魯人習之三十餘年至子般閔公兩君見弒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

三月紀伯姬卒

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禮諸侯絶傍暱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常事也故內女不卒之此書卒者為夏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起○胡氏曰內女不卒如鄫伯姬紀兩伯姬宋兩伯姬不書卒惟此伯姬宋伯姬書蓋為齊侯葬紀伯姬起文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義見隱四年遇于清○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未詳是否

紀侯大去其國

常山劉氏曰大者紀侯之名生名之者失地也左氏曰違齊難也孫氏曰齊肆吞噬信不道矣紀侯守天之存亡者一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於今年也紀之圖存雖其閒不能無失然而困於強暴之凌逼委宗社而去之所以責強大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絶之志於言意之表也愚謂齊襄貪

肆殘忍辜不勝誅矣然助桀為虐者鄭伯也為紀侯者苟能修德任賢養民訓兵上下一心固守疆土齊人雖衆無能為也書曰大邦畏其力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乃不務此而求援弱魯結婚夷王邊戰為盟何益於國哉已而紀季先去國勢遂分兵未接境委宗社棄人民妻不及葬而為高士之逃世大夫之去國致伯姬見葬於讙人叔姬寄死於齊境國君死社稷之義安在哉經曰紀侯大去其國聖人憫但之心雖以憫時王之無政強暴之吞齧然紀侯不能為國之意在其中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由鄰國也齊侯弁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愚謂齊侯之惡顯矣然齊兵未至紀侯與其臣子棄殯去國使伯姬葬於讙人之手夫婦之恩臣子之情薄矣哉○康侯胡氏曰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舉著矣高氏曰齊襄以紀侯自去其國非我顯滅之故葬伯姬以示已之恩以泯其跡甚矣齊人之詐也存耕趙氏曰不惟紀無臣子亦以病魯不親親也獻可杜氏曰春秋之世法度無所稟強暴者恣其貪危亡者無所託紀為齊所滅而伯姬為齊所葬聖人書之惡齊而閔紀也東萊呂氏曰內女不書葬而書葬者三宋共姬紀伯姬與叔姬皆非常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羊穀梁作部

狩見桓四年禚見莊二年孫氏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莊公之父親為齊殺而遠與齊人狩○杜氏曰公越境與微者狩失禮可知存耕趙氏曰狩以奉宗廟教兵守未有入他國而行之者也齊有望諸魯有大野禚非狩所也康侯胡氏曰莊公於齊無時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

其為樂下主乎己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莘老孫氏曰莊公元年主其婚三年臣會其伐於是又親與其臣狩蓋公不孝而釋讎也於此為甚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杜氏曰書姦也戴氏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之中豈容以人道責哉愚謂齊侯之惡亦著矣莘老孫氏曰姜氏會齊侯之惡春秋皆據實書之傳信後人也或會或享或如師一時之跡不侔而為行之惡則一○康侯胡氏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蓋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深矣

秋鄫黎來來朝 鄫五兮切公羊作倪黎左氏作犁

公羊曰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常山劉氏曰

夷狄附庸書名張氏曰案宋仲幾云滕薛鄫吾役也則鄫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未詳孰是陸氏曰曹姓子爵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於鄫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未詳是否杜氏曰東海昌慮縣有鄫城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曰伐衛納惠公也葉氏曰朔雖宣姜所生然諸侯不得再娶則朔不得為嫡子況殺二公子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梁作三月

張氏曰王人下士也子突字也莘老孫氏曰衛侯朔使子突救之高氏曰子突以辭直之師不能勝黨惡之諸侯見王命之不行也且王者有征而無救書救

以見王室之微矣○貫道王氏曰朔以狗彘之種盜
天子土地周公之刑所謂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者
也既失天討矣及諸侯伐衛納朔而後出救師吁惜
乎其失機也君舉陳氏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
行於天下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
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未詳信否劉氏曰為諸侯
受之君君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亂之道
也存耕趙氏曰諸侯抗王命其逆可知矣○胡氏曰
前年諸侯伐衛今年卒納朔天子不克救朔卒為諸
侯所納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孫氏曰天子之威
命盡矣
秋公至自伐衛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侯納朔而後歸也○
存耕趙氏曰老師三時而朔卒入踰四時而告成事
莊公之行十有九其致者五三至自齊以求婚於讎
非所以告廟也一至自伐戎以遠伐戎也今至自伐
衛以抗王命也胡氏曰凡公行一百七十三至者八
十二悉書之煩不勝書止是出入踰時或譽深惡重
即書此書者譽深惡重也
螟
義見隱五年
冬齊人來歸衛俘芳夫切公羊穀梁作寶
俘軍所獲也張氏曰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齊
人首惡故主衛之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國邦衛胡
氏曰諸侯逆王而納朔志乃在於衛俘蓋志於利則
叛其君矣春秋書齊人歸俘以見諸侯之逆王命蓋
本志於利也○康侯胡氏曰言歸衛俘則知四國皆
受朔之賂矣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
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
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

人歸孚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變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弒攘奪則不厭也春秋書此垂戒明矣愚謂先書公會齊宋陳蔡伐衛次書王人救衛次書衛朔入衛次書公至自伐衛及此又書齊來歸孚屬辭比事雖無有傳其事豈不顯乎其惡豈不著乎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杜氏曰防見隱九年義見莊二年會于禚○葦老孫氏曰姜氏齊侯皐均惡等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見賢偏切夜穀梁作昔陸氏曰非也隕公羊作賣

杜氏曰防見隱九年義見莊二年會于禚○葦老孫氏曰姜氏齊侯皐均惡等

夜初昏以後也夜中夜半也公羊曰恒星者列星也孫氏曰星之常見者也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也咲氏曰奔流如雨之多也康侯胡氏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伯中國政歸盟主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戴氏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而當世君臣莫能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豈徒然哉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見桓元年黃氏曰麥苗麥之苗也凡植物始生曰苗康侯胡氏曰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黃氏曰案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為秋之事春秋所謂秋即今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為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耳家氏曰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或已種而為

水所溺故曰無麥苗非謂已孰之麥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張氏曰後屬鄆州東阿縣義見二年會于禚○康侯胡氏曰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穀梁曰次止也侯待也杜氏曰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期會莫應也○葦老孫氏曰邾與魯為同姓之國莊公無親親之恩率諸侯以伐之春次于郎以侯陳蔡我侯之也及齊師以圍之我約之也其為志者皆我也所以見內之舉也

甲午治兵

治公羊作祠陸氏曰非也周禮有治兵

康侯胡氏曰此治兵于郎也侯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譏黷武也張氏曰將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師出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劉氏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以秋治兵春振旅今魯以春治兵非其時矣又曰魯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愚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治兵於閒暇之時而用之於不得已之際則師出以律矣今莊公輕次於外侯陳蔡而不應蹭蹬無聊衆心離貳然後治之末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公羊作成

康侯胡氏曰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張氏曰魯與郕比皆文王之胎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然後不得已而邀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寧降於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

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

秋師還

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索隱曰三時暴兵于外不修民政而奪其農時聖人因而書之以志莊公不臣之罪為後世黷武之戒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世用師多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者何則莊公此師尤為非義上既不用天王之命無故而興師自正月次于郎以侯陳蔡而陳蔡不至可謂無名矣甲午治兵可謂黷武矣夏師及齊師圍郕郕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勒民力興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無知不氏與州吁同左氏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關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張氏曰齊襄之見弒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配嫡已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考襄公即位以至於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媒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所謂積不善之餘殃者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存耕

趙氏曰連稱之徒盜賊之靡者因無知以作亂君弑而無知為君則主弑者無知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義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東萊呂氏曰無知踰年不稱爵蓋弑君之賊猶若不以罪討則亦不以討賊之辭加之猶謂之大夫如里克者是已蔡世子般則楚子誘而殺之齊商人則齊人弑而討之不以其罪故不加以討賊之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其器切公羊穀梁作暨

大夫無名氏衆大夫也左氏公穀曰齊無君也杜氏曰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張氏曰後為沂州承縣穀梁曰盟納子糾也趙氏曰納讎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德有輕重怨有淺深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於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仇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公羊穀梁無子字

子糾小白皆襄公庶子孫氏曰小白弟也左氏曰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杜氏曰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公羊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邦衡胡氏曰齊不受子糾而公必納之故先書公伐齊見齊不受子糾也次書納糾見公黨仇人之子也齊小白曷書入蓋子糾稱

子當立也小白不稱子不當立也不當立則為篡○存耕趙氏曰魯莊之伐齊似矣惜乎其以納糾也使移此以為復讎之師魯其庶乎春秋書其故以其非讎齊而德齊也莘老孫氏曰莊公忘君父之大讎伐齊而納讎人之子書曰納者不宜納也公子糾雖非嫡長而桓公之庶兄莊公納之雖不得於義而宜嗣齊襄而為君者惟糾焉故曰子糾書納者見莊公納之之辜書子糾者言其宜為齊君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戰公也不言公者蒙上公伐齊之文耳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左氏曰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避於下道是以皆止莘老孫氏曰齊為仇讎之國無時而通莊公受糾之來奔志欲納之已盟其大夫伐齊而納糾矣而小白先之既忘其讎矣又不量力而與齊戰焉至於師徒崩喪而糾不免於死為莊公者其辱如何也○呂氏曰書我師敗績則凡例謂內不言敗者繆矣春秋無義戰凡相侵伐皆聖人所辱曾不是諱而諱敗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人取之於魯而殺之也孫氏曰子糾當立桓公爭國取而殺之甚矣所以重桓公之篡也○康侯胡氏曰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齊必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存耕趙氏曰小白不能容糾於魯必置之死小白器量之不宏取而殺之莊公亦罪也經書之見小白器量之不宏之首罪之魁也功過不相掩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桓公入齊首殺子糾絕滅天倫罪之尤大者也其與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異矣此後凡伯者之事必辨其功過如邵子云

冬浚洙 浚蘇俊切

公羊曰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杜氏曰

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康侯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興作書之皆辜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七

元 程端學 撰

莊公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上酌切

不書伐而書敗其師書法與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後不復解杜氏曰長勺魯地在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

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未詳信否存耕
趙氏曰小白報乾時之役也魯師敗矣子糾殺矣亦
可以已乎愚謂魯亦有以台之其幸而勝不足論也
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二月公侵宋

侵者侵其疆界也康侯胡氏曰詩曰侵自阮疆書曰
侵于之疆是也高氏曰公既敗齊師又乘勝加兵於
宋非義之甚也愚謂諸侯無王命而聲擧致討擧也
況無王命以侵人之國殘民黷武不容誅矣義與隱
二年鄭伐衛同○穀梁曰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
衆其敵惡之貫道王氏曰所以啟次郎之師也春秋
書侵五十八

三月宋人遷宿

遷國者奪其地利形勢而從其國都於他所或又以
為附庸也不言遷於某地者葉氏曰以遷人為擧義
不在地也宿見隱元年孫氏曰宿微國天子封之宋

人遷之其惡可知也義又見元年齊遷紀邾鄫郜此
則遷國甚矣○康侯胡氏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
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
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於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
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從之蓬藋道途
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
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惡自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氏曰乘丘魯地張氏曰興仁府乘氏縣愚案齊宋
之師次于郎而獨敗宋師于乘丘豈宋師先進于乘
丘邪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
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
乃還常山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闚
覘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獻可杜氏曰公不

能復讎而反納子糾以啟齊之寇又侵宋以衆其敵致二國同次于郎公雖敗宋不足為美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杜氏曰荆楚本號後改為楚莘蔡地張氏曰成王初封熊繹於丹陽江陵之枝江縣也自荆子熊通侵伐漢東諸侯其國始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貲始敗蔡侵猾夏矣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未詳信否張氏曰於此見王政不行夷狄憑陵中國君舉陳氏曰春秋書之見夷夏之大變也後倣此

高氏曰諸侯死社稷正也逃之辱也虜賤甚矣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愚案隱公會戎盟戎致凡伯見伐戎禍稍息而狄伐中國荆楚伐蔡皆由王法大壞諸侯自相侵伐中國勢分夷夏莫辨故荆楚猾夏而近者首被其禍不可復制春秋之末漸主夏盟楚

衰而吳繼之吳衰而越繼之蠻夷之盛至於越而春秋終矣王綱盡矣故君子常防患於未然而春秋比書其本末為履霜之戒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譚徒南切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南府歷城縣滅者夷其社稷覆宗絕祀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出國己滅矣無所出也愚謂不名闕文也存耕趙氏曰譚雖小國先王所封王封之惟王滅之亦必當其辜也小白亦諸侯也可滅之乎胡氏曰言奔莒不死社稷也○陳氏曰書滅始於此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伯為之也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跡於天下薛氏曰五伯桓公為盛威陵諸侯以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子斯切）

杜氏曰鄑魯地愚謂齊遷紀鄑邑當為紀地豈偶同

名邪左氏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敗諸鄑存耕趙氏曰宋報復之師也屢役不勝可以已矣莊公以兵始禍屢勝鄰國能無悔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胡氏曰二年之中三敗齊宋之師以深其怨

秋宋大水

康侯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東萊呂氏曰其顯然為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義見桓元年○康侯胡氏曰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東萊呂氏曰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取其一二甚者以為後世戒

冬王姬歸于齊

劉氏曰我主之也孫氏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年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也○邦衡胡氏曰姬姻之道不正其始則終必亂齊再娶王姬婚姻不正莫甚焉非惟惡公忘讎而主婚亦以志小白篡立王不能正反薦女以結之也存耕趙氏曰公羊氏曰二姬皆莊王女一為姑一為婦非倫也未詳是否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即隱七年歸于紀者也孫氏曰伯姬之媵也酅紀季以入齊之邑也啖氏曰稱紀言紀之婦也宋氏曰國滅夫死託身讎國書歸不當歸也○獻可杜氏曰紀侯去國則叔姬歸父母之國可也愚謂國君死社稷其兄弟臣妾可知也紀國既亡叔姬死之可也而歸依於叛兄之叔失節甚矣孫氏曰歸于酅者歸于季也歸者嫁辭以伯姬之媵而歸于季非其所歸亂也未詳是否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羊作接

張氏曰萬南宮長萬多力之士捷閔公名也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歎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

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於門
扎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
羊曰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
數日然後歸之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
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也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
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
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
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擬仇
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孫氏曰及其大夫仇牧甚之
也劉氏曰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
而忘其力憂其憂而忘其生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愚謂弒君之賊惡極臭大矣然宋湣逆王命納衛朔
逼遷宿國次師取敗狎近宋萬皆足以殺其身者也
義又見桓二年宋督事○莘老孫氏曰春秋死難之
臣三人而已孔子書之無異文孔子曰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事君而至於殺身
君子不為也事君之日久則君必信我而言必用也
道不行言不信猶在其位苟祿而事君固位
而見殺孔子又何取乎三人者之謂善乃孔子為不
能死者設耳非孔子之所謂善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孫氏曰弒君之賊當急討之萬八月弒湣公十月出
奔宋之臣子緩不討賊若此常山劉氏曰弒君叛國
凡民罔不憝況均諸侯哉書所奔之國則受之臯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齊侯稱人作齊
杜氏曰北杏齊地莘老孫氏曰齊侯稱爵而諸侯皆
稱人者齊桓將伯諸侯未甚尊之但遣其臣往爾然
齊方求諸侯亦不畏之而與之會也黃氏曰衣裳之
會十有一北杏實為之首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鬬
獸今而後知尊周室矣故孔子曰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胡氏曰桓公徒有尊周之名無尊周之實觀其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强制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脇之以兵其有不循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耳孫氏曰案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也愚案伯者之功過如此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孫氏曰二十七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僖二十八年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此亂世之事非盛王意也康侯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愚謂齊桓晉文盟會侵伐若有異於其他諸侯合黨報復貪利黷武之為然其相去蓋一間耳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既非命伯又不請命於天子其所令於諸侯者不過假大義以濟私欲三王之道其名似存其實已去春秋一切書之為後世鑒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蓋自孟子而下知其意者惟董子焉故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者乃謂聖人與之而無譏往往為說較伯業之大小而不及聖人之所指則誤矣故愚於桓文之會盟侵伐一切書之曰義見某年某事明其與其他諸侯之不甚相遠也若其事之近義者則各著其說於本文之下蓋孟子所謂彼善於此邵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在讀者詳焉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曰遂微國也存耕趙氏曰舜之後也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高氏曰北杏之會諸侯尚有未服者桓公於是滅遂以示威義見十年齊滅譚而此又為十七年齊人殲于遂起文也○王氏曰桓公圖伯未為諸侯所附當崇禮義以懷來之而乃伐魯滅譚今又滅遂皆强力以報私憾張氏曰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故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為假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古何切

杜氏曰此柯濟北東阿齊之阿邑張氏曰東平府東阿縣左氏曰始及齊平也張氏曰莊公自齊桓入國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用於譚遂者待魯亦足以見桓公屈意和魯皆伯術也愚案伯者之盟諸侯始此但此則離盟耳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康侯胡氏曰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劉氏曰伐宋之時魯本不與謀後聞乃遣大夫往耳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取成於宋而還程子曰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功卑而易成邦衡胡氏曰

齊桓非天王命而專伐亦春秋之所惡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義又見隱元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齊蓋以節制用兵故能南推強楚西抑秦晉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荊入蔡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高氏曰十年荊敗蔡師執其君今又入其國夷狄輕中國如此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音絹一音眞

孫氏曰經以單伯為文者凡盟會公或大夫皆以魯主其會為文春秋魯史故也存耕趙氏曰齊桓推齊伯也杜氏曰鄄衛地東郡鄄城也張氏曰濮州鄄城縣左氏曰宋服故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大夫以大夫而出位以伉諸侯是禮自大夫出

矣君若賛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陳入春秋居衛下今先衛者杜氏曰陳侯介於齊楚之間為三恪之客齊桓因而進之未詳是否左氏曰春復會焉齊始伯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孫氏曰桓公帥諸侯尊周室其實討貳帥諸侯以尊已假尊王之名以令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制之以力也莘老孫氏曰齊桓欲成伯業故為鄄之會以帥諸侯然春秋書之與無事而會盟者等爾蓋春秋之意以謂齊桓公功則可取而道猶未也春秋王道之極致故桓文之功其辭無褒

夏夫人姜氏如齊

莘老孫氏曰姜氏但歸寧耳然經書之與齊襄之事等者蓋婦人以夫家為歸一適其夫則終身不返父母没雖兄弟不往所以預為之嫌而防逆亂之將萌也齊桓雖無齊襄之事蓋非禮之跡同也姜氏之惡不可勝誅矣然為齊桓者不能無辠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圖伯業則絕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伯者也○許氏曰鄄之會魯尚未從齊侯以為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於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不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禮防一弛則夫人復啟越境之恣而遂有如莒之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鄫 五分切公羊作兜

范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也愚謂諸侯親伐則伯主序宋上今大夫主兵則宋仍序齊上耳左氏曰諸侯為宋張氏曰聞諸侯伐鄫鄭未詳信否鄫見五年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鄭人侵宋

左氏曰諸侯伐鄫鄭人間之而侵宋張氏曰聞諸侯

伐鄭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義又見十年公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序齊上與伐鄭同左氏曰諸侯伐鄭宋故也愚謂鄭有罪矣齊桓此伐有名矣惜乎齊桓非受命之伯以王道正之猶有辱也所謂彼善於此者皆此類也

秋荊伐鄭

義見十年荊敗蔡師○莘老孫氏曰前年荊嘗入蔡於是又伐鄭焉所以見夷狄之強中國之衰也戴氏曰楚將憑陵中國蔡當其衝首罹其害自鄭從幽之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桓之力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左氏穀梁無公字陳岳氏曰幽左氏無曹伯二字

杜氏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幽宋地高氏曰許男先於滑伯滕子者是時伯主以意升降或諸國自以強弱相上下聖人因書之以見先王之制不復列於當時也劉氏曰同盟者殷同之盟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張氏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諸侯既授以事而伯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命之事與伐楚而舉召陵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之會亦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蓋其衣

衆大會之始也揚雄以習亂為春秋不得已而與齊晉蓋得春秋之旨矣君舉陳氏曰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存耕趙氏曰桓公無王命而稱伯儼然於列國之上諸侯不知有王也後倣此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有盟有同盟者周官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二者非諸侯見王之節王合諸侯而見之者也朝覲宗遇以禮見王而已若有征伐以討不庭則命方伯連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故曰發四方之禁王十二歲一巡狩諸侯會於方嶽之下而受命王不巡狩則合諸侯受命於王國此之謂殷同故曰施天下之政小白圖伯諸侯之從者日衆故假殷同之禮而行焉故此年同盟于幽至二十七年而再同盟歷十有二年用天子殷見之禮也

邾子克卒

葦老孫氏曰克者儀父之嗣君至是始稱子者嘗從

齊桓會盟侵伐故進之為子也陸氏曰克儀父名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故曰子皆無所考竊謂邾本子爵隱元年稱邾儀父者大夫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公羊作瞻

不言何舉執之者義不在舉而在於執也後倣此胡氏曰前年同盟于幽今春執之安用盟邦衡胡氏曰況無王命而專執乎愚謂又為鄭詹逃來起文也○

康侯胡氏曰惡齊之辭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張氏曰諸侯不服則修德以来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者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可見矣

夏齊人殲于遂 殲子廉切 公羊作讖

殲者滅之盡也左氏曰齊人滅遂而戍之夏遂田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啖氏曰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滅也○張氏曰

案十三年滅遂置戍今乃見殲於七國之遺民蓋絶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絶而齊人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以至於自殲其衆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書此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辜弔民之師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以省身而自立矣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自取之者以自取為義齊人為遂所殺非遂人之辜齊自取之爾梁亡非人亡之梁自亡爾鄭棄其師非他國敗之鄭自棄爾殲于遂辜齊之深而憫遂之滅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陸氏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者也康侯胡氏曰逃匹夫之事也詹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知命也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邦衡胡氏曰齊桓無王而專執雖曰非義詹為大臣不能守死以紓國患而遁逃苟免非惟自之羞國之羞也劉氏曰譏逃也以為義死制云乎以為不義死道云乎君子不曰幸而免詹自以為有辜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為無辜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無辜見殺因逃而苟免不足為大夫

冬多麋

張氏曰麋鹿之大者魯所常有多則為異山陰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也公羊曰記異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以有為災則書有有獲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不可為異惟其多則書之康侯胡氏曰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存耕趙氏曰不書日與朔舊史失之也義見隱三年

○莘老孫氏曰春秋日食有書日書朔者有書日而不書朔者有日與朔皆不書者書日書朔日食正朔簡策之詳備孔子因之以傳信也日而不朔者食不在朔或在晦或在二日也日朔皆不書者簡史所無孔子闕之以傳疑也春秋之間日食不書朔與日者惟二而已亦足以知簡史所闕者少也愚謂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曰戎来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莘老孫氏曰禦戎之道来則拒之去則勿追啖氏曰去社稷遠追戎也

秋有戉影逼切或作蜮

康侯胡氏曰戉魯所無也故以有書陸璣曰戉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公羊曰記異也左氏曰為災也山陰陸氏曰戉陰物也麋亦陰物也陽淑消而陰慝應○張氏曰是時文姜為亂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成篡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杜氏曰公子結魯大夫劉氏曰媵者送女也陳人者陳大夫公羊曰大夫無遂事莘老孫氏曰陳人娶姬姓之女魯使其臣公子結媵之結行至鄄遂盟齊侯宋公是時齊桓方伯而宋又强國公子結不終媵事而欲交歡伯主終之齊宋皆怒陳亦棄好是年之冬三國皆来伐我西鄙由公子結之遂事召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戢○啖氏曰凡媵常事不書為公子結遂事起本也東萊呂氏曰凡書大夫遂者四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遂城虎牢季孫

宿救台遂入鄆與此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曰非父母之國而往書姦莘老孫氏曰婦人無專行之禮故雖父母之國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沒雖兄弟不往況他國乎惡自見矣○張氏曰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時一反閨睢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杜氏曰鄙邑常山劉氏曰諸侯来侵伐不至國都皆書某鄙高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怒焉故齊連陳宋来討之愚謂齊人搜諸侯以伐諸侯固有辜也然魯之君臣亦有以召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春秋書魯之被兵遠不及國則言鄙此類是也近國則書其地郎乘丘是也至言伐我則寇深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義見十九年○康侯胡氏曰十五年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来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如莒又再如莒此以薀防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也

夏齊大災

災見桓十四年此書大則災之甚也人事不理則責見於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也懼天威則謹人事矣惡可曰適然而已乎○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

皇極之道汨沒不叙而天下災異不可勝紀故春秋但取其著者書之惟宋齊陳鄭三數大國而已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穀梁作我

張氏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戎真氏曰案大災之餘不知恐懼修省而遽勤兵以伐戎愚謂戎為中國患天子方伯不能治而齊桓伐之中國以寧此其功也然桓非受命之伯不告於王而專伐之此其孥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夾漈鄭氏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弑而子亹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十四年傳瑕殺之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文公即奪忽之位而纂之中間雖為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故論者以為始終能君夫纂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豈真與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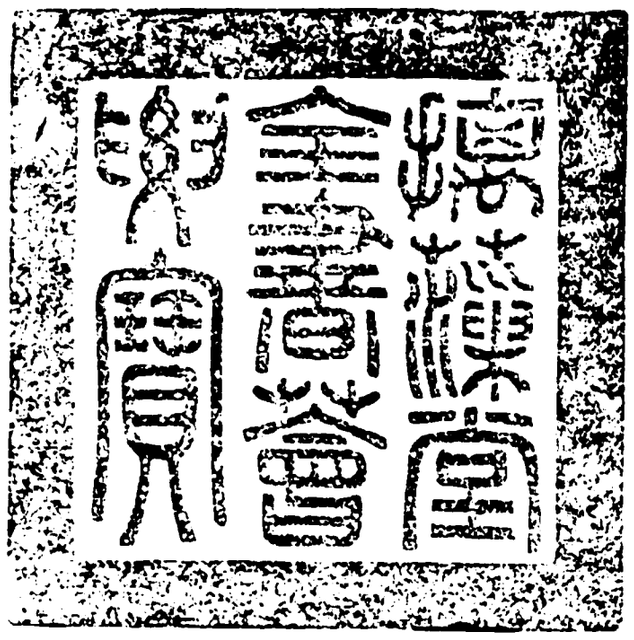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黄氏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曰八月而葬緩慢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春秋本義卷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王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八十六 經部

春秋本義卷八 元 程端學 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隼大眚公羊作省

趙氏曰隼放也眚過也孫氏曰隼大眚皐惡無不赦之辭也康侯胡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皐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孤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隼大眚也大眚皆隼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皐虐無皐惡人幸以免矣後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可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胡氏曰眚災隼赦天子之制也皐無大小俱赦諸侯不得行莊公隼大眚亂法易常愚謂隼大眚天子猶不可況諸侯乎○莘老孫氏曰

莊公一切放縱姦惡有意於文姜之葬也莊公以文姜嘗得罪於魯而播於齊大惡無道魯人切齒之深者莊公欲備禮葬之乃先赦國中以悅人心然後舉葬故正月肆大眚而癸丑葬文姜愚案此意或有之比事可見然未可以此為本義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曰文姜莊公之母也愚謂姜氏弒逆淫亂得罪宗廟國人所當誅也而得成禮而葬魯之典禮廢矣其不從夫謚與七月而葬乃其細事不暇論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禦左氏作御

孫氏曰公子世子母弟也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而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無王甚矣義又見後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康侯胡氏曰

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羣老孫氏曰御寇以公子之貴而見殺於國人御寇有罪矣陳之君使公子見殺焉亦未免乎有罪也愚案後二說從人字上取義未詳是否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五月蓋五月之下文有脫事爾高氏曰非五月之下脫簡則是誤以四月為五月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及之者內之微者也高傒齊大夫也木訥趙氏曰謀婚也父讎不報母喪未除而求婚於齊非孝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冬公如齊納幣

孫氏曰案桓六年子同生公十四年即位二十四年如齊逆女三十有七歲矣不得以時而婚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羣老孫氏曰婚禮有六惟

親迎則諸侯自迎於境其他五禮皆使大夫莊公父
弒於齊有不同戴天之讎文姜之死在去年七月至
是之冬莊公猶在三年之喪也納幣大夫之事也而
公親焉忘君父之讎娶讎人之子又在三年之喪而
行大夫之職書公如齊納幣所以見公無恩於母不
孝於父無廉恥而納幣一舉事而大惡者三也邦衡
胡氏曰諸侯非朝王述職而擅越境以納幣無王甚
矣不止其喪婚娶讎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存耕趙氏曰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
焉張氏曰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
以此告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此與他日
書至不可同日語也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義又
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祭叔來聘

朴鄉呂氏曰祭采地叔字也劉氏曰周為邑而字天
子之下大夫也存耕趙氏曰祭有祭公祭伯祭叔意
者叔其弟也猶蔡季許叔之類伯其爵也公其官也
未詳是否戴氏曰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
命故不稱使大意同隱元年祭伯來此則聘耳
夏公如齊觀社

朱子曰社者土神左氏曰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
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
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
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愚謂諸侯非王事
不出境且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觀他國之社已
非禮矣況齊為讎國又有新婚之嫌於此見莊公之
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遊觀辱具見矣○
張氏曰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社事單出里惟
為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
意浸為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容觀之

其廢祀典而夸愚俗兆於今矣外傳曹劌曰齊棄大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命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愚案左氏魯語載曹劌一時之言不同而俱有義故附見焉獨觀民於社一語未詳是否

公至自齊

莊公非王事出境舍父離忘廉恥事遊觀其何以告廟乎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荊人來聘

陸氏曰凡夷狄來聘稱人君臣同辭唆氏曰言荊來聘則似舉州皆來故加人字無他義高氏曰是時楚頴方弒其君而自立中國不能治而反敢來聘凡受聘必於宗廟之中敬之重之也彼夷狄僭逆之人來聘中國中國當以禮義外之詩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後世子孫乃受其聘於宗廟之中此中國衰微無禮義之甚也獻可杜氏曰書云四夷來王周禮象胥掌其國使亦謂其來王也荊南夷也

邾子來朝

邾子來朝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見七年杜氏曰蕭附庸國張氏曰徐州蕭縣朴鄉呂氏曰叔字也公羊曰其言朝公何於外也高氏曰婚嫁猶未定故往見齊侯于穀此見公不恤國家之事唯婚姻之務公在穀遇齊侯已無人君相見之禮懿周公方且膺之後世子孫乃受其聘於宗廟之中

蕭叔又從而朝之失其所矣遇又見隱四年遇于清朝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康侯胡氏曰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于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野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杜氏曰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存耕趙氏曰丹楹施丹臒也左氏曰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高氏曰莊公不能為桓復讎而反娶其女以奉祭祀故丹楹刻桷以示孝甚矣莊公之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於禰宮亂王制瀆先君不恭莫大焉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孫氏曰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遇于穀今又盟于扈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小白已伯矣公復為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以圖婚於我而固其好焉爾前高傒為防之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今齊侯為扈之盟而後公如齊逆女康侯胡氏曰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

倫竟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適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為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氏曰刻鏤也桷榱也謂穀梁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加之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康侯胡氏曰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奉示仇人之女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為後鑒也○葉氏曰商人戒肜日曰典祀無豐于昵昵近也夫祀且不可豐而況葬曹莊公

○張氏曰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然則莊公無父之讎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況躬君弒於齊而舍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閒三至齊廷而念不及於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愚案親迎之禮見隱二年紀履繻逆女此又見莊公三十七年而始娶其書公至自齊又為姜氏入起也君舉陳氏曰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哀姜也不曰至自齊而曰入者以莊公先至夫人後入故不復言至自齊也孫氏曰公親迎於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入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康侯胡氏曰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越禮踰時娶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辜為後戒也愚案先書公至自齊後書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則公不俟夫人夫人不從公昭然可見春秋屬辭比事類多如此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胡氏曰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覿者見夫人也左氏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戴氏曰莊公至是年三十七歲矣求婚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入又使大夫之妻執幣以覿違越禮制以為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繆也向也桓公娶於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於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於冊辭煩而不殺為萬世永戒也

大水

義見桓元年○戴氏曰莊公即位三十年書大水者三於羣公為最甚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公羊作羇）

存耕趙氏曰此徐州之戎也趙氏曰羈非嫡也康侯胡氏曰赤者曹之庶子愚案踰年之君稱爵今羈不

稱爵未詳蓋戎侵曹曹羈懼而出奔故赤歸而自立耳春秋書此見夷狄猾夏而諸侯不能自存庶孽自立而不復請命於天子也然與鄭突之事有閒矣○王氏曰宋執祭仲立突而逐忽故先書突而後言忽明鄭有君突篡之也今後言赤而先書羈明曹無君赤乃國人所逆耳愚案逆與不逆未可知今以經文觀之王氏先後之說庶矣

郭公

杜氏曰經闕誤也葦老孫氏曰郭公之事三傳皆無義說公穀為曹赤理又不通案管子載郭亡之事以謂齊桓過郭問父老郭何以亡父老曰善善而惡惡何至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之所以亡也莊二十四年齊桓巳伯而管夷吾用事但見郭父老而問之不知在何時爾然則郭之事跡亦嘗見於傳記也春秋書梁亡言梁之自亡也管子載郭亡之跡蓋亦曰郭自亡爾公與亡字相近疑經書郭公為郭亡也然疑誤之事聖人闕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曰女氏叔字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劉氏曰名也前說近是左氏曰始結陳好也義見七年齊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存耕趙氏曰朔拒王命而君衛竟以衛君卒春秋從而紀焉以著王命不勝黨惡也○葦老孫氏曰不書葬者魯不往會爾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用牲于社者鼓于社又用牲于社也文十五年左氏曰非禮也曰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葉氏曰天災有幣無牲諸侯而鼓于社僭也用牲于社非禮也○康侯胡氏曰案禮諸侯旅見於

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閒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肜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至如脩征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元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胡氏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牲者三餘不言

鼓得常也

伯姬歸于杞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預以為公女誤矣凡公女伯姬叔姬則加以子字如子叔姬之類公姊妹則但稱伯叔如兄弟之辭是年始嫁過時矣愚謂又為二十七年公會伯姬與伯姬來起文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曰門國門也左氏曰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邦衡胡氏曰未聞大水而用牲者況伐鼓于門乎書者非惟惡為國之非禮惡其不務修政事以消患弭災而為是區區淫巫瞽史之見也○張氏曰案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與後世減膳避寢之禮皆既其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意實政也況徒以牲

牲飲食求免乎書曰食大水用牲等事以見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莊公之母弟即季子也杜氏曰諸魯出聘皆書如報女叔之聘也存耕趙氏曰大夫出聘自友始春秋書之以著交政之漸且以著三桓之所自始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葦老孫氏曰大夫之聘必繫乎名氏雖無名氏義亦著也康侯胡氏曰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

臯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臯無臯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臯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後倣此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氏古本無公字公羊穀梁有公字張氏曰案齊宋皆卑者內亦當然左氏為正

宋序齊上者宋本公爵齊桓未伯每序齊上既伯乃

序齊下今齊宋之大夫伐徐故仍序齊上耳未必宋主兵也徐張氏曰嬴姓國近齊魯泗洲臨淮縣是也

義見此年伐戎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徒刀切

杜氏曰洮魯地薛氏曰洮溝在濟州張氏曰濟南府

是也愚案禮女子已嫁父母在一歲一歸寧父母沒

使大夫歸寧所以別嫌也伯姬無父母則無可歸之理矣而莊公非王事棄國政會伯姬于洮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莘老孫氏曰伯姬前年歸杞會公于洮三傳皆無淫惡之跡春秋書之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文同而無異者蓋婦人無專行之道傳母不至不下堂伯姬無事而會公于洮安知其不為惡傳無其事而經書之文同者犯禮之迹無異也載氏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

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為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儒謂伯姬為莊公女非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存耕趙氏曰距前盟十二年用殷同也義見十六年

○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假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偕至而衛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稱字與單伯同左氏曰原仲季友之舊杜氏曰不越境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魯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

於中國雖欲勿突馬得而勿突末流可知矣劉氏曰
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內之失正也大夫
不交諸侯大夫交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
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此說未詳是
否
冬杞伯姬來
莘老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多矣於其歸寧未
嘗曰子某姬來歸寧常事不書也伯姬非莊公子義
不當歸春秋以其歸之非禮故書曰杞伯姬來也愚
謂公與伯姬春會于洮其冬又來踰禮甚矣而此又
為杞伯來朝起文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高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妹非莊公女也
朴鄉呂氏曰莒慶自為逆也叔姬何以稱字大夫逆
則稱字為君逆則稱女公羊曰此何以書譏大夫越
境逆女非禮也董子曰大夫無東脩之餽無諸侯之
交越竟逆女紀辠也莘老孫氏曰莒子為君不能制
其臣而使之外交諸侯則不君矣莒慶莊公莒子皆
有辠也
杞伯來朝
濟川何氏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之時與
微子啟無異得用天子禮樂才入春秋已失公爵降
而曰侯或稱伯或稱子亦足以知其微弱與桓二年
滕稱子同愚謂杞伯不朝王而朝魯已失禮矣況為
伯姬之來而來朝夫既不能閑有家而復以身徇之
宜其失禮之中又失禮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
公會齊侯于城濮音卜
杜氏曰城濮衛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齊衛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及衛及之也不地於衛也

曰衛人及齊人戰者齊人伐衛衛人不服而與齊戰也夫齊桓之盟諸侯定伯業雖非至公然以安中國攘夷狄為名則固可與矣十六年衛既與齊同盟二十七年之盟乃背而去之齊之來伐有辭矣衛能引躬自咎則齊當自退乃不反已遂與齊戰以至敗績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書曰衛人及齊人戰衛辜為大而齊為彼善於此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黃氏曰瑣克之子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愚謂夷狄猾夏天子方伯不能治向非齊桓率諸侯以救之則中國被其毒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此其功也然桓非命伯且不請於王

又其所以救鄭者不過仗大義為服諸侯計初無懇惻之誠心正孟子所謂非真有者此其過也春秋書之一以見中國衰微夷狄暴橫二以見敝壞之餘賴有齊桓之舉三以見天子失御方伯失職使諸侯自為禮樂征伐雖粗極一時之危然王綱之壞至此而極蓋聖人憂世之心樂善之誠並行而不相悖皆惻隱流行之實也○黃氏曰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郿公羊穀梁作微

杜氏曰郿魯下邑築公羊曰造邑也葦老孫氏曰春秋書築者七其六皆臺囿也邑者惟一處耳今不謂之城而謂之築言城者城舊邑也言築者築新邑也蓋臺囿無舊新為之者必皆曰築然則築郿者新城而為邑也不曰新無舊也不曰城無所因也春秋之法興作皆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先書築郿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之興作不量力可知矣愚謂又見其違王制也

大無麥禾

大無者竭盡之辭冬書大無麥禾者夏悉無麥秋悉無禾至冬而總記之也莘老孫氏曰此書大無麥禾非常無之也無水旱蟲螟而大無者歲不收也舉魯之國無收者焉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愚謂政事乖繆則天地變常稼穡不成不可委之於數春秋書之所以戒有國者謹敎人事燮理陰陽而已又為告糴起文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穀梁作臣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哀伯子外傳曰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盧氏曰一不登而告糴鄰國責魯無儲蓄以擬凶災無恤民憂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耗又明人君當謹積聚省財用以備凶年也○莘老孫氏曰古之為國必有數歲之備雖甚豐年民食之者不過四鬴也君取之者不過什一也民之食有節君之取有度則為國三年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而餘三年之蓄二十七年而餘九年之蓄湯之旱七年堯之水九年而天下無飢者其蓄素具也水旱無常又無蓄以備之則是使民恃天而生也安得為民父母哉莊公在位二十八年雖九年之蓄可具也而於其無事奪民之力使不得盡力於耕耨又驅之戰鬬而傷之一年不登告糴於外春秋譏莊公在位之久蓄積無素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新者徹其舊而一新之也延馬廐名國雖無饑用民必在農隙去年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上下困乏可知矣今春正當賑給勸耕恵鮮窮困而奪其力傷其財見莊公之無志於救荒而厲民以畜馬有國家者知所鑒矣○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而延廐南門蓋徹耳何故獨書哉又新宮災魯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

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鄭人侵許

高氏曰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張氏曰許與鄭世讎也然自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未詳孰是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秋有蜚扶味切

蜚者臭惡之蟲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蛭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疫劉氏曰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公羊曰記異也愚謂此皆人事反常中國正氣衰耗故窮裔絶域惡氣駸駸入焉有國家者致中和則陽淑長而陰慝消矣此與有戴同義○劉氏曰鸜鵒不踰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可言有而言多螽螟者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書故不可言多而言災此製言之體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失節歸鄫卒非其所也而魯亦不當卒之又為明年葬叔姬起文

城諸及防

杜氏曰諸防皆魯邑諸城陽諸縣張氏曰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別二邑也防見隱九年黃

氏曰先諸及防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歲勞民連城二邑甚矣○高氏曰前年冬築郿大饑告糴此年新延廄又城諸及防公不恤民而屢興役無君人之心矣愚謂屬辭比事此類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氏無師字任氏曰當從公穀

張氏曰成魯地地譜泰山鉅平縣東南愚謂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況輕舉次止而無所用乎夫兵不

得已而用之今師出無名不惟干犯王法亦使人心渙散必敗之勢也

秋七月齊人降鄑音章

杜氏曰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鄑城張氏曰即東平府須城縣常山劉氏曰鄑微弱小國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鄑降而曰齊人降鄑者責齊之深也康侯胡氏曰伯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皐人也○葦老孫氏曰春秋書降者二降者降服之名也八年邾降于齊師不曰齊師降邾而曰邾降者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邾邾不降於魯而自降齊耳今書齊人降鄑非鄑欲降也齊強降之耳呂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高氏曰叔姬停殯於鄰踰歷九月始克葬孫氏曰媵而卒葬者歸于鄰卒于鄰皆非其所也○獻可杜氏曰叔姬者紀之媵耳紀既滅則當即歸於魯而又從紀季於鄰非禮之甚卒葬固在於紀季矣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齊人伐山戎

朴鄉呂氏曰山戎北戎也其稱人以伐何非有大役

也木訥趙氏曰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康侯胡氏曰桓公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因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義又見二十年齊伐戎○高氏曰桓公徒欲耀威武於夷狄以誇示遠近耳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郎見隱九年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也愚謂春築則奪農時于郎則非其地從耳目之欲而不恤國事劉氏所謂厲民以自樂者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見桓二年滕子來朝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曰薛魯地義見前○葦老孫氏曰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莊公務一身之娛而勞民如此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孔氏曰獻者自下奉上之辭捷者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無囚而獻其功亦稱捷也左氏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

諸侯不相遺俘葦老孫氏曰齊桓伯者不務德以綏諸侯而專恃兵革遠以伐戎已有過矣又以其伐戎之所得誇示諸侯以自矜大因使之威服焉春秋誅齊桓矜功威魯之舉也張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之其舉皆可見矣

秋築臺于秦

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案寰宇記范縣屬濮州亭尚存穀梁曰不正罷民三時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張氏曰莊公一歲築三臺政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易世不能定也可不鑒哉義又見前○高氏曰公比年興役今又一歲三時築臺又不在國中之地遠至于郎于薛于秦非所築而築既為失矣築而又築之觀之娛公亦為其所惑而不自知也

冬不雨

公羊曰記異也左存耕趙氏曰陰陽和則為雨不雨氣不和也魯莊勤民力役怨氣之所召也愚謂冬不雨不害禾稼而亦書者見聖人燮理陰陽無所不至不但為害稼書也蓋致中和則天地自位風雨以時萬物生育在其中矣○苹老孫氏曰春秋書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間皆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不以為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記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邑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饉之後屢興工役傷財害民甚矣○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無麥苗蜩螗羣蜚蝗蟲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丹楹刻桷告糴而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廐城諸防去年三築臺今春又城小穀平歲猶

曰不可況薦饑而輕用民力乎愚謂此皆屬辭比事為後日淫亂弒逆起文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州昌邑縣愚謂伐國先書主兵會盟先書主會主盟以遇禮見仍以爵為首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即僖叔也高氏曰牙卒其子乃公孫茲茲之後則有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婼叔孫不敢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志其卒愚謂此記三桓之始與季友卒同義皆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愚謂莊公薨于路寢得正矣正則為常事何以書乎為緩葬私謚起文也義又見隱

三年宋公卒○趙氏曰莊公正終而嗣禍興分位不明而閨帷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咢足交輔則簒弑之禍曷由而至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作乙未）

般莊公子也稱子般者因其卒而名也趙氏曰子般子赤以被弑故不書地與隱同子野正卒亦不地疑經闕之左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

般馬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張氏曰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立是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貽身後之患易曰閑有家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身免簒弑之禍而及其二子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閒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皐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公子慶父如齊

劉氏曰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直告立君也愚謂亦恐齊之見討故結納其君臣耳啖氏曰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皐也此言弑君之賊臣子不能討之又非逐之而去

明書如齊以見其皐陸氏曰齊為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康侯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而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存耕趙氏曰此北狄也邢姬姓周公之胤杜氏曰國

在廣平襄國縣張氏曰即邢州龍岡縣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中國衰戎狄入居中國而侵伐諸侯書之所以見中國之無人而夷狄之盛强也為中國者有皐禹夷狄又何責之哉高氏曰此為齊人救邢而書亦見中國之衰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貫道王氏曰戎亂曹魯荆病蔡鄭狄禍邢衛三害之始也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中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愚謂此聖人所以與其功而議其過也

春秋本義卷九　經部

元　程端學　撰

閔公　名開莊公子諡曰閔索隱曰系本名啟避漢景帝諱作開年八歲

元年春王正月

義見隱元年○不書即位義見莊公

齊人救邢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貪惏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一月而葬左氏曰亂故是以緩義見葬桓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羊穀梁作洛

杜氏曰落姑齊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小白方伯諸侯閔公雖立而慶父之惡不可以不除則假齊之重以定公位者實季子之意此所謂因陳援

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得隱而後魯可為者也經所以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蓋齊侯與公即其地以為盟其謀出於齊非出於魯既盟而慶父之惡見其姦不得行則季子亦可挾齊以歸魯是盟固季子定公位非魯人納季子也愚以事勢考之此盟多計耳故既盟而季子來歸

季子來歸

季字子者男子通稱孫氏曰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幼沖慶父與夫人通勢傾公室不朝夕國人洶洶得季友以平內難故曰季子來歸朱子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成風之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名湫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存耕趙氏曰非盟也非聘

也直書曰來其義見矣劉氏曰桓公不務修伯主之義討有辠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覘伺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弑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故也春秋書之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也田桓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捨孔子無可為者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曰陽國名張氏曰陽國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

蓋桓公之强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絶之誠心也愚謂陽國天子所封也桓公以尊王為名而遷天子所封之國則其所以尊王者假之而已義又見十年宋遷宿○呂氏曰聖人作春秋功過不相掩齊人遷陽以兵力劫之辠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也葉氏曰何以言吉禘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莊公之喪二十二月矣未應吉而吉也禘祭於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也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升於廟莊公之主未升於廟即於寢而以莊公配之非所配而配也康侯胡氏曰程子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侯耳而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於寢非宮廟也一舉三失禮馬春秋之所謹也○高氏曰閔公幼何知焉聖人書此著季子之徒執國政者之辠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丑公羊作酉

左氏曰初公傳奪卜齮田公弗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公羊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邦衡胡氏曰於公薨之下書夫人

孫邾慶父奔莒則弑君之跡自見矣黃氏曰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播其惡於衆又忘父事讎求婚於齊致哀姜通於慶父叔牙公没而謀篡弑二世殲焉慶父之後為孟孫叔牙之後為叔孫季友之後為季孫三桓擅政祿去公室魯之衰自莊公始矣閔公生八歲而慶父立之立二年而慶父弑之閔公蓋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姜氏哀姜莊公夫人也左氏曰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此則知姜氏與慶父二人者實弑君也胡氏曰季子既歸獨執國命以魯之衆因齊之力取慶父弑君之賊而殺之其勢甚易也而季子不能以至復弑閔公今又不討使姜氏慶父得以出奔縱釋同惡之人故書存耕趙氏曰二國保姦之舉亦莫能掩矣愚案雖書慶父之奔亦以著三桓之始也○葉氏曰子般之弑夫人與慶父矯立閔公而歸獄於鄧扈樂故夫人猶得安國中而慶父可以託君命以聘齊閔公之弑慶父篡而不得則夫人與慶父之計窮矣外已失齊援而惡暴於國人雖權在已亦無能為季子可誅而不誅猶使逃焉者以僖公為重而不遽討之也康侯胡氏曰莊公忘親釋怨無志復讎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慶父無君之心動圍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門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不亦憯乎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

不察也

冬齊高子來盟

杜氏曰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程子曰盟未前定也胡氏曰書法同屈完來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唐此則不討慶父之亂而但使傒來定僖公則桓公之情亦可見矣○韓中甫曰子般弑閔公又弑夫人慶父奔齊桓者宜具其事告諸天王討魯之賊命可立者立之則安危繼絶之義廢矣乃命高子一來識者本其心不過仗義服諸侯成伯業耳僖公者莊公之庶子也上不受於天王下不承於先君內倚成風屬季子而立外邀大國之臣以定位擅王官之盟專廢置之權說者謂傒能因事制宜故夫子稱高子以著其善者過矣益魯人當疑危之際幸傒來盟以自安故書之曰高子云爾夫子因而不革付天下後世公論朱子以為如季子來歸之類是也浚南趙氏曰讀春秋者不可於細事上求程子亦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大法則不知也其謂是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有三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城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

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莘老孫氏曰案左氏以為衛滅而遷都然春秋但曰入蓋狄雖迫衛至於奔亡而未嘗居有其地其後衛復見於經非狄滅而取之故不曰滅爾皆未詳信否張氏曰衛非特懿公好鶴而失人心蓋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貶樂忘政習實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以衛為春秋初之大國方與齊侯晉命才四十年而淪於滅亡所以治國必齊其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必滅可不戒哉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鄭棄其師

左氏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曰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康侯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辠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

的然著矣

春秋本義卷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吴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八十八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左氏曰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不書即位義同莊公

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夷公羊作陳

杜氏曰聶北夷儀皆邢地張氏曰輿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即所遷也愚謂再書齊師宋師曹師者不可以前目後凡也苟不再書則若邢自城與魯城之者矣皆文勢當然無他義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次皆譏未有次而言救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不能攘夷狄至其入中國而侵陵諸侯也則仗大義帥諸侯往救之爾乃次于聶北曰救邢焉師已次矣其能救乎實次而名救也齊桓用師未有曰師者師次所以見挾强師而不能救邢深辱之也邢為狄人所逐至於奔亡遷都夷儀

書邢遷邢自遷也齊桓閔邢之亡率諸侯之師而為之城得救患分災之道矣然方狄之伐邢齊桓早帥諸侯救之則不至於遷而夷儀不必為城也齊桓失救邢之義使邢至於遷也而為之城城邢未足以為功而不救之情益自顯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愚案以三國之大衆正月救邢而六月邢遷蓋半歲矣則無志於救可知也況先書次于聶北而後書救邢乎狄既去乃以三國之大衆城一邢焉所謂顛而不扶俟其既仆而以手撫之者也伯者假仁而無惻怛之心莫顯於此先儒乃謂次聶北為按兵觀釁城邢為救患分災失春秋之旨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曰夷者齊地左氏曰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張氏曰書薨于夷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辠而以喪歸可知矣高氏曰莊公欲娶姜氏汲汲唯恐不得既不正其夫婦之始不數年閒卒成大惡幾危魯國此齊桓閔邢之亡率諸侯之師而為之城得救患分災之道矣然方狄之伐邢齊桓早帥諸侯所親見也故召之至于夷殺之而以之歸齊侯之雖是然不當以歸繼書齊人以歸言齊人不當取其尸歸也而夫人又不當歸之于魯如之何則可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張氏曰自文姜弒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之閒濁亂昏迷卒成再弒其君之禍至此慶父哀姜皆死誅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辠誅惡得失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

張氏曰荊至是稱楚者蓋荊乃州之名也商頌稱奮伐荊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熊顑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強矣然終齊桓世雖伐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

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没而宋襄伯然後始列於會盟晏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愚謂此本魯史之辭辭隨世變不自覺也孔子因之以見夷夏盛衰之一端耳左氏曰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苹老孫氏曰蠻夷之俗中國道明則逃遁莫敢内向至其衰陵而中國無人也則伐其小國執其諸侯無所不至矣邦衡胡氏曰周室衰微夷狄有與中國交聘而諸侯不待之以夷狄遂起其爭强之心是諸侯有以啟之也其後與伯主敵僭號稱王跡由此爾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勅呈切公羊作打

杜氏曰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張氏曰即宛丘縣也孫氏曰公有母喪出會非禮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公羊作纓

杜氏曰偃邾地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檉之會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書其事而義自見也愚謂公居喪而用兵又一舉也義又見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吕氏曰公方會伯主而遽敗邾師君子以齊桓之服諸侯僅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酅獲莒拏 酅力知切公羊作牽穀梁作麗拏女居切

大夫帥師見隱二年杜氏曰酅魯地愚謂莒拏者莒大夫也公羊曰獲者生得也左氏曰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酅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舉在莒也然抑鋒止銳諭以辭命使自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擒其主將則魯亦有舉矣愚謂以大夫專兵而獲大夫王綱之壞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季友有立僖之功竊靖難之名遂攘魯國之權而專主其師

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始兆乾侯之禍由來漸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不稱姜闕文劉氏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且哀姜安可復配宗廟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絶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張氏曰案古者兵死者尚不入於兆況得羣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配宗廟秩烝嘗乎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以經文推之當是魯邑趙氏曰據城緣陵言諸侯此不言諸侯魯自城耳若諸侯城之如此為文魯自城之又如何分別乎且城小穀又是其證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葦老孫氏曰三傳皆以為楚丘衛邑齊桓率諸侯城之然案春秋之法諸侯城之者則

書諸侯如城邢城緣陵城虎牢城成周是也未有與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姜氏淫逆得羣宗廟其死也不葬於其地而以歸魯魯人受之葬之以禮又別為之諡僖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一月而葬非所論也○黃氏曰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貶者過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羊穀梁作夏陸氏曰據上陽下陽俱虢邑左氏是也

陸氏曰虞姬姓公爵張氏曰周大王子仲雍所封其都亦在平陸之地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太原府杜氏曰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張氏曰虢文王弟虢叔之後下陽與上陽為對下陽虢之塞邑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愚謂邑而言滅者毀其城殺其宰其與取為已邑者異也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唯君故令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辠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穀梁曰虞先晉何也為主乎滅下陽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愚謂晉設詭計以滅同姓虞貪寶貨而自伐其國卒喪其身故於此書虞晉亦病矣

冬十月

此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旱也○愚案此書冬十月及次年春王正月夏四月自是一時無事書首月耳與下文三不雨不相干三不雨亦與上文書首月不相衆公穀誤聯讀之又以文公時不雨凡例求之遂有勤雨閔雨之說先儒因之又為冬十月不雨則十一十二月有雨春正月夏四月不雨則二三五月有雨之說獨左氏謂自十月至於五月者得之蓋冬一時不雨春一時不雨夏則至於六月始得雨耳經旨本明讀之者誤也辨見或問

楚人侵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三年春王正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正月二月三月皆旱也

夏四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四月五月皆旱也左氏曰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高氏曰萬物須雨以生須雨以成一時亢旱猶有所損況不雨幾於彌年則其災可知愚謂人物不得其所則害陰陽之和而雨澤不降八月不雨則穀種不入土饑饉可知矣聖人畏天災憂民事莫甚於此故書之為後世有民土者之大戒也戒之者何敬吾身務民義以正天地之氣耳義又見莊三十一年

徐人取舒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廬江舒縣張氏曰即廬州舒城縣孫氏曰舒蓋羣舒舒庸舒蓼舒鳩之類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愚謂

先王建國而諸侯取之皐不容誅矣但比之滅國為少閒耳徐與舒皆夷國也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夷狄各安其土不敢取攻伐周德既衰諸侯侵伐然後夷狄自相吞噬以至猾夏矣春秋書之以為有天下者不可不慎德也豈徒紀夷狄之相併哉後倣此○張氏曰齊桓方伯而不能戢諸侯之吞併小國亦降鄣遷陽等事有以教之無以令之也

六月雨

自去年十月不雨至此月始雨紀實事以見旱之久高氏謂此記不雨之終者是也夫春耕夏耘而六月始雨則農不及事而民以困窮以至草木鳥獸咸不若其性矣○康侯胡氏曰觀此義則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張氏曰即東平府須城縣北隋置陽穀縣愚謂書齊宋江黃盟于貫又書會于陽穀見齊桓伯業之成雖江黃為楚與國猶服從於齊也江黃服則楚可伐而有攘夷狄之功矣然他日楚滅黃而齊不見救則此盟此會不足恃也假仁者無誠心勤於前而怠於後類此義又見隱二年會戎于潛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梁友上有季字涖音利公羊穀梁並作莅

孔氏曰涖臨也公羊曰涖盟者往盟乎彼也木訥趙氏曰聽伐楚之期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又見友之專政也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刑

潰者散也衆散流移若水之潰遂者繼事之辭杜氏

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張氏曰即潁昌府郾城縣孫氏曰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俟其兵震威行然後大舉蔡既潰遂次于敵境左氏曰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張氏曰楚自魯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大積五十年富強吞併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桓公入國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臯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臯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臯僅致屈完來師請服受盟不純屈服時出于紀減弦救鄭故曾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卑愚案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三王之臯人也又曰以力假仁者霸孔孟論伯者之事即春秋所書之言而邵子所謂五伯功之首臯之魁功過不相掩者備矣○康侯胡氏曰桓公伐楚而楚人服臯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者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

夏許男新臣卒新公羊作辛

高氏曰卒者卒於其國也蓋陘地近許許師雖已次于陘許男遇疾而歸矣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張氏曰屈完者楚大夫之名氏也杜氏曰召陵潁川縣也張氏曰在鄢城縣漢之潁川郡召陵縣也愚謂不稱使者未前定也蓋完既來而求盟于師桓公則退軍于召陵而與之盟也與齊高子來盟同意左氏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存耕趙氏曰齊桓之於楚服之而已次陘壓境楚勢頓沮屈完來請盟桓公於是退召陵與之盟義見前伐楚○愚謂盟者亂世

之事況以中國諸侯之尊而下盟夷狄之大夫非禮之正也使有王者興必將正其疆土復其滅國一就吾區畫品制然後已非但草草補其罅漏而足也而後世以此為甚盛之舉則誠齊人而已然則孔子奚取焉曰彼善於此也周不能王列國吞齧夷狄內侵向無齊桓將胥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寬弘惻怛與人為善取其所能而惜其未至故錄其伐楚之事付後世公論然貴王賤伯內夏外夷之意昭然於筆削之間矣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亦作袁云本亦作轅

杜氏曰袁濤塗陳大夫袁氏也左氏曰陳袁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供其資糧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袁濤塗高氏曰楚方受盟而退

遽執同會之大夫齊侯之志驕矣是知齊侯之不可
為周公而為三王之臯人也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
鄭詹○公羊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
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
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
然也董子曰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自足而不修德
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
良成而志以溢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

國叛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高氏曰非魯及之蒙上齊人執衮濤塗之文也杜氏
曰魯受齊命討陳之臯未詳執是高氏曰陳侯方與
諸侯同侵蔡同伐楚又同盟而齊侯遽執其大夫又
率二國伐之不義莫大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八月公至自伐楚
張氏曰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義又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愚案此亦可見諸侯已歸而齊復帥其師
以侵陳勞民黷武之甚也
葬許穆公穆公羊作繆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茲公羊作慈
公孫茲叔牙之子叔孫戴伯也左氏曰叔孫戴伯帥
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君舉陳氏曰公
孫茲帥師見三家之專也邦衡胡氏曰濤塗誤軍則
臯止濤塗耳何至伐其國哉豈有臯一臣而諸國合
攻之也齊桓怒執其臣又伐之侵之甚矣義又見莊
十年公侵宋○康侯胡氏曰揚子作法言或聞為政
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
夫齊桓徑陳陳不果納執衮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
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
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

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德於是乎衰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士蒍為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辠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辠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君有心矣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卓伯詮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辠也初晉獻

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人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
曰吾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
田姬竇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
新城事又見國語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
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
辜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
其辜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
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
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陸氏曰申生雖有愛
父之心而乃陷父於不義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離古
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愚謂晉獻雖不操刃以殺申
生然置之必死之地而不暇辨讒言之曲直非晉侯
殺之而誰哉首惡之名不得辭矣此亦魯史之直筆
而聖人錄之以示教者也○葦老孫氏曰申生之事
見於傳記備矣晉侯之惡見矣然人子之道至於見
殺則不為孝矣舜之事瞽瞍瞽瞍亦允若而卒免於
禍申生之於獻公也獻公聽讒申生死之春秋舉重
者言之斥言晉侯而申生未免有辜也朴鄉呂氏曰
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獻公者其諸所謂
前有讒而不見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其諸
所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此所以陷父於不義康侯
胡氏曰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尸此者其誰乎春秋
書之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
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
堯母名門使姦臣探逆其意有危皇太子之心以成
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僖公姑即莊二十五年歸杞者在莊公時已不

得歸況僖公時乎張氏曰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愚案伯姬之子乃杞侯之冢嗣雖不行朝禮亦不當使之隨母以來杞侯之為冢國可知矣

夏公孫茲如牟

牟見桓十五年凡魯聘他國皆言如此譏私相聘與

三桓之用事耳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止公羊穀梁作戴

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杜氏曰王世子惠王太子鄭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張氏曰襄邑屬拱州公羊曰曷為殊會王世子貴也愚謂齊桓致世子于首止而諸侯往會之故說者因謂之殊會其書法蓋與會吳於善道之類同而非有他義也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後凡也穀梁曰中無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左氏曰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媯為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以其廢長立幼將啟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楊氏曰惠王溺嬖寵諸侯苟欲正之貢以諫辭可也箴於朝覲可也合衆國為盟會以正之則是以力制天子也於君臣之大義不亦戾哉愚謂惠王廢長立幼其惡可知然齊桓未嘗朝王而納諫亦未見王之拒諫也輒召諸侯會王世子又盟諸侯示天子以意是要君也世子儼然出會是制父也夫齊桓之意善矣一旦定國本絕亂階齊桓之功也惜其參之以權謀術數也至於制父要君則其臯大矣夫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故蘇氏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以定世子為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父命而出會諸侯衰世之事也義又

見隱元年盟于蔑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獻可杜氏曰齊桓合諸侯以謀寧周室德雖不全亦有翼戴之名鄭伯與會而逃盟春秋書之著其為諸侯而行匹夫之行也愚謂齊桓之舉迹近尊王義實大悖鄭伯誠能明諭臣不要君子不制父之大義不會不盟縱未必齊桓之頓服然天下後世必有是鄭伯之言者矣今既會而逃之而其所以逃者非此之謂斯害義矣○常山劉氏曰鄭伯逃盟故六年啟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毋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九年王人齊侯等盟噫以諸侯之尊而始於逃歸終於乞盟甚乎鄭伯之辠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曰弦國在弋陽軟縣東南任氏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愚謂弦子不名史有不詳或闕文也左氏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義見三年徐取舒此則滅國甚矣○張氏曰桓公於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不能救弦以啟救鄭圍許之紛紛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愚案楚受盟一年復滅小國禍尤熾焉雖夷狄暴橫亦齊桓有以致之也蓋伯者之術非已有之而求人以力故人不心服而其效施於力之所及桓非命伯摟諸侯以侵伐諸侯降鄣遷陽滅譚與遂伐山戎而獻捷執大夫而伐陳首止之會力制天子鄭伯逃盟衛侯背約中國服從類可知矣舍近狄事遠戎而狄入衛救邢不力而邢遷其自為

者如此夷狄歸順類可知矣宜其楚不心服而復窺中國也書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方之王道何翅砥砆美玉哉書屈完受盟於前書楚滅弦圍許滅黃於後貴王賤伯鑒戒昭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辜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執虞公康侯胡氏曰書滅下

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愚謂諸侯天子所封又晉虞同姓虞固愚也然晉獻詭計執之惡不可掩矣○劉氏曰春秋之紀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春秋書之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

亡而保存者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未遠也

凡書執諸侯者十有四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杜氏曰新城鄭新密即滎陽密縣張氏曰屬鄭州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高氏曰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啟諸侯之伐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葉氏曰圍鄭之諸侯不序一事再見也左氏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愚謂春秋書此一以見中國衰而夷狄橫二以見齊桓不能服楚之心三以見鄭伯背夏即夷以致此伐四以見猶幸齊桓之有此舉也圍許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救許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冬公至自伐鄭

存耕趙氏曰兵以夏出以冬反歷三時以伐鄭出故以伐鄭至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邦衡胡氏曰不致救許而致伐鄭者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

高氏曰救許因伐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

對曰朝不謀夕何以待君愚謂諸侯以救許而解鄭圍不得志於鄭故齊復伐之也夫齊桓以力服人未盡善也鄭伯背夏即夷亦冥頑不識所趨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見莊五年俀黎來杜氏曰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未詳是否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曰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辟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梁作寧

杜氏曰高平方與縣東泥母亭音甯張氏曰魯地孫氏曰齊人伐鄭鄭伯懼欲求成於齊故先使世子華受盟于甯母也左氏曰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未詳信否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公子友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木訥趙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聽伐楚之期而莅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當齊之伯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三年一聘之節未嘗廢黃氏曰事伯主而不事王公與大夫更迭如齊皆春秋之習而魯不能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公羊陳世子款下有鄭世子華四字

王人見莊六年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杜氏曰洮曹地案莊二十七年杜氏以為魯地未詳啖氏曰王人與盟非禮也葬老

孫氏曰春秋伯者多假王命以令諸侯名尊天子而實行其私齊桓是時致天王之命以會盟中國故王人而盟諸侯則王道之衰諸侯之亢盟者不信而後為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獻可杜氏曰案周禮邦國有疑諸侯會盟則為壇以盟之是諸侯從天子而受盟也末世列國專盟春秋譏之今不即會於周而盟于洮以見天子之弱就盟諸侯於下國也

鄭伯乞盟

趙氏曰乞者卑重之辭左氏曰請服也莘老孫氏曰鄭伯逃天下之盟主而附強暴之夷狄甯毋之會雖嘗遣其世子又恐懼不安親來乞盟愚謂鄭伯以諸侯之尊始於逃終於乞自取悔辱故君子作事謀始垂戒遠矣

夏狄伐晉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存耕趙氏曰晉與狄鄰故有疆場之警啟土以居羣公子又為采桑之役內懼頻仍狄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晉之謂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用者以也致者至自齊也趙氏曰夫人者時君之妻聲姜也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為榮觀愚謂不言姜氏者義在禘以致夫人而不在姓氏又舉在僖公而不在聲姜又夫人之下書姜氏則不成文故省文耳夫人至而告廟魯有常禮魯以諸侯而僭天下之禘已失禮矣又以夫人之至而禘于太廟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天王惠王也一見諸侯遇王喪而致宰周公以嘉禮盟於葵丘二見僖公不服喪而朝齊三見齊侯許男伐北戎義又見隱三年

春秋本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千五百八十九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一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公羊穀梁作禦

左氏曰桓公卒愚謂此為宋子出會葵丘起也○高氏曰不書葬者宋子出會諸侯故諸侯併與天王之葬皆不會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張氏曰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食采於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是也康侯胡氏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則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左氏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杜氏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張氏曰即開封雍丘縣也劉氏曰七年左氏所云惠王崩襄王

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者實八年十二月事也八年盟于洮謀王室者實今葵丘事也理或然也高氏曰惠王方崩諸侯不會其喪襄王在諒闇之中百官總已方聽於冢宰而齊侯既不帥諸侯朝之反相會以致天子之宰以天子之宰反來下會諸侯大義乖矣夫君子不奪人之喪齊侯為伯主當遏密之時大會諸侯又使宋子與會然則所仗大義果安在哉穀梁曰禮櫜在堂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存耕趙氏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也惠后猶在王雖立恐諸侯之或貳也故桓請王命以盟諸侯而王亦出重臣以臨之齊雖忠於周而周以齊而輕矣案首止桓以定世子之位今襄王已立雖有子帶之慮桓若率諸侯以朝王而聽命焉則一正君而國定矣桓公管仲學不知此狃首止之殊盟而亦用之周公徒偃蹇於外以聲勢足以震蕩諸侯天子亦依以為一

曰之安爾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僖公未嫁姊妹也穀梁曰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愚謂禮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然則未許嫁者固亦笄而字矣案禮期之喪諸侯絶惟姊妹姪不絶不降則僖公當為之服矣僖公於時不服則無親以凶服臨祭丘之會則吉凶之難桓公率諸侯翼戴天子既會冢宰又自為盟使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愚案此盟即會祭丘之事蓋襄王有子帶覬覦之功亦大矣然不過假尊王之名以適吾之所便故不假奔惠王之喪聽冢宰之命於朝既致冢宰於祭丘而又自為盟焉遥制朝政權自己出拂君臣之大經此其大辜也大功不可以不與大辜不可以不明故聖人直書以示戒其尊君抑臣貴王賤伯之義顯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胡氏曰孟子之言非與桓也當時中國併為十二其亂又甚於春秋其曰五

霸三王之臯人今之諸侯五霸之臯人孟子非美齊桓可知張氏曰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雖然大學之道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固無以令諸侯正天下矣況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其視夫諸侯大會而作誥謂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以謹造邦匪愛惱淫之戒者何翅霄壤之殊哉

甲戌晉侯佹諸卒 佹九委切張氏曰左氏穀梁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之後合從公羊作甲戌佹公穀作詭

晉侯獻公也此書卒為奚齊卓子見殺起也不書葬豈魯從齊桓而不會其葬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作弑

里克世子申生之傅也其君之子里克之君之子也非居喪稱子之義奚齊晉獻庶子驪姬所出疑荀息欲立奚齊而諸大夫不從故奚齊未立而里克殺之奚齊既非嫡嗣而又未立則固其君之子也故不書曰弑其君奚齊外傳曰驪姬將殺申生而難太子之傅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為鳥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里克欲中立以免難稱疾不朝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在氏曰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將死之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立而君之子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

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愚謂里克為申生傳當晉獻殺申生時不以死爭而欲中立免難偷生失節矣及晉獻死乃旋為申生報怨而殺奚齊夫奚齊雖庶孽乃其君之子也若不當立宜別立君而處奚齊於一所且殺申生者晉獻也非奚齊也一旦殺奚齊則是臣報君怨非里克殺其君之子而何哉○朱子曰里克事只以左傳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臯明矣又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便用排退他若柰何不得便用自死今一許驪姬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求生避禍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啖氏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愚謂如

者往也故上下內外通言之然外諸侯大夫來魯朝聘皆明書之魯往他國朝聘皆但言如者亦內辭而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愚謂里克為申生傳當晉獻殺申生時不以死爭而欲中立免難偷生失節矣及晉獻死乃旋為申生報怨而殺奚齊夫奚齊雖庶孽乃其君之子也若不當立宜別立君而處奚齊於一所且殺申生者晉獻也非奚齊也一旦殺奚齊則是臣報君怨非里克殺其君之子而何哉○朱子曰里克事幾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已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十一年滕薛來朝○張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侵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十一年蓋桓公伯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是始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杜氏曰蓋中國之狄張氏曰溫即孟州溫縣本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此見王室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著狄益熾也伐邢矣入衛矣伐晉矣今又滅溫滅天子之邑而逼逐天子之大

臣齊侯可不治諸名諸愚謂王畿有事諸侯奔命狄滅溫桓公若不聞焉其夏乃伐北戎則伯主尊王假而已矣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公羊卓下有子字

卓驪姬之娣所出者此稱弑其君卓卓已立也事見驪姬譎賊之謀及其終也而弑二君夫卓子雖庶孽既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弑君高氏曰荀息從君於昏固不足言然能後身先義亦可為偷生者之勸矣愚謂卓已立則里克嘗北面事之矣而又殺之非里克弑其君而何哉然奚齊卓子躬無大惡而不得其死者其父致之也晉獻嬖寵孽殺樹子幸免其身卒及臣子晉國大亂後世君人者可以鑒此矣義又見桓二年宋督事○康侯胡氏曰里克是謂持祿容身速有可取者但始終守節死君之難亦可取爾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嬖孽之變矣患在偷安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正其篡弑之辜也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臣之分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氏曰北戎山戎也未詳是否薛氏曰當時患有大

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逼邢
前年伐晉又近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
而不圖捨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
遠略況許方患楚而毆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義又
見莊三十年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曰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
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
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
使人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
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
加之辠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平鄭聘
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穀梁曰里克弒二君與一大
夫其殺之不以其辠也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吏
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辠也辠老孫氏
曰春秋之法雖弒君之賊以其辠討之則書之為人

皆弒其君者也然不書討賊之辭而與殺大夫一施
之何哉所以殺者非討賊也卓死惠公求入里克實
迎立焉則惠公固幸卓之死而竊其位者也衛獻公
之入立則固與聞乎弒矣是以求復於喜曰苟反政
由甯氏祭則寡人此豈可責以討賊者歟及其得國
惠公則曰子弒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而
後殺克獻公既以政許甯喜而患其專乃與公孫無
地公孫臣謀攻甯氏免餘殺喜而尸諸朝其討克與

喜者皆畏其害已而除之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於刑不中無所措手足使惠獻無媿於卓與剽歸正二皐之臣而誅焉春秋如之何不書曰晉人殺里克衛人殺甯喜乎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于付切 公羊作雹

公羊曰記異也羊老孫氏曰非常則為災故志之爾○愚案冬而雨雪常也大雨雪則陰勝陽而極備凶

矣春秋書雨雪者三而言大者二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普悲切 公羊作邳

左氏曰十年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戮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籲氏曰平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辜矣然鄭之謀由里克致之也未詳信否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葉氏曰姜氏聲姜也陽穀見三年邦衡胡氏曰魯以丈姜哀姜亂內外之限連喪三君而僖公不監往轍又與夫人出會則男女之位復不正矣齊桓方務伯業不能以禮屬諸侯而以亂終之所以不振也參讖之○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瀆亂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可不戒哉

秋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楚人伐黃

左氏曰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康侯胡氏曰遠國慕義背夷即華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

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皐桓公既與盟而又不能救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亦為明年滅黃起也○張氏曰中國夷狄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矣楚人占之而遂興伐黃之師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夏楚人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供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康侯胡氏曰見夷狄之強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困於強暴不得其所義又見僖三年徐人取舒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陳侯居喪出會起文也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楚既滅黃而齊莫之恤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氏曰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愚謂次年春有諸侯城緣陵事則此會謀城緣陵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公子友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張氏曰陽穀甯毋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趙氏曰此即上會鹹之諸侯不列序者前目後凡耳

緣陵漢書地理志北海營陵瓚曰春秋謂之緣陵張氏曰漢書元后氏即濰州樂昌縣愚案緣陵經不言國未詳何為

大意譏諸侯僭天子之權著伯者之功過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似陵切穀梁作繒

季姬僖公妹趙氏曰魯未嫁女也張氏曰鄫國禹後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琅邪在沂州承縣東北有鄫城愚謂次年故城又有鄫山穀梁曰遇者同謀也公羊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何氏曰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存耕趙氏曰夫婦之始不正如此書之以見僖公之不兄鄫子之不夫季姬之不可以為女矣○孫氏曰此年六月季姬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鄫是季姬先與鄫子遇于防而後嫁也此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氏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穀梁曰沙山名林屬於山為鹿張氏曰漢書元后傳作麓杜說近是劉氏曰山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公羊曰為天下紀異也○華老孫氏曰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

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在於天下沙鹿梁山崩雖在於晉不可以晉言也康侯胡氏曰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沙鹿崩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其垂戒明矣愚謂日星隕食山川崩竭繫之天下有天下者之責也然諸侯各有民社血脈貫通豈可委之天下而不自省哉夫災異固不可指一事而言然沙鹿崩而天王居鄭其山在晉而晉侯見獲於夷他如齊桓卒而伯業衰楚狄益熾而夷主夏盟此其可見之大略也夫豈天心哉皆人事亂紀以召天地災異而天地災異復為生民害蓋感必有應應復為感有天下國家者在於謹人事慎所感而已

狄侵鄭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冬蔡侯肸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獻可杜氏曰魯之所朝者惟齊晉楚

楚人伐徐

義見三年徐取舒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無衛侯二字公羊有之而在陳侯之上帥公羊作率

牡丘張氏曰齊地齊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註云四塞諸夏之關也地譜云與匡近杜氏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即開封府長垣縣西南杜氏曰公孫敖慶父之子左氏曰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康侯胡氏曰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

暴橫憑陵之舉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義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愚案書公孫敖帥師見孟氏之專兵亦為下書楚人敗徐起文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闕文也義見隱三年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張氏曰即徐州徐縣在徐楚之閒左氏曰伐厲以救徐也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未詳信否愚謂於此可見齊之不專於救徐矣義又見隱三年鄭伐衛○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聞巧之久者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螽 公羊作螓

義見桓五年

九月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於外已踰三時以會致者始於此

季姬歸于鄫

先書遇于防使來請已而繼書歸于鄫則男女之不正可知○高氏曰去秋與鄫子遇于防因其自請而遂許之所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相從者也今公方自會至而季姬遽歸于鄫厥後鄫子所以取禍者甚酷豈無自而然哉存耕趙氏曰魯諸姑之失教由諸嫂始也女之失教由母始也文姜哀姜以淫

巳卯晦震夷伯之廟

趙氏曰晦者晦朔之晦公羊曰震之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杜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左氏曰展氏有隱慝焉程子曰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張氏曰天之擊怒無在於惡熟而人不加誅之後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所以事天也○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

冬宋人伐曹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薛氏曰宋人內叛則桓德之衰褒志之私皆可見矣君舉陳氏曰諸夏之相加兵於是再見宋褒為之也許氏曰同盟始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夷狄之亂伯德方衰荒服闕夏至是而諸侯浸以貳矣威靈之陵夷可不慎哉愚謂齊桓圖伯四十年間諸夏莫爭夷狄稍沮其功大矣及其終也人心離貳同盟相伐身親見之以力假仁其效如此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力侯切

杜氏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張氏曰在泗州臨淮縣左氏曰徐恃救也愚謂以七國之衆不能敵楚千里之孤兵春秋書諸侯之盟之次大夫之帥師於前書齊曹伐厲宋人伐曹於中書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其情自見矣此皆以力假仁之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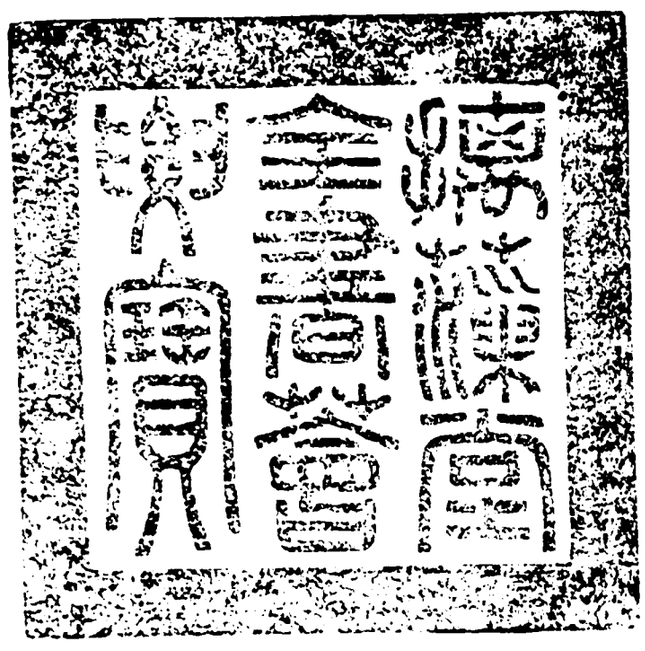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穆帝之後周孝王時分土為附庸邑秦之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葉氏曰秦伐晉惠公逆而請戰故書晉侯及秦伯言晉之主此戰也張氏曰韓後為韓國即同州韓城縣獲見元年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之故不言以歸也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

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
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
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
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
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
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
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
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
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
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
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
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
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
泞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
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
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

反首拔舍從之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
簡辟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
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
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
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
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必歸晉君乃許晉平晉
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
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於是
秦始征河東置官司焉邦衡胡氏曰重耳兄也當立
也夷吾弟也不當立也夷吾賂秦伯以求入篡也秦
伯不納重耳而納夷吾以徼賂是貪而納篡也晉惠
背賂而不與故秦穆興師以伐之厥皐惟均晉侯背
施逆諫而失民自取獲之道也愚謂自晉致戎又不
自咎而逆戰焉經曰晉侯及秦伯戰則秦晉之曲直
皐之重輕皆可見矣書法與桓十七年戰于奚同○
康侯胡氏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皐晉也穀梁

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孫氏曰晉侯失道不顧人命以起此戰秦伯獲之則又甚矣愚謂以諸侯之尊而見獲于夷一則夷吾之辱二則晉獻殺世子之餘孽也後世人主可以鑒此矣



總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悖大
謄錄貢生臣王廷樞

春秋本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九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二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公羊作賈是公羊作提誤也鷁五歷切穀梁作鶂

先石後五者猶書言牛一羊一豕一之意也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程子曰退飛倒逆飛必有氣驅之存耕趙氏曰石靜物也而隕自天鷁進物也而退飛異矣見於宋應在宋也○康侯胡氏曰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不自省其德也後有孟之執泓之戰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此記三桓之始友之後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
季孫斯皆執魯政至意如而逐昭公是以謹志其卒
義又見閔元年季子來歸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劉氏曰春秋譏世卿莫甚於魯魯之大夫皆世卿
然莫強於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而仲氏弒子赤此
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是以春秋書之康侯胡氏曰
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書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
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
也故皆生而賜氏偹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
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鄧季姬卒 鄧穀梁作繒
高氏曰季姬嫁于鄧繼及八月而卒然其所以為鄧
之禍甚酷故春秋詳志之以為後世之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公羊作慈

世為卿也季子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
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
也故皆生而賜氏偹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
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鄧季姬卒 鄧穀梁作繒
高氏曰季姬嫁于鄧繼及八月而卒然其所以為鄧
之禍甚酷故春秋詳志之以為後世之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公羊作慈

高氏曰此公子牙之子也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而
猶未絕存耕趙氏曰以著三桓之子孫也大意又見
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
曹伯于淮
高氏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
淮杜氏曰臨淮郡左右張氏曰後漢為下邳國後為
泗州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朴鄉呂氏曰大要為淮
夷而為此會其伯業既衰之時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張氏曰英氏皋陶後之封楚之與國左氏曰齊人為
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邦衡胡氏曰楚人病徐
齊桓不能服楚而伐其與國是遷戮也皆未詳信否
義又見莊三十年齊伐山戎
夏滅項
杜氏曰項國即汝陰項縣張氏曰子爵漢屬汝南即

陳州項城縣左氏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程子曰滅人之國辜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愚謂先書滅項後書公至自會則大夫擅國政握兵權可知此亦昭公客死乾侯之權輿也故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春秋書此一見王綱大壞而大夫滅國二見魯君失政而三桓擅權三見齊桓未死而伯業已墜矣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君舉陳氏曰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季孫宿如晉書至自晉皆春秋之季大夫不稟命者非但魯也鄭伯會于洮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蔡侯會于召陵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志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皮彥切公羊左氏作弁

杜氏曰卞魯國卞縣張氏曰在兗慶府泗水縣義見十一年此則公在會而夫人自出會瀆亂極矣○存

耕趙氏曰夫人前與公會齊侯于陽穀矣今又獨會

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公羊宋公下有會字

左氏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

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公以諸侯伐齊穀梁曰非伐喪也愚謂宋襄當齊桓盛時無役不從其事齊如此其謹也桓既卒而帥諸侯以伐喪者非特納孝公也急求伯也不度德不量力而求諸侯此其身見執國幾亡也齊桓帥諸侯尊天子攘夷狄生民息肩四十年宜其既沒而人益思之然死僅踰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而家不齊人不心服也吾觀齊宋舉可為永鑒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公之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深辜之也

夏師救齊

稱師將卑師衆也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諸侯伐齊而魯救之猶為彼善於此但僖公之祖桓公見殺於齊為子孫者忍救之乎若桓公在時以伯事名則僅可耳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魚免切

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師為志乎此戰也杜氏曰甗齊地葬老孫氏曰幸其喪乘其亂伐之以為利宋有辜矣愚謂可見宋之急於圖伯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狄救齊

高氏曰此非善狄之能救也所以甚惡中國之不知義也諸侯伐人之喪不義之甚而狄乃假義名以救之愚謂夷狄而與中國之事則王綱之墜可知矣○邦衡胡氏曰自狄伐邢齊桓救邢僅次聶北而已其後侵軼中國無歲不有狄師齊桓未嘗一加兵焉至

其卒而宋伐之中國莫與而狄乃救之其齊與狄交
孚而相親乎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康侯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
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不能慎終如
始付託非人櫃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
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義又見
隱三年葬宋穆公○存耕趙氏曰五伯桓公為盛葬
不及期何哉管仲既死而寺貂易牙乘時用事使桓
公不能保其子以此見閽寺之為人國家害甚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陸氏曰凡夷狄用兵唯舉國號如諸侯列序侵伐盟
會則稱人以便文而君臣同辭愚謂邢既稱人則狄
亦稱人以成文耳無他義也夫狄嘗伐邢邢至遷國
則狄者邢之仇也今邢以中國而偕夷狄以伐同姓
邢之舉大矣亦為其後衛伐邢滅邢起文也義又見

隱三年鄭人伐衛及七年戎伐凡伯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氏曰宋人執滕宣公高氏曰此宋求伯也莊十六
年幽之會齊桓始伯滕子與焉既而背之至齊侯卒
凡三十七年衣裳兵車之會未嘗列於其閒宋襄既
有求伯之心而首執滕子以令諸侯也然宋襄圖伯
當以德懷徠之今乃肆已之彊擅執國君以陵轢諸
夏亦已甚矣孫氏曰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舉
方伯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
存耕趙氏曰齊桓之伯執不及君已為薄矣宋襄效
之而執虐人之君以是求伯難以免矣愚謂出乎爾
者反乎爾故楚人效尤而執宋公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公羊作
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莘老孫氏曰曹南之盟蓋宋
襄求伯而為之也曹邾皆稱人者宋襄威德未著曹
邾但使其臣會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虒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穀梁作繒

鄫子會盟于邾者鄫子往邾國為盟也趙氏曰上言會盟下言用之緣盟用之同於牲也愚謂以諸侯執諸侯而為牲用見王綱大壞諸侯暴虐而無人心甚於禽獸之吞噬矣○胡氏曰諸侯相執猶不可況用之為牲乎天子視而不能誅周道凌遲甚矣愚謂齊桓既沒而諸侯悖亂如此孔子所以有一匡天下之言也然王者化及人心遺風餘澤久而未斬伯者使人草面骨未寒而亂作其禍有甚焉者王伯之效淺深遠近於斯可見

秋宋人圍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康侯胡氏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襄公不能內自省德急於令諸侯執鄫子往邾國為盟也趙氏曰上言會盟下言用之緣盟用之同於牲也愚謂以諸侯執諸侯而為牲用見王綱大壞諸侯暴虐而無人心甚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愚謂諸侯之國天子所封以諸侯圍諸侯舉可知矣○君舉陳氏曰諸侯之書圍國自此始

衛人伐邢

報去年之役也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舉而以報復為事舉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張氏曰公羊會上有公字以諸侯皆稱人考之當從左氏穀梁

范氏曰會無主名內卑者四國稱人外卑者康侯胡氏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始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又二年復盟於鹿

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列於陳蔡之上矣聖人書此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愚謂齊桓攘夷狄者四十年既沒而魯陳蔡鄭引楚入以盟于齊其辱著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邦衡胡氏曰夫四夷可正以法度不然則必啓其貪婪之心楚自晉文之後爭主夏盟至楚靈即位遂大求諸侯為會於申執徐子殺慶封誘滅陳蔡而戕殺其君臣其後吳越繼興效楚一轍中國遂橫

潰幅裂無可奈何而春秋終焉本其由來皆諸侯有以啓之

梁亡

張氏曰梁嬴姓國伯爵虞伯翳之後梁地屬同州韓城縣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曰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莘老孫氏曰左氏以梁好土功穀梁以梁為淫湎而亡然孔子書梁亡爾不曰所以亡蓋所取亡之道衆一惡不足以盡之為人之君而不志於仁危亡之來皆自取之其自取亡之跡不必論也陸氏聞於師曰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杜氏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曰門有古常也孫氏曰案新延廐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譏其奢泰妨農功改舊制也○康侯胡氏曰譏用民

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郜古報切穀梁作邾

杜氏曰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成武有郜城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也公羊曰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何以書記異也存耕趙氏曰必有獲譴於天也

鄭人入滑

左氏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俞帥師入滑未詳信否高氏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而入滑強陵弱也義見隱二年入向○張氏曰記天王出居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稱人見十八年左氏曰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莘老孫氏曰前年冬邢狄伐衛以救齊於是三國會盟於邢之國都愚謂狄嘗伐邢邢至遷國齊桓亦嘗帥曹宋以救邢矣齊孝不能繼志述事而偕狄以盟于邢邢忘宗廟社稷之怨而受盟于國都均不孝也且夷夏雜盟又為不義不孝不義原於齊德邢狄見救之小惠邢亦但知合黨伐衛以報私怨而忘其所謂狄矣其後齊之不振邢之見滅於衛皆不知大義之所致也春秋比事見義垂戒遠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

冬楚人伐隨

陸氏曰隨姬姓侯爵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張氏曰因邢之盟也存耕趙氏曰邢狄同救齊者也衛伐邢則狄侵衛雖曰患難相救而非狄之所得為也狄夷也惡可與中國事乎狄雖侵衛不足以存邢遽以速邢之亡爾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齊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莘老孫氏曰三國皆微者爾宋實主之故序其上也杜氏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左氏曰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張氏曰欲伯諸侯而求之於夷狄亂常之楚此春秋所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存耕趙氏曰尊中國攘夷狄伯者事也宋欲繼齊者也亦嘗思名陵之盟楚使屈完來盟于師之故乎今乃求諸侯於楚

略不羞與楚伍適以啓爭長之暴莘老孫氏曰宋國小德薄而求諸侯至見執見敗幾亡其國自茲始焉

夏大旱

大者非常之辭左氏曰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未詳信否公羊曰記災也莘老孫氏曰陰陽不和非常為災之辭也愚謂大意與不雨同而史氏所書詳略輕重或異耳義又見莊三十一年不雨○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年及宣七年是也皇極不立五事不正而咎應之詳記災變所以示戒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盂音于公羊作雩 霍穀梁作雩

葉氏曰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欲圖伯而會楚子諸侯推先楚子也杜氏曰盂宋地左氏曰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

是楚執宋公以伐宋陳岳氏曰睽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執之宋既服諸侯復盟于薄以釋之則共執之義顯矣愚謂五伯盟會皆辜也然齊桓猶有攘楚之功宋襄不度德量力以圖伯反躋蠻夷於諸侯之上其辱身害國固宜然五國諸侯畏楚從令共執伐同類辜可知矣彼楚子者蠻夷之雄先王之所膺擊驅逐不與同中國者也尚何責哉春秋書此見中國之衰蠻夷之橫由諸侯之自取也

冬公伐邾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王氏曰宜申閼氏子西也獻捷見莊三十一年杜氏曰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也愚謂諸侯同伐宋而楚獨來獻捷者主謀者楚也劉氏曰中國於四夷則有捷諸侯於天子則有獻捷康侯胡氏曰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魯為魯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子而討之可也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橫逆甚矣○邦衡胡氏曰齊捷戎以中國而捷夷狄猶可言也楚捷宋以夷狄而捷中國不可言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高氏曰書會諸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目後凡且見公之續至也任氏曰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張氏曰案地譜拱州考城漢薄縣即湯都古字通用左氏曰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不足以懲君愚謂魯不能告天王明大義以正諸侯與夷狄執諸侯之辜顧以一獻捷之威出為會盟求釋宋公魯既失義矣五國諸侯從楚之謀侯魯宋屈辱而後釋之則五國自損其中國之體矣宋公以諸侯而見釋於諸侯難以在人上矣況蠻夷主此謀哉宜楚之益無忌憚而中國之益衰也故張氏曰書公會

諸侯于薄釋宋公蓋以為中國之大恥而舉魯與諸
侯之無能為也○康侯胡氏曰此正天下之大變春
秋所謹也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權俱切公羊作朐後同
莘老孫氏曰須句邾邑張氏曰東平府須城縣義見
隱四年莒伐杞亦為是年及邾戰于升陘起文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曰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張氏曰襄公嘗困於楚矣疾疢雖甚而德慧術知未
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氏所謂不能反其知以治
人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音刑
不言公大夫也杜氏曰升陘魯地高氏曰邾來伐我
而魯遽及邾人戰也公伐邾取須句以起此戰愚謂
魯取邾邑而致寇僖公不反躬自責復其舊邑而驅
民以戰始終皆有舉矣不書邾伐我書法與桓十七

年戰于奚同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不書楚伐宋而書及楚人戰書法亦與桓十七年戰
于奚同蓋宋公主乎此戰也戰稱公者君行師從師
不待言也敗稱師者見師衆大敗紀實事也杜氏曰
泓水名左氏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
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
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
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
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
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
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
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
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
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

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孫氏曰宋襄無齊桓之資而欲紹齊桓之烈帥諸侯而致強楚故孟之會見執受伐今復與楚爭鄭以起此戰師喪身傷七月而死為中國羞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穀梁曰泓之戰以為復雪之恥也雪之恥宋襄有以自取之也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劉氏曰宋襄不厄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之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分均為仁出後為義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七巾切穀梁作閔

杜氏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春秋時作緡張氏曰即濟州金鄉縣康侯胡氏曰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荊楚之勢益張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畏簡書

葉氏曰天子以畿内為國諸侯以封内為國諸侯不以其道去其封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内曰出居出之為言恥也若曰雖有其國而不能守焉爾天子無外雖去其國謂之居焉愚謂春秋非專以二字見義義在一句之間若論字義不得不如葉氏云爾左氏曰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召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温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舉於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康侯胡

氏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愚謂以天王而出居于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於其臣者而以自出為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也鑒戒昭矣○穀梁曰天王無出出失天下也高氏曰且舉諸侯之不赴難也葉氏曰子帶之亂方其奔齊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殺可矣古之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名之使得終其惡及其以狄伐周則舉在可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若惠王者可謂喪亡恥矣有天下而不及此則亦何以王天下哉張氏曰天王出居于鄭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不可不戒也

晉侯夷吾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及左方○左氏曰晉惠公卒

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乃殺狐突卜偃稱疾不出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及齊及曹及鄭及楚子王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乃送諸秦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高氏曰魯尚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也惠公立十四年而卒懷公立秦人納文公而殺懷公焉然則文公篡立而不書其入者以晉獻既殺世子申生則文公自以次當立故也皆未詳信否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左氏曰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未詳信否高氏曰始則邢連狄以伐衛固可舉矣今衛遂舉兵以滅之抑又甚焉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此滅同姓甚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氏曰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穀梁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辭也華老孫氏曰親迎之禮自諸侯達於士庶人未有姑而逆婦者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可

知高氏曰夫不親迎而姑來迎魯不能以禮正之是棄其親戚也

宋殺其大夫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楚人圍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納頓子于頓

不言楚人者蒙上圍陳之文也胡氏曰楚人圍陳而回後乃納頓子于頓故不言遂也張氏曰頓姬姓國杜氏注汝陰南頓縣屬陳州愚謂廢置者天子大權而夷狄行之中夏之衰極矣○康侯胡氏曰中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君舉

葵衛丈公

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春秋之所懼也

義見隱三年葵宋穆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苔慶盟于洮

陸氏曰衛子在喪之稱也苔慶苔國大夫杜氏曰洮魯地愚謂諸侯擅盟已無王矣況衛子居喪而出盟苔慶以大夫而盟諸侯尤非禮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苔子衛寗速盟于向

速公羊作遬

左氏曰公會苔茲平公寗莊子盟于向存耕趙氏曰一事而屢盟不協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鄑弗及

鄑户圭切公羊穀梁作篤

西鄙魯國之西邊也啖氏曰追者寇已去而躡之也

陳岳氏曰鄑齊地杜氏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鄑

下張氏曰後漢屬東郡後屬東平府東阿胡氏曰侵二盟也趙氏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內之無警備也

愚謂齊孝不能繼父之業而遣兵侵掠魯境固可舉矣魯僖無禮侮之術而致寇又輕身越逆亦可舉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衛人伐齊

左氏曰洮之盟故也即東門襄仲乞見八年孫氏曰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如楚乞師

遂莊公子仲遂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修戎備而外乞師於夷狄高氏曰是不有天子而道夷狄以伐中國也○康侯胡氏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於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

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未詳信否劉氏曰貪而不義楚舉大矣聖王在上雖夷狄各有限域不相侵奪今夷狄滅同姓亦中夏之衰而然也義又見二十三年左氏曰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

冬楚人伐宋圍緡 敕梁作閔

見僖三年徐取舒

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見桓十四年左氏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置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未詳信否孫氏曰楚夷狄也齊中國也公以夷狄之師伐中國固已不可而又取邑公之惡可知○高氏曰齊人加兵於魯魯欲報之當請命於天子會諸侯以同討其辜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引其師來入華夏以伐親鄰之國乎

公至自伐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稱子見桓二年義見隱二年滕薛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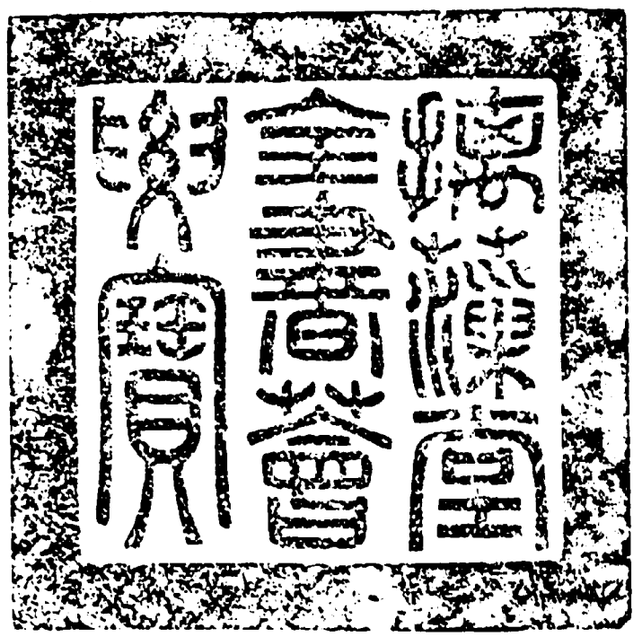
高氏曰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舅甥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貫道王氏曰案公子遂自為一軍始此東門氏之惡胚胎於此用見魯之軍政自僖公以來已紊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大夫也葉氏曰楚何以先諸侯主兵也高氏曰宋不與楚楚宗諸侯且有先君之怨又自以為伯國故終不與楚楚人前年伐之今又圍焉夫楚以夷狄恣豺狼之強來犯中國而陳蔡鄭許皆中國之諸侯反會夷狄同伐之伸夷狄之強屈中國之義舉昭然可見矣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愚謂楚之強暴甚矣然諸侯之屈服於楚亦其有以自取之也齊桓雖沒其兵尚強諸侯苟能宗之其勢猶足以敵楚而宋

曹衛邾首伐齊魯陳蔡鄭又引楚人以盟于齊魯又
乞楚師以伐齊從約既解楚遂得以憑陵中國令宋
之被圍陳蔡鄭許之服役於楚皆始謀之不臧也故
春秋慎始比事見義焉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葉氏曰此前圍宋之諸侯也不序前目後凡也宋公
猶在圍則何以地宋盟亦報乞師之役愚謂夷
曰公畏楚之强而來為此盟亦著矣義又見隱二年
狄棲諸侯以圍諸侯僖公不念脣亡則齒寒方且來
盟於宋其謀國可知矣其辜亦著矣義又見隱二年
盟戎於唐○葉氏曰楚之得交中國自陳蔡楚鄭盟
于齊始後公雖不會于孟而為薄之盟以釋宋公後
五年伐齊之役乃乞師於楚而楚援之遂以取穀則
何以得於楚乎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正楚而公為
之成衛又卒公子買之不卒戍而刺之則公之附楚
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豈有意於救宋
哉殆亦若成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
去宋是會圍非解圍也

春秋本義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沈啟晉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九十一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三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異乎侵蔡而伐楚也此侵曹既返而後伐衛也朴鄉呂氏曰晉侯伐衛所以解宋之圍怒楚而致其師也左氏曰楚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乃使郤穀將中軍狐偃將上軍欒枝將下軍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晉侯齊侯盟于敛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苺老孫氏曰晉文之興於茲五年一朝強兵侵曹伐衛夫強楚之侵陵久矣晉文而有志於中國當大會諸侯合心并力以攘夷狄奬王室為義

諸侯有不從者然後以師伐之曹衛附楚誠有辜矣然晉文未嘗盟會而號令之遽以侵伐亦與齊桓異矣愚謂晉文侵曹伐衛致楚取勝正孔子所謂譎而不正者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案穀施救患取威定伯者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於乞師伐齊從楚圍宋之辜而魯與陳蔡宜首加伐曹衛之新附豈侵伐所當先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杜氏曰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公羊曰刺之者殺之也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也杜氏曰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邦衡胡氏曰魯殺大夫皆言刺無王命而專殺等耳衛以附楚晉侯伐之魯乃戍衛惡亦甚矣故經言戍衛著魯黨衛附楚背華即夷之辜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孫氏曰公叛晉與楚故公子買戍衛且以晉兵力非公子買所能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公懼楚之見討乃殺買以說馬公內殘骨肉外以說強楚故書以著其惡愚謂買之戍衛以勢則不敵以義則不可買不諍於戍衛之時而從君令以徃既受命而不卒戍辜也僖公不自責其戍衛之過而專殺同姓大夫以說於夷亦辜也君臣胥失之矣

楚人救衛

高氏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辜晉文果能致楚師之出也楚師既出故有城濮之戰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公羊曰畀者與也左氏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以畀宋人杜氏曰執諸侯當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康侯胡氏曰曹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執其君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張氏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呂氏曰晉文公舉動如此有意於為善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書晉齊宋秦及之者四國主乎此戰也書法與桓十七年戰于奚同城濮見二十七年左氏曰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謂之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

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亡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

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已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康侯胡氏曰荆楚恃强憑陵諸夏滅黃敗徐

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而春秋所書如此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而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皋人也愚謂正卻子所謂功過不相掩也義又見僖四年伐楚○張氏曰齊桓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終桓公之伯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伯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伯故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伯業定當是時楚為齊宋二國患救之宜也然文公致楚與戰以取威乃不許衛盟執曹伯以快宋人之心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其救患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雖楚自是大創而行不義殺不辜亦已多矣胡氏曰若春秋桓文不作何以為中國然召陵城濮雖迭勝强楚不能絶其僭號以尊天子故知一時之功耳向使有能興起王道如宣王者則豈有齊桓晉文之

事哉朴鄉呂氏曰左氏載子玉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以經攷之則宋圍之釋已在楚人救衛之時矣使楚方圍宋則所謂畀宋人何也城濮之戰宋公與焉又何也今以左氏敘此事頗詳録之而附見朴鄉之説云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子玉也左氏曰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如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張氏曰楚子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授以兵柄令其圍陳圍宋所以導之無非猾夏狃勝之事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辜而輒殺之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愚謂楚殺得臣雖過然其窮兵猾夏而卒喪其身可以為人臣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不名者史失之或闕文也左氏曰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莘老孫氏曰衛侯之奔晉文外假尊王之名內以私智逐衛侯晉之辜也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衛子未詳何人左氏作公子瑕非是朴鄉呂氏曰蓋叔武也高氏曰不以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在鄭伯之下杜氏曰踐土鄭地劉氏曰如會者赴會也孫氏曰来不及盟故曰如會陳本與楚楚敗故歸中國高氏曰楚自齊桓沒為中國害晉一戰敗之威震諸侯向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於是遂伯諸侯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及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此但不假同盟之禮為少異耳○邦衡胡氏曰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尚在鄭也故晉文會盟踐土以謀納王踐土鄭地以天王在鄭故就鄭地以盟非自

京師致天王来也是年天王方入於京師故下云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見晉侯踐土之盟謀納王也愚謂納王者人臣職分所當為既所當為則為常事故不書耳

公朝于王所

趙氏曰王所即王之所在耳孫氏曰非禮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公朝于王所非禮可知也高氏曰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今因出盟遇王而朝此為何禮○愚案天王出居于鄭至是猶未復也踐土在鄭之境僖公既已會盟遂一朝焉其視天下共主不啻若列國之君不敬之辜著矣其平日之不以時朝亦可見矣獨言公者據魯史之文耳然諸侯之不王與天王威令之不行舉可知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朴鄉呂氏曰此書自楚非有奉也蓋著其自楚也言自楚則背華即夷之辜可見矣愚謂衛侯為干乘之君不能守其社稷而奔竄夷狄雖曰畏晉必有失其道者矣又自夷狄而復歸其國何以治其臣民哉明王在上皆不得復者也雖然夷狄之猶夏晉侯之不正亦可見矣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為衛大夫君歸而咺出奔事雖不可盡考必其執一國之權而不容其君者也觀晉人執衛侯與其君一出一入而卒至於見殺益可見矣故凡為臣而至於出奔皆不臣者也若元咺之辜抑又甚焉晉受逋逃之臣亦辜也○又案大夫之於國有見幾而作以道去國者矣有義不當去見危授命者矣至於持祿固位厄於利害之私而出奔皆其不道者也若元咺之訟君又不與焉後凡書奔者倣此

陳侯款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又為陳子會于溫起文也

秋杞伯姬來

杜氏曰伯姬莊公女葉氏曰父母沒矣伯姬不得來而來也義又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許氏曰齊自孝公立與魯好絕比相侵伐昭公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穀梁無齊侯二字

陳稱子居喪也穀梁曰温河陽也存耕趙氏曰温去京師百里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或曰莊十三年北杏為衣裳之會此則兵車之會也未詳是否邦衡胡氏曰踐土之盟謀納天王矣復會于温者何蓋自踐土隨天王至温將納王于京師故會以膠固諸侯爾且温去周朝百餘里諸侯既至温豈有不朝王而召王出狩者此理之必不然也故知天王自二十四年出居于鄭至是晉侯方帥諸侯納王故天王自鄭至河陽將入於周也然河陽與温止是一地不云狩于温而云狩于河陽嫌與諸侯同處于温故別言于河陽愚謂此亦當時史法之常非孔子異其名也

天王狩于河陽穀梁狩作守

杜氏曰河陽晉地張氏曰古孟津地今懷州河陽縣存耕趙氏曰温即河陽也地名有二義以封域所至之地言温以方域係山川言河陽天子有所指必以方域故言河陽諸侯之會不言河陽河之陽非一所也愚謂襄王失道播遷於鄭諸侯納之正當感激奮勵遷善改過之時今未入京師未謝宗廟而事遊獵馬且河陽非其常狩之所故春秋書之又為公朝王所起文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孫氏曰日繫乎月此不月者脫之愚案此義同前但前以諸侯盟于踐土因王在鄭而遂一朝此以諸侯

會于温因王狩河陽而遂一朝耳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曰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師實諸深室程子曰君臣無嶽而文公使衛侯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於王

而許猶不歸中國其曩著矣然晉文不告於王而圍實强致之胡氏曰晉文既勝强楚宜招攜懷貳以明大德何助臣而執其君非所以伯諸侯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胡氏曰衛侯出奔之時元咺主其國事衛侯歸而元咺奔晉令又執衛侯歸於京師元咺即自晉復歸于衛蓋晉侯聽臣子之譖執其君却使元咺復歸于衛此見晉文之不正存耕趙氏曰臣無訟君之理君虜而臣反國逆之甚也陳洙氏曰君臣之理滅矣書曰自晉參治之也○高氏曰為人臣而訟其君雖直亦曲矣君舉陳氏曰元咺復歸孫林父歸衛宋魚石晉樂盈復入皆伉辭也

諸侯遂圍許

張氏曰會温之諸侯也穀梁曰遂繼事也康侯胡氏曰諸侯比再會而許獨不會故諸侯圍許許距河陽近矣而可以不會乎愚謂晉文既與諸侯有盟主矣而許猶不歸中國其曩著矣然晉文不告於王而圍之所謂樓諸侯以伐諸侯彼善於此者也其功其罪皆可見矣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氏曰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辜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捨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孫氏曰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此言復歸于曹者晉文故之也春秋亂世强侯執辱小國之君無復王命

執之赦之自我而已存耕趙氏曰曹伯脫身俘囚未事鬼神即驅之從干戈之役伯令迫人諸侯無寧居矣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居隘切

杜氏曰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張氏曰介即密州膠西縣地趙氏曰葛盧但為事而來本非来朝所以不廟受故直来耳高氏曰夷狄以禮義外之可也凡書夷狄之来皆辱中國不自正而輕受之爾○君舉陳氏曰其後介人侵蕭蓋有以来之也

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夷狄来者二葛盧白狄是也介則先来而後侵中國白狄則先伐中國而後来然則夷狄来中國必有所窺伺而為害未有但已者也

公至自圍許

胡氏曰公自二十八年會諸侯圍許至今年春方回師出踰時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愚案公以會温出未知圍許也而以圍許致未詳豈其事不一而當時止以圍許告廟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穀梁會上有公字諸國皆稱人當從左氏翟公羊作狄

内不書名氏外稱人皆微者也王人見莊六年杜氏曰翟泉即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東菜呂氏曰陪臣而敢伉天子之士以歃血要言其不臣甚矣王人亦與諸侯之大夫同盟失禮亦甚矣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

人盟強逼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君舉陳氏曰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

秋大雨雹雨于付切雹薄學切

大者非常之辭范氏曰陽氣在水雨則温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雹者陰脅陽不調之所致耳左氏曰大雨雹為災也○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三此年及昭三年四年也陰陽不調之所致必録之者所以警人君之戒也高氏曰劉向以為盛

陽雨水温暖而濕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
盛陰雨雪凝滞而水寒陽氣蕩之不相入則散而為
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
不書月食也
冬介葛盧来
存耕趙氏曰葛盧春来矣再至何為哉是為假道侵
蕭計也魯獨無以察其情何哉義又見前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康侯胡氏曰詩不云乎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若移圍
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
下書圍鄭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寧俞貨醫使薄其酖不
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
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歇治厪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
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愚謂瑕之辜不可考豈
咺之黨歟若元咺則可殺矣咺入則君出咺出則君
入大逆之道也元咺可殺而書曰殺其大夫何也不
正名其辜以殺之也況生殺者天子之權豈諸侯所
得專乎為衛侯者具其事告於天王而誅之可也告
於天王能誅之乎告於天王未必能誅之也天王不
能誅之而春秋必以專殺大夫言者正義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衛侯鄭歸于衛
前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此當書歸自京師而但
曰歸于衛者當時執之歸之皆晉文之權襄王擁虚
器以聽命而已故不曰歸自京師紀實跡也衛侯與
元咺相為出入君臣之道廢矣自晉侯伐衛至此凡
八書可見伯權盛而王綱隳故諸侯大夫縱恣如此
故曰尊君抑臣貴王賤伯春秋之大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此稱人程子所謂不知衆寡將帥名氏曰某人者也蓋圍鄭之國其兵衆矣不可以將卑師少言也使鄭果貳於楚晉猶不免無王命而摟諸侯伐諸侯之舉如以私怨而圍人之國則晉文之舉大矣○王氏曰晉侯為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人踰晉越周千里而助晉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

介人侵蕭

蕭見莊二十三年高氏曰夷狄數來我不能以禮義正之致敢稱兵犯附庸之國義又見隱七年我伐凡伯○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荊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見九年左氏曰王使周公閱來聘貫道王氏曰冢宰總百官以輔一人者也承命以聘諸侯王失命閱失職葬老孫氏曰見周之衰而諸侯強盛也○

愚案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文然魯未嘗朝王不過因會盟晉侯朝於王所而已襄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焉已失道矣況遣冢宰乎陵遲甚矣又為下書遂如京師起文也朴鄉呂氏曰王臣來聘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桓王之聘於魯者五自隱七年至桓八年家父之聘是也在惠襄定之世各一自定以下則

王臣無下聘者矣蓋桓王在位不能自強屢遣王臣下聘列國此周室之所以衰也定王而下則周室浸微王臣之聘不足以為列國之輕重而王臣下聘之文亦復不見於經此周室之極衰也始也使凡伯宰渠伯糾之屬皆以畿內諸侯或大夫爾至於僖三十年之聘書宰周公則已尊矣至於宣十年之聘書王季子則益尊矣王室日衰諸侯日橫顧如此哉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孫氏曰天子至尊非諸侯可得伉儷與襄王交聘伉敵甚焉故書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公子遂如京師焉康侯胡氏曰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叛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辜在法當誅而不以聽者也○康侯胡氏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出而專繼事者皐在其臣皐各有所歸也

則存乎其事矣愚謂以二事出者皐在其君以一事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康侯胡氏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高氏曰嘗為鄰國所奪今復取之常山劉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是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以其不能申明直辭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用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此與成二年取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

蓋春秋之意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常山劉氏曰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有不以其道者其惡難知春秋亦正名曰取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来聘○高氏曰晉未嘗来聘而公子遂去冬往聘之今春又聘焉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愚謂可見當時諸侯舉動皆不以義惟視强弱為趨舍而已然東門氏之專政亦不可掩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孫氏曰郊者祭天之名也劉氏曰卜郊者卜其日吉否也穀梁曰四月不時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杜氏曰免猶縱也朴鄉呂氏曰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曰牲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

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
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
祭祭泰山河海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
而望祭也愚謂魯以諸侯僭天子之郊大失禮矣而
失禮之中又四失禮焉四月不時一失禮也四卜則
瀆二失禮也望祭則僭三失禮也既免牲而猶三望
四失禮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卜郊何有不從所以必
設卜者誠之至義之盡也今四卜而不從則神不歆
非類明矣且猶望焉山川其饗諸○董子曰魯曷為
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
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孫氏曰天子祭天地
無所不通諸侯祭其境内山川魯諸侯也以諸侯而
用天子之祭僭孰甚焉故或因其黷亂不時或從其
災異示變以著其僭天子之惡也朱長文曰魯當祭
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
東萊呂氏曰凡書郊祭者九其八非卜不從則郊牛
有傷獨成十七年九月用郊非二者而書魯之有郊
非禮獨於僖公始書緣其變而録之爾愚案公羊以
三望為泰山河海未詳是否
秋七月
冬杞伯姬来求婦
杞伯姬見二十八年稱婦見二十五年劉氏曰姑無
自求婦者也非禮也愚謂此與二十五年宋湯伯姬
来逆婦同義但彼則逆而此則求爾○康侯胡氏曰
婦人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
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為夫
人主之也故書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
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吕武之禍矣張氏曰易
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征凶位不當也无
攸利柔乘剛也杞伯姬求婦而踰境是杞伯之不能
正其家也僖公容其来求是使柔乘剛而國事制於
婦人也春秋閑有家之道嚴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氏曰帝丘東郡濮陽縣故帝嚳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張氏曰屬開德府康佚胡氏曰遷于帝丘避狄難也

而中國衰微夷狄强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

公無卻四夷安諸侯之功莫不見矣○葦老孫氏曰

春秋書之又見其勞民擾衆去先君之土宇雖云避

難而行然不能使難不加已而舉國以避之其為勞

且擾亦甚矣張氏曰齊桓即世衛從宋襄伐齊於是

狄人始假義以伐衛啓狄之寇蓋始於此今復圍衛

衛迫於狄而遷都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羊作接

杜氏曰文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左氏曰夏狄有亂衛人

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義見隱二年盟戎于

唐○康侯胡氏曰盟會中國諸侯衰世之事已非春

秋所貴況於狄也而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貫道王氏曰重耳定伯功僭

齊桓而聖人誦之借曹衛以致楚使宋舍晉而賂齊

秦皆誦也然未嘗滅人之國則猶賢於桓此所以身

死而伯業不失也高氏曰或問春秋孰賢曰東遷之

後土疆不守職貢不奉朝覲之禮盡廢征伐之事專

出皆戎人也曰不有齊桓晉文乎周室既衰諸侯既

熾以大吞小以强暴弱夷狄乘之橫乎中國天子所

存位與號耳是時二伯奮起齊桓仗大義倡之於前

晉文明大順和之於後內率諸侯以尊王室外攘夷

狄以尊中國而皆謂戎人可乎曰齊桓晉文徒有尊

周之名而無尊周之實雖曰內率諸侯以尊王室其

實內率諸侯以尊己也假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耳

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以撥亂世故召陵之盟城濮

之戰與其攘夷狄救中國一時之權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見莊十六年義見隱七年我伐凡伯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

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

左氏曰三十二年冬杞子自鄭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

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竢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

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辱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辱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劉氏曰

秦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貪得其地而棄其師者也○孫氏曰晉襄公厄人於險非仁也却喪用兵非孝也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及姜戎蓋夷狄不可與之共事自古未有不為害者今與之共敗秦惡可知矣愚謂夷狄犯中國治之是也然必視吾國之無故然後請於王而擊之可也若居喪而見伐不得已而應之可也秦雖不道本伐鄭耳不及晉也乃背殯從戎雖獲一時之勝

癸巳葬晉文公

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狄侵齊

左氏曰狄侵齊因晉喪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思切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

左氏曰以報升陘之役義見隱四年苫伐杞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帥公羊作率
康侯胡氏曰此皆不勝忿慾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舉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取訾婁已甚矣復伐焉君臣同惡也遂專一軍於是再見兵不戢而佳其不為亂階乎
晉人敗狄于箕

范氏曰箕晉地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中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略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曰齊國莊子来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義見僖十年○高氏曰公本事齊逮晉文伯而受盟焉至是晉文已卒齊侯一使卿来聘而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既伐邾矣故懼晉而改事齊也公之季年所為若是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貫道王氏曰公嘗如齊矣未嘗至也此何為至哉公反自齊而薨嫌以齊故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曰小寢内寢也左氏曰公如齊反薨于小寢即安也穀梁曰非正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東萊呂氏曰古人正終事甚重凡諸侯薨當在路寢雖病於小寢其甚危之時不可不勉強出就路寢故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高氏曰生不請天子之命而自立既不正其始死又不于正寢是不正其終也春秋所以詳著之康侯胡氏曰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

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
地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
之治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是君終不於路寢
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
得正乃如此直書而義自見矣許氏曰君子自治常
使心熟於仁而體安於禮則正勝於死生之際終不
可亂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存耕耡氏曰霜隕矣
草宜殺而不殺木宜萎而李梅實異也康侯胡氏曰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
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
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
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
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蓋除惡於微慮患
於早之意也○莘老孫氏曰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
以生殺萬物者也雨露生之雪霜殺之天地自然之
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於天地之
間則陰陽有常而生殺以時彝倫攸斁天遏於陰陽
則當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京房氏曰君假君權隕
霜不殺草蓋草小人之類也霜不能殺猶人君威不
能制小人矣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
公以暗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證
著矣獻可杜氏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
人君之戒也家氏曰嚴冬不殺氣燠也若謂此十二
月為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有之春
秋何以遽書為異乎杜氏以其長歷而推謂此十二
月乃周之十一月令九月也指此為舊史記録之誤
春秋因之若九月之霜不能殺草尤未足為異春秋
何以動色而書之此夏正之冬何疑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

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致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来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悖大
謄録監生臣沈啟晉

春秋本義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九十二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四

文公 名興僖公子 謚姜所生

程端學 撰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康侯胡氏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即位趙氏曰凡國君立必踰年乃即位不獨以一年不二君亦以告終稱嗣閔容其請命以備禮也文公即位雖內受於先君而亦不當改而大事必用建子之月魯用寅月即位是自改天子正朔也書之以懲專恣愚謂商以十二月建丑為歲首故伊尹以十二祀見厥祖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故秦史紀年始皇巡狩皆自十月朔則周諸侯之即位當在十一月建子之月今魯在寅月即位故曰自改天子正朔也然於周無實事可考未敢質言耳

請命於天子矣○浚南趙氏曰周改正朔月數固未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亥下有朔字

義見隱三年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字也杜氏曰叔氏服字未詳是否左氏曰內史叔服
叔服高氏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唯有弔贈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於諸侯也則天王之微弱可知矣○胡氏曰案諸侯五月而葬僖公卒在前年十二月至此方三月而使叔服來會葬獻可杜氏曰諸侯奉上之節蔑聞焉而天王使大夫會僖公之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氏曰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孫氏曰毛采地左氏曰毛伯衛也葦老孫氏曰天王有賜於下書曰錫命已薨之公則曰錫某公命當國之君但曰錫公命劉氏曰錫命者命為諸侯也高氏曰凡諸侯之立世子必請命於天子及諸侯之薨也必告於天子天子命立其世子為諸侯世子喪畢乃朝於京師以士服見天子於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蓋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故世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爵命乃得為君也今文公未畢喪而天王先使人即命之非禮甚矣愚謂文公在衰絰中安然受之而不辭毛伯不諫而從君之令皆非也義又見莊元年王錫桓公命○康侯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錫之者也禮所謂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弨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

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之辰辰屈己以就下如此何為來錫命乎黃氏曰事勢陵夷上繼朝而獻功也

晉侯伐衛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居喪伐人尤非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莊叔也左氏曰叔孫得臣如周拜高

氏曰公初即位在衰絰中未嘗朝王而王遽使卿來錫公命公於是使陪臣如周拜焉天王之使毛伯來錫文公之使叔孫得臣往拜皆非禮也所謂君不君臣不臣○存耕趙氏曰文公踰年即位儼然喪服之中天王錫命安然受之已非禮矣使既受命亟拜王庭君子猶為不可今使大夫往拜是夷周於敵已矣若曰未終喪雖使大夫往可也獨不曰未終喪不敢當君命邪

衛人伐晉

晉襄居喪伐國固有辱矣然猶為承其父之業也衛人不連諸侯固中國之勢而以報復為事尤有辱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東萊呂氏曰嘗聞以小事大者未聞以小而謀大者也以小而謀大滅亡之道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杜氏曰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未詳信否存耕趙氏

曰文公即位元年容貌采章未接於列國而權臣擅命代君則失政之始也他日叛命而逃幸而客死此習已成矣愚謂諸侯非王命自為會皋也況魯國有喪以大夫而會伯主乎晉襄居喪而下會大夫亦非禮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戴氏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東萊呂氏曰內之禮樂自大夫出由公孫敖會晉侯始外之禮樂自大夫出由陽處父救江始溴梁之盟則

偏刺天下之大夫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憂倫切又丘倫切公羊穀梁作髡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何氏曰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孫氏曰商臣之於君親盡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康侯胡氏曰世子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之所深駭者春秋詳書其事欲後世察所由示懲戒也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可掩哉君不君而臣不臣父不父而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其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黃氏曰唐大子弘授左氏春秋廢書而歎曰聖人何書此邪率更令郭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

公孫敖如齊

戴氏曰諸侯世相朝必三年喪畢今敖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閒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為國乎義又見僖七年齊來聘○高氏曰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於是兩事齊晉且圖婚於齊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書晉侯及之晉主乎此戰也杜氏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張氏曰屬同州白水縣左氏曰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

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愚謂秦穆行險邀利以取敗不自悔責而事報復又取敗績其辱著矣晉襄公忘喪而主乎此戰雖勝無足道矣義又見隱二年戎伐凡伯

丁丑作僖公主

康侯胡氏曰作主者造木主也胡氏曰主者神所憑依也公羊曰作僖公主者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康侯胡氏曰慢而不敬甚矣呂氏曰過時作主文公孝心不至可知矣其能為國乎○左氏曰緩作主非禮也存耕趙氏曰孝子之思親不見其形則為主以寓之作栗主埋桑主於兩階之間僖公之喪過練期矣故曰緩將大事而蹔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孰及之魯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之及同處父晉大夫左氏曰陽處父也邦衡胡氏曰處父盟於我之國都凡盟必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我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其國中故不地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木切隴力勇切公羊穀梁作斂

杜氏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邦衡胡氏曰垂隴之會議政在大夫也晉襄紹伯主盟使大夫出會諸侯非禮之正愚謂諸侯非王事不得出會盟諸侯況以大夫而盟諸侯乎士穀以襄公之命盟諸侯則是大夫主盟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伯者之大夫盟自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始至此則士穀主諸侯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同僖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左氏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周公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高氏曰僖公雖閔公之兄然閔實先立僖嘗北面而事之君臣之義已定矣及其傳繼則父子之義又定矣臣不可以先君子不可以先父今文公欲自尊其父而躋於閔公之上則紊亂宗廟顛倒禮經先親後祖昭穆失序謂之逆祀不亦宜乎愚謂文公居喪未大祥而吉祭於大廟非禮一也僖公之主未當入宮非禮二也躋僖公於閔公之上非禮三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康侯胡氏曰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事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程子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高氏曰三國以伐秦再舉兵而過京師尤其惡之大者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曰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

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趙氏曰又譏使公子納幣也○董子曰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文公四十一月乃娶何以為喪娶曰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內故曰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早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反在思念娶事春秋之所甚疾也高氏曰婚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請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自有次第納幣者即納徵也先儒謂婚姻不可使公族而不述其所以蓋公子公孫於國皆當盡人子之義惟婚姻之禮則有家人尊卑之序俾尊者將命從事則非順矣卑者行之庶或其可也葉氏曰禮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而圖婚猶喪娶也康侯胡氏曰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尸甚切

貫道王氏曰不言帥師不成師也杜氏曰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張氏曰沈姬姓國漢志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屬蔡州左氏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葦老孫氏曰沈者楚所與之國不忍楚之暴而侵漁諸夏也於是伐其所與之國將以懼之沈小國不勝而潰陵中國者楚爾沈何擧乎春秋之書以諸侯為失所伐矣高氏曰中國不能明大義以討夷狄弒君父之賊乃興兵以問小國之擧可傷也已常山劉氏曰兵加而民潰君之不能治民可知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文公三年之閒書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累見於盟會則知魯之政刑盡在諸臣矣魯卒以是亡故春秋書以為戒邦衡胡氏曰春秋侵伐之柄下移於諸侯自是遂移

於大夫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公羊曰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高氏曰赴於諸侯而書其卒蓋著其交政於諸侯也康侯胡氏曰天子內臣無外交是以私情害公義矣○存耕趙氏曰尹氏之後王臣書卒者王子虎劉卷也子虎書卒不書葬惟劉卷書葬此所謂令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焉得而勿哭者也

秦人伐晉

張氏曰秦穆公既歸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愚謂秦舉著矣亦晉人既得志又思報復以致之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楚人圍江

江見僖二年義見僖三年徐取舒又為晉救江楚滅江起文也○高氏曰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已服從於中國而楚自城濮之役亦不敢侵伐今復圍者蓋晉文既沒襄公不復討楚人弑逆之惡故楚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雨于付切

莘老孫氏曰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眾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趙氏曰如雨血雨毛雨土之類愚謂螽生則害五穀況如雨之多害物甚矣災異極矣義又見桓五年

冬公如晉

高氏曰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為盟也三年喪畢乃朝於晉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陸氏曰在晉都盟故不言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羊穀梁無以字

陽處父晉大夫高氏曰晉國之師非不衆也處父帥之以伐楚豈果能討其弑君父之賊哉直為救江而

已爾舍大舉不問而區區為小國解紛其亦不察於先後緩急之義矣伐不目事特繫之以救江者譏其徒取救患之名非仗大義之師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也以中國諸侯為己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伐楚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四年春公至自晉

公私出踰時不告正朔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孫氏曰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見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姜見僖二十五年程子曰納幣在喪與喪娶同未詳是否○劉氏曰娶婦正始之道也始之不正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子弑強臣擅命幾於亡矣文公非不欲存妻子傳世者也闇弱惰慢不能率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守可不慎哉故鑒末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舉也夫人預有舉矣當是之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往國人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凡書婦姜者三而至書婦姜者二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逆婦姜于齊是也逆書婦姜者一此年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自箕之役至是侵齊閒晉有秦楚之難也以齊之強而狄再侵之則狄之強可知

秋楚人滅江

左氏曰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

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自矜乎吾自懼也高氏曰江終為楚所滅則知楚之復強而處父之帥師無益於救適所以堅其敵耳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愚案楚頹弒君父中國不能討而反敢滅國則王綱之壞中國之衰伯業之墮夷狄之橫至是甚矣

晉侯伐秦

報三年夏之役也二國不自訟而事報復今晉又伐秦比事直書惡自見矣○案楚人滅江不恤而躬伐秦伐楚則遣大夫晉侯之報復情不可掩矣

衛侯使寧俞來聘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康侯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與左氏合木訥為證謂成風繫之僖公猶以仲子繫之惠公前說近是程子曰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而況妾乎魯禮之變自此始聖人實書以示僭亂之由且見其無君父之惡後世乃有母以子貴之說凡妾母皆稱太后甚至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謚此皆不知春秋之旨者也東萊呂氏曰宣之母嬴哀之母姒薨附稱號迄無所異由成風始存耕趙氏曰成風之為夫人自僖公非文公之舉

愚謂文公雖不忍傷父之志然以義斷之可改而不改則亦不可謂無辜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不曰天王闕文也胡氏曰榮叔天子大夫公羊曰含者口實也賵見隱元年孫氏曰成風僭夫人襄王不能正死又使榮叔含之賵之非禮可知也程子曰天王成妾母為夫人亂倫甚矣○君舉陳氏曰以成風之喪訃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書之劉氏曰春秋正人倫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道莫先焉馬桓以臣弒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三綱廢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小君者嫡夫人之稱而妾母稱之又私謚焉亂禮甚矣○康侯胡氏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葬乃有二夫人祔

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高氏曰以妾敵父則卑君父之體以妾並配則黷嫡母之尊禮曰妾不得體君又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緦蓋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母以子貴非禮甚明愚謂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緦者卿大夫士庶之禮耳若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梁作毛

不書天亦闕文也杜氏曰召伯天子之卿召采地伯爵也左氏曰召昭公歸可杜氏曰賵含尚不可況天子之尊使卿會葬乎康侯胡氏曰含賵而會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許氏曰喪服傳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可以緦也與尊為一體不敢私其親也喪服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也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服唯君所服也此禮正也李氏曰天子之見於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

者六稱天子者一三稱並行故知王者之通稱而史
辭之異爾未詳是否然愚直以為闕文衍字耳
夏公孫敖如晉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公子友之孫公孫佚之子也以王父字為氏左
氏曰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
聘于陳且娶焉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季孫行父如晉
木訥趙氏曰數嘗如晉行父如晉仲氏季孫爭交於
晉三家之張自文公始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羊作讙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高氏曰卿供喪事非禮也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

見隱三年葬宋穆公○葦老孫氏曰古者大國不過三卿而諸侯之葬一卿輒往則國家之事無關乎故春秋之法葬諸侯使微者則無譏卿行則譏之以為強者脅弱而弱者畏強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案三傳載處父事舉無足信然經書處父帥師會盟其擅晉之權而不以其道者蓋當晉國擾攘之際正元臣秉節之時而首見殺焉大夫舉也若處父者其道足以殺其身者歟

晉狐射姑出奔狄射音亦一音夜穀梁作夜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邦衡胡氏曰狐射姑之舉三傳之言未足為據是必處父之黨處父既死故遂奔耳然又即狄則其惡可知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姑沃切又如字

高氏曰閏月告月常月曰告朔者閏月雖有晦朔而常月之禮漸廢故孔子於其廢禮之始正其法也愚謂朝廟禮也朝廟而不告朔非禮也非謂既不告朔并

朝廟可去之也使文公於閏告月而朝于廟則得禮矣此文意與猶三望似同而實異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部 句權俱切公羊作朐部音吾

須句見僖二十二年蓋春伐邾至此而取其邑趙氏曰不復繫於邾者省文也杜氏曰部魯邑卞縣南有部城張氏曰屬龔慶府泗水縣胡氏曰案僖二十二年冬公伐邾取須句此又取須句者蓋須句為魯所取其後復入于邾今又伐取之其惡可知黃氏曰部魯下邑因伐邾之師而遂城之以備邾其陵虐小國不恤民力直書自見義又見隱四年莒伐杞及七年城中丘○張氏曰僖公伐邾取須句旋敗於升陘邾復取之愚案升陘不書敗績未詳信否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穀梁作壬蓋傳寫之誤也

左氏曰宋成公愚謂此為宋殺其大夫司馬及來奔諸事起文也

宋人殺其大夫

書宋人見莊二十二年左氏曰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萬牛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昭公即位而葬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愚案自此歷敘宋大夫之見殺出奔來盟以著昭公見殺之由蓋臣者君之股肱股肱既亂則腹心傷自然之勢也故春秋比事為後世有國家者之戒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 令力呈切

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人為志乎

此戰也云爾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張氏曰令狐晉地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莘老孫氏曰秦晉自殽之敗數年之閒交兵者無虛歲秦兵加晉不已者以殽之戰未復也主殽之役者晉襄也晉襄死晉之嗣君何負於秦而秦乘其喪求與之戰邪木訥趙氏曰秦晉自殽凡五戰今晉襄秦穆皆即世晉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趙盾乃修先君之怨以為是戰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晉先蔑奔秦公羊作先昧以師奔秦張氏曰其說無據當從左氏穀梁

先蔑晉大夫孫氏曰不言出者明自軍中去穀梁曰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此則秦晉方交兵又秦為晉世仇而奔之其舉大矣

狄侵我西鄙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黃氏曰閒秦晉之爭也木訥趙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

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序未詳或曰因魯史之略也然義繫於大夫主盟諸侯而不繫諸侯之列序也大夫無名氏亦然杜氏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張氏曰卷縣即鄭州原武縣也愚謂晉自文襄世主夏盟諸侯莫敢擅焉今晉復盟諸侯而靈公幼大夫專之則是大夫主諸侯盟也義與二年垂隴之盟同至此則其專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唐

冬徐伐莒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為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為其能去夷即華不復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以伐莒必以中國無盟

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羊穀梁作蒞

主是以敢爾

涖盟見僖三年左氏曰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義見隱三年盟于蔑○高氏曰赦之奔莒本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書此為魯晉雒戎之盟及赦與得臣如京師毛伯求金等事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盾杜本切 雍於容切

孔氏曰衡雍鄭地張氏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雍城古衡雍也與虖相近高氏曰天王崩諸侯不奔赴其喪而趙盾與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張氏曰自晉趙盾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氏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陸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

謂趙盾弒靈公其不以此也哉故春秋屢書盾遂之事其為履霜之戒深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音洛公羊會下有伊字

雒戎戎居雒水閒者高氏曰暴亦王畿之采邑雒戎雜處於王畿之內而中國至與之盟則其干中國甚矣貫道王氏曰大夫專盟而夷狄居其閒亂之極也○康侯胡氏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尊王室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入居之逼近甚矣許氏曰春秋所謹如此而晉唐得戎與之雜居晉既大亂不救唐亦幾危而悔此為國謀者不學春秋之過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無而字左氏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陸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

奔苔從己氏馬未詳信否葉氏曰言曰者別其復而後奔也孫氏曰赦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中道反也丙戌奔苔文公不能誅赦得以自恣也公子遂如齊以疾而還義猶不可況赦如京師弔喪中道而反乎此赦之舉固不容誅矣而反使之自恣而奔文公之不能君可以見矣宋氏曰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臣子之通義也今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子也赦如京師不至而復奔是大夫不有諸侯也貫道王氏曰諸侯不臣故大夫亦不君其君也

叅蝕

義見桓五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稱宋人見莊二十二年不名闕之也張氏曰司城司空諱之曰司城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左氏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襄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

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來奔未詳信否黎氏曰司馬典兵之官而殺之司城杆禦之任而來奔則王勢孤矣宜昭公卒死於弒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及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曰毛伯者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左氏曰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張氏曰天王崩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時所以謹君臣之分而明其責之所歸也王喪未葬喪紀所當令於諸侯者有常禮非其道則為政者不當使出使者不當承喪事求金徵索非禮葬老孫氏曰天王崩喪事不具而求金於魯魯為人臣而使君父有求於己焉魯之辱可知矣義又見隱三年求賻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出姜也趙氏曰無父母而歸寧譏之也愚謂婦人從夫者也文公當為天子服斬衰三年而夫人當

喪出入自如非禮也○木訥趙氏曰文公並妃嫡
嬖於敬嬴生倭嬖寵而倭將貴夫人如齊謀於父母
其歸寧蓋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為十八年歸齊張本
未詳是否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莘老孫氏曰天王之葬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無
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高氏曰天子所以七月
而葬者欲使諸侯畢來會也劉氏曰諸侯為天子喪
三年禮無卿共葬之文使卿共葬周末之陵替也葉
氏曰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春秋固
有禮所不見而可以情度之者葬天子親者也有不
能親焉故也天王崩見經者九其四不書葬書葬而
見大夫者惟此與叔鞅而已考之襄王前年八月崩
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以幣奔喪此弔也明年
書毛伯來求金則貸貝賵賻蓋遂闕而不供此文公
之怠也其於葬慢而不親往非故也大夫將事禮之

所得通親往或有故不往而合禮所以二書歟愚案四不書葬不
故不親往而違禮此所以二書歟愚案四不書葬不
特有故不往而合禮也別見隱三年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晉人見莊二十二年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此見夫人非禮而動至三月之久而無名以告廟也
意與書公至同○朴鄉呂氏曰錄紀叔姬之歸者為
歸于鄫起也錄姜氏之至者為歸于齊起也是聖人
之微意也然則出姜之不安於魯也舊矣聖人詳錄
其往來豈特為其告至不告至哉未詳是否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稱晉人見莊二十二年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未詳信否愚謂夷狄猾

夏五國救之善矣然天子方伯不能治夷狄而諸侯救之已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況五國大夫救鄭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春秋書之見權柄下移之甚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高氏曰楚不伐鄭久矣今晉文襄既沒而靈公年少中國無盟主楚雖負弒逆之辜而中國莫敢誰何益無所顧忌至是遂伐鄭欲與中國爭盟也然舉五國之兵不能討楚國弒君父之賊乃奔走以救鄭亦見中夏之衰矣

夏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八月曹伯襄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曰震動孔晁曰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地動杜氏曰地道安靜以動為異也○任氏曰前此踰百年未有書地震也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為體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其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足以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梁作萩

椒不氏義與隱元年無駭同公羊曰椒楚大夫杜氏曰令尹子文從子義見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黃氏曰諸家皆謂書椒以其禮交中國而進之也木訥獨曰楚執宋公以伐宋春秋亦書楚子豈進其虐中國邪宜申謀為不道而見殺春秋亦書宜申豈進其謀逆邪書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愚謂楚始書荊後書荊人後書臣名又書楚子使之者以時世愈降夷狄漸同中國魯史膠於見聞比加詳焉聖人雖不進之然因而不革亦可見中國日衰夷狄日盛之一端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

僖公成風僖公之成風也見四年風氏薨杜氏曰衣服曰禘莘老孫氏曰成風僭稱夫人而春秋書葬書薨天王賵且含之又會其葬蓋皆用夫人之禮矣於是秦人歸禘春秋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為夫人者以其子僖公也故仲子繫之惠公失禮者惠公也成風繫之僖公失禮者僖公也成風之死至是六年而秦人始歸其禘蓋亦不及事矣禘所以非禮却之過也○張氏曰當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禘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也豈古者明王慎德足以賓之之比哉

葬曹共公 共音恭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辰哀伯之子臧文仲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夏秦伐晉

此則秦之舉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左氏曰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

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殺鬬宜申及仲歸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義見莊三十一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杜氏曰蘇子周卿士女栗地名闕孫氏曰內不出主名微者文公使微者盟天子之卿其惡可知○劉氏曰古者內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內交有至尊在不

貳之也案春秋書及盟而不出主名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與此及繻子盟是也

冬狄侵宋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曷各切公羊作屈貉

杜氏曰厥貉地名闕朴鄉呂氏曰凡書次必有兵楚子蔡侯之次蓋亦兵次也然不書伐不書師則其兵之未加乎中國也其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矣愚謂商臣夷狄弑逆之賊中國不能治其無忌憚固宜蔡為中國諸侯而同次焉迫於強令豈非始謀之不謹歟然王政不綱遠國事夷狄之不暇亦可見矣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總裁官臣紀昀
總纂官臣陸錫熊
孫士毅
總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沈啟晉

春秋本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九十三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五　　元　程端學　撰

文公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九倫切公羊作圈

麇國陸氏曰子爵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彭生公子牙之孫叔仲惠伯也杜氏曰郤缺冀缺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張氏曰即拱州襄陵縣左氏曰自文公後大夫擅相為會政在大夫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東萊呂氏曰自文公後大夫擅相為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胡氏曰禮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樂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纂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

之乎

秋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文公高氏曰喪畢來朝也存耕趙氏曰喪畢來朝此事天子之禮也曹為文昭於魯宗國習見王命之廢而惴惴依大國以為重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子遂如宋

左氏曰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將尊師少也杜氏曰鹹魯地愚案僖十三年會于鹹杜氏以為衛地未詳孰是中國衰微夷狄猾夏魯能敗之此其功也然叔孫得臣以為功是大夫專兵三家僭魯之漸也義又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秋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文公高氏曰喪畢來朝也存耕趙氏曰喪畢來朝此事天子之禮也曹為文昭於魯宗國習見王命之廢而惴惴依大國以為重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杞伯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書卒之義未詳

夏楚人圍巢

杜氏曰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張氏曰即無為軍巢縣左氏曰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喜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秋滕子來朝

滕稱子見桓二年左氏曰滕昭公義見隱十一年滕
薛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羊作遂
術不氏義亦與隱元年無駭同趙氏曰外大夫來魯
再命者皆書名無他義也左氏曰秦伯使西乞術來
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
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
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
以敢致之義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木訥趙氏曰
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成風之禭今將為河曲之戰
則有術之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趙氏曰凡戰不言及交為主也孫氏曰河曲晉地杜
氏曰在河東蒲坂縣南張氏曰河中府河東縣南有
河曲公羊曰不言師敗績敵也左氏曰秦為令狐之
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
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
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
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
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
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
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
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
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
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
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
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
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
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
瑕愚案此傳頗詳獨稱秦伯及交戰事與經不合讀

者擇焉可也孫氏曰二國之讎既易世矣二國之戰可以已也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之不德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音運公羊作運

諸見莊二十九年書及亦同前鄆西鄆魯邑也即成四年城鄆之鄆杜氏謂莒魯所爭者非是辨見或問

王氏曰城未有言帥師者季氏自帥其師專兵久矣二邑近費而介於莒此行父自為封殖之計也獻可

杜氏曰聖人重民力凡城築之事皆志之況出師而城乎勞民甚矣○邪衡胡氏曰春秋城築二十九獨三言帥師爾此年及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城邾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啓陽是也帥師者欲因城而遂廣其疆界書此者以見非惟勞民以城又毒衆以爭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此為明年陳侯居喪同盟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邾子蘧蒢卒蘧穀梁作遽蒢公羊穀梁作篨

此為明年正月邾人居喪伐魯與叔彭生伐喪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義見莊三十年○愚案文公時兩遭亢旱其所以修民事奉天時之道可知矣

大室屋壞大音泰公羊作世

大室杜氏曰大廟之室孔氏曰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拔出為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左氏曰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曰譏久不修也穀梁曰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志不敬也○康侯胡氏曰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而先君之廟

壞不恭甚矣呂氏曰君子之於宮廟有斯須不敢忘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是心以為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為國至使大室屋壞其能及物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徒荅切公羊會下無公字

杜氏曰沓地闕左氏曰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未詳信否獻可杜氏曰春秋諸侯不朝天子擅相朝會今如晉而衛侯會之其朝與會皆非典禮也愚謂諸侯非王事自相會且不可況因其經過而旋為會豈禮也哉此與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會于穀而蕭叔朝公意同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狄侵衛

貫道王氏曰衛出會魯會晉而狄侵衛乘閒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晉不能為中國攘夷狄使無侵軼而惡諸侯之貳此春秋所以矜小國之多虞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芳味切又芳尾切公羊棐公羊穀梁還上無公字

杜氏曰棐鄭地義同會公于沓○孫氏曰公本朝晉既朝且盟又貪二國之會皆非天子之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高氏曰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與衛會既盟晉而還則又因與鄭會久於道路而不朝正書至以見之義

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余氏曰君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其辜一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帥師帥師伐邾彭生因事專兵也胡氏曰互興甲兵以相伐其惡可知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侯孝公弟昭公此為九月商人弒君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趙氏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本行會禮別日又行盟禮故書日杜氏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張氏曰即南京應天府也高氏曰新城鄭地未詳是否左氏曰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也黃氏曰從楚者宋鄭許也自楚薦食中國諸侯無所依去年冬衛鄭會魯皇皇然求晉晉趙盾又方有求諸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同盟貫道王氏曰齊桓之為同盟殷同之義也趙盾不知其義而效為之亦曰同盟晉襄一沒諸夏無主楚氛甚惡鄭衛請平亦足見諸夏之依於晉者重也盾而忠於謀晉則奉十餘歲之君以主諸侯夫豈不可今諸侯無主而求與盾盟以為安以趙盾而尸盟是大夫得專制諸侯也高氏曰陳侯居喪出盟辱又可知也義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愚案春秋凡書同

盟十有六未有大夫主之者而趙盾主盟始於扈中於衡雍至此率天下諸侯舉同盟焉宜其卒至於弒逆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與有戴有鼂之有同孫氏曰孛彗之屬也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言入于北斗者入于魁中也劉向曰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高氏曰斗有環域而孛星自外入于其中此變之大者天之示人顯矣春秋三書孛皆以謹人君之戒○獻可杜氏曰天人相交甚於影響蓋事作於下則象動於上是以人君飭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七政上齊而譴異不作矣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又可見諸侯本為會而旋為同盟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

稱晉人將卑師少也弗克納納而不勝之辭也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愚謂廢置諸侯天子之事若廢嫡立庶雖天子亦不可也趙盾以大夫而廢嫡立庶舉莫大焉雖弗克納其舉一也高氏曰捷菑為人之子藉他國之兵歸篡其兄舉不容誅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曰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

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孫氏曰奔大夫不卒此卒者為明年齊人歸其喪起筆老孫氏曰將有其末不得不録其本也愚謂亦以譏世卿也○貫道王氏曰敖奉魯侯之命以弔天子之喪不至而復不忠莫大焉忘天屬之尊而奔不義

宋子哀來奔

子哀字也命大夫也與齊仲孫王人子突之類同黎氏曰宋公之子經有子同子糾未詳是否義見僖二

十八年元咺奔晉○韓中甫曰司馬死司城亡大夫奔見昭公之不可為國而見弒之漸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張氏曰單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愚謂凡執人者史當稱人子叔姬文公女不書及者先執單伯後執子叔姬不可以臣及君夫人故兩書齊人無他義也杜氏曰不稱夫人自魯録之也愚謂魯不討商人弒逆之賊不少知懼而執其母與諸侯之使則王法不行而天倫絶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人來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趙氏曰不稱使意與楚屈完齊高子來盟同愚謂諸侯為盟已干王法況司馬掌一國之兵不能爰整其旅為國長城乃離軍適魯區區求盟失其職矣孔子曰王孫賈治軍旅奚其喪司馬之所務可知矣此亦昭公見弒之漸也○康侯胡氏曰稱華孫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所禁者經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未詳是否

夏曹伯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曰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孫氏曰教廢命奔莒皇當誅絶齊歸魯受皆非禮也○東萊呂氏

曰奔大夫卒皆不書如公子慶父臧孫紇内大夫卒於外皆不至如仲遂公孫嬰齊而公孫敖書卒以齊人歸其喪起也書至以魯人受其喪故也禄去公室三家之子孫盛強雖廢命奔莒而其子文伯惠叔繼立於朝大夫之汰可知以其子之汰請父之喪欲弗許得乎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莊二十五年○高氏曰莊二十五年三十年皆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皆因陋承誤愚謂創業垂統使可繼者也一有非禮則子孫視為故事弗能改矣春秋慎始正指此類而非漢儒所謂五始者也

單伯至自齊

書至見此事之終也魯至此又不能討商人弑逆執母之辜亦既踰年幸其見釋而歸則魯之為國單伯之為使從可知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義見隱三年莒入向○存耕趙氏曰蔡從楚可伐也入之則已甚矣大夫交政專兵自文公以來帥師伐書陽處父帥師入書郤缺侵書趙穿有書大夫自為戰有書與君戰者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弑君執母又伐母家不容誅矣亦魯不能討賊而區區請子叔姬以名之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諸侯不序與七年盟于扈同益見史有詳略不可以凡例求矣劉氏曰晉為伯主齊弑其君興諸侯而莫

能正晉則固有辱矣諸侯不亦病乎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內女來歸者三鄫伯姬杞伯姬直曰來歸此子叔姬曰齊人來歸蓋譏在齊也商人弒其子又絶其母辱不容誅矣況執之而又來歸乎高氏曰未有子而黜其母者也愚謂魯於是可討商人弒君執母黜母之辱而又不能焉則魯之為國益杞之比夫商人弒君自立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為是盟于扈皆無能為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興兵以侵魯者未已也於以見晉伯之不競也於以見諸侯有弒君者而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城外大郭也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愚謂商人弒君執母再伐母家入人郛郭舉大惡極不待言矣亦魯不討賊有以召之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惡魯及曹非理甚矣夫商人弒君而自立諸侯會于扈而不能討益無顧忌侵我伐曹以肆其暴豈特齊有舉焉耳亦見諸侯之縱亂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陽穀見僖三年公羊曰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左氏曰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張氏曰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使執辱吾女邊鄙被兵與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荅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以見魯之衰文公之無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范氏曰自二月不視朔至於五月也高氏
曰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
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於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
以授民則謂之視朔穀梁曰公四不視朔不臣也以
公為厭政以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又七西切
公羊疏云師公羊作犀穀梁作
正本作酋
杜氏曰郪丘齊地左氏曰公使襄仲納賂于齊故盟
于郪丘穀梁曰復行父之盟也愚謂文公不能討商
人之辠而區區求盟不得而復之使亂臣賊子肆行
於世而三綱於是大壞雖周道陵夷而然亦文公不
能為國以自取之也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觀此可以知春秋所書之
旨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公羊曰文公母也愚謂此為毀泉臺及蔑聲姜起文
也
毀泉臺
杜氏曰毀壞也泉臺臺名左氏曰有蛇自泉宮出入
于國如先君之數聲姜薨毀泉臺未詳信否公羊曰
毀泉臺何以書譏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
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曰喪不貳事愚謂孔子曰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臺作於先君初喪母而
即毀之則思親之意蓋貌然矣況在諒闇之中而出
令役民乎○康侯胡氏曰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
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
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
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夷國也左氏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
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
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

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儳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義見僖三年徐取舒○張氏曰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杵公羊作處

孫氏曰稱人微者也名不登於史策劉氏曰弒君者

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以氏通者稱氏以名通者稱名名氏不通者稱人貴賤之序也愚謂書曰殷肱喜哉元首起哉先書宋人殺其大夫與司馬又司城與子哀來奔司馬華孫來盟則是殷肱既剪然後宋公見弒於宋人聖人之垂戒遠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葉氏曰四國稱人微者也愚謂四國伐宋得其伐矣然諸侯不親而使微者行其後又不見討賊之跡則非以討賊舉也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跡於世而晉靈亦親被其禍大義不明故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羊作聖非也

高氏曰九月而葬緩也不稱僖姜而別為之諡非禮也○貫道王氏曰用見文公怠棄國政雖親喪亦不盡心

齊侯伐我西鄙

貫道王氏曰商人不母其母憑陵外家恃強陵弱必欲服魯而後已此所以繼有穀之盟也愚謂亦魯不能討賊有以召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穀見莊七年齊魯皆諸侯也文公不能討賊以自取辱至此而遂與弒逆之賊刑牲歃血以為盟其何以臨民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邦衡胡氏曰齊侯與遂盟于鄄丘是年伐我則盟之無信已可知矣至是又與公盟于穀齊之叛盟固不容誅然公之昏庸不能為國以禮而汲汲以請盟深可恥也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以見大夫之張也

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愚謂此會諸侯不序與七年盟于扈同十五年諸侯盟于扈既不能討齊弒君之賊此三綱大壞而諸侯不可以為國也春秋非特責其不朝天子而自盟會之舉而尤在乎不討賊之事是晉靈不有桓文之功而徒有桓文之舉矣卒之不免也宜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公至自穀

文公不能自強其國而甘心事賊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書公至自穀則不會於扈可知矣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襄仲如齊拜穀之盟高氏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且見齊侯以篡弒而諸侯反畏之如此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邦衡胡氏曰齊連年伐我而數遣使以聘之魯之君臣豈不謂重幣甘言可以已敵國之難乎嗚呼不知立國區區以國與人雖竭力以事之彼豈以我為德乎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臺之下也穀梁曰臺下非正也莘老孫氏曰人君之薨必於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有甚焉○崔氏曰臺下者泉臺之下也其臺毀矣而其下屋存焉未詳是否

秦伯罃卒

秦伯張氏曰康公也何氏曰穆公也案史記張氏近是高氏曰秦雖伯益之後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秦襄始有功於周室列於諸侯賜爵為伯及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遂伯西戎九年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而弔其喪也愚謂夷狄之喪赴於中國而中國往弔焉則於禮為過大經紊矣蓋其始也歸成風之禭而不卻使術來聘而受之其赴中國固宜春秋內中國外夷狄而常慎其始先書禭聘於前而終之以此垂戒深矣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稱人見十六年高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以弑君討之則以賊書商人弑君自立至於五年宜加討賊之辭而稱齊人弑其君者齊人恬不討賊皆北面事之遂令商人專行無道而自以私怨殺之故曰齊人弑其君也左氏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扶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愚聞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弑君而偷生者幸而免者也若商人者蓋不免者也商人弑君黜母惡極辠大幸免天下之誅而不免齊人之弑此天理也故春秋歷書商人之惡而終以此垂戒遠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或曰弑逆之賊而春秋書曰弑其君齊之臣子

猶可戴商人為君乎曰篡位天子諸侯與天下之人一日不可待之為齊侯齊之臣子一日不可戴之為齊君苟齊之臣子北面拜之為君而以私怨殺之是弑君也春秋安得不正齊人弑君之舉哉豫讓有言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況以私怨乎齊人弑君之舉不可逃矣此與里克弑君而書晉殺其大夫異勢而其不以討賊殺之則一也嗚呼春秋正名此之謂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義見葬桓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康侯胡氏曰禍亂邪謀發於並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舉著矣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葉氏曰聘則何以二卿共使非常聘也其謀立宣公也自僖公以來三桓之子孫漸進四年公孫茲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叔孫氏強矣僖十五年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強矣文公六年季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強矣終春秋之世而莫之能去也僖之十六年公子友卒公孫茲卒三家子孫列於卿者惟公孫敖一人遂以二十八年得政雖後於敖者然視三家為最親故敖自十五年救徐之後不復用事所往來齊晉楚三大國之間至於入杞伐邾皆遂為之魯之政蓋在遂焉文公立而益專及元年叔孫得臣見六年季孫行父見二氏雖復進而力未能與遂抗故其末年執政遂與叔彭生得臣行父四人彭生既以不從而殺則得臣行父不得不畏而聽此其所以挾得臣與之偕行將以見此魯執政之意而非已之私也齊侯於是許之宣公立季孫行父亦如齊公遂會齊侯于平州以定其位則二人蓋皆與聞乎弑者歟

冬十月子卒

不名闕文也左氏曰名惡公羊曰名未詳孰是弑而書卒義同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左氏曰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康侯胡氏曰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皐之在公子遂矣愚謂嗣君之禍由於大夫之專而大夫之專由於文公之暗遂雖得政於僖公之末實張皇於文公之世故春秋歷敘文公之惡遂與得臣行父之皐而終之以此若文公者幸免其身而卒及其嗣大夫之專不至於弑君不已其為鑒戒顯矣○張氏曰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怠於事伯急於事齊簡於視朔者有自來矣人君昏於嬖寵棄忘國政故妾勝大臣相謀弑國嗣而不能察身死之後冢嗣二人遂見戕弑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姜氏杜氏曰惡視之母出姜也趙氏曰文公夫人左氏曰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愚謂文公死骨肉未寒而子殺妻歸不得終喪君闇臣專禍至於此春秋書之後世可以鑒矣而亦以著被弑之實也○張氏曰嫡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知文公之首惡也

季孫行父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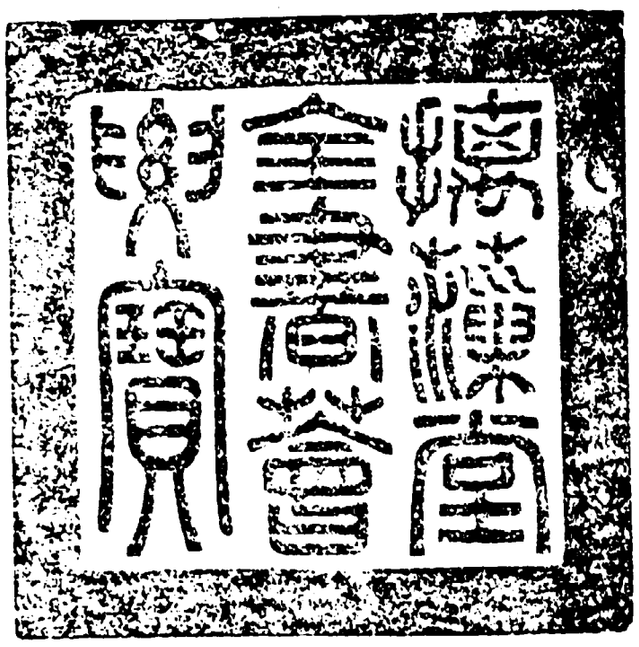
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高氏曰見魯國臣子之皐皆不可勝誅也義又

見隱七年齊來聘○呂氏曰君死不正而國之大臣
恃大國以自免故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
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木訥趙氏曰三家之強雖
自僖公而僖公之世猶未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
則公孫敖為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
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
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
非如則伐其橫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怠
惰不君也即位之初伯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
率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庸昏不
出寢門何以為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
懷國人公室寖弱而權歸於臣也一身未瞑二子為
戮妃妾不能保終春秋之世權不復收而魯遂以微
文公不能追其責也

吁事

不書弒君之賊未詳或曰闕文也義見隱四年衛州
吁弒其君焉其

春秋本義卷十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王　樞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春秋本義卷十六

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庶子子赤庶兄襄仲殺嫡而立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戴氏曰魯之桓宣皆繼故而立無所畏懼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義同桓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迎女

莘老孫氏曰宣公弑子赤而立又在文公之喪也乃遽使大夫逆女於齊書逆所以見弑君之人得志而在位則無所不至也高氏曰公子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愚謂魯人殺齊之甥而姜氏歸矣復以其女即其喪而嫁弑逆之賊又使弑逆之賊來逆而不辭齊侯之惡亦不可掩矣○康侯胡氏曰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婚於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禮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舉惡自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姜見僖二十五年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石氏曰文公之喪未期而使公子遂逆女雖不譏喪娶舉惡自見矣公子遂殺子赤者也桓公之立逆女使暈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為賊而桓宣以為忠也王氏曰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不書其故已而十月子卒則遂及得臣如齊之意可見矣此年書季孫行父如齊而不書其故已而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行父如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逐也臣有舉宥之於遠也邦衡胡氏曰流放之刑

惟天子得行之譏用天子之刑也木訥趙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大臣有辠而法不至死則放之于荒裔舜放驩兜于崇山是也晉諸侯耳越晉境而為他國安得荒裔而放之衛豈晉之荒服乎○莘老孫氏曰古者諸侯大夫命於天子大夫有辠則請於天子天子命殺之可放之可春秋之時諸侯未嘗請於天子專命之專殺之專放之書曰放其大夫辠其命之專放之無禮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為大夫而見放焉則亦非賢者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氏曰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張氏曰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註平州在縣西後屬沂州沂水縣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康侯胡氏曰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於晉夫

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已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天下而為無父無君之人矣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其猶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呂氏曰子赤卒夫人歸公即位即逆女于齊又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康侯胡氏曰宣公篡立之辠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於齊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

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田即僖三十一年所復侵地也穀梁曰言取授之也左氏曰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曰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愚謂魯授之而書齊取者魯史之本文史諱國惡而但言齊取春秋因之以見義也康侯胡氏曰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赤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者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四隣諸侯胥為無父無君之革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得此意○貫道王氏曰齊惠於出姜姊妹也姊妹出於逆臣外孫並戕於逆賊反因之以為利無人心矣許氏曰桓公既弑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濟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云擇至於弑父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俱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張氏曰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亦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誅其貪利而成亂也

秋邾子來朝

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子滑夏其惡著矣而鄭師助之舉又甚焉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趙盾帥師救陳

蠻夷滑夏而中國救之善也然盾以大夫而專兵圖伯則天下禮樂征伐在大夫矣又以序晉靈見弑之漸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君舉陳氏曰南北之

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芳尾切公羊作斐

上言趙盾帥師而此言晉師者亦先目後凡無他義也杜氏曰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葉氏曰地棐林見會而後伐也高氏曰著諸侯為盾所致也夫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專猶不可況大夫乎自隱桓以來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棐林之會中國政

在趙盾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晉師救陳之後諸侯會之而後伐鄭爾怒鄭伯而同外楚諸侯猶可以義起惜盾不足以任其責也靈公立十三年僅盟扈一役與諸侯接餘皆以盾盾既專兵欲不逼得乎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公羊作柳

杜氏曰崇秦之與國任氏曰案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

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未詳信否愚謂書此見大夫專兵侵伐亦以序晉靈見弒之漸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貫道王氏曰侵崇趙穿得兵權之始也

晉人宋人伐鄭

康侯胡氏曰宋人弒君王法在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愚按鄭附楚以侵中國晉宋伐之有名矣

然趙盾合四國諸侯而不能服鄭之心為晉宋者盍反已而思乎宋以弒逆而伐人晉以大夫而僭伯宜鄭之不心服也伐之不服而又伐之兵不以義其能振乎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華戶化切

孔氏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何氏曰大棘宋

地杜氏曰在陳留襄邑縣南張氏曰襄邑屬拱州左氏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甾百人愚案大棘宋地鄭伐宋可知也非前年冬晉宋伐鄭而鄭禦之也而稱宋華元及鄭歸生者華元志乎此戰也鄭附夷狄致晉之伐乃不自咎而帥師伐宋固有辱矣華元為逆賊之臣亦不自咎喻以辭命而妄興大衆以取敗績壞國喪民以及其身皆辱也大凡弒逆之賊戰而偶勝者僥倖耳此其不免者也後世可以鑒此矣義又見僖元年獲莒拏○朴鄉呂氏曰春秋未有書大夫帥師而戰者書大夫帥師而戰自此始自是而後戰皆書大夫故宋華元鄭公子歸生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達齊國書凡皆大夫帥師而戰也戰不書大夫帥師者吳而已大夫之強可知矣春秋書戰三十四惟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及此大棘之戰並稱帥師者其衆敵也春秋書獲者七惟齊國書及此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言獲鄭獲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獲齊國書死也蓋存之殺之皆在既獲之後爾

秦師伐晉

秦稱師者衆也亦魯史舊文猶楚始稱楚其後漸稱子稱師蓋漸與諸夏混矣左氏曰秦師伐晉以報崇也未詳信否愚謂此亦報復之師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義同元年伐鄭又見莊十年公侵宋○朴鄉呂氏曰新城之盟鄭既從晉是同於病楚也未幾而鄭乃從楚以侵宋晉為是率諸侯之師以伐鄭又未幾而鄭歸生戰於大棘以敗宋晉又為是率諸侯之師以侵鄭且一鄭也昔何病楚而今從之昔何從晉而今叛

之哉蓋自文十七年伐宋一役始夫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有可依也率諸侯以伐宋將以討賊也乃受其賂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蓋有辭於宋也晉乃庇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疲於奔命至一至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臯公羊作獳

左氏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寧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邦衡胡氏曰易曰弑父與君其所由來者漸矣盾自文六

年當國盟會侵伐皆盾專之不復有君其來漸矣愚謂春秋歷書趙盾之事而終之以此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賈道王氏曰靈公之立非盾意也故君臣不相能而盾之無君之心久矣盾狡而穿愚河曲之役委曲庇之將用之也且使為公壻則伏姦賊於君側有年矣靈公不君與盾為仇此盾之所以先事而發也使穿侵崇是與之以兵權也事成機熟委君於穿而宿留境上謂非其情可乎穿弑君而反使之迎成公而立之是庇穿弑而免穿於討也後人見傳徒以事成於穿而盾負弑逆亦惑矣康侯胡氏曰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之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與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

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邪心而謹其漸也慘乎意今以此辠盾乃閑人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書此為速葬及魯郊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張氏曰郊牛者本養以事天之牛也高氏曰不言傷之者牛自傷也宣公弑君篡位無天道矣豈足以對越在天乎祭天之牛或傷或死此天示變以警公也康侯胡氏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寖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

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
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魯郊與猶三望並見
僖三十一年○趙氏曰魯之僭郊天不從而魯必為
之卜而不從者四鼷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魯不
自咎其僭必將用之凡郊之不從牲之變故皆非人
力所能為也不郊而猶三望不得僭於天而僭於地
天地豈有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
葬匡王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康侯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
君其禮略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渾戶門切又戶困切陸公羊作賁
張氏曰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二十二年秦晉遷
之于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宋河南府伊陽縣北
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康侯胡氏曰夷狄相攻其志
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故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
禁猾夏之階愚謂陸渾在伊雒天子不能治諸侯不
能驅而楚轉得以伐之中國不振甚矣義又見僖三
年徐取舒
夏楚人侵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秋赤狄侵齊
張氏曰赤狄狄之別種木訥趙氏曰隈姓潞甲及留
吁皆赤狄也孔氏曰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
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義見隱七年戎伐凡
伯○木訥趙氏曰僖文之世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患頓息狄衰而赤狄興焉今
其侵齊始見於經
宋師圍曹
邦衡胡氏曰宋文弒立已為亂而欲治人之亂春秋
所甚惡也愚謂逆賊逞志以圍人之國見王政之壞
極矣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葬鄭穆公
木訥趙氏曰葬不月闕文也愚謂月日雖闕然冬卒而冬葬蓋在三月之內速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郯音談向舒亮切
張氏曰郯已姓國子爵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在淮陽軍下邳縣北杜氏曰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左氏曰平莒及郯義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張氏曰平國以禮不以亂以亂平亂何治之有劉氏曰平莒此見大夫專兵國之禍也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
衛州吁事
赤狄侵齊
義見三年
秋公如齊
義見僖十年但彼猶朝伯主此則朝其立己者耳

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楚子伐鄭

左氏曰鄭未服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張氏曰案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義見四年此則去秋與今春兩如齊甚矣

夏公至自齊

踰時而返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張氏曰左氏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有子字當從公羊穀梁

子叔姬趙氏曰時君之女也左氏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高氏曰古者三十而娶五十而爵為大夫故大夫無出境親迎者高固為齊正卿而始與魯為婚又越境逆女非禮可知義又見莊二十七年莒慶逆叔姬

叔孫得臣卒

張氏曰不日闕文也存耕趙氏曰謹三孫之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啖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時叔姬始嫁未合歸寧假令合歸寧亦不當與高固同來書之以明高固之辱也○康侯胡氏曰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曰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高氏曰趙盾弒君孫
免為衛卿反與之比以兵加人之國因見當時習於
悖亂不知君臣大義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貫
道王氏曰向也楚嘗侵陳晉一救之陳遂從於侵鄭
陳非忘晉也鄭以晉故三年三被楚師晉無一矢之
救此陳所以畏而平楚也晉不自反偕衛以侵陳討
貳晉可知矣木訥趙氏曰晉楚爭陳自此始

夏四月

秋八月螽公羊作蝝

義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
民之效也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善惡之
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
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登國
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
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
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外大夫來盟者五而稱
使者二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及此孫良夫是也
直書來盟者三閔二年齊高子僖四年楚屈完文十
五年宋司馬華孫是也凡書使前定也其君使之來
盟也不書使未前定也大夫至其國隨宜以盟者也
大略如此又當隨事見義不可執一而論

夏公會齊侯伐萊

杜氏曰萊國東萊黃縣張氏曰登州黃縣有萊山賈
道王氏曰萊東夷之國近於齊齊欲兼之而魯宣以
兵助其虐康侯胡氏曰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
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

秋公至自伐萊

踰時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大旱

義見僖二十一年○張氏曰比年螽旱觀其所感可見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張氏曰黑壤晉地一名黃父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邦衡胡氏曰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主終晉靈之世未嘗一合諸侯成立五年始有黑壤之會而大夫不與焉庶幾桓文之事愚謂此會終不能以服楚不旋踵而滅舒蓼伐陳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冬會春至則正月告朔之禮廢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不舉公夏會伐萊而秋至冬會黑壤而此年春至其間大旱之不恤而區區以侵伐期會為急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孔氏曰黃齊境公羊曰言其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大夫以君命出閫喪徐行而不反聘禮曰賓入竟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孫氏曰至黃乃復廢君命也○東萊呂氏曰昭公如晉亦有疾乃復矣今不云有疾人臣不當以疾廢君命昭公可以疾止仲遂不可以疾止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葉氏曰有事者四時之常祭也仲遂公子遂也稱仲遂見僖十六年季友卒垂見隱八年穀梁曰猶者可以已之辭康侯胡氏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杜氏曰籥管也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武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之吹籥以其有聲而用其舞者以仲遂之卒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此正祭之日仲遂卒于垂則次日已聞之股肱之痛賓尸之祭為可已也行吉禮於方聞喪之時雖用舞而僅去其有聲者是知其不

可而猶為之也○劉氏曰譏世卿言自是世仲氏也愚謂春秋有大義兼小義者此章本為猶繹書而因以見世卿之義而遂則東門氏之始也遂之後公孫歸父仲孫嬰齊亦執魯政故志之又案仲遂弒君之賊人所當討奉使未畢中道擅返宣公明正其罪不為之服可也既私其立己之恩一切容之俾為上卿矣則當以上卿之禮處之聞喪而廢繹可也今偃然行吉禮以賓尸用樂而僅去其管則宣公既失大義又失常禮正張氏所謂由其心之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繆戾如此春秋書之將使後世識君臣之義禮樂之情豈徒攻宣公仲遂之惡哉又案周禮樂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然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孔氏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明此時舞者不得吹籥也呂氏吹籥之說豈即所執之籥歟抑別有所謂吹籥者而去之歟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公羊穀梁作熊胡氏曰非也當從左氏

嬴氏杜氏曰宣公母高氏曰此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援成風之例著其僭也義見文四年風氏薨○葉氏曾之妾母仲子也成風也敬嬴也定姒也定弋也自仲子始見於隱公之世春秋猶書惠公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宮以見譏然仲子猶不為夫人魯之妾母為夫人自成風始貫道王氏曰敬嬴私事襄仲故仲弒二君立其子遂蓋有公子頑之舉也賊以仲卒淫嬖以夫人薨國無政也

晉師白狄伐秦

張氏曰白狄即丹州延州銀夏之地秦同壤之國也左氏曰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康侯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脩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白狄以伐之獨不謂非其類乎愚謂摟諸侯以伐諸侯摟夷狄以伐夷狄以報私忿乎況摟夷狄伐夷狄以伐諸侯皋也

楚人滅舒蓼音了穀梁作鄝

張氏曰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此即如舒鳩舒庸一國也木訥趙氏曰舒蓼一國也舒同宗而異國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也亦猶狄均曰狄而異種舒蓋楚之黨而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其南門矣左氏曰楚為羣舒畔故伐舒蓼滅之義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自徐人取舒至是楚人滅舒蓼成十七年又滅舒庸襄二十五年又滅舒鳩夷狄自相攻滅而春秋書之者是時楚人勢橫將為中國憂康侯胡氏曰中國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義見桓三年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羊穀梁作頃熊趙氏曰頃惡謚也宣公追尊其母不應加惡謚也

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孫氏曰譏無備也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

公既以嫡母之禮處庶母則在喪服之中矣而以歲之首月遠朝強齊非特見公之無哀亦不知有天王矣義又見僖十年公至自齊

存耕趙氏曰朝正於齊無新歲之戚尚可以告廟乎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仲孫薖如京師

薖穀之子孟獻子也胡氏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黃氏曰比事以觀則輕重先後倒置可知

齊侯伐萊

義見七年伐萊○許氏曰狄比侵齊而齊不敢報萊不犯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強而弱微弱如此於此可以觀惠公之政矣

秋取根牟

孫氏曰內滅國曰取諱之也劉氏曰根牟者附庸之國杜氏曰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張氏曰屬

密州安丘縣義見莊十年齊滅譚○竊疑此蒙上齊侯伐萊之文則根牟為萊邑而齊取之也但無所考耳

八月滕子卒

滕稱子見桓二年左氏曰滕昭公卒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卒者魯不會其葬而書卒為下圍滕起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扈見文七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邦衡胡氏曰鄭自晉靈以來服屬於楚至晉成繼立始叛楚而歸晉自宣三年至於是鄭無歲不有楚師然不敢叛晉者惟晉成是賴故黑壤及此扈之會鄭皆在焉黃氏曰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國無與主盟會皆出於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又會于扈中國賴之愚案伯者之功過如此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邦衡胡氏曰文宣以來諸侯權移於大夫雖晉成鈚意文襄之業再會諸侯卒不能收下移之權今荀林父帥師以見諸侯皆再會而大夫專伐爾高氏曰陳不會即楚故也楚伐陳晉不能救今乃伐之晉之不義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臀徒門切

杜氏曰卒于境外故書地高氏曰不言卒于會者諸侯散而晉侯以疾留于扈也諸侯非王事不出境成公會于扈而卒非正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葦老孫氏曰春秋諸侯卒皆不地外事則略也卒于外者八書地者三晉侯卒于扈鄭伯卒于鄛宋公卒于曲棘不言于師于會而以地言者在其封內也人君之卒必于正寢而諸侯非王命奔走於外以死國事無所寄託而宗社危殆者必謹志之晉鄭宋之君皆卒于封內而春秋猶舉之者舉其不卒于正寢也卒于會書會卒于師書師以地為重則

于會于師又可知也愚案公穀孫氏皆以扈為晉地未詳是否竊謂書地書會書師皆因魯史之舊要之皆非王事而不卒于正寢耳恐未可以地與會與師分優劣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二國赴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忘親高氏曰此所謂無其事闕其文者也皆未詳是否

宋人圍滕

左氏曰宋人圍滕因其喪也張氏曰不哀有喪用兵圍之比事以著其不仁也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康侯胡氏曰圍非將卑師少所能何以不稱師闕疑愚謂程子謂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者正指此類也益知春秋不可以凡例求矣

楚子伐鄭

高氏曰楚子聞晉侯卒于扈來討鄭伯之貳義見莊十年荆敗秦師○黄氏曰楚莊之立加兵於鄭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蓋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楚人者大夫為將也楚之猾夏何可褒而以書楚子曲生意義邪

晉郤缺帥師救鄭

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息列切張氏曰左氏作洩今左傳本多因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故改泄為洩也

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許氏曰書殺洩冶張陳亂之本也

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春秋本義卷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悼大
謄録貢生臣王　樞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春秋本義卷十七　經部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卷一千五百九十五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七　元　程端學　撰

宣公

十有二年春公如齊

書月日關文也貫道王氏曰比年朝正事齊如事君使移此事周君子猶為過六年一朝之制也曾謂朝正於齊可為禮乎義又見僖十年

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我歸魯也內辭耳不言來者既曰歸我而復曰來則其文複矣故但言歸我而不言來皆無他義濟西田即元年賂齊者左氏曰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獻可杜氏曰天子所封之地而諸侯取之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又每歲往朝于齊迨

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順事已而以
所取濟西田歸之也以桑弱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
得地與悅人之受桑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
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己巳齊侯元卒
書此為崔氏出奔及公如齊歸父葬惠公起文也義
又見隱三年尹氏卒及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齊崔氏出奔衛
公羊曰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譏世卿也
義又見隱三年尹氏卒及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木訥趙氏曰惠公卒而崔氏奔則崔氏寵於惠而不
容於國人矣孫氏曰言氏者起其世也東遷之後天
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卒譏天子大夫書崔氏
奔譏諸侯大夫
公如齊
左氏曰公如齊奔喪高氏曰齊侯卒而奔其喪是以
事天子之禮事齊也
五月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高氏曰徵舒者夏姬之子也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
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康
侯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憚盡言
正謂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觀靈公不能
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
也胡氏曰書夏徵舒弑其君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
以不臣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張氏曰考之
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泄冶未死也單子歸而
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

大咎國必亡已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之所書弒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

前年伐滕之喪今又伐之强陵弱衆暴寡也無王甚矣義又見桓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滕之小安能事二國事魯則宋伐之事宋則魯伐之宋成才免晉楚之虐曷不以已處晉楚之心為心乎康侯胡氏曰稱師用衆也鄰有弒逆不能聲皋致討乃用大衆以伐當恤之小邦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襄仲之子子家歸父也張氏曰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於天子而厚於强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此與存耕趙氏曰三月而葬速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邦衡胡氏曰先書公如齊見公不奔天王之喪而奔齊之喪此書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見公不會天王之葬而會齊之葬無王甚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存耕趙氏曰前此楚伐鄭晉救之使晉能庇鄭鄭何至與楚平哉兵不足以制楚德不足以服鄭彼此交戰鄭何辜焉晉於是不可以伯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陳有弒君之亂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葉氏曰王季子王之季子也高氏曰天王不推至公選賢與能而使幼稚之子居大夫之任以交政於諸侯是示天下以私也貫道王氏曰周於魯有君臣之分魯宣篡立當討朝齊者五聘齊者六於周則使蔑聘之周公之制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既不能行九伐之法乃汲汲焉有季子之報是周以列國自處惟恐有失名分既夷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音亦公羊作嶧
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夾溆鄭氏曰繹山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也非此繹也黃氏曰歸父蓋自廣其邑也未詳是否義見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康侯胡氏曰用貴卿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辠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之時陳有弒君之亂曾不是圖有事於邾不亦倀乎

大水
義見桓元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曰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脩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之可以免討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黃氏曰不特宣公若行父歸父之往亦自結於齊耳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曰國武子來報聘東萊呂氏曰頃公未踰年而不稱子邦衡胡氏曰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昏好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饑
葉氏曰饑者何食不足也一穀不登曰饑三穀不登曰饉四穀不登曰康五穀不登曰大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故凶年可以補敗是為教民之道二穀不登而饑其為民者病矣何以於冬焉書五穀畢登之時也公羊曰以重書也○劉氏曰曷為或言饑或言大饑凶年補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張氏曰王政以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書饑者著宣公煩於外事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荀卿論本末源

流賈誼論蓄積皆明於為民而知春秋書饑之意者也愚按春秋凡書饑者四大饑者一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亦一饑也

楚子伐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木訥趙氏曰鄭一身餌楚五受楚兵從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乍楚不幸而處晉楚之間不能自立也東萊呂氏曰自宣四年以後晉楚爭欲服鄭鄭遂南北屬此可見中國夷狄盛衰始終謀策只出於此子產所謂玉帛以待於二境惟其強者從之與此一般

鄭用子良之言兩屬晉楚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向至是齊魯同討之夫辰陵之盟中國所宜震也而齊方務窮兵於莒黃氏曰此又見歸父之橫而附齊之固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穀梁作夷

楚子序於陳鄭之上者陳鄭屈服楚子主盟也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張氏曰即淮寧府西華縣左氏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欑才端切 函音涵

會者往會之也杜氏曰欑函狄地左氏曰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

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
木訥趙氏曰楚子盟陳鄭于辰陵而晉侯會狄于攢
函内失陳鄭而外求狄得狄何益於中國哉義又見
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康侯胡氏曰春秋正法不與
夷狄會同分類也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
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
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不亦俱乎直書其事而義自
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
行父于陳寧公羊作甯
先書楚人而後書楚子者楚子先使兵殺徵舒而後
楚子入陳紀實事也書丁亥之日可見也左氏曰楚
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
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
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
徵舒弒其君其舉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
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
有皋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舉
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
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
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愚案此傳與經少不合未詳
信否康侯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此二臣者從君於
昏宣淫於朝誅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肆
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
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舉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
陳人用之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强以毒
飲之可乎愚謂陳有弒君之賊天子諸侯與陳之臣
子不能討而蠻夷討之據跡而觀人情所許也然視
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其所以者當觀其所由楚莊之殺徵舒似義而其心

之所由來者非義經書楚殺徵舒於前書入陳納寧儀行父於後蓋不待察其徵而其心之所由來者顯矣說者謂楚得竊義舉以逞志可謂善誅心矣夫中國不自正而蠻夷假之以逞志君子能不傷乎○黃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案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是以盜賊之行紿而取之也徵舒弒陳靈者也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昏淫致陳靈之弒者也以法則徵舒之辜重以情則公孫寧儀行父之辜重今殺徵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討賊如是乎善乎張氏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入陳愚因張氏之說而推之則楚子受孔寧儀行父之奔故殺徵舒為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討賊過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黃氏曰靈公昏淫見弒今二十有二月而葬蓋其同為淫亂之臣孔寧儀行父方歸自楚而葬之前此國人不葬也愚謂諸侯五月而葬陳靈淫亂不得其死三年始克葬又得惡謚焉春秋直書其事為後世大戒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子圍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高氏曰陳鄭之始即夷狄是乃召蠻夷之亂中國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扶必切音弼

杜氏曰邲鄭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左氏曰晉師救鄭愚謂晉之救鄭意則善矣使晉景上告天子下帥列國親伐楚以救鄭雖敗於楚未失義也今書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則是林父主乎皐大矣彼夷狄之橫何足責哉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張氏曰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

乃欲恃力以爭鄭則知晉之所以敗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見莊二十三年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同盟見莊十六年杜氏曰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

張氏曰地譜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程子曰晉為

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愚謂諸侯同盟已得

皐於天子況大夫同盟僭孰甚焉大夫同盟自此始

且盟不旋踵宋伐陳而衛救之楚伐宋而三國不恤

則僭禮之盟無益也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康侯胡氏曰楚既入陳圍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

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強於為善

晉不一動心焉宋雖為晉而晉則莫宋庇也則終於

為平而已愚案清丘之盟不足恃也如此

左氏曰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陳

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宋人不能內自省

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若衛叛盟則惡自見義

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莒公羊作衛

左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二

年鄭伐衛

夏楚子伐宋

黃氏曰陳叛中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

之故楚子伐宋蓋為陳伐之也義見莊十年荊敗蔡

師○賈道王氏曰前此楚侵之今又伐之繼又圍之

晉不一動心焉宋雖為晉而晉則莫宋庇也則終於

秋螽公羊作螽

義見桓五年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夏五月曹伯壽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侯伐鄭

左氏曰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康侯胡氏曰比事而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邦衡胡氏曰鄭之從楚畏楚而叛晉也晉景不能攘楚而區區伐鄭是中國自相殘賊而夷狄愈得志矣張氏曰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木訥趙氏曰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

楚將橫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所以必服宋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康侯胡氏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以伐陳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義見莊十四年單伯會諸侯于鄄○夾漈鄭氏曰公子遂雖卒而魯國之政猶在其子故歸父今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

侯明年會楚子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聽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康侯胡氏曰楚圍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云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不亦鄙乎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愚案此與僖二十七年楚及諸侯圍宋公會盟于宋同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二國稱人者各以大夫為平而君不相見也左氏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

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
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
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
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
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憑謂宋先代之後國雖小
中夏之望也諸侯之門戶也楚圍三時諸侯莫敢救
者宋勢殫力竭而與之平則外夷橫而中夏衰也甚
矣○按楚頓兵三時財耗民罷使晉救之宋攻其內
晉擊其外一舉而伯業定矣師不敢出則晉之不振
而有蜀之盟也惜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稱師用大衆也杜氏曰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
氏子爵也葉氏曰赤狄狄之總名也其別為潞氏及
甲氏留吁見於經者自三種各以其別言之故皆冠
以赤狄張氏曰潞氏即潞州潞城縣左氏曰潞子嬰
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
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鄧舒有三儁
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皇焉儁才
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
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
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
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皇曰將待後
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恃才與衆亡之道也
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
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
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鄧舒
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未詳信否孫氏曰夷狄
亂華諸侯驅逐之可也滅則甚矣華老孫氏曰潞氏
之舉在可滅而晉專滅之猶無王也潞氏之舉在不
可滅而晉滅之則晉亦狄也愚謂況虜其君以歸乎

○啖氏曰凡滅國直書滅舉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也若自致滅亡之道則異其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舉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歸者責其不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貫道王氏曰楚歛莫撲諉之天授狄無晉虞而兼其土是養一指而失肩背也

秦人伐晉

此亦報復之師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案僖三十三年殽之戰迄今三十餘年晉秦凡十一戰其始也二國背義以徼利僥倖以求功其終也惟報復是務忘其自責之心上干王法下毒生民財窮力耗然後已易曰作事謀始不其然乎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札則八切

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木訥趙氏曰王氏札子字也食采於王城而因以為氏者也前說近是毛伯見文元年召伯見文五年孫氏曰生殺之柄天子所持非天子不專殺王札子人臣也殺召伯毛伯於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邦衡胡氏曰天子在上而子弟敢以私怨專殺則生殺之柄下移於姦臣矣○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覩張曇之變而生亂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

義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許氏曰稅畝之法蓋積貪虐之習而後能至者也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徵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張氏曰無公羊作牟恐當從之聲之誤也

杜氏曰無婁杞邑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初稅畝

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公羊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譏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陸氏曰賦稅者國之所治亂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左氏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葉氏曰魯國有藉矣而又稅焉藉者取井田之名所謂八家為井借其力以治公田者也稅者取國中使人所治田之名所謂什一使自賦者也藉取九一稅取什一蓋既藉矣而取國中之稅而畝加之其為法自是始非謂以稅易畝也

冬蝝生 蝝悅全切字林尹絹切

蝝董子曰螟子杜氏曰螽子蓋螟即螽也康侯胡氏曰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詳誌之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義又見桓五年螽

饑 公羊無此經

義見十年○康侯胡氏曰春秋書饑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張氏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高氏曰稱及者所以別言二族也惡其窮兵荒服無復顧中國之念也義又見十五年滅潞氏○康侯胡氏曰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

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貫道王氏曰楚禍逼人中國無安處晉乃貪拓地於狄以自肥規模如此其何能伯

夏成周宣榭災 榭音謝公羊作謝災左氏作火 案經未有書火者當依公穀

劉氏曰成周周之東都東萊呂氏曰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澗水東

亦惟洛食者也爾雅曰無室曰榭杜氏曰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張氏曰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於東都者也康侯胡氏曰王室不復中興矣天所以見戒乎○或曰宣榭宣王之廟也啖氏曰宣王之廟久已毀縱不毀止當在王城不當在成周也然則宣榭不過宣王講武之屋耳非廟也

秋鄭伯姬來歸 鄭音說

伯姬文公女宣公姊妹也左氏曰鄭伯姬來歸出也

穀梁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高氏曰不能事乎舅姑之國而為夫所黜此舉伯姬者乃所以舉其父母失教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是以春秋於內女夫人皆詳志之○康侯胡氏曰詩記男女之際易叙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詳書於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案內女出者二此與成五年杞叔姬是也

冬大有年

穀梁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義見桓三年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義並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義並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貫道王氏曰自宣公八年至此十歲之間日食者三豈可諉之常數哉用見夷夏君臣強

弱之分陰陽消長之故矣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直管切 一音短

杜氏曰斷道晉地義見莊十六年○黃氏曰時宋為楚得中國危甚幸而衛復反為中國晉恐曹衛復背而南嚮故為是盟以固魯衛曹邾之心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字也稱弟未為大夫而用事者也此記叔氏之始也肸文公子惠伯也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叔鞅輒之子叔詣叔弓之曾孫叔還皆世卿此亦譏世卿而肸其始也亦書公子牙公子季友卒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曰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未詳是否

夏四月

公伐杞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伐之歟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戕在良切鄫穀梁作繒

戕搶也他國人來弒君之名左氏曰自外曰戕孫氏曰傷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高氏曰邾人肆無道之强戕同等之君舉惡大矣鄫子為國君而見戕於人必有以致之也楊氏曰于鄫惡臣子不能拒難○康侯胡氏曰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戕殺其君深責臣子至此極也木訥趙氏曰鄫未嘗有一日之隙於邾徒以邾鄫為鄰邾欲滅之以自廣爾以邾之小而肆毒于鄫曾無一人詆訶之信乎其為春秋之世也愚謂王法不明其禍至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斯世也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梁作呂

左氏曰楚莊王卒劉氏曰楚至莊王國益大俗益變始以赴告與中國通是以其卒見於春秋愚謂春秋至此不特蠻夷橫而已中國胥夷矣義又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公孫歸父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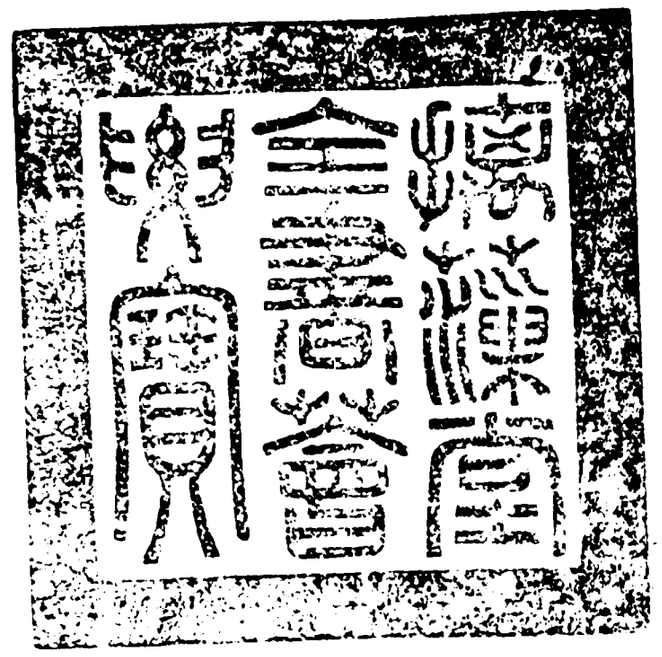
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康侯胡氏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況欲以晉人去三桓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而此又為歸父奔齊起文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義見莊公薨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筮公羊穀梁作楔

孫氏曰不言公孫前見也穀梁曰自晉事畢也杜氏曰筮魯地也左氏曰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辠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高氏曰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於殯前若其有辠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自晉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故書以著其逃刑之辠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穀梁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謂歸父是亦奔父也於夷羊五之屬必存終始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王　樞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九十六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八　元　程端學　撰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義見葬桓公

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宋氏曰宣公末年三桓強盛成公年幼三桓得政故冬暖無冰也昔吳歸晉壽陽已東屬晉晉新得常雨已西常暘司馬宣王問摯虞對曰壽陽已東屬吳吳新破人民悲愁故常雨壽陽已西屬晉晉人喜樂故常暘春秋志災異際天人非所謂廣記備言也

三月作丘甲

作者始作也丘甲者每丘出甲士一人甲士二十

四步卒之長也增甲士則增步卒矣左氏曰為齊難故作丘甲杜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康侯胡氏曰此司馬法一乘之賦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兵制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其數增三之一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貫道王氏曰變亂王制竭用民力其後鄭有丘賦襄公作三軍哀公用田賦其來有漸休者少而役者多矣○葉氏曰先王賦於民有二有國賦有軍賦國賦常賦也太宰所謂九賦斂財賄者是也軍賦非常賦也有軍旅之事則征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牛馬車輦使皆備旗鼓兵器而稍人作其同徒輦輦者是也然其為法不可得而詳矣學者所言自丘

足食也賦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愚謂先王之制莫重於井田井田所出稅與賦而已宣公初稅畝而倍稅成公作丘甲而益兵倍稅則民困於財益兵則民困於力財力並困民乃死亡國以民為本宜魯之先亡也春秋書此為後世鑒而好事者猶以厚斂強兵為務悲夫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許臧文仲之子宣叔也杜氏曰赤棘晉地左氏曰聞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未詳信否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成公即位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困乏之事既作丘甲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舉可見矣邦衡

胡氏曰大夫及諸侯盟見大夫之強也自公子遂及齊侯盟後益甚故仲孫何忌及邾子又甚非惟惡大夫之強亦惡諸侯之失其御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羊穀梁作貿

杜氏曰茅戎戎別種也左氏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程子曰王師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抗王道之失也聖人於此一編經世變存王之意無不具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廼輕舉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高氏曰此志王室衰弱之甚也王師敗績于茅戎而諸侯恬然莫之顧皆不臣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曰元年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逆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康侯胡氏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蕚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則皋

自見矣貫道王氏曰春秋紀兵爭之所自成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杜氏曰新築衛地左氏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城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未詳信否愚謂書孫良夫帥師大夫專兵也書及齊師戰良夫主此戰也良夫專兵輕進以取敗辱國害民辜莫大焉衛侯使之戰以致敗亦辜也齊侯侵虐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戰於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則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也君舉陳氏曰衛大夫帥師自此始大夫強也良夫為世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音安首公羊穀梁作手

僑如得臣之子宣伯也嬰齊叔肹之子子叔聲伯也杜氏曰鞌齊地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孔氏曰鞌與袁婁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左氏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

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相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

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奚酋師陳于鞏郤夏御齊侯逄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餘謂巳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郤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逄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

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辛狄辛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康侯胡氏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此時魯之舊制猶存尺地一民皆屬公室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埽境內興師四卿並出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四卿皆書非詳內也堅冰之戒亦明矣貫道王氏曰齊伐魯敗衛合其爭也禍之所自起也其舉大矣然四國大夫逼齊侯以戰而敗其師大夫強矣魯創增軍制五卿分帥四卿出而一居守仲孫蔑也於是三家之勢成魯不可救矣四國敗齊而為盟七卿者卒皆亂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朴鄉呂氏曰使舉上介也而文公之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將稱元帥也而成公之二年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戰何也曰用以見大夫之爭強也於是衛將書孫良夫曹書公子首晉於是有六軍罷趙括鞏朔韓穿荀

騅趙旃皆為卿征伐皆在大夫矣董子曰齊頃公桓公之孫浸伯之餘尊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於清丘斷道春往伐魯顧反伐衛當是時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黨與好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葦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張氏曰案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一怒之憤書秋書晉魯主戰見晉魯曹衛之大夫為志乎此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梁作轂

穀梁曰袁婁去齊五十里未詳信否左氏曰晉師從齊師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率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孫氏曰齊頃數病諸侯以起此戰信不道矣然魯出四卿會晉衛曹敗齊侯于鞌國佐于袁婁此又甚焉愚謂齊侯使國佐如師賂以求免也齊侯自恃其強以伐人及其窮蹙則使重臣求免四國大夫專兵雪忿偶得一勝則逞無窮之欲二者皆足為永鑒矣○案自宣十七年晉衛曹邾同盟于斷道而四國之黨成十八年歸父奔齊成元年臧孫許盟晉侯于曲梁魯復背齊而從晉黨與既衆加以私忿於是大起甲兵以伐齊蓋王道不明惟黨與力是崇是逞

民不聊生故春秋詳書其始末如此其亦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宋公盟蜀與三年稱宋公起文也

庚寅衛侯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楚鄭伐喪與衛人盟蜀及三年稱衛侯起文也

取汶陽田

汶陽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即汶陽田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孫氏曰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齊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左氏曰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表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康侯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曰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則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繼絕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孟子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汶陽書取義可知矣義又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張氏曰取汶陽田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氏曰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求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之赦皁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康侯胡氏曰二國稱師著其衆也貫道王氏曰楚師以救齊出侵衛以衛之謀伐齊

也楚居喪而伐人之喪鄭棄諸姬用蠻夷以伐同姓楚不足責也鄭皐甚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杜氏曰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康侯胡氏曰魯以中國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危辱至此愚謂魯諸侯之望也首會嬰齊宜有丙申之盟也故黄氏曰是會也魯倡之楚主之義又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存耕趙氏曰晉厚魯而魯首負晉又何責於列國之卿使魯不先會楚未遽至是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鄫穀梁作繒

會書公子嬰齊盟書楚人者亦前見之意又諸國皆稱人故書楚人因魯史之文無他義也高氏曰秦人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唐及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及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見其衰弱也愚謂宋衛之君未葬而宋人衛人即吉會盟亦非禮也○葉氏曰共王立嬰齊欲以威脅中國而爭長故與鄭興侵衛之師公懼欲附楚於是先諸侯而與之會共王立而弱未知諸侯之復能從楚也而我與晉方為伐齊之役故嬰齊始以卿出悉師以侵衛方是時使中國有主嬰齊必為之所矣而魯之君十國之大夫方且拱手而不敢違則夷狄幾何不橫行於天下乎此春秋之所以謹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敢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也其後四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及二年公及戎盟于唐

杜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愚謂鄭從夷狄以伐中國同姓晉得其伐矣然楚鄭伐衛而晉不救十一國盟楚而晉若不聞楚師既去而後伐鄭晉之過也魯宋衛曹從晉伐鄭是矣然其始也不堅事晉以敵楚盟楚未幾而復從晉伐鄭且楚為渠魁而鄭其脅從者也乃捨楚而事鄭魯宋衛曹之過也使楚復興問皐之師則四國無辭以對矣蓋是時弱者畏強諸侯但與其來者而不知夷夏之大義保國之大法故春秋比事見義為有國家者之深戒又以見王政不作而小國不能以自安也豈但訐人之過也哉○木訥趙氏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伯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師之役於今日乎移七大夫之勢以迫楚楚必怖移八百乘之兵以伐鄭鄭必服今兵力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摟諸侯以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

辛亥葬衛穆公

六月而葬緩也蓋衛侯從晉伐鄭故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則又見先君未葬而衛人會盟于蜀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新宮者宣公之宮也杜氏曰三年喪畢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崔氏曰稱新宮者當時之辭也高氏曰宣公篡立之臯生不加誅死方立廟遽有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獻可替否若以為禮則常事不書宮廟災臣子哀痛可矣三日之義豈正乎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之禮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

又見先君未葬而宋人會盟于蜀宋公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

夏公如晉

康侯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不朝於周而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未詳信否高氏曰疫命於晉楚而以伐人君子是以惡鄭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歸之今鄭無謀亦折而從之又連年伐許自是徹藩籬以開楚寇也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杜氏曰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張氏曰即兗州龔丘縣也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康侯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何也魯於是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矣俱未詳信否○葉氏曰內邑未有言圍者至成三年始見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不服猶之可也至昭之十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邾以二軍圍之則醜矣吾大夫之邑以二軍圍之猶之可也至昭之二十六年定之十二年公圍成則國之為國者無幾醜不足言也

大雩

義見桓五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切咎古刀切廧公羊作將穀梁作墻

杜氏曰廧咎如赤狄別種左氏曰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未詳信否愚謂晉不修德以綏諸侯攘强楚而斃斃焉惟狄之務嫚與國以伐之其為國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曰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邦衡胡氏曰先書晉衛來聘次書及二子盟二子奉命來聘而專為盟故於來聘言使孫氏曰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結反要魯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愚謂諸侯未嘗朝聘天子而使大夫結同列之私黨已干先王之典況其君本使來聘而專盟二子之舉大矣魯不能以禮却之魯之舉也政在大夫可知矣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元年盟于蔑

○朴鄉呂氏曰魯要盟也未詳是否君舉陳氏曰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鄭伐許

康侯胡氏曰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曰通嗣君也愚謂宋公喪服未除而遣使交聘尤非禮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堅公羊作姬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見其冬鄭伯不服喪而伐許也

杞伯來朝

杞前稱子今稱伯未詳左氏曰歸叔姬故也未詳信

否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公如晉

一歲一朝伯國諸侯事天子之禮亦未之有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

楚故也

葬鄭襄公

賈道王氏曰未五月而葬速也鄭賈將以伐許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公至自晉

高氏曰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城郠 公羊作運

孔氏曰郠有東郠西郠此西郠也昭公所出居者東郠城後漢志屬廩丘又見文十二年

郡廩丘縣東有郠城

張氏曰即濟南府郠城縣義見隱七年城中丘

鄭伯伐許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愚案鄭至此三伐許皋自見矣況居喪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董子曰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師也春秋以薄恩且失其子心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皋諸侯繼其業者宜矜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失恩於親也義見隱元年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叔姬宣公女成公妹也杜氏曰出也義見宣十六年邾伯姬來歸此又為八年叔姬卒而九年杞伯來逆喪起文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詳錄之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辜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為後世戒也存耕趙氏曰郠伯姬杞叔姬易世皆出人倫之變也

仲孫蔑如宋

左氏曰報華元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羊作秀

穀見莊七年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梁山崩

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爾雅云梁山晉望康侯胡氏曰詩奕奕梁山韓侯受命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義見僖十四年沙鹿崩

秋大水

義見桓元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氏曰定王崩愚謂書此為十二月盟于蟲牢六年及七年魯三望諸侯同盟等事起文而蟲牢之盟又其甚者也義又見隱三年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獻可杜氏曰晉齊序於宋上杞伯序於諸侯之下者以强弱為大小也杜氏曰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左氏曰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於蟲牢鄭服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天王崩赴告已及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義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非天子之事踰年而返則不得視正朔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書公至自會者非奔天王之喪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高氏曰武公乃伯禽
九世孫獻公之子於公為十一世祖毀之已久而輒
立者蓋武公教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
諡曰武馬至成公時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
意再為立宮同於世室與伯禽為二桃蓋僭天子之
禮若文武之二桃也故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
武公之廟武世室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季氏僭
亂妄作之由孫氏曰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立武
宮非禮可知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
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
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
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異典過
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其毀之久矣而輒立之非
禮明矣張氏曰觀春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
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
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

取鄟音專又市兖切

滅而書取見宣九年康侯胡氏曰鄟微國也義見莊
十年齊滅譚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大夫專兵以侵同盟之國舉自見矣義又見莊十年
公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高氏曰魯取鄟而邾子
遂來朝其強弱可知矣且天王新即位不朝而朝魯
此可見惟陵我是畏也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曰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未詳信否義見隱七

壬申鄭伯費卒費音祕

左氏曰鄭悼公卒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為楚

伐喪起文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曰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音兮

乃免牛

李巡曰鼷鼢鼠一名鼷鼠說文云小鼠爾雅云有螯毒者或謂之甘口鼠愚聞有其誠則有其神故神不敢非類惟德馨香祀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兵煩稅重神怒人怨況僭郊乎鼷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變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聖人書此為後世鑒與卜郊不從及郊牛傷大意略同

吳伐郯音談

陸氏曰吳姬姓子爵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後武王克商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為子至壽夢而僭稱王江也左氏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不弔其誰不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羊作侵非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許氏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季孫行父有如必書相望於春秋者大夫強也

受亂吾亡無日矣黃氏曰吳郯相去本隔江淮二水而伐之者吳始大也初吳本受盟於楚自楚之申公巫臣自晉適吳通吳於晉教之射御戰陳以叛楚蠻夷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至是而又陵中國楚之患漸息而吳之擾方始許氏曰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于鍾離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戴氏曰荆之始見也伐郯中國莫之問故駸駸焉交也入蔡吳之始見也伐郯中國莫之問故駸駸焉交

亂中國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宣公來朝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不郊猶三望

高氏曰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吳曹事隔其文故為三望起也義見僖三十一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於氾康侯胡氏曰楚軍旅數起頻年伐鄭所謂舉自見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

師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公羊穀梁無齊侯二字

左氏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未詳信否義見莊

二十八年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杜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有地名馬陵左氏曰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未詳信否義見莊十

六年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吳入州來公羊穀梁作棄

孫氏曰州來微國杜氏曰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張氏曰屬壽州愚案楚始封不至淮南壽州本侵小得

之非楚邑也特是時屬楚耳孫說是也左氏曰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焉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邦衛胡氏曰吳入春秋不踰一年而再伐國見夷狄之莫制矣義又見吳伐郯○東萊呂氏曰通吳誠足以病楚而紓晉之憂然楚病而晉亦病矣借助於夷狄未有不貽其患者

冬大雩

義見桓五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

杜氏曰林父良夫之子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十四年歸衛起文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左氏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軌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孫氏曰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於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康侯胡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辠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許氏曰侵蔡報伐鄭大國爭衡而小國受兵春秋矜焉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公孫嬰齊如莒

邦衡胡氏曰自宣四年公欲平郯莒之怨而莒不肯至是嬰齊如莒則魯與莒通好矣故是年之冬魯會晉伐郯也書者以見魯與郯則伐莒今與莒則伐郯惟利是嗜專恣之甚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曰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杜氏曰婚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書之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曰壽湯意諸之父東萊呂氏曰公子公孫乃同族兄弟而為君納幣豈所謂遠嫌邪康侯胡氏曰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唯其稱而已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魯侯之嫁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義又見文二年公子遂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曰晉趙嬰通於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八年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啖氏曰稱天子誤也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啖說近是蓋天子天王雖同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唯此稱子爾故知誤也召伯見文五年此其後也錫賜也左氏曰召伯桓公康侯胡氏曰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皇邦君不王天子僭賞也義又見莊元年榮叔錫桓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啖氏曰叔姬雖出猶書卒為喪歸杞故也愚謂又為明年二月伯姬歸宋起文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氏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薛氏曰吳伐邾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康侯胡氏曰晉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衛人來媵

孫氏曰媵伯姬也唯王后三國媵此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康侯胡氏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備書三國以明踰制為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穀梁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陸氏曰禮有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李氏曰禮婦人未廟見則歸葬於女之黨以未成婦於其祖者不可以祔其姑也叔姬既絶矣生不奉其祭祀死豈可成婦於祖宗乎是則魯不應使之也杞不應逆之也杞魯之不正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見桓三年左氏曰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義見莊十六年○貫道王氏曰甚哉晉之無策也盟而可保諸侯蟲牢足矣何必馬陵足矣何必于蒲中凡三為同不即人心甚矣張氏曰自此鄭魯皆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二月伯姬歸于宋

書此為行父致女三國來媵起文又見伯姬有杞叔姬之服而嫁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劉氏曰致之者成之也何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廟見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孫氏曰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媵

義見衛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又伐其國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執諸侯以伐諸侯矣○許氏曰使晉能制楚不致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茍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春秋之義自反以盡其道而後責人矣高氏曰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數伐鄭更蠭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侯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於楚者蓋追怒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

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會盟曾無虛歲是禍也實晉有以啟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頃音傾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公羊作運

劉氏曰鄆莒之附庸也任氏曰東鄆也杜氏曰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即鄆也張氏曰鄆州須城縣黃氏曰莒今密州在吳魯之東楚越吳魯而伐之國小而

潰楚又乘勝入鄆左氏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九年十一月楚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於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未詳信否愚荼夷狄大夫專兵伐莒莒既潰又入鄆其舉大矣然莒能治其國家使民效死弗去則莒雖小猶未至於潰也楚一加兵而即潰則莒之為國亦可知矣若鄆之小其能支乎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曰諸侯貳故也康侯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武王伐商庸蜀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不通聲教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義又見隱七年伐凡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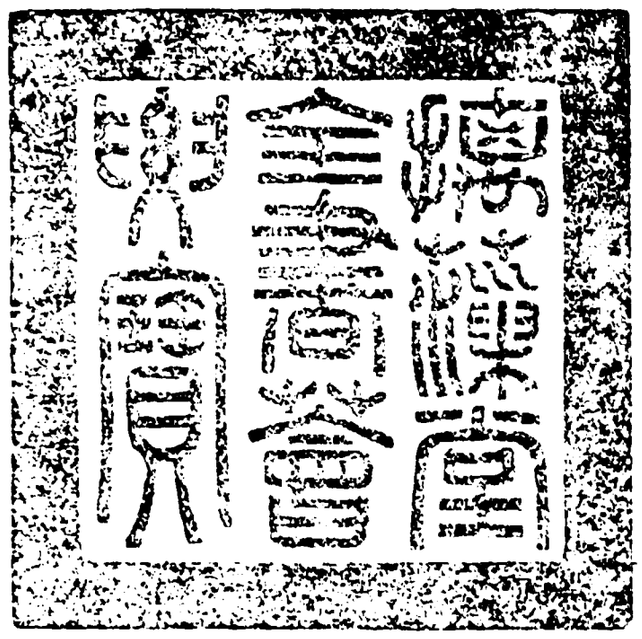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未詳信否張氏曰君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舉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城中城

中城葉氏曰內城也杜氏曰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前說近是康侯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

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春秋本義卷十八

校覆

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對官庶吉士臣閔悖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十九 經部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九十七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九　元　程端學　撰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氏曰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其曰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衍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陳岳氏曰不郊則是免牲也其文雖殊其旨無異前說近是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義見僖三十一年但彼加三望之失此加五卜之瀆耳○案郊言三卜者一襄之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與襄之十一年是也五卜者

一此是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案二年之中執鄭伯欒書伐鄭衛黑背侵鄭今復會五國伐鄭不能服鄭之心而以力焉宜其徒困生民也比事而觀義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齊人來媵

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而諸侯猶來媵之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義又見衛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獳乃侯切

此為公如晉起文也

秋七月公如晉

孫氏曰奔喪也左氏曰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劉氏曰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族公之行也非禮也以謂唯天子之事焉可也

冬十月 公羊無此蓋闕文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氏曰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愚謂公留晉九月始得歸魯正朔不視宗社不享民事不親蓋不能謹禮於其始故不免追悔於其終春秋書此為後世鑒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犨尺由切公羊作州

晉侯厲公也杜氏曰郤犨郤克之從父兄弟愚謂晉厲在喪不使卿總己而稱晉侯使郤犨斬然衰絰之中而以吉禮來聘見當時禮壞至此況大夫本受命來聘而遂專盟魯不能以禮郤之而與之盟皆禮之壞者也義又見三年荀庚來聘○邦衡胡氏曰晉魯受疑屢盟不已誠不足故也文宣以前大夫來聘未有盟者至此大夫專權雖奉命來聘而與我盟故荀庚來聘既專盟於前郤犨來聘復專盟於後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犨之聘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曰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高氏曰自棄之役而齊魯絕交至是乃復通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也左氏曰周公惡惠襄

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愚謂周公為天子三公而出奔不待言矣然三公至於出奔周之無政亦可知也晉屬為諸侯且居喪次首受逋逃之臣晉之舉著矣○宋氏曰王臣出奔諸侯當執以歸京師晉納亡命而主逋逃無所畏避天子柬諸侯京師同列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公羊作沙

陸氏曰瑣澤鄭地朴鄉呂氏曰此會為伐秦爾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晉厲之會實始乎此略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陸氏曰交剛鄭地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錡魚倚切

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舉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伯體也○康侯胡氏曰晉若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孫氏曰公朝京師禮也因會諸侯伐秦過京師而朝非禮也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乃時巡諸侯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公如京師自京師遂會伐秦高氏曰諸侯擅興兵報怨而兵過京師此其辜之大者○朴鄉呂氏曰僖公朝王為會晉爾成公如京師為伐秦爾非其尊周之本心也僖公書曰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此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可謂微而顯矣康

侯胡氏曰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岳則朝此年書公如京師不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之大倫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歎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

曹伯廬卒于師（廬陸德明云左氏本亦作盧）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張氏曰莒子季佗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貫道王氏曰衛定惡

林父知所惡矣晉為盟主不去其惡而封殖之書曰自晉晉奉之也衛元咺以臣抗君皆晉為之也今林父復自晉歸衛不得君其君臣其臣矣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唯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愚謂林父之臯著矣晉厲之惡顯矣衛定不能辭以大義而受之其不能君亦可知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歸衛○張氏曰非特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矣國家無事迄今方娶又使同姓之卿逆之故書以為戒義又見宣元年公子遂逆女但彼則弑逆之賊與喪娶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曰公子喜子罕也鄭至此四伐許臯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也

許氏曰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力強弱更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劉氏曰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石氏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故也見僖二十五年義見宣元年遂以婦姜至自齊此稱氏者或傳寫之誤無他義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次年衛侯居喪出盟起文也

秦伯卒

秦伯桓公也不名闕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罃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杜氏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

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貫道王氏曰公子遂卒稱仲遂是生而賜氏矣故嬰齊卒亦以仲用見亂臣如遂雖已逐之而亦得以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孫氏曰仲嬰齊歸父之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公之子曰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也未詳是否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高氏曰欲討曹伯歸而相勿與之盟既盟而執之非也而衛侯居喪出盟則覩文可見同盟義見莊十六年執曹伯義見僖二十八年晉執衛侯又為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起文而曹伯之有臯無臯則不可知也事見辨疑或問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六月宋公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子伐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木訥趙氏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高氏曰三月遼葬亂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蕩子山也高氏曰先書華元自晉歸于宋而繼書殺山則知其為華元殺之矣愚案左氏所載與事各為一義也統而論之卿大夫不以道事君君死而爭權故華元倚晉而殺山而魚石者山之黨故出

奔强者勝而弱者死且奔耳分而論之華元擅一國之權用事既久不能同寅協恭以濟公室君死而至於出奔復倚晉以殺山再持國柄其惡著矣山為大夫而至於見殺亦不足論魚石奔楚復倚楚而據邑以叛皐之尤大者也是皆政在大夫之弊其所由來漸矣然共公之為國從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燮息協切鰌音秋

上書會者魯會外大夫也下書會吳于鍾離者諸侯之大夫往與吳會也無他義也杜氏曰鍾離淮南縣張氏曰濠州城下縣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邑左氏曰始通吳也程子曰吳益強大求會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書之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變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許氏曰會列書卿始此君道微而臣行彰義又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此則大夫會夷狄甚矣○常山劉氏曰此年會吳于鍾離襄五年會吳于

善道又為會于戚十年會吳于柤十四年會吳于向五書會吳者春秋皐諸侯而賤夷狄也蓋天子失政而諸侯亂中國無伯雖齊晉大國亦皆俛首以與夷狄會且吳之暴橫憑陵上國尤非昔日比至哀十二年黃池之會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又非會鍾離柤向之可擬也葉氏曰春秋夷狄之強莫大於吳楚小白一起而正之重耳繼敗城濮楚不得肆蓋齊與晉猶有與之敵者也故申之會晉與魯雖不能拒亦不復從成公之末吳驟強夫所恃以主盟者晉而已厲公之暴悼公之賢皆不能少振反率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而合十二國我皆與之俱無不聽於吳焉而其伐鄭伐陳入州來無不如志及其久也破楚柏舉而入楚敗頓沈陳蔡之師殺二國君我遂舍中國而從之昭公不恥同姓而與之昏哀公始以叔還離會于柤已而身為鄙與棄皐夫○常山劉氏曰此年會吳于鍾離襄五年會吳于

於楚吳越書之有漸焉非進之也夷狄益強而中國益衰春秋所以傷中國之衰也

許遷于葉 舒涉切

杜氏曰葉南陽葉縣也張氏曰即汝州葉縣左氏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杜氏曰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皆未詳信否高氏曰許微弱之國鄰於鄭鄭巫加兵自三年去疾伐許四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四年公子喜伐許今遂遷焉畏鄭而南依楚而鄭人之舉著矣愚謂王綱之壞與許之不能治其國家亦可見矣○張氏曰許遷之以近楚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近蠻夷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如字

雨木冰者穀梁曰雨而木冰也范氏曰雨著木而成冰也朴鄉呂氏曰上温下冷也愚案月令正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今雨著木而成冰則寒極矣在季冬猶為極備之凶況正月乎害物多矣陰盛伉陽臣強君弱之象著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稱子見桓二年不名闕文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曰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將

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未詳信否貫道王氏曰宋於鄭無惡也今鄭一與楚為成首興侵宋之師是自攻其類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始叛晉附楚加兵中國自是與楚同害中國諸侯之兵無復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黶於斬切

左氏曰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義見十三年郤錡乞師此比伐秦為有名耳○高氏曰鄭之叛晉實晉有以致之以其失伯主之義不足令諸侯故也特使卿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謁晚切又於建切

楊氏曰上六月丙寅朔日食則此甲午晦是二十九日也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大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志非來伐於我故直書戰而已稱晉之及晉為主也杜氏曰鄢陵鄭地屬潁川郡後漢郡國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張氏曰即東京開封府鄢陵縣穀梁曰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莘老孫氏曰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師敗績而楚子傷焉不曰楚師君傷則師敗也左氏曰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皋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返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巫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

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死藝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子重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

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
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
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
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
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
有德之謂愚謂楚子黷武取敗不足責也鄭伯背華
即夷以致喪師恥辱甚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戰于
城濮○戴氏曰鄢陵之戰與城濮同然厲公所以異
於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行
父之見執厲公之志驕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也左氏曰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
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辠也子
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
之辠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僖公子鉏趨
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
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
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
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
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曰不見公
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程子曰晉
侯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

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不足為
耻也愚謂晉厲勝楚而驕於此可見矣然孔子有曰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不見公雖諸侯之舉而成公
之為君又可知矣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杜氏曰尹子王卿士子爵左氏曰尹武公君舉陳氏
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
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於是厲公恣矣高氏
曰楚鄭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戮人矣愚謂鄭
之堅於背華而即夷皋亦不可掩也○常山劉氏曰
尹子單子與諸侯伐鄭正乎曰不正也然是時夷狄
肆强鄭附於楚晉假天子之命致王卿士以伐之所
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闕文也黃氏曰突忽爭立故出入必書名
以為別曹成之位已定三年不待書名為別耳未詳
是否愚謂使曹伯有辠天王治之易其位可也如其
無辠正晉侯之非即歸之可也今執之二年是非不
辨無故使歸則是其執其歸因晉侯之喜怒而姑假
手於天王天王亦唯晉命是聽而刑賞不由於己不
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見晉侯得使天王也王綱
倒置莫甚於此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舍舊音去聲今當作上聲苕公羊作招

葉氏曰舍之猶言釋之也左氏曰宣伯使告郤犨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
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哉從
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哉也而
事晉哉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
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遂待於鄆使子叔聲伯

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辠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孫氏曰沙隨之會晉侯既不見公今又執季孫行父晉再辱魯其惡可知也愚謂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既辱其君矣今成公會晉侯伐鄭又無故而執魯卿且無故而舍之輕蹂縱恣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哉然成公不能辨之

於早至再辱國後世人君舉動可以鑒此矣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葉氏曰傳見行父以九月執十二月方盟意此三月之間猶未得釋故以舍之為處之云爾不知僑如在魯十月已奔齊若非知晉悟僑如之譖而釋行父則何由遽奔若晉人執叔孫婼傳言乃館諸箕此乃傳所謂舍者而經自不書矣愚案葉氏之說是也與劉氏陳岳氏同然左氏載執行父事首尾頗悉獨舍之一義少誤耳故録左氏傳而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附見葉氏之說云

貫道王氏曰僑如挾君母之寵既辱其君又辱正卿魯有政皆僇餘也晉從魯請而赦行父僑如知其謀不遂故不敢容而奔齊受亂人齊亦辠也愚謂僑如造釁成不明之所致也以僑如之惡魯不即誅於不見公之時至再辱國又不能誅而縱之奔魯國無政可知也世卿之禍一至於此後世可以鑒此矣義又

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犨公羊作州

晉執季孫既舍之而懼其貳也盟以結之執之舍之

盟之晉之舉動可知矣大夫自為盟晉魯之政又可

知矣

公至自會

踰時也葉氏曰此伐鄭也何以言公至自會會而後

伐伐以會告也凡因伐而會伐在會前則致伐會而謀

伐伐在會後則致會以所告者書也義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

乙酉刺公子偃

刺見僖二十八年左氏曰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

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義見莊二十六年曹

殺大夫○貫道王氏曰偃與鉏公之庶弟也皆穆姜

所指以代公者也獨刺偃刑之頗也僑如亂國容其

奔乃以嫌而殺偃毋亦吐剛而茹柔乎愚謂魯殺偃

又傷骨肉之恩不特專殺大夫之辜矣但左氏所載

未可盡信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羊作結誤

高氏曰衛侵鄭晉命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葉氏曰單子王之中大夫左氏曰鄭太子髡頑侯獳

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

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楚子重救鄭師於

首止諸侯還未詳信否葉氏曰王大夫前未有二人

臨諸侯者此何以言尹子單子鄭恃楚而不服晉復

請於王而益之也王命而行使方伯可矣雖益何補

晉為霸主不能服鄭而假王人以臨諸侯不能使鄭

服而益大夫交失也義又見十六年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杜氏曰柯陵鄭西地左氏曰同盟於柯陵尋戚之盟

也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見尹子單子與盟蘇氏曰齊

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猶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義又見莊十六年○張氏曰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不知其無益於鄭之叛而自取盟王官之辠

秋公至自會

伐而致會與十六年同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曰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未詳信否義見僖

九月辛丑用郊

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

義見十六年欒黶乞師○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辠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邪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威以討叛伐貳乃先為此卑辱欲

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義又見十六年○愚案諸侯以王命伐背華之鄭其名正其事順名正事順常事也春秋宜不書而亦書焉者晉厲假之也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厲公之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古者諸侯有辠大國討之不服則方伯討之又不服則天子親討之晉厲既非方伯又非真為天子討有辠者不過假伐鄭以行吾伯及其不服然後摟天子之卿以伐之其名似正其事似順而其情則不然也桓文之事皆然而晉厲獨無功者何也信義不行於諸侯詐體民心不附故桓文得以濟其欲而晉厲卒勞百姓無桓文之功而有桓文之辠為人君者可以鑒此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前以會致此以伐鄭致者葉氏以為因伐而會出以伐告歸亦以伐告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脹

公羊作軫之切脹市軫切穀梁作蜃

李氏曰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知此壬申在十月十六也經誤愚謂或書丁巳者誤也杜氏曰貍脹地闕

蘇氏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竊謂此亦譏世卿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邾子貜且卒且子餘切

此為十八年邾子同盟于虛打起文也大意又見隱

七年滕侯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犫公羊作州

左氏曰晉厲公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矯誣三郤將作亂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孔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

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舉吾死後矣若殺不幸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舉孰大焉壬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

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夫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辜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榖梁曰自禍於是起矣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明年弒州蒲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高氏曰又見晉之用人不求賢德唯取世族而已張氏曰或曰晉至此時六卿之勢已成矣厲公之討將以強公室也縱而不治則臣強君弱將若之何不知事有機括政有要領正君道以御其臣初不在多殺也宋太祖舉五代總兵專國之強臣使

之辭兵柄解重權於一夕指麾之間蓋得其機據其要而彼之心悅誠服自不容已也何乃以多殺立威而求安乎春秋舉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以自及其示後世御臣之法至矣

楚人滅舒庸

任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左氏曰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囊師襲舒庸滅之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晉童

高氏曰晉童晉甲之孫晉克之子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高氏曰漢應劭作舊君諱議周穆王名滿晉厲名州滿又有王孫滿並是同名不諦然則州蒲乃滿字之誤也未詳是否

不言弒君之賊見文十八年存耕趙氏曰晉厲本無大惡徒以恣驕意盈遂至君臣疑間以及此禍愚謂

厲公合諸侯攘夷狄未為無功也敗狄伐秦鄢陵得志驕侈既生殺戮近臣遂不得其死夫不矜不伐剛之則也有天下者可以鑒此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張氏問胡氏傳樂書弒晉厲公事若許樂書之弒何也朱子曰舊亦嘗疑之愚謂晉字下有弒君賊名而闕之耳不然則左氏不可信也厲公之過特在戰勝而驕遽殺四大夫耳非若陳靈晉靈不仁之甚也陳靈見弒猶書夏徵舒晉靈見弒猶書趙盾豈有樂書中行偃弒君而春秋反匿其名而為衆弒之辭哉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若樂書中行偃弒其君而與之不可以訓

齊殺其大夫國佐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呂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晉殺童而晉弒其君齊殺其大夫國佐兩月之間諸國君臣上下相殘殺如此則仁義不施而禮樂絕滅

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患預防者覩此亦可以少戒矣

公如晉

左氏曰晉悼公即位公如晉朝嗣君也賈道王氏曰朝嗣君事天子之禮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杜氏曰彭城縣張氏曰即徐州彭城縣左氏曰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貫道王氏曰魚石奔楚故楚納之伐宋納魚石也不言自楚伐重於有奉也鄭亦同伐鄭惡甚矣彭城宋之要邑也伐彭城而納魚石楚欲以絕吳晉往來之道也愚謂又為襄元年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起文○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舉重於趙鞅宋辰也朴鄉呂氏曰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則納之者楚子爾非公孫寧儀行父之能為也今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納之者雖楚子而復入則魚石也其諸晉欒盈之儔乎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侯悼公也諸侯為之後者為之服則悼公之於屬公子也悼公之入不先討賊又居喪次未朝天子而先聘魯失禮甚矣以悼公之賢而為此其亦年之幼而狃於習俗之陋歟原其心急於求諸侯以圖伯也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急功利故也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杞伯杞桓公左氏曰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築鹿囿音又
鹿囿囿名公羊曰何以書譏有囿矣又為也葉氏曰又以八月役民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虞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高氏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自此之後昭九年築郎囿

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可不戒哉
巳丑公薨于路寢
義見莊公薨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鄭既使魚石據彭城於此又侵宋焉其志將以取宋也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公羊作彭
士魴晉大夫左氏曰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屬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義見十六年欒黶乞師
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起居切打他丁切
高氏曰襄公不會當喪故也杜氏曰虛打地闕左氏曰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愚謂晉侯

當喪而會盟諸侯蓋當時之伯習若王者則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義又見莊十六年
丁未葬我君成公
義見葬桓公
春秋本義卷十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九十八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名午成公子定姒所出貫道王氏曰成公薨于四歲即位即位

二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曰宋彭城者魯史之筆而孔子因之非孔子加宋字也夫彭城雖為魚石所據亦宋之彭城耳木訥趙氏曰伐叛討賊伯主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為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願奉其職也愚謂悼公此舉其功過與召陵城濮之師同此又足以正君臣之義然諸侯不親而大夫為之則大夫張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厥公羊作屈下同鄫公羊穀梁作合

杜氏曰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戴氏曰韓厥身伐鄭而諸侯不與焉亦見悼公圖伯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敢勤諸侯之師也黃氏曰鄭從楚者也晉既救宋矣故以次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鄫為之援也康侯胡氏曰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愚謂此伐功過亦與召陵城濮同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中國伐鄭屢矣必連諸侯之師今悼公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懾此皆所以慎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貫道王氏曰晉既降彭城矣遂問舉於鄭師有名也楚失彭城欲救鄭而不敢師以侵宋勢窮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此為速葬及邾子來朝衛晉來聘及諸侯侵伐盟會等事起文也

邾子來朝

杜氏曰邾子宣公也愚案襄公在喪已不可朝況天子方崩乃不奔喪而遂朝魯其舉著矣魯亦不顧君父之喪而偃然受之其舉等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杜氏曰剽子叔黑背子高氏曰二國來聘以公新即位故也凡聘必以禮樂相見公在喪中又遭天王之喪晉衛二國不廢聘好則諸侯之舉大矣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愚謂二臣不能諫止而為之使是亦從君於昏者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康侯胡氏曰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之喪父凡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

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華故諸侯不會其葬也可以見同軌之不至矣

鄭師伐宋

左氏曰楚令也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義又見之大小強弱為次也呂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鄭成公固而不知機

彼鄭文鄭襄不幸無伯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

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死不

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反受役於

楚以叛中國黃氏曰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

之叛臣悼公伐而取之義聲震夷夏逆順曉然矣尚

為楚伐宋邪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高氏曰此成公夫人也於襄公為母愚謂此為速葬

與葬齊姜起文也義又見文十六年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睮卒睮古囷切

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華故諸侯之禮也可以見同軌之不至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

杜氏曰宋雖非卿師重故序衛上愚謂當時亦以國之大小強弱為次也呂氏曰衛不稱師將尊師少也

蘇氏曰鄭雖以叛中國為辠而伐其喪非禮也愚謂此其為伯者師也但知乘機以求志不知伐喪之非

禮若三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義又見莊十

年公侵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戚見文元年左氏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

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

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矚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

睮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

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木訥趙氏曰合六國之大夫而不加侵伐求所以服之術而已晉所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鄭僖初立儻一為楚所羈則未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高氏曰大夫而謀諸侯之事專恣可知矣又為下文起也愚謂伯者功過如此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此則大夫自為會甚矣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文十七年葬聲姜

叔孫豹如宋

豹得臣之次子也僑如之弟亦稱穆子左氏曰穆叔

聘于宋通嗣君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此又見僑如得臯於魯而復世卿也○木訥趙氏曰叔孫氏自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為卿至叔孫僑如其橫滋甚反譖成公及季孫行父於晉事敗奔齊叔孫氏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盟會征伐專於仲孫蔑蔑者孟獻子而季孫行父為正卿則耄矣故叔孫氏復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遂城虎牢者先會謀于戚而後城虎牢也張氏曰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皐東有汜水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呂氏曰城虎牢所以服鄭而拒楚鄭服則楚自遠荀瑩城之非取其地而有之也故不繫之鄭愚謂鄭既滅虢而據虎牢則虎牢非鄭封內之邑諸侯本城七國之虎牢故不繫之鄭然此亦魯史之文耳左氏曰冬復會于戚齊崔武

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木訥趙氏曰晉楚爭鄭五十年乍叛乍服唯強是從鄭成一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為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謀制鄭之策而城虎牢虎牢巖險聞於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今晉帥十國之大夫取而城之虎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中國哉故難澤之盟鄭不伐而自至天下無兵者六年則城虎牢誠有功於天下也愚謂城虎牢而中國安晉悼之功也然非天子命又使大夫城之以逼鄭之喪則過也此亦同於召陵城濮之功過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曰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許氏曰嬰齊壬夫躬執楚政惡申之偪以政殺之皆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愚謂夷狄為中國害莫大於吳楚此其相為盛衰之由亦見王政不綱而夷狄自相攻伐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公如晉

左氏曰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張氏曰長樗近晉之地高氏曰凡盟者必為壇於國外故晉侯出其國都以與公盟左氏曰盟于長樗孟

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義見隱元年盟于蔑○貫道王氏曰襄公在幼安知朝晉之為禮其臣挾之以如晉欲媚事晉耳兩君會盟少長不侔獻血詛神果由衷乎公至自晉

盟于長樗而至自晉者蓋公如晉則朝晉矣長樗之盟乃朝後之事故東萊呂氏曰本謀如晉而以如晉為重故不以長樗至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單子下同列國盟蓋襲柯陵之舊奠也杜氏曰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氏曰地譜一名雞丘張氏曰即沿州永平縣左氏曰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與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郪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康侯胡氏曰王臣將命必慤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義又見莊十六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書叔孫豹及之者自魯言之也啖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乃至故大夫別與之為盟也左氏曰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君舉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詘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為之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而後大夫專

盟矣○康侯胡氏曰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衆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冑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唯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哉孫氏曰諸侯盟大夫又盟是大夫强而諸侯始失政也故十六年湨梁之會戊寅大夫自盟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非獨魯也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呂氏曰言君臣上下之失其所也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曰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武子帥師伐許貫道王氏曰許自新城以來不與中國盟會四十餘年困於鄭而安於楚也荀罃輔晉苟能存陳託鄭則許必慕德而歸之矣何為一狃於陳之如會而遽求多於許邪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陳人圍頓起文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弋左氏穀梁作姒下同葉氏曰左氏穀梁不能辨二定乃以定姒之事言之遂誤以弋氏為姒氏愚案此既稱定姒不應哀公時復稱定姒當以公羊為正

葉氏曰定弋襄公之妾母貫道王氏曰自成風以來魯以廟祔二母為常矣魯之宗廟不肅失禮不經甚矣義又見文四年風氏薨此又為公如晉起文也

葬陳成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貫道王氏曰鄭睨書卒不書葬以其從於夷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陳午卒而書葬以其從於中國而諸侯遣大夫會其葬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公羊作弋 今從之

高氏曰死才三十二日遽以夫人之禮葬之又別為之謚時公方七歲耳愚謂童子侯何知當國大臣之罪也義見文五年葬成風

冬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聽政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陳人圍頓

左氏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氏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故圍之皆未詳信否愚謂陳侯居喪且方歸中國不修德教民外禦強楚而越喪興師圍楚之與國以致寇比事而觀舉自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五年春公至自晉

存耕趙氏曰居衰絰之中廢朝正之禮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曰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義見桓三年齊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穀梁作繒

公羊曰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愚謂莒有滅鄫之勢故鄫託魯以依晉其秋鄫人遂會于戚此為莒滅鄫起文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羊穀梁作稻

許氏曰凡序吳者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又見成十五年善道范氏曰吳地左氏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謂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貫道王氏曰晉悼復伯挾中國之諸侯以制楚不患其力之不足也乃命魯衛之大夫先會吳于善道又偏告於諸侯而會之是使中國昏為夷之趨也夫楚則攘之吳則會之是猶外抗大盜而內延小竊也意者悼公患楚之方強急於攘之故不暇

為吳慮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悼公之會吳無逺慮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貫道王氏曰晉自景公始通吳然教之叛楚而未與之接也厲公鍾離之會以六國之卿禮賓之則襲矣今悼公將欲會吳使魯衛二卿先告會期不知夷德無厭乎晉伯世用夷文襄則然矣齊桓不為也

秋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鄫穀梁作繒

吳稱人微者也或曰夷狄大夫多稱人鄫序吳下者鄫與吳皆子爵意伯主尊吳而忘其夷夏之別也戚見文元年左氏曰會吳且命戍陳也高氏曰此吳人來會中國非若鍾離善道相向皆中國往會吳也夫吳亦夷狄今中國諸侯屑與之會者為其能病楚也殊不知彼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矣此中國之誤計也觀吳自敗楚之後伐齊伐魯伐衛伐陳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可知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及隱二年會戎于潛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戍陳

啖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穀梁曰戍陳內辭也貫道王氏曰先書諸侯會于戚下又書諸侯救陳知諸侯之戍不疑也左氏曰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以兵守之也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愚

謂於此見夷狄之強中國之勞而不能支也○君舉陳氏曰君子以悼公之伯業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自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袒皆東境也而又戍陳以守之楚誠強而晉誠下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左氏曰子囊伐陳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穀梁曹伯下有茗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

左氏曰會于城棣以救之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以救陳出故以救陳至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辛未季孫行父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曰杞桓公卒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宋華弱來奔弱公羊作溺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葬杞桓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滕子來朝

左氏曰滕成公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莒人滅鄫

義見莊十年齊滅譚○案鄫懼莒而求託於晉晉與之為戚之會矣坐視其滅而不問此伯業之所以卑也呂氏曰是時禮義衰絶滅國弒君皆目見之熟不為甚異故雖晉悼號為賢君亦莫能正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氏曰穆叔如邾聘且修平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武子也木訥趙氏曰宿父喪未期而執使命知世卿以固位而已襄公幼弱蓋非公意宿自

為之義又見隱七年齊侯來聘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曰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牛馬皆百匹齊師乃還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逼之六年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丙辰而滅之未詳信否邾衛胡氏曰齊之謀萊久矣自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至九年又伐之及是凡四十年乃滅萊則齊侯處心積慮豈不可甚舉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公羊曰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義見僖三十一年此但三卜少殊耳

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小邾穆公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城費

費張氏曰沂州費縣左氏曰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貫道王氏曰天子有分土無分民諸侯則無分土矣大夫食祿於其邑未有城而守者也故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夫是以上下相保莫敢覬覦季孫固有無君之心而城費則魯襄之失政可知矣邾衛胡氏曰春秋邑而城者多矣費為季氏邑則見季氏之強而設險以自固也其後南蒯以費叛而季孫帥師墮費則知邑不可以設險矣書者非但譏不時勞民而已蓋為恃險者戒也義又見

隱七年城中丘○存耕趙氏曰先是季友立僖公於是賜以汶陽之田及費季氏有費以來更三世傳七十五年未嘗欲城也行父死未畢喪而費城於夏四月非時非制始有以張公室之意也禄去公室自城費始康侯胡氏曰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君舉陳氏曰經至定十二年墮費蓋始見於此

秋季孫宿如衛

存耕趙氏曰宿代父為政甫茲用事不俟免喪而如衛如晉殆無虛歲何汲汲如此蓋以締私交而固其執政之柄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八月螽公羊穀梁作蝝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曰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知所過吾子

未嘗後衛君令吾子不後寡君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義見成三年荀庚來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邦衡胡氏曰前書伐陳未足以克陳也此書圍陳則以兵合而守之書此以見楚之憑陵中國極矣屢書公子貞帥師亦見貞之專楚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鄟公羊軌切穀梁或作鴽

左氏曰楚子囊圍陳會于鄟以救之杜氏曰鄟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故不書救也愚謂書此以見晉之救陳而為陳侯逃歸起文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鄟作原鄟作操七報切又乘南切頑公羊穀梁

公羊曰鄟者何鄭之邑也趙氏曰諸侯死書名此則

為上文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言鄭伯冕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冕頑卒所以於如會時書名以便文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陳侯逃歸

左氏曰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康侯胡氏曰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唯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其曰逃歸可謂深切著明矣義又見僖五年鄭伯逃歸

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齊○孫氏曰公前年會諸侯于鄛不至者公自鄛朝晉也未詳信否

夏葬鄭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息協切穀梁作濕

左氏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愚謂鄭伯居喪而遣兵侵蔡又獲其大夫辜自著矣義又見僖元年獲莒拏○黃氏曰僖公方葬鄭乃侵楚之與國以桃僇此子產所以獨憂而不旋踵致楚之師高氏曰師未嘗敗績而遽獲其大夫有以見民不親上而委之於敵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任氏曰邢丘故邢國河內平皐縣也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左氏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劉氏曰公在也曷為大夫會晉侯公反矣未至也公正月如晉反未至國令季孫宿復往會耳○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幼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其臣何以宗諸侯晉侯之惡亦可見矣前說近是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人伐衛○張氏曰莒人滅鄫而魯不問伯主不討所以興伐魯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佚之大夫聽命劉氏曰公在也曷為大夫會晉侯公反未至也公正月如晉反未至國令季孫宿復往會耳○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幼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其臣何以宗諸侯晉侯之惡亦可見矣前說近是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人伐衛○張氏曰莒人滅鄫而魯不問伯主不討所以興伐魯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佚之大夫聽命劉氏曰公在也曷為大夫會晉侯公反未至也公正月如晉反未至國令季孫宿復往會耳○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幼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其臣何以宗諸侯晉侯之惡亦可見矣前說近是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人伐衛○張氏曰莒人滅鄫而魯不問伯主不討所以興伐魯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伯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汝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啟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康侯胡氏曰鄭介大國之間困强楚之令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楚雖大何畏焉而加兵於蔡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九年春宋災公羊作火非也

左氏曰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郵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年○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舉近可以知遠言小可以知大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義見僖七年齊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姜氏成公母義見文十六年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義又見文十七年葬聲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氏曰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鄗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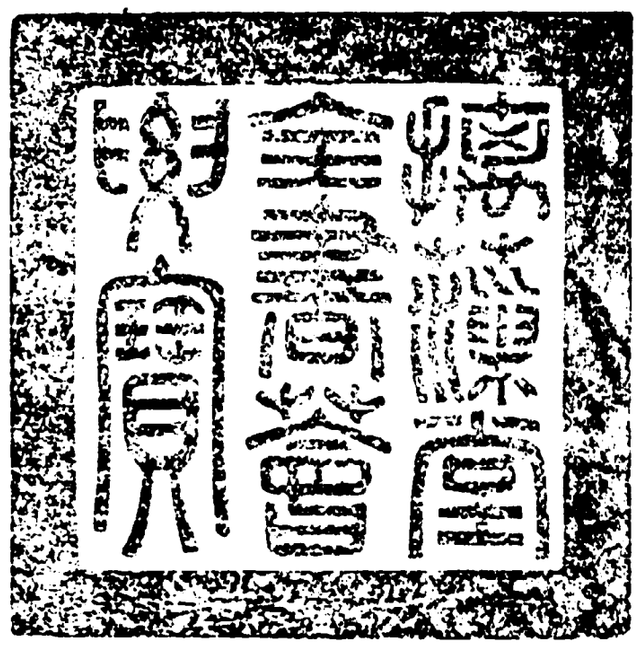
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於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逼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逆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存耕趙氏曰襄公有祖母之喪而同於會伐罪自見矣愚謂此亦伯者功過之事也義又見莊十六年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明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存耕耨趙氏曰鄭從楚則晉伐從晉則楚伐兩面受師實自取也不曰晉中國也吾宗也楚則南蠻而已矣但曰大國曾無夷夏之辨愚謂可見王道既壞班爵混淆小役大弱役強而已矣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春秋本義卷二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二十一

經部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春秋本義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九十九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一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二年春公會晉侯宋公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莊加切

會吳見會于鍾離柤張氏曰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柤水左氏曰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高氏曰左傳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伯勞諸柤則柤者鄭地而楚人所由之道也吳在柤諸侯因往與吳會以謀楚焉然吳人者名謀楚而實窺中國者也而晉合諸侯從之與鍾離之會同然鍾離之會諸侯之大夫往從吳至戚之會吳來從諸侯令柤之會則諸侯復親往從吳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貫道王氏曰晉方患楚欲通吳而吳道多阻今於彭城之柤會吳道其來路也悼公以十一國之君賓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梁作傅

杜氏曰因相會而滅之故曰遂偪陽妘姓國彭城傅陽縣也張氏曰即徐州沛縣左氏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辜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辜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辜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未詳信否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存耕趙氏曰會吳非矣滅偪陽何哉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悼公欲通吳之道而滅偪陽以亂易亂也苹老孫氏曰若晉者所謂因諸侯而為利名恤災救患而實自封殖者也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二大夫皆帥師省文耳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高氏曰鄭背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辜不容誅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師伐秦

左氏曰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

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隷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未詳信否木訥趙氏曰楚既得鄭則兵及於宋勢也楚鄭伐宋晉不救宋而伐秦非所以

伯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義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魯國卿大夫唯私室之務則公室之不競宜矣且去年同盟于戲今年又會于柤又方同會伐鄭退受莒兵而不能禦魯必有以取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愚謂薛杞二伯序於諸子之下亦然此亦功過之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 氏曰據字子駟宜為騑公羊穀梁作斐陸

騑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左氏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堰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

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于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高氏曰為大夫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在人上者可知也孫氏曰盜一日而殺三卿鄭伯失刑政也○康侯胡氏曰卿大夫者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郤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邦衡胡氏曰盜乘釁而至者也苟無釁隙盜豈敢犯哉三子者不能佐時憂國日尋干戈何異負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盜之招也殺之何悔哉

戍鄭虎牢

不言諸侯戍之者蒙上諸侯伐鄭之文也城虎牢不言鄭而戍言鄭未詳案左氏言鄭及晉平豈為鄭戍之歟然下書楚救鄭次年鄭復侵宋則左氏之說又可疑姑闕以俟知者張氏曰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豈伯主服人之道乎愚謂亦以見晉鄭如此而鄭之反覆如彼也義又見五年戍陳○案成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今晉之伯區區與楚爭鄭戍鄭雖足以少存左衽之變而功烈之卑如此王伯之道厥效較然有天下者可以知所擇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愚謂春秋凡書救皆彼善於此者也此書楚救鄭非許之也見荊楚之強而敢與中國爭衡則足反居上首顧居下王綱墜人道亂矣義又見

公至自伐鄭

莊十年荊敗蔡師

民畝之使入已耳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其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又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分歸公也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劉氏曰至襄而作三軍也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及其舍之也又曰舍中軍明二軍猶在也孫氏曰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莘老孫氏曰蓋三桓欲弱公室強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一軍春秋以為亂王制竭民力書曰作三軍也○高氏曰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兵數之大率如此其實皆藏於農歲役不過三日此先王之法也魯次國也雖合二軍必天子以牙璋起之然後取之於農耳亦何俟於作哉三分公室各取其一而作為三軍王法所不容也故不書作中軍而云作三軍者雖二軍亦不可作所以辠三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見成十年此但四卜少殊耳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則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夏鄭子展侵宋未詳信否獻可杜氏曰甚哉鄭之不道也介於晉楚不能以尊中國為心以致二國交伐不已今復侵宋以起諸侯之伐義又見莊十年公侵

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曰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瑩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鎖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高氏曰齊光十年在滕子薛伯上已為僭矣此會又在莒子邾子上於是為甚見世子之益驕貴道王氏曰悼公進光不以禮光亦不自安於禮卒之見弒宜也愚謂此亦功過之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葉氏曰封也未詳孰是

杜氏曰亳城鄭地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左氏曰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

禮光亦不自安於禮卒之見弒宜也愚謂此亦功過之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葉氏曰封也未詳孰是

杜氏曰亳城鄭地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左氏曰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

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民踣其國家義見莊十六年○師氏曰案去年秋諸侯伐鄭者晉悼之初駕今伐鄭而盟于亳城北者再駕也伐鄭而會于蕭魚者三駕也左氏謂晉侯謀所以急民三駕而楚不能爭者此也

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葉氏曰前出而伐鄭者未知鄭服而盟也告伐鄭而已今雖盟而非其出告之事故復以伐鄭致也

楚子鄭伯伐宋

鄭至是同夷狄三伐宋皇自見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杜氏曰蕭魚鄭地鄭服而諸侯會左氏曰諸侯悉師

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奠如楚告將服於晉
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
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
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
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
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蘇氏曰鄭
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人四以諸
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
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
年楚不能爭程子曰鄭不可信而晉悼公推誠以待
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邦衡胡氏曰所謂
彼善於此者也其卻楚之功亦庶幾召陵城濮之風
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黃氏曰案左氏所載鄭
之侵宋者鄭子展謀欲從晉故伐宋以致諸侯之師
而後與之也諸侯伐鄭而同盟于亳城北者時鄭方
行成故盟諸侯使毋貳也楚子鄭伯又伐宋者楚未
知鄭之陰已附晉尚率鄭以伐宋而鄭姑從之也晉
又會諸侯伐鄭而會于蕭魚者鄭於是始決於從晉
也楚執行人良霄者鄭已從晉使告於楚楚無以制
之而姑執其行人以泄憤也夫鄭自公子騑公子發
公子輒三人決於從楚故鄭歲受晉楚迭至之兵三
子既為盜所殺子展當國改謀從晉知所向背矣然
不即安於晉必伐宋致師待晉師再伐已而後藉以
絕楚恐非謀國之要策若晉悼極力求鄭卒成蕭魚

之會則伯功之盛也

公至自會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竊疑魯大蕭魚之功
出雖以伐鄭告而歸以會告爾然不敢質也義見桓
二年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音消穀梁作宵

杜氏曰良霄公孫輒之子伯有也左氏傳見上文高
氏曰此著晉之所以得鄭也鄭伯使良霄告絕於楚

楚人怒而執之雖執之亦不伐鄭是不能得鄭也不
能得鄭者勢分於吳也勢分於吳無如之何故執良
霄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
斯見楚力盡於此矣鄭於是乎堅從晉也
冬秦人伐晉
報去年伐秦之役也晉無故伐秦秦又報復之皆憤
兵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台敫梁作郃
台杜氏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鄆東鄙也見成九年
孫氏曰莒背蕭魚之會伐我東鄙圍台公羊曰大夫
無遂事此其言遂事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曰受命
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康侯胡氏曰台
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
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来者
漸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莒入向○貫道王氏曰
魯自鄫亡而莒實為鄰伐魯東鄙屢矣小國既滅鄫
又求多於魯台費之境也故宿出救而入鄆他時取
鄆疆鄆田而季氏之費廣袤踰封君則實自宿始強
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氏曰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存耕趙氏曰吳前此不書卒自戚之會列於諸侯故
乘以死赴於中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見公在外不朝正於廟也義又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

夏取邾音詩公羊作詩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杜氏曰邾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邾亭義見莊十年齊滅譚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高氏曰楚共王也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城防

木訥趙氏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魯既事晉而後世小人不可使至衆衆必亂邦矣

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高氏曰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貫道王氏曰自季氏城費而後各城其私邑防臧氏之邑所謂以防求為後於魯者也武仲據邑以請非以其城池之固乎未詳是否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邾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蠆勅邁切公羊作蠆下同

叔老公孫嬰齊子叔老齊子也書人微者也杜氏曰邾小國任城亢父縣有向鄭地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內大夫出會未有兩卿同行者此言季孫叔老見襄公失政小人之用事者衆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高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邦衡胡氏曰兩卿出會大夫既見於襄兩卿及盟諸侯又見於哀以戒後世小人不可使至衆衆必亂邦矣

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括公羊作結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苟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

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溼而次秦人毒溼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宋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未詳是否高氏曰春夏興師煩擾中國邦衡胡氏曰秦戎狄也其與晉交伐久矣十一年又伐晉是猶夏也然非不可懷來者晉遽合諸侯之師以伐之而以征伐之權委諸大夫失刑政矣○木訥趙氏曰用諸侯之兵以報已怨皇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

己未衛侯衍出奔齊左氏穀梁無衍字葉氏曰闕文也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

有不可誣也有臯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臯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蔵之二臯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臯也告七而已無告無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隷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

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康侯胡氏曰臣而逐君其臯已明矣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也愚謂自成七年書孫林父出奔晉十四年書孫林父自晉歸於衛又見於鍾離善道之會又來聘而遂盟而終之以衛侯出奔則權臣逆命晉厲黨惡皆可為後世鑒不特衛侯之不君也義又見桓

十五年鄭突奔蔡

莒人侵我東鄙

高氏曰莒自滅鄫之後凡四伐我矣義見隱二年鄭

伐衛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吴

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見文元年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弟此列孫林父於衛足見晉伯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於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臯惡自見貫道王氏曰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非正名之義矣是役列國之大夫為會政在大夫不可反矣高氏曰剽逐其君而篡其位王法所不容而晉合諸侯以定之無王之甚也義又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黃氏曰荀偃本亦弒賊故為逆賊孫林父謀而成其亂於孫林父之私邑凡今年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少矣自是至剽賊而衍歸有二

君者十年晉實為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高氏曰凡因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如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蓋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於劉夏傳者因以為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同文故誤增于劉二字耳

義見成三年晉荀庚來聘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氏曰劉采地夏名也劉夏非卿故書名也任氏曰劉夏書名士也愚謂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主之故魯史得書於策而春秋因以見義耳常山劉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風化何以成乎○荀老孫氏曰天子無親逆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后者二祭

公得行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譏之春秋周王十二而逆后者惟二足知非禮則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成見桓六年杜氏曰遇魯地左氏曰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高氏曰齊於是貳晉是時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齊固有憾於諸國矣而猶懷夫衰妻之恥者也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已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以見意焉

愚謂齊侯伐魯固無王矣然自晉士匄會林父定衛剽而齊始背盟成魯邑也而書救又書至遇則王綱不振襄不能君三家分魯舉形可見自此至十八年齊五伐魯故又為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起文也○君舉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書救成而不敢進矣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成公羊作郕

杜氏曰郛郭也高氏曰成郛壞而以非時城之也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隨也定十二年公圍成是也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邦衡胡氏曰城築二十有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三見文襄之際大夫張矣故帥師而城者皆三家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曰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晉悼公卒遂不克會貫道王氏曰邾屬於齊而黨於莒齊來伐故邾亦效尤義見隱

二年鄭伐衛○許氏曰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

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黃氏曰悼公生十四年而立三十而卒其經營楚鄭時方二十四五功視桓文而德過之嗚呼盛哉木訥趙氏曰晉室中債三郤誅厲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為宋圍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陳鄭外抗強楚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忍叛雖召陵之役不是過也其功業直將俎豆文公於百載之上襄成靈厲有慙德矣以傳觀之所以成伯業者抑亦內外兩治者歟其為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康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官民無謗言所以復伯業若傳果無溢美則悼公直出桓文之上餘見僖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高氏曰三月而葬簡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黃氏曰悼公生十四年而立存耕趙氏曰平公彪欲合諸侯以為榮不待期而葬父使下從大夫之禮無人心矣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古闌反

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於夷儀衍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孫氏曰溴梁晉地杜氏曰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諸侯大夫可知左氏曰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祈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宮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公羊曰諸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

晉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夫居喪而出會失盟主之禮矣是時齊有崔高衛有孫甯六卿分晉三家柄魯祿去公室浸以衰微聖人因此盟以著喪亂之階康侯胡氏曰上二年春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使大夫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

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弗預謀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氏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劉氏曰邾莒交伐魯將討焉而悼公卒平公即位

知莒子邾子之可以討矣而未知己之不可以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禍乃始作非正本之意也孟子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夫孟子可謂知本矣何氏曰諸侯有辜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

齊侯伐我北鄙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夏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貫道王氏曰書至於齊伐之後見諸侯之會未散而齊已抗矣

五月甲子地震

義見文九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高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微者也宋當在諸國之上今列衛甯殖下故知微者也愚謂二者皆魯史之文也邦衡胡氏曰衛甯殖

出其君其惡大矣鄭伯荀偃會之伐許是黨惡也義
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公羊作郕
成見桓六年義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
起文也
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
禘祀與民之未息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
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
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
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
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
匄在此敢使魯無鴻乎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春秋本義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總裁官臣紀昀 總纂官臣陸錫熊 孫士毅
總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六百

春秋本義卷二十二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苦耕切公羊穀梁作瞷

邾子宣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為其冬邾人伐我南鄙起文也○孫氏曰前年晉人執邾子以歸此書邾子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鉼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人懇於晉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又為十八年晉執石買起文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

羊作洮左氏無齊字

杜氏曰桃弁縣東南有桃墟左氏曰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聊叔紇臧畴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高氏曰齊為二師以交攻魯其恃衆暴寡如此況齊魯仍世昏姻之國也數年之間見伐不已見魯政之衰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宋華臣出奔陳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曰為齊故也愚謂邾宣公卒未踰年悼公居喪興兵以伐魯其臯著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臯中國不當在喪而復興兵伐我者叛晉與齊也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義見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高氏曰臯中國不當與之交接也且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是晉強而附秦伐晉伐秦也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是秦強而附秦伐晉也劉氏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不與者所以懲淫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曰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為曹故也黃氏曰為石買無故伐曹而執之也然不當因其為行人而執之張氏曰案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義又見莊

二十七年齊執鄭詹○劉氏曰假晉欲明天子之禁
修方伯之義黜叛夫而誅亂臣者則莫如正孫蘭之
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急所輕而緩所
重伯者之討固有若是乎夫賞不當其功罰不當其
辜不祥莫大焉大惡不舉小過必察猶不當其辜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侯公羊作師左氏或作師
許氏曰齊人四年之間六伐我鄙而四圍邑又從邾
莒以助其虐雖魯有以取之然諸侯相陵未有若是

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義又見隱二年鄭
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同圍者共圍也諸侯不言同而此言同者因舊史之文
而不革也劉氏曰同圍之者猶曰環之也左氏曰齊
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
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
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
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泲梁之言同伐齊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
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
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苦人皆請以車
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
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

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疎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
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
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
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
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
軍獲不止將取其喪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

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楯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廬侯駕將走鄍棠大子與鄍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葉氏曰靈公以十五年伐我北鄙至是連伐我者五歲再圍成又圍桃圍防我之罹於諸侯未有甚於齊也故嘗以叔孫豹請於晉於是荀偃從之而諸侯之師無不盡其力則是雖以魯出而所以圍齊不以魯也故圍齊之城周其四門非共惡之能若是乎周公封蔡曰睦乃四鄰夫不能睦其鄰亦不能睦其國也國何以守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亦紀實事以起葬曹成公之文耳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

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焉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於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義見莊十年荊敗

蔡師○高氏曰楚於是復爭鄭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羊作阿

杜氏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屬濟南郡即督揚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左氏曰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高氏曰盟者何平公修伯也雖盟焉楚闕於南齊易於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晉人執邾子

左氏曰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張氏曰前年執邾子以其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忌劉氏曰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何以服人心而正其辠乎高氏曰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下書取邾田自漷水則知脅人之君而奪其地此平公之伯政也

公至自伐齊

貫道王氏曰此圍齊也何以致伐蓋以伐齊出而終之以圍也劉氏曰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案此與僖二十九年圍許致圍不同者蓋彼以會出而遂圍許故以圍許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圍乃伐之一事耳皆魯史之舊無他義也

取邾田自漷水漷好虢切

杜氏曰取邾田以瀙水為界也瀙水出東北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左氏曰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瀙水歸之於我張氏曰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伯威以強取明矣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臯矣魯以諸侯之力既執其先君又執其嗣君亦可已矣又取其田蓋已甚矣晉劫邾使與魯豈伯者之舉哉但書取邾田足矣又云自瀙水者隨瀙水以為界言其取之多也又臯其亂先王之疆理也○愚案邾屢伐魯信不道矣為魯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正名其臯以伐之可也因伐齊之舉倚晉以執其君取其田則是挾詐以為利也何以服人心哉春秋先書邾魯之盟繼之以執邾子又終之以取邾田則晉魯過惡著矣後世鑒戒昭矣

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拜師黃氏曰拜其為魯伐齊且取邾田以與魯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葬曹成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案伐齊左氏以為晉命也張氏曰討強暴之臯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皆未詳信否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羊作瑗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齊殺高厚及二十年齊侯澶淵之盟起文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邦衡胡氏曰襄昭之際大夫專權凡帥師而專伐者多非君命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士匄引師侵伐人之國皆惡也況大夫帥師哉士匄聞齊侯卒而還亦庶乎彼善於此之義矣愚謂諸侯非王命而還其惡大其善小春秋紀其實以戒後世非獨善

之而已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譏世卿也蓋慶父為三桓之始以奔莒不書卒其子公孫敖亦奔莒至蔑而始書卒蔑之後仲孫速仲孫羯仲孫玃仲孫何忌皆執魯政是以謹志其卒以見父卒而子繼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又為二十年仲孫速居喪盟莒伐邾起文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氏曰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竅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病而立之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愚案此必齊光既立之後崔杼與光共殺之故以國殺而又曰殺其大夫也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木訥趙氏曰齊之權臣崔與高也高既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高之殺崔之幸齊之不幸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羊作喜

左氏曰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皇門以其甲及子華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冬葬齊靈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城西郛

左氏曰懼齊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邦衡胡氏曰西郛國之內城夫懼齊而城其內城則魯之弱滋甚

矣書此以戒為國家者修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何
區區勞民而城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氏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愚案此柯非莊十
三年之柯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許氏曰宣十
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成五年書叔孫僑
如會晉荀首于穀此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
政在大夫列國之事如此故屢書之
城武城
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左氏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
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高氏
曰襄公四書城邑非本務也使民饑而散雖城之孰
與守之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羊作遬
速仲孫蔑之子莊子也杜氏曰向莒邑左氏曰春及
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高氏曰
向本屬莒宣四年取之莒是以數伐魯前年諸侯盟
于祝柯故二國復自盟以結好自是二十年莒魯不
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此舉
惡可見者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切
杜氏曰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汚衛地張氏曰唐
置澶州後屬開德府臨河縣左氏曰盟于澶淵齊成
故也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蓋
亦越禮畔道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秋公至自會
高氏曰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仲孫速帥師伐邾速公羊作遬
許氏曰祝柯之會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
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義又見隱二
年鄭伐衛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梁作燮
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此奔夷狄尤辱爾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羊穀梁作光後同

邦衡胡氏曰陳侯之弟而出奔甚其叛兄而失守也楚夷狄而即之惡又甚矣夫兄兄弟弟而家道正弟而出奔固可羞矣兄亦未為得也譏千乘之國不能容其親也○愚案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況兄弟乎為人弟而出奔天倫絶矣
叔老如齊
齊與魯平於是通聘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季孫宿如宋
義見隱七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葉氏曰以漆閭來奔者據其邑叛而歸我也杜氏曰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任氏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左氏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

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高氏曰庶其叛其君又盜其土地來奔於魯其臯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之謂以利主逋逃惡自見也○木訥趙氏曰今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匪為賊淵薮黃氏曰此所謂春秋三叛臣者也然魯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為賊淵者惟季氏與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晉大夫懷子也左氏曰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祈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吾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欒盈出奔楚高氏曰盈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於楚焉於楚強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二十三年欒盈入於晉起文也○邦衡胡氏曰凡書出奔楚者惡其失守出奔而又即安於楚人也當是時衛侯鄭

蔡公子履陳侯之弟黃陳鍼宜咎蔡侯朱宋華亥向寧華定王子朝徐子章羽皆奔楚者也此非特傷中國之衰日入於奔亡蓋深戒後世有國家者不可即安而苟已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郭網曰此不入食限而食焉政教之失然也義又見隱三年○高氏曰連食兩月變之大者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度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而此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下至漢晉以來亦或有之不可委之天數之常故聖人必以為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或怠後世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未至益以為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勸之且曰前既無驗此奚為哉亦數而已矣目習於見耳習於聞而不復思上帝之怒不足獨當而下延禍於衆庶於是斯民皆怨其上而民心離矣孟子曰王無辠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曹伯來朝

曹伯負芻之子左氏曰曹武公來朝始見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音壬

杜氏曰商任地闕邦衡胡氏曰會于商任沙隨齊平故也自諸侯圍齊至澶淵之會而齊始平故商任沙隨齊侯與焉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高氏曰著不朝正於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於沙隨公羊穀梁薛伯
沙隨見成十六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令尹子南也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陳其臯著矣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言自楚有奉也夫為人弟而奔夷狄又倚夷狄而歸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案二字殺趙同趙括蔡
殺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而此言及呂氏以為慶
虎慶寅之臯不等故言及愚謂此亦舊史之文耳不
必執彼以例此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康侯胡氏曰曲沃者欒盈所食之地張氏曰在河東
聞喜縣左氏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
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
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
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
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
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

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
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
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
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
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
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
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

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
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
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衰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
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
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

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
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
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
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
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
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
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
曲沃晉人圍之孫氏曰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

而奔曲沃也經言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者欒盈
復入于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于曲沃
明曲沃大夫納之劉氏曰曷為不言叛非叛者也劫
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高氏曰昔昭公分國以封
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
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繁衍強盛
必叛之邑也愚案宋魚石入于彭城將引楚作亂也
晉欒盈入于晉自作亂也皆亂賊也春秋書之不特

為人臣之戒亦所以著君人者不能正身治國防微杜漸而封邑踰制假臣以權卒之亂國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氏曰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滎庭戍鄆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鰲高氏曰齊侯因晉有欒氏之難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

晉為盟主而衛其同盟也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成於此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公羊穀梁作俞

杜氏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莘老孫氏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常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救之義也豹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能救豹辜明矣愚謂亦見三家之專而魯君威命之不行也

己卯仲孫速卒 速公羊穀梁作遬

此譏世卿與次年叔孫羯侵齊起文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臧孫許之子臧武仲也左氏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迎

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籍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遽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其出乎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杜氏曰阿順季孫為廢長立少以取奔亡

晉人殺欒盈

左氏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愚謂凡言殺其大夫者譏其專殺也欒盈作亂人所當討故以討賊之辭書之與鄭良霄同亦衛州吁齊無知之類也可為亂臣之戒矣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左氏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隊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莘老孫氏曰莒小國齊諸侯之強而世為盟主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舉之尤

大者也○黎氏曰春秋用兵雖多無書襲者此獨曰
襲譏諸侯行盜賊之事臧武仲於其伐晉亦云聞晉
亂而後作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杜氏曰賀克欒氏義見僖七年齊
來聘
仲孫羯帥師侵齊
羯仲孫速之次子孝伯也左氏曰孟孝伯侵齊晉故
也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無功故仲
孫羯於是乎侵齊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
年之喪皇自見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戴氏曰
豹之如晉賀克欒氏羯之侵齊為晉復怨夫當事而
救不致力既事而聘何益於晉當齊伐晉不能擊齊
既退而侵何損於齊君子是以知其為文具也
夏楚子伐吳
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義
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楚怨吳之與晉雖
吳與晉不交者已十年至是凡三伐吳矣高氏曰於
此見楚弱而吳強也自襄公言之十一年失鄭十四
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取置欒盈而不事又十年而
一再伐吳以是而知楚弱而勢分於吳方急吳而緩
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義見二十一年及隱三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曰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啟彊如楚
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末詳信否
木訥趙氏曰齊以盜竊之計襲莒無得故崔杼復伐
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邦衡胡氏曰自古姦臣篡弒之禍未有不本於其君
假之以權之重而任之久也趙盾崔杼在春秋時姦
惡最甚然非一日之積也皆假威弄權盟會侵伐無

所不至其君信之深任之篤一旦變生肘腋而猶弗悟故聖人詳錄其漸凡一侵一伐必謹而志之以明兵柄倒持積而為篡弒之禍故趙盾之將弒則先書其侵崇侵鄭之漸崔杼之將弒則先書其伐莒伐魯之漸易曰其所由来者漸矣可不鑒哉

大水

義見桓元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兩月連食異之大者也義見二十一年及隱三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公羊作陳

夷儀見僖元年杜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左氏曰會于防○高氏曰自盟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於

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不賓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加兵於莒晉侯為是為夷儀之會帥十二國諸侯之師將以討齊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未詳是否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三國附夷狄以伐中國辜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

公至自會

師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切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曰齊人城郚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未詳信否愚謂襄公即位未嘗朝京師而使大夫往聘大不敬也

大饑

穀梁曰五穀不升為大饑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康侯胡氏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義又見宣十年饑

春秋本義卷二十二

總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悖大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蒼會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春秋本義卷二十三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曰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存耕趙氏曰兵凶器也弗戢必自焚齊莊連歲用兵伐衛伐晉伐莒伐魯三年之間曾弗之戢而又授兵於好亂之夫蛟蚘作於陰虎兕出於柙宜其終不免於禍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葉氏曰自襄以前莊僖文成之伐我者各一皆齊而已至文而邾伐其南齊侯之師遂至圍成圍桃圍防莒亦進而圍台則非特及其鄙而已我雖城防城西郛城武城

曾不足以自守而區區方託晉為雍榆之救固已兆怨矣又從而侵之豈吾所得已哉皆晉之故也此其所以訖不能振也春秋固志之矣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氏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

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悅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

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皐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卒已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邾衡胡氏曰崔杼之弑其處心積慮蓋二十有五年而後發其始也同盟于虛打氏君而盟次于鄑代君而會則專盟會之權矣其漸也會荀罃而城虎牢其益恣也帥師而伐莒伐魯則竊威福之柄矣一旦動於惡而人始知其弑君不知其非一日之積也易之旨微矣愚謂齊先自為世子而出與會盟侵伐或驕蹇序於諸侯之上及其即位則背喪出盟違盟伐衛遂伐盟主襲莒伐魯莫非悖亂之舉春秋歷書崔氏之世卿崔杼之專權又書齊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又案崔杼弑君而後無討賊之文則春秋之時亂可知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公羊作陳下同

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甯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愚謂鄭伯出會而舍之入陳不特無王亦無其君也義又見隱元年莒入向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杜氏曰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張氏曰曹州乘氏

縣有故城愚謂齊桓之盟壹明天子之禁晉侯為夷儀之會重丘之盟齊有弒君之賊而不能討宜其六卿分晉諸侯解體蠻夷日熾而不支也然則此會此盟又齊桓之皐人矣義又見莊十六年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衍也不名闕文也愚謂衛國者衍之國也不能治其國而見逐於賊臣則既不君矣猶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復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正乃旋入夷儀以求復位無足道也然王政不綱而諸侯失位後世鑒此當與次年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衍復歸于衛兼考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見宣八年左氏曰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祈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辠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提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義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羣舒其先本與楚俱張荊舒是懲是也因其近楚為楚聲蟲食至是盡矣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及是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羊作夔

左氏曰鄭子產獻捷於晉受之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愚謂陳從楚伐鄭信有辜矣然猶迫於強楚而不得已也鄭舍之入陳報之過矣至是而復伐之則又甚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羊穀梁作謁

杜氏曰遏諸樊也門于巢攻巢門也賈逵王氏曰巢門楚外城門也葉氏曰諸侯不生名吳子何以名吳子卒矣不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無嫌也趙氏曰此與鄭髡頑如會卒於鄫文義正同皆以便文爾莘老孫氏曰吳子攻巢之門而卒故曰門于巢卒也義見僖三十二年徐取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匹妙切

剽公孫剽也十四年衛侯衍奔齊衛人立剽左氏曰二十年矣而無憂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寧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呼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寧喜言寧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寧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皐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

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窄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喜右窄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窄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窄子窄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黃氏曰剽本篡立而書窄喜弒其君者喜嘗事之為君十三年也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葉氏曰剽之與衍蓋不兩立以衍之歸為正則剽不得為正矣何以名喜曰弒哉此剽與衍之說非喜與剽之說也夫所謂君臣者一日北面而事之皆君也方孫林父之逐衛殖以為不然則去而違之既與之立則殖之君也喜弒其君而復歸于衛此待弒而歸也愚謂衛侯先入夷儀使窄喜弒其君而復歸于衛夫國雖其國然其歸也非正義明道之舉也夫王法不行邪正莫辨勢力詐謀強者得之如奕棊然此春秋所以作也

之則公孫剽而已矣別嫌明微非春秋不能辨愚案此與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同意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戚見文元年趙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高氏曰獻公之奔也林父實逐之今窄喜弒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愚謂人臣而叛其君皐惡自見矣○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黃氏曰衛侯歸書名者剽弒衍歸衛有二君名以別之也孫氏曰衛侯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弒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弒而歸也愚謂衛侯先入夷儀使窄喜弒其君而復歸于衛夫國雖其國然其歸也非正義明道之舉也夫王法不行邪正莫辨勢力詐謀強者得之如奕棊然此春秋所以作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杜氏曰荀吳偃子義見僖七年齊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市延切晉宋曹稱人徵者也鄭加宋上者鄭以卿也澶淵見二十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何切公羊作座

左氏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言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而無辠也乃享伊戾康侯胡氏曰賊世子者寺人矣而獨辠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直稱君春秋正其本之意義又見僖五年晉侯殺世子○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讒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詐而殺痤春秋以晉侯宋公殺之直辠君之不明惑於讒慝為後世戒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蓋晉宋不足道也嗚呼自古讒人為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春秋書此當三復其言

晉人執衛寧喜

公羊曰不以其辠執之也愚謂寧喜之討乃因其來而執之則既失刑矣況既執而不殺

又使還衛次年書衛殺其大夫甯喜則知其舍之矣故曰不以其弑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高氏曰以中國諸侯而死於夷狄死非其所矣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貫道王氏曰君守宗廟出入必告不幸而死於道路猶為棄社稷也許男死於楚是以四岳伯夷之血祀而委之蠻荊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而昏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隨其城涉於洧子展子西帥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歸

葬許靈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公羊作瑗

不序宋大夫者在宋故也在宋則宋與會可知後盟同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如楚楚亦許之皆告楚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諾如楚楚公子黑肱先至成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豹衛石惡至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陳孔奐蔡公孫歸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錯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會諸侯日徵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君舉陳氏曰晉楚初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湨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邦衡胡氏曰諸侯之大夫會屈建欲以弭兵是以兵為可弭而夷狄可以信結乎愚亦甚矣自後三四年楚子大合諸侯于申伐吳滅賴執中國之君殺中國之大夫則弭兵之說果可信邪夷狄果可以久處邪高氏曰此事利害甚重不可輕舉也而諸侯大夫不詳其故始循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大啟戎心干盟偪好華夏蠻貊莫知其辨而諸侯亦俛首兩事晉楚咫乎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矣彼豈知天下之大計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氏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徵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辜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莘老孫氏曰甯喜弒賊也弒剽而歸衛侯衍德喜之迎已反國復用之為大夫未嘗奪其位喜既見執而歸衛侯乃以其私殺之喜雖有辜然衛侯殺之不以其辜故曰殺其大夫也晉里克殺奚齊弒卓子而立夷吾夷吾殺之晉侯夷吾衛侯衍之殺大夫皆以其私而不以其辜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義又見莊十六年曹

殺大夫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轉切又音專穀梁作專

鱄子鮮也左氏曰免餘殺寗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辱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懟乎吾不可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未詳信否義見二十年

陳侯弟奔楚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前見也諸侯之大夫亦前目後凡也再言于宋者會之後間喜與鱄之事不得不再言宋無他義也左氏曰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信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鱄子鮮也左氏曰免餘殺寗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辱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懟乎吾不可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未詳信否義見二十年

陳侯弟奔楚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前見也諸侯之大夫亦前目後凡也再言于宋者會之後間喜與鱄之事不得不再言宋無他義也左氏曰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信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繫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揖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馬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未詳信否義與前會同此則因會而盟又甚焉者也○君舉陳氏曰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

所以興衰也愚謂齊桓攘楚晉文繼之有城濮之師襄悼嗣伯雖事有優劣然皆以攘楚為義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蓋如此曾襄以來楚未有勝中國之勢趙武使屈建同主夏盟分中國之諸侯以朝楚而夷夏於是乎莫辨趙武之辜不可勝誅也而說者以為趙武之力豈不悖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曰衛人討寧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義見僖七年元咺奔晉

邾子來朝

邾悼公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秋八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仲孫羯如晉羯居謁切

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冬齊慶封來奔

左氏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禍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嬖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垓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七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癸言王何而反之二子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十月慶封田於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陳無須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吳既而齊人來讓奔吳義見僖七年元咺奔晉○貫道王氏曰崔杼弑君慶封與之為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當國欲不亡得乎

魯敢受亂是召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曰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存耕趙氏曰楚雖強非魯所當朝有周不事而如齊如晉春秋猶書之矧如楚乎以中國之諸侯奔走於荊蠻之庭曾無一人言其不可者是將淪胥而為夷矣孟軻有言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悲夫

○邦衡胡氏曰王綱既衰中國無伯夷狄日肆故公遠朝強夷以息肩而聖人必書戒後世不可屈身於夷狄也其後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石晉父事契丹欲以保國而卒被害有不可勝言者春秋之戒微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天王靈王也一見王崩而公在楚不奔喪二見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大夫城杞及會於澶淵三見晉士鞅

吳子楚遠罷來聘仲孫羯聘晉杞子來盟四見景王居喪而殺其弟凡三年之内居喪而行吉禮者皆舉也義又見隱二年

乙未楚子昭卒

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俱屬十二月者范氏以為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也左氏曰楚康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

孫氏曰案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書所在中國猶可在夷狄甚矣故詳錄之愚謂公當奉正朔朝廟退而聽政之始而在夷狄故於此書公之所在而其義自見矣○高氏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晉如齊則義自見矣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案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強以侯楚子之葬待夏乃歸故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而在乾侯同

夏五月公至自楚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兼見公朝荊蠻踰時而返不奔王喪也

庚午衛侯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闍弒吳子餘祭

石氏曰書闍又賤乎盜也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闍公羊曰闍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曰不稱名姓闍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闍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逾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人也闍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

事○邦衡胡氏曰人君如堂人臣如陛衆隸如地等級遼絶而賤微之隸得弒之者君狎而近之也其曰閽門者至賤乎賤者也舉至賤而加之吴子惡吴子之自禍也孫氏曰則知為人君者雖一介不可慢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

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未詳信否孫氏曰杞徵弱不能自城故諸侯之大夫相與城杞者政在大夫故也邦衡胡氏曰天子在上諸侯各守封域非其所守而擅興力役以城之況大夫乎愚謂況奪農時以役人乎此亦放

伯者之事而不成乎伯者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曰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杞子來盟

杞子杞文公杞稱子見桓二年盟見隱元年盟于蔑吴子使札來聘

札不氏康侯胡氏曰楚椒秦術之流也木訥趙氏曰彼其來聘豈情也哉窺中國而已義見文九年椒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杜氏曰止高厚之子陸氏曰北燕姬姓伯爵名公奭之後武王封之於燕居鹿陽崩縣自名公至簡公二十九世始見春秋張氏曰燕國薊縣左氏曰齊高子

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義見僖二十年元咺奔晉○木訥趙氏曰自高止奔燕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曰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為彼切罷音皮公羊作頗下同

左氏曰通嗣君也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而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義又見文九年楚椒來聘○邦衡胡氏曰經書楚子始末不同如殺大夫始不言氏但曰楚人而已其後則書殺公子側大夫盟會始不言氏但曰楚人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大夫大夫師師始不言氏但曰楚師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公子壬夫大夫來聘始不言氏但曰使椒而已至此則書薳罷兼舉大夫姓氏與中國一同愚謂此皆魯史之文聖人因之以見外夷漸與中國混同之一端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孫氏曰不日者脫之左氏曰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三十年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夫弒景侯義見文元年楚商臣事此則中國之人為之人道之壞極矣

五月甲午宋災

義見僖二十年西宮災此則一國之災甚矣又為其

冬會於澶淵起文也

宋伯姬卒公羊穀梁無宋字脫宋字之也

伯姬成九年歸宋者也此為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起文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非也

孫氏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且諸侯有失教及不能友愛其弟而出奔者孔子猶詳錄之譏其失兄之道況景王尊為天子而

富有四海乎呂氏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愚案為天子弟而至於見殺其為弟可知矣為天子而至於殺其弟其為兄亦可知矣然春秋書曰天王殺其弟者蓋為人兄而不以舜之所以處象者處其弟則未足以盡為兄之義其旨深哉

王子瑕奔晉

王子者王之子也瑕其名也為人子而至於奔子道盡矣然景王為天下主而致其子之奔父道盡矣既

殺其弟又奔其子比事屬辭所謂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京師王化之本而大亂若此王綱之不振有以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穀梁葬字下無宋字

弓叔老之子子叔子也孫氏曰內女不葬者也其書葬皆非常也共姬婦人也襄王景王天子也魯皆使卿會惡孰甚焉然內女葬當有恩禮使卿則不可也愚謂共姬不從夫之謚而別為謚又不謂於王而自

謚又三月而葬皆非禮也○高氏曰使卿葬內女非禮也始終之禮皆過於厚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皆非禮也

十月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存耕趙氏曰許與鄭世仇言自許許有奉也劉氏曰何為不言殺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左氏曰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

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三十年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其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愚謂為人臣而至於出奔既得舉矣又不自反而復入作亂其見殺也宜許奉叛臣以入亦舉也義又見襄二十二年晉人殺欒盈此言復彼言復入者史氏之辭不同耳初無異義也○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舉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舉而舉良霄何也曰耆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舉使有國有家者皆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保身則奔亡之禍遠矣春秋之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諸侯不討亂臣賊子而但會其葬高氏所謂皆無父無君者也七月方葬又其失禮之細者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案蔡般不討而景公書葬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十二國稱人皆微者也不稱魯會魯不會也宋災故

為宋災之故也澶淵見二十年劉氏曰晉人與諸侯之大夫凡為宋災故謀之也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弒其君一子弒其父二如是則變大矣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康侯胡氏曰蔡之亂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如桐梓雞犬之亡失也故言會之所為以垂戒欲人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氏曰公薨于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公薨于楚宮杜氏曰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況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義又見僖公薨○呂氏曰若襄公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孫氏曰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趙氏曰子野非被弒不書地闕文也愚案書卒之義未詳左氏曰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癸巳卒毀也康侯胡氏曰般赤弒而書卒子野亦書卒何以辨乎曰閔公不書即位則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存耕趙氏曰襄公之庶長也傳云毀也案經書癸巳子野卒辭同子般然子般云弒以傳詳之子野立次於季氏卒不於他所而

於季氏此疑以傳疑之辭子野卒而季氏必欲立禰是也俱未詳是否

己亥仲孫羯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許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高氏曰此僭天子之禮也愚謂魯不拒之以禮而受之皆非也○君舉陳氏曰諸侯來會葬隱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畢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楚康王之喪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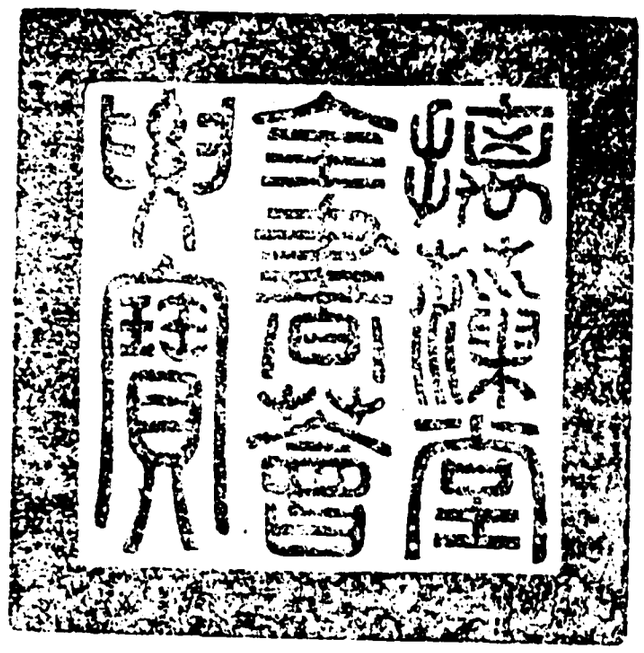
癸酉葬我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人見文十六年密州左氏曰犁比公也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案此又為次年去疾入莒展輿奔莒起文也

春秋本義卷二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春秋本義 卷二十四

昭公名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羊弱作酌左氏穀梁石惡作齊惡罕虎作軒虎後及罕達同虢作漸穀梁作郭

公子招者陳侯之弟也康侯胡氏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稱之也高氏曰衛石惡在陳蔡之上者上卿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義見襄二十七年會于宋○葉氏曰自襄以來晉主夏盟齊楚皆未入會宋未嘗不先諸侯雞澤之會齊始以世子光來猶在邾下至邢丘而齊人居宋人上則齊已亢矣澶淵之會齊侯始入會遂居宋公上宋之會楚始入會屈建遂居蔡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上至是楚公子圍先國弱而向戌在三夷狄愈强雖
齊亦為屈而二王之後微矣
三月取鄆 公羊作運後同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鄆東鄆也見成九年義見莊十
年齊滅譚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義見襄二十年陳侯弟奔楚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義見隱三年宋穆公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音魯左氏經作鹵傳作原公羊穀梁經作原傳作鹵
箕與交剛皆書晉晉人而此書卿帥師者將尊師衆也
杜氏曰大鹵大原晉陽縣張氏曰公羊疏云古文及
夷狄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讀皆謂之大原說
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兌為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
原為大鹵亦西方也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公羊穀梁無輿字陸德明注左傳云一本無輿字
葉氏曰自齊有奉也言入逆辭也左氏曰莒展輿立
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公子鉏納去疾
展輿奔吳未詳信否愚謂展輿去疾皆庶孽也展輿
不稱子與莊二十四年曹羈同其事與桓十一年突

歸于鄭鄭忽奔衛同但鄭忽為嫡展輿為庶耳書之
以見展輿君弒不討賊既立踰年而出奔其不能君
可知若去疾之篡弟不容誅齊又奉之惡亦可見然
天子方伯不能正而庶孽得以容其篡三綱不立又
益以顯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杜氏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劉氏曰疆之者溝封之
也昌為溝封之別乎莒也愚謂取人之國而以兵力
疆田惡可見矣蓋叔弓為季氏黨欲強其私家耳○
任氏曰春取鄆而秋疆其田汲汲乎利其土地之甚
也帥師而疆之豈獨有虞於莒乎雖鄆人亦不服所

以必欲疆之也取鄆為不善矣疆田又不善也疆田為不善矣帥師而疆之尤為不善也

葬邾悼公

邾始書葬魯會之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皆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時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皐皐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

冬十有二月巳酉楚子麋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左氏曰右尹子干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者乎有所不容於嗣君耳皆未詳是否

○朴鄉呂氏曰楚虔立而比出奔意者其與虔爭國而比出奔則比者必麋之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左氏曰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子晳也左氏曰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

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予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辠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辠一也昆弟爭室而辠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辠三也有死辠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至河而復又二十三年冬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跡皆見矣○莘老孫氏曰公如晉朝而晉不納至河乃復以公之自復為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公自復也昭公四如晉四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跡皆見矣○莘老孫氏曰公如晉朝而晉不納至河乃復以公之自復為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公自復也昭公四如晉四至河而復又二十三年冬至河乃復書有疾焉公雖不見納於晉然有疾而復猶可耳葉氏曰公自即位三十二年之間朝於晉者五唯其末言疾外此皆非公之自復晉辭公也晉豈得以辱公哉蓋公嘗為少

將朝夕從女女辠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氏曰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乃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康侯胡氏曰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跡皆見矣○莘老孫氏曰公如晉朝而晉不納至河乃復以公之自復為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公自復也昭公四如晉四至河而復又二十三年冬至河乃復書有疾焉公雖不見納於晉然有疾而復猶可耳葉氏曰公自即位三十二年之間朝於晉者五唯其末言疾外此皆非公之自復晉辭公也晉豈得以辱公哉蓋公嘗為少

姜卒而往弔矣為季孫意如執而往請矣以千乘之君弔嬖妾且為臣而親行則晉人不得不易公也故或以莒人之愬而辭公或以鮮虞之伐而辭公使公知恭之不忘禮則一辭公固可以止何待至於再三而不已乎如是而流離於外不得志於齊猶有望於晉以為寄彷徨乎乾侯卒至於死而不悟此春秋所以屢書不少殺獨以有疾一著其實者所以志公之媿也劉氏曰為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羊作泉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叔弓如滕起文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滕始書葬夫以卿共其葬非禮也

以我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魯報之然與二十三年葬景王無辨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穆公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大雨雹

高氏曰為災故書秋旱冬雹皆人事所召且為四年起也義見僖二十九年○張子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見襄二十九年左氏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未詳信否義見襄十四年衛侯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羊穀梁作雪范氏云或作雹葉氏曰當從左氏

義見僖二十九年○存耕趙氏曰自冬歷春大雹者二陽氣不得達陰錮之也由魯而論則臣干君季氏逼君之應也由中國而論則夷狄強而爭伯之驗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杜氏曰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孔氏曰淮浦之夷也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張氏曰申姜姓之國杜氏曰在南陽宛縣愚謂宋世子在小邾子下者世子不敢敵諸侯與齊世子光同淮夷不殊會者非諸侯會淮夷淮夷來與會耳俱無他義左氏曰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敢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

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王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諸侯不見者十年矣此書會于申楚子大合諸侯於此也桓文死中國不振喪亂日甚幅裂橫潰制在夷狄故也自是中國之事皆夷狄制之至於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云再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程子曰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伯者之事葉氏曰楚子始欲求諸侯而未定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諸侯其來乎則楚子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也當是時使晉稍強諸侯聽之則楚亦不得肆志而晉侯方溺於嬖寵豈復有志於中國哉楚偃然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則中國未有盛於此時非楚所能為也黃池之會以夫差之強定公一數之不敢不聽公不能行之於申所以見中國之無伯憫諸侯之無能為也君舉陳氏曰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爾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呂氏曰自襄公三年雞澤之會諸侯同盟矣而叔孫豹始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獨大夫盟諸侯不與也至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大夫自會爾諸侯不在也此歲會于申諸侯始復會而楚子主之淮夷與焉天下之事可知矣

楚人執徐子

左氏曰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未詳信否劉氏曰不言以歸申楚地也愚謂楚圍一得志於諸侯而執其國君見夷狄之不可縱也○邦衡胡氏曰

孟之盟楚人執宋公申之會楚人執徐子平涼之會尚結贊劫盟夷狄豈可以信義結哉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公羊穀梁作厲

張氏曰賴國蔡州褒信縣有賴亭蘇氏曰申之諸侯有不與伐吳者故復序愚謂執齊慶封殺之者先執而後殺也左氏曰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高氏曰申之會楚靈不修德而求諸侯諸侯畏楚之強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敢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中國諸侯皆去惟楚屬從之耳伐吳而執慶封殺之者以慶封在吳故為齊討之假中國仁義以重其會所謂盜亦有道也彼以夷狄既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吳專殺中國之大夫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流毒如此蓋出於宋向戌弭兵之謀也愚謂楚殺慶封以其從吳且示威也非真為齊討也義又見

僖三年徐取舒○君舉陳氏曰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號之事猶曰二伯至是而楚始合諸侯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令於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蔡矣黃氏曰晉主夏盟正以抗楚也楚日以強而晉通吳於會正結之以倚楚也自宋向戌謀弭兵合晉楚之成有宋之盟至今申之會晉不敢復出而盡遜之楚矣皆宋之盟啓之也楚昔之所仇者在晉今晉既遜之為盟主則所仇者吳耳故一出而執徐子者以徐子為吳之出也伐吳而殺慶封以慶封吳所封也而又滅賴亦以示威於吳也春秋之有伯主正以楚之害中國今反遜楚為中國伯主此莫大之變也

九月取鄫 穀梁作繒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案襄六年書莒人滅鄫矣豈嘗見滅於莒而後得復國今復見滅於魯歟定六年書鄭滅許而哀元年許復見於經說者亦云許依楚

而得復國鄫之事類此然不可考矣義見莊十年齊
滅譚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此譏世卿又為舍中軍起文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
師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曰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
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
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
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
帥士而哭之孔氏曰初作中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
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
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率半屬公
半入己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
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
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
室三家自取其稅而各貢於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
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今更增一
軍人數不足故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則惟舍中
軍分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軍依舊故云舍
中軍也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
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
之康侯胡氏曰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
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
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
侯定公無政必至之理也己則不臣三綱淪替南遺
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
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辜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曰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婁即隱四年莒所取杞邑也防茲杜氏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愚謂稱及者別二邑文法當然無他義也高氏曰公如晉未反而受莒邑惡季氏專且見莒益弱矣莒牟以利接我而我入其利故兩譏之義又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公未還而季氏自受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

杜氏曰蚡泉魯地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其惡可知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秦伯卒

存耕趙氏曰卒不名史失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陸氏曰越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左氏曰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

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遠啓彊待命於雩婁義見四年伐吳及僖三年徐取舒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高氏曰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是也至是復稱伯者豈其後復振歟杞稱伯見桓二年滕子來朝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葬秦景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之禮也秦入春秋至是始書葬見夷狄遂同中國矣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又見以中國而會夷狄之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葬杞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喧奔晉

秋九月大雩

左氏曰九月大雩旱也義見桓五年

楚蘧罷帥師伐吳罷公羊作頗

義見四年伐吳及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諸侯不朝聘天子而聘伯主至此則兼聘夷狄見中國之益衰而夷狄之益張也○木訥趙氏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黃氏曰叔弓即宿私人兩事晉楚皆季孫專之此時公已無預乎魯政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曰伐北燕將納簡公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及也高氏曰齊魯世為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侵

伐魯自是盟好中絶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魯方附楚而齊亦方與楚睦是以與之平齊欲平而我與之睦是以大行諸侯講信修睦無所事平春秋之世諸侯乍合乍離乍合聖人志其平者所以志諸侯之亂也至定十年復書及齊平則其乍離乍合之情亦可見矣大意與宋人及楚平鄭人來渝平及鄭平同

三月公如楚

左氏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賕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賮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賕三月公如楚義見襄二十八年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羊作舍後同涖公羊穀梁作莅

婼叔孫豹之庶子昭子也高氏曰以暨齊平故婼往涖盟也昭公自是遂以善齊故孫于揚州卒于齊為寄公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公至自楚

義見襄二十八年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貫道王氏曰宿代父為卿三十年而卒季氏自友受費而始封及行父而始大至宿而廣土取邑侔封君

矣宿卒而意如繼之魯國不得寧矣愚謂此譏世卿
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許氏曰季武子相魯
作三軍舍中軍改革公室唯己所利取鄆濟盟敗諸
侯約幾陷名卿以為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
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氏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
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
而立公子留高氏曰此陳公子招其曰陳侯之弟招
殺世子偃師者正其天倫所以甚招之辠且見陳侯
寵其弟假之以權致此禍也孫氏曰以叔父之親不
顧宗社之重殞其冢嗣致楚滅陳招之辠也　康侯
胡氏曰此公子招而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
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
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已而出莫敢干之者
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戕殺偃師以致大寇
宗社覆没辠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
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
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
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偃師交責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叔弓如晉
左氏曰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未
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呂氏曰楚既殺干徵師公子留即出奔未成乎君也
故不曰子左氏曰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

勝憩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鄭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皐不在行人也劉氏曰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皐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閒可也莘老孫氏曰楚不能討公子招而殺其行人是冬楚滅陳而放公子招足明楚之倒施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干徵師為告喪之使不告於天王反赴於夷狄雖夷狄不當執而殺之然其死也宜哉留既為君矣不曰陳留者立非其正位未定也且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春秋明徵大率如此

秋蒐于紅

蒐見桓二年狩于郎紅杜氏曰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紅之蒐見其反天時矣易地理之義又見桓四年公狩于郎孫氏曰惟不稱大之為正爾○莘老孫氏曰春秋書蒐者五皆曰大蒐未嘗曰蒐者於是蒐于紅獨不言大春秋以其蒐田之不時故書以譏之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稱陳人見莊二十二年左氏曰陳公子招歸皐於公子過而殺之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七年曹殺大夫○邦衡胡氏曰公子留已出奔則陳無君矣其言陳人殺其大夫衆殺之也生殺一人之柄而衆得專之此陳之所以滅也未詳是否

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奐公羊作瑗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者先執而後放也黎氏曰葬哀公楚葬之也陳已滅矣楚據其國豈魯使臣往會其葬而書蓋楚師入陳陳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齊侯葬紀伯姬同彼上無齊侯滅紀之文故下目齊侯

此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爾左氏曰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滅陳葉氏曰楚為偃師討而滅陳非討賊也滅國而已孫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執而放之陳孔奐無辠之人也楚則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為淫刑也如此愚謂流放者天子之權諸侯不得專之況以夷狄放中國之大夫亂之極矣若其葬哀公則又盜賊之仁也此與楚人入陳殺陳夏徵舒之意同皆夷狄借討賊之名為盜賊之計也○高氏曰春秋之書滅者惡之甚也稱師者見其恃衆也楚以夷狄而興師以滅中國之諸侯者實由骨肉相殘以致然耳嗟乎陳背中國而即夷狄乃卒為夷狄所滅深可為後世之戒然而陳國之亂中國不能正之遂使夷狄藉口以為討而滅之如公子招死有餘辠夫楚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夷狄豈可以禮義責之哉辠中國不能自正而致夷狄之恣耳春秋書殺他國大夫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者此皆夷狄暴虐之甚張氏曰孔奐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正救蓋不能為有無者也雖有辠必不加於招矣錄楚之放招而殺奐見楚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辠之輕重愚謂陳侯未卒而骨肉相殘既卒而其國大亂使楚人假討賊之名以滅其國而其身以諸侯之尊卒見葬於夷狄之手而其私謚曰哀亦出於楚春秋比書其事一以見陳哀不能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致羣公子作亂以底滅亡二以見王政不行荆楚暴橫中國不能自存而壞潰至此可以為永鑒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氏曰楚既滅陳威振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魯之大夫往會之高氏曰夫中國諸侯而為夷狄所滅中國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柰何反往聘問邪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于宋意同

許遷于夷

此與邢遷于夷儀同皆自遷也存耕趙氏曰許逼於鄭嘗遷于葉矣今又遷于夷再世再遷其生聚之計亦末矣愚謂王綱不振諸侯吞噬不安厥居至於再遷雖許男不能治其國家然可以觀世變矣義又見之故也

成十五年

夏四月陳災 公穀作火趙氏曰案前後未有書外火者小事若一一書之固不勝紀諸侯亦不當告也唯宣榭火書之耳當依左氏為災也華孫氏曰春秋火不書災則書耳愚案宣榭火公穀亦作災

康侯胡氏曰楚已滅陳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叔弓使畢而歸語陳災魯史遂書之耳華老孫氏曰楚既滅陳復言陳災者蓋陳滅不久而國復興也前說近是愚謂陳見滅於夷狄而天復災之所謂天降喪亂者也其君臣獲辠於秋仲孫貜如齊 貜俱縛切

天者多矣義又見莊二十年

貜仲孫速之子孟僖子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高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復修舊好此蓋齊平之故也

冬築郎囿

築郎囿者于郎築囿即其地而名之也左氏曰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高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何可築也公內制於強臣不此之念而遠築郎囿非特勤民也芻蕘雉兔皆不得往怨有所歸矣義又見成十八年築鹿囿

○葉氏曰古者諸侯一囿成公築鹿囿已過矣今又于郎以築焉其為民則俱已殆矣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春秋本義卷二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于黄裳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三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昭公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齊藥施來奔 齊公羊作晉

左氏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公羊作隱誤也後同

意如季孫宿之孫紇之子平子也木訥趙氏曰魯乘

苫亂取鄆田納牟夷而取牟婁及防茲無怪苫有蚡泉之師也叔弓且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此固皆意如之為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戊子晉侯彪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叔孫婼葬平公起文也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三月而葬又魯以卿會葬皆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

葬宋穆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羊作戍

杜氏曰無冬闕文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公羊作正月

三月而葬速高氏曰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虔穀梁作乾

朴鄉呂氏曰楚子名衍字爾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

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臯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肹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莘老孫氏曰蔡侯般弒君父之賊楚子以義討之則無不可乃詐誘而殺之又滅其國而有之春秋以楚子之志不在於討賊徒殺人之君而利人之國故書楚子誘蔡侯般殺之啖氏曰蔡侯之臯自不容誅楚子惡已甚矣棄疾不能諫止又帥師圍蔡從君於昏此亦不待言而臯惡自見者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康侯胡氏曰蔡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

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君父之辠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楚子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聖人深惡之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歸氏杜氏曰昭公母胡女歸姓愚謂妾稱夫人僭也

又為大蒐與蒐齊歸起文義又見文四年風氏薨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蒐見桓二年狩于郎大蒐僭天子之禮也于比蒲非常所也比蒲地譜云魯南鄙地孫氏曰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劉氏曰大蒐者大比也大比之禮均土地閱老幼物六畜會車馬齊貢賦治器械三年而修之者也此何以書譏喪不二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羊舌肸曰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

存耕趙氏曰公有母喪而不廢蒐意如無君也無事而蒐閱強家自練其兵也民皆三家之民兵皆三家之兵昭公孤矣○康侯胡氏曰三綱君政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伯禽服喪徐戎並興至於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浸祥公羊作侵羊

重盖有不得已焉者也

浸祥地闕君有母喪未葬而貜儼然與邾子盟非禮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始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盟于趡是魯侯親與之盟會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仲孫貜會邾子盟然自是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是吾大夫與其君盟會耳然則魯卿之更為強弱斷

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而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耶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魚覲切厥憖公羊作屈銀）

厥憖地闕晉既失伯楚圍蔡而莫之恤八國之大夫自為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又見文十二年會于承筐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私謚也高氏曰妾母而以夫人之禮薨葬又別為之謚義又見文五年葬成風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梁作友）

啖氏曰稱執者囚繫之也孫氏曰諸侯當稱子此言世子者有未立也杜氏曰用之殺以祭也趙氏曰與鄫子同左氏曰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冏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氏有款字）

杜氏曰高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燕伯出奔齊不言於燕未得國都也邦衡胡氏曰燕已有君不受燕款而齊必納之故納于陽而未

得國愚謂燕伯不能治國至於出奔今倚大國之力
十年始克入其邑其為君可知矣然諸侯出入廢置
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王綱不振甚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曰華定來聘通嗣君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義見二年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
杜氏曰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左
氏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
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
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魚覲切公羊作鑿字誤也
慭字子仲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楚子伐徐
左氏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
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以為之援未詳信否高氏曰徐吳姻國也楚人疾吳
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義見僖三年徐
取舒
晉伐鮮虞
稱國史有詳略也杜氏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
市縣示縣未詳信否地譜中山在戰國為中山國新樂縣
漢志新市縣也古鮮虞國子姓孫氏曰姬姓未詳孰
是愚謂晉既失伯楚滅中國淫殺諸侯皆莫之恤而
有事於鮮虞其無能為可知矣義又見莊二十年齊
伐戎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見襄七年杜氏曰南蘭以費畔左氏曰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用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陸氏曰家臣以邑叛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康侯胡氏曰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夫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蘭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存耕趙氏曰費自友受賜以來日闢侔封君至意如極矣物盈而反天之道也劉氏曰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敢陵大夫必無瞽其君其陪臣孰敢叛愚案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春秋之初諸侯僭天子于春秋之中大夫僭諸侯春秋之末陪臣執國命有國家者至於陪臣執國命則國非其國矣故春秋至昭定哀終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比奔晉在元年杜氏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東境左氏曰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

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弒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猏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

後者剔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氏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葬老孫氏曰公子比晉奉之以歸因國人之不悅其君殺而篡之也左氏公羊皆以比自晉歸脅楚子而死故書曰弒比誠不親刃但脅之使縊則亦弒之爾愚謂人而弒君臯大惡極不待言矣然楚度得國脅盟中國執徐子滅賴伐吳滅陳滅蔡殺徵師孔奐誘殺蔡侯用蔡世子非人類也春秋比書其惡而終之

以見弒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董子曰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敝是其身弒康侯胡氏曰昭元年楚虔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於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何也曰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埽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伯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君臣之義也愚謂先儒多信左氏以虔為弒君篡位故以比出奔而非臣殊不知虔未嘗弒君虔雖不賢然君楚十有三年矣比雖出亡非虔之臣而何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羊作弒案經但書公子不曰其君不可言弒也

左氏曰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薳成然走告於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畢貫道王氏曰比立矣不曰弒其君比篡立非其君也比弒君而棄疾殺之經不以討賊書棄疾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

先書公子比弒君後書棄疾殺比則棄疾謀弒而假比以為之驅除不可掩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杜氏曰劉子劉獻公王卿士孫氏曰平丘晉地杜氏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志尚為平丘縣左氏曰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

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詘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張氏曰當時晉平主盟內寵嬖妾蠱其心外建宮室誇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墜伯業也愚案以天子之卿而下會盟諸侯以諸侯而上會盟天子之卿義同僖八年洮之盟及九年葵丘之會然葵丘之

會宰周公與會而不與盟今則劉子與會而復與盟矣至其伯業之盛衰人心之離合又有大不同者焉故君舉陳氏曰晉之合諸侯止此鄢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甲穀梁作庚

書同盟于平丘者先目後凡又以見劉子與盟也再言平丘者先會于平丘復盟于平丘不得不地與葵丘同義見上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公不與盟

左氏曰邾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我幾亡矣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
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
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
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
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
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
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
討魯皐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愚謂平
丘之役王臣下臨諸侯大合雖非正道然晉侯猶有
主中夏攘夷狄之機不能協比崇奬王室乃離魯君
而自為盟其何以服衆心哉然魯以千乘之君而不
得與盟亦其有取辱之道歟○孫氏曰自襄二十七
年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年至昭四年
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以蠻夷之衆橫行中國戕滅

陳蔡以厭其欲諸侯莫敢抗楚專盟會者又十年矣
今晉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者其能與楚
子抗乎不能與楚子抗也乘楚靈弒逆之禍爾乘楚
靈弒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何所為哉公
不與盟者晉侯不與公盟也晉侯與公同事而不同
盟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定四年訖
會于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至如昭二十六
年鄟陵之會晉自不出此不足宗諸侯可知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氏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晉
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康侯胡氏曰自文公以來公
室微三家專而季氏臯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偪
元年伐莒疆鄆十年又伐莒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
使其君食於其家其不臣甚矣晉人若告於諸侯以
其臯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收私邑為公室之
民使政令在君大夫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而徒以

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分也何得為伯討乎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愚案陳蔡國滅身死世子俱亡今經直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者非不許楚封諸侯而為此自歸之文也考之左氏十三年四月楚比弑楚子之時觀從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又曰依陳蔡人以國又曰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乃藩為軍於時陳蔡蓋已立矣非至此始立也經不書者或魯史所無或義見於此而不書其立爾今此則蔡侯廬陳侯吳各歸其國也其名者別其為何

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愚案陳蔡國滅身死世子俱亡今經直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者非不許楚封諸侯而為此自歸之文也考之左氏十三年四月楚比弑楚子之時觀從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又曰依陳蔡人以國又曰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乃藩為軍於時陳蔡蓋已立矣非至此始立也經不書者或魯史所無或義見於此而不書其立爾今此則蔡侯廬陳侯吳各歸其國也其名者別其為何

至於滅亡而莫之振也豈不哀哉

冬十月葬蔡靈公

靈公蔡侯般也自楚虔殺般三十有一月蔡侯廬歸國而始得葬雖弑逆之賊人所不恤然王政不行蠻夷肆虐弱國無以自存亦可見矣義又見隱三年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曰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

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高氏曰晉不與公盟今又執吾卿而公復朝之無恥甚矣愚謂晉之辜亦可見矣義又見二年

吳滅州來

蘇氏曰州來楚之附庸趙氏曰近楚國自此見吳之強而滅國矣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陳氏曰意如不稱氏前見也左氏曰十三年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辜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辜死命可也若曰無辜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鮒

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愚謂晉執意如不以其辜今又舍之亦無所為不惟晉之無王命且見其執其舍皆出於私喜怒而非有公天下之心也

三月曹伯滕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左氏曰著丘公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卒而莒亂殺其君之親則莒之無政可知矣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者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羊作昧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宮即成六年所立者也籥見宣八年左氏曰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孫氏曰非禮也宗廟之祭羽籥既陳雖有卿佐之喪不可去也然卿佐之喪當有恩禮去樂則太甚故為之廢繹是故宣八年書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孔子譏其繹爾愚謂二月有事常禮也有事于武宮則失禮矣叔弓卒而去樂卒事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啖氏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又禮記稱衛侯曰柳莊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如其卒雖當祭必告據此則明常禮不當告愚謂若如左氏說叔弓泣事而卒則不用告而知之矣啖氏之說施之卿卒在外告而後知者可也然左氏之說未知其實然否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羊作昭無出字

左氏曰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朴鄉呂氏曰蔡侯復國而朝吳出奔意者蔡侯不能容之而出邪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義見十二年此則兼見大夫帥師爾○朴鄉呂氏曰十二年伐之矣今又遣命卿帥師以伐之晉不能加於楚則從事於鮮虞而已

冬公如晉

左氏曰平丘之會故也愚案公屢見辭於晉而復往畏晉甚矣非君國之道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氏曰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羊作曼

杜氏曰河南新城縣有蠻城張氏曰伊闕縣即新城也左氏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朴鄉呂氏曰誘人而殺之前此未有也而楚君再為之

夏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亥公羊作丑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高氏曰卿共喪事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邾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戎見宣三年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菑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木訥趙氏曰陸渾之戎逼近成周然俘而投之海外可也滅之亦酷矣義又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見文十四年公羊曰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愚案冬月大火沒於西矣伐即參也見於東方北辰長見不隱所謂大辰豈伐與北辰歟呂氏曰日月星辰謫見乎天雪霜風雨之不時以為民害皆政事之失有以取之也故君觀其變以思戒察其詳以改行則災害可息而無危亡之禍其晏然不以為意則禍及之非不幸也聖人詳書為世戒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其可不致懼乎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杜氏曰長岸楚地地譜曰水戰也康侯胡氏曰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左氏曰吳伐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辱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愚謂吳伐楚楚主乎此戰也獻可杜氏曰吳楚爭強交亂中國無能制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此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曰同日而俱災為天下記異也義又見莊二十年齊大災

六月邾人入鄫音禹或音矩

杜氏曰鄫妘姓國在琅邪開陽縣張氏曰屬沂州臨沂縣左氏曰鄫人藉稻邾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遂入之盡俘以歸義見隱二年莒入向○黃氏曰案左氏稱六月藉稻則春秋用夏正也若改四月稱六月則四月安有稻之可藉

秋葬曹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許遷于白羽

張氏曰白羽一名析楚邑也即鄧州內鄉縣愚案許一遷于葉再遷于夷三遷於白羽迫於強國靡有寧宇王綱不振小國窮困如此義又見成十五年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氏曰鄫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公伐邾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氏曰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愚謂凡弒君父者不必親加刃於其身據左氏飲止藥而卒則是毒殺之耳非弒君而何哉三傳得其事而不得其意故妄為之說義見襄三十年蔡般事○朴鄉呂氏曰許悼公瘧飲止之藥而卒則是與聞乎故也使世子止之舉而止於不嘗藥也聖人不加之以弒名則非不嘗藥也明矣愚謂飲止藥而卒不止乎與聞乎故而已

己卯地震

義見文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齊不伐莒久矣景公乘晉楚之弱有代興之志故侵欲小國也未詳是否

冬葬許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案許止不討而悼公書葬

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鄫出奔宋 鄫穀梁作繒

張氏曰鄫興仁府乘氏縣有大饗城古老云古鄫城也貫道王氏曰經書自某出奔者宋華亥自南里宋公之弟辰自蕭及公孫會自鄫也華亥辰先書入書叛會無見焉則非據邑叛君者也鄫會之食邑也得舉而出由邑而奔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穀作輒陸氏曰案衛侯之孫名輒故宜為縶

左氏曰公孟縶也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以衛侯之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如此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羊作甯後皆同

朴鄉呂氏曰一宋國也而大夫同出奔以見君之不能待其臣而臣之不能事其君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欽定四庫全書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羊作畔

杜氏曰自外而至故曰入南里宋城內里名左氏曰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廓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

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歸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楚薳帥師逆華氏未詳信否穀梁曰自陳陳有奉焉爾○邦衡胡氏曰經書入邑以叛者四戚不言衛朝歌不言晉蕭不言宋此再言宋者彼但入于所食私邑而此則入于都城之內也入都城之內則逼君已甚三臣之惡不容誅矣然宋公不能立國使叛臣得投隙而逼都城則國之削亦甚矣義又見僖二十六年孫林父事○黃氏曰王伯兩微叛臣橫行如此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羊作痤

輒叔弓之子伯張也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

邦衡胡氏曰楚虔誘殺蔡般執用蔡有蓋蔡君不共戴天之讎朱乃奔而親之惡何可言哉義又見桓十五年鄭伯奔蔡

公如晉至河乃復

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義又見二年○戴氏曰宜乎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氏曰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盟莒子如齊泣盟未詳信否高氏曰齊景矜而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朴鄉呂氏曰其言自宋南里何以其嘗據此而叛也
左氏曰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
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
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
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
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
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
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
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
平出奔楚未詳信否愚謂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據
國以叛復出奔楚往來三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
三叛之梟著矣陳楚之惡明矣然宋公之為國亦可
知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大蒐于昌閒公羊作昌閭穀梁同

陸氏曰昌閒魯地義見十一年○許氏曰八年秋蒐

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
凡昭公書蒐為大夫咸強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
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滔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
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
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
極矣而唯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此為景王三月而葬與王室亂等事起也義又見隱
三年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次子穆伯也三月而葬亂故也義見文九
年得臣葬襄王

王室亂

左氏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
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盭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
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

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擊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孅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於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駿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單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孫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劉氏亂亂自內作者也呂氏曰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康侯胡氏曰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高氏曰春秋紀事必指其實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景王不能正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尹氏召伯毛伯欲立子朝而劉子單子欲立王猛二子相逐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而二子爭立五年始定鳴呼王室者諸夏之本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詩人尚以為戒況枝葉已彫瘁而本又蠹壞若此乎書之深悼周之不復興且辠諸侯之不救也愚案傳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王室亂家不齊之極也家既不齊其何以治其國以平天下哉然家之不齊由乎身之不修後世人君而知

此義必躬行以教其家早定冢嗣禮訓庶孽偏愛不
萌窺伺不作此春秋所以為克己復禮之書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名蚠單子名旗天子之卿也高氏曰皇者畿內
邑也杜氏曰河南鞏縣西南有皇亭東漢志鞏有皇
亭西北有湟水左氏曰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
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

王城盟百工於平宮鄔肹伐皇大敗獲鄔肹焚諸王
城之市八月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伐
單氏之宮敗焉反伐之伐東圍劉氏曰王猛乃王矣
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
也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乃王
者在喪之常稱朴鄉呂氏曰其名之何未成君之辭
且以別於子朝也其言劉子單子以何猛制在劉單
也愚謂此亦據實書之爾嗣王繼位居喪有常所而
劉單以之居于皇非其所矣見王室之亂也自此以

後皆王室亂之事○葉氏曰猛太子壽之母弟所得
立者也必無嫡而後可以立庶朝雖長所不得立也
而朝之言曰王后無嫡則立長是謂太子為嫡而欲
以長奪猛夫安知太子母弟亦嫡哉此固朝之所以
絕於春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杜氏曰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東萊呂氏曰洛誥我乃
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先儒以為今河南城所謂
王城也成王定鼎於郟鄏是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
城左氏曰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

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於郊
前城人敗陸渾於社愚謂劉子單子所輔者正而王
又入于城常事也春秋之義所不書者也然以天王
之尊依劉單居于皇又依劉單至是始得入于王城
王室之亂如此故書以見義焉又為王子猛卒及天
王居于翟泉起文也○朴鄉呂氏曰其再言劉子單

子何二事也居于皇一事也入于王城一事也一出一入是以兩言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以王猛入劉單得無辠乎曰先書王室亂後書二子以劉單可以免辠矣繼書曰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之辠可免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氏曰王子猛卒不成喪也敬王即位館於子旅氏孫氏曰王猛卒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不曰崩降成君也愚謂前兩書王猛而此書王子猛者因其卒而書子皆所以明其為嫡也又以別居于翟泉者非王猛也

○葉氏曰朝書尹氏立而敬王立不書敬王正也今猛立亦不言與敬王同猛亦正也猛之得立其辭與義固已具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

春秋本義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六百四

春秋本義卷二十六　元　程端學　撰

昭公

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婼勅略切公羊作舍下同）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又為晉執婼起文也

癸丑叔鞅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蘇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罪也義又見莊十七年

齊執鄭詹

晉人圍郟

高氏曰郟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所以別異於諸侯也康侯胡氏曰郟子朝邑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郟而舉自見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朴鄉呂氏曰前書蔡侯朱出奔楚而此書蔡侯東國卒于楚穀梁以朱為東穀梁所書疑是而又脫一國字爾何者朱無歸入卒葬之文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諸侯卒於外書地東國失守社稷出奔仇讎已而身死於外書曰蔡侯東國卒于楚而東國之臯著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戈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郠公未詳信否義見襄十四年衛侯奔齊

存君死曰滅夏韜徵舒玄孫劉氏曰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師留而諸侯先至故吳得獨敗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則無緣書楚也康侯胡氏曰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敗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也故總言朴鄉呂氏曰序頓胡沈於蔡陳許之上者以君臣為序也左氏曰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憊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韜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憊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乘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敢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臯人三

滅獲陳夏齧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

杜氏曰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屬壽州國雖

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舉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朴鄉呂氏曰吳益強也不曰滅胡子沈子而曰胡子沈子滅者言自滅也愚謂楚勢稍沮吳復強盛中國又生一楚矣六國從楚以致敗滅擒獲皆有自取之道也

天王居于狄泉

張氏曰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左氏曰夏四月單子取牆人直人六月王子朝入於尹尹圍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鄾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又敗諸鄾尹辛取西鄙攻崩崩潰許氏曰踰年書王故敬王踰年即位而稱天王朴鄉呂氏曰王子猛卒弟匄立是為敬王子朝自京入于王城故敬王避子朝居于狄泉愚謂以天王而居于狄泉非其所也見王室之亂猶未已也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見隱三年尹氏卒穀梁曰立者篡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王猛敬王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陸氏曰又足以見上斷可知矣又曰尹氏立王子朝則王子朝之不正而爭立舉亦明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八月乙未地震

義見文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羊穀梁有上有公字羨文也

左氏曰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義見二年愚謂此與前四如晉至河乃復不同者以其有疾而

自復也可以見前四如晉皆不得入而復矣而此亦書者又以見公之不當如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孫氏曰凡公如晉不得入者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此年定三年皆是也此書有疾明公自有疾而反爾餘皆譏公數如晉而不納以取其辱康侯胡氏曰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可恥矣有恥而後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悱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俱縛切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婼至自晉

孫氏曰不言叔孫婼前見也愚謂此記婼見執首尾

以見晉侯執之不以其辱而釋之亦無為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羊作鬱

義見隱三年宋公和卒

冬吳滅巢

康侯胡氏曰巢楚之附庸與十三年吳滅州來同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吳將謀楚先滅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皆楚之與國也

葬杞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公羊穀梁作倪大心公公羊作世心後同詣叔軋之子張氏曰黃父即黑壤晉地左氏曰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未詳信否愚謂王室之亂如此而諸侯之大夫自為會其後不見納王事跡天下事勢可知矣

有鸛鴿來巢鸛公羊作鵒誤

左氏曰書所無也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鸛鴿來巢氣使之也鸛鴿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鸛鴿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葉氏曰天有時地有氣橘踰淮為枳鸛鴿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川有時以澤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故天失其時則書霣霜殺菽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氷地失其氣則鸛

鴿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高氏曰季辛不言大蒙上

文也旱既太甚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義又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書此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公羊作乙亥陽公羊作揚

孫見莊元年杜氏曰陽州齊魯境上邑未敢直前故次於境愚謂以後公至自齊居于鄆觀之直齊邑爾左氏曰初平子拘公思展執申夜姑將殺之公若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竘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

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臯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沂上以察臯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曰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

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辠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

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康侯胡氏曰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氏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世修其勤史墨所謂民不知君何以得國而樂祈子家駒亦謂魯君失民季氏得衆之久也政在季氏已四世魯君喪政已四公而以區區稠父而欲同諸大夫去之不亦妄乎宜其所以見逐也

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哉○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辠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

子秉魯以至平子又四世矣此宣公之末年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而未能也自是以來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史墨所謂民不知君何以得國而樂祈子家駒亦謂魯君失民季氏得衆之久也政在季氏已四世魯君喪政已四公而以區區稠父而欲同諸大夫去之不亦妄乎宜其所以見逐也

唁弔生也何氏曰弔失國曰唁杜氏曰濟南祝柯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音彦

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迎之往至野井左氏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辜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曰唁公者何昭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桑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殺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孫氏之辜而徒能唁昭公于野井齊侯曰不能討季氏之惡亦可見矣○常山劉氏曰次于陽州不得入於齊也次于乾侯不得入於晉也此言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唁慰安之辭也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於魯徒能唁公此齊侯之惡也季孫意如逐君之賊晉不能討而戮之既與荀躒會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為哉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葉氏曰昭公徬徨於外以待二國者五年流離亦以甚矣而齊晉之君臣方且以空言款公故三書唁以表之康侯胡氏曰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杜氏曰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地譜外黃在開封雍丘縣愚謂不為王事而卒于他所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陸氏曰諸侯卒於他

國及卒于會卒于師則書之雖在國不卒於其都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之類是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西鄙見成四年齊侯蓋取之季氏也呂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能討意如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高氏曰齊侯若以取鄆之力會諸侯討季氏之辠以納公猶反掌耳而區區取一邑居之無意於納公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凡公行返而告廟則書至今昭公在外不告於廟明矣而亦書公至自齊蓋公自齊至于魯邑亦可謂公至自齊矣益知書法不可以凡例求也居處也居于鄆不書書居于鄆則公失其所也公失其所由來漸矣故君子常謹其微懼其禍之著而莫之救也觀昭公之事可為永鑒矣○黃氏曰春秋先五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蓋晉以政不在公不若厚季氏之為利其後兩書公如齊如晉三書齊晉信公五書居鄆四書在乾侯以至於薨嗚呼悲夫

夏公圍成公羊作郕

成見桓六年成者魯邑而公自圍其邑見公之失政甚矣康侯胡氏曰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其辠咸具矣○孫氏曰其國內皆叛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音專又市轉切

杜氏曰鄆陵地闕左氏曰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邦衡胡氏曰晉為盟主公數如晉而不納及次乾侯晉又見拒是伯主已不與矣平時同盟如宋衛陳鄭皆不與矣齊莒邾杞何能為乎書四國同盟于鄆陵見諸侯與公者寡不與者衆也內見棄於臣民外見絕於諸侯雖齊莒邾杞實欲納公猶恐不克況徒盟而已

乎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公至自會居于鄆

義見前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見宣十六年入于成周自狄泉而入也王至此僅入成周不得正位王城見王室之亂粗定而猶有所畏也○東萊呂氏曰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氏曰子朝天子之子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舉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教導故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存耕趙氏曰寵嫡不早別遂使兩黨相傾五六年而後定愚謂楚受四亂賊而不殺其舉大矣○高氏曰先書天王居于狄泉而後書立王子朝先書天王入于成周而後書子朝奔楚者由嗣君不正故亂臣得以乘之及能反正然後舉人竄跡皆上之人有以召之也書奔楚者見王室之令不行於天下故逋逃舉戾之人楚敢受之而不歸也康侯胡氏曰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則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期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期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為人之君而見逐於其臣求救於人而不見與可為永鑒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義見二十六年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不書弑君之賊見文十八年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梁作郗

秋晉士匄執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國稱人微者也扈見文七年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冬十月曹伯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邾快來奔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徐邈氏曰自此以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故悉書之

公如齊

左氏曰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存耕趙氏曰公淹恤于鄆恃齊求復三年矣公之求齊勤矣齊無納公之意而公不察也公至此悔亦晚矣義又見前

公至自齊居于鄆

義見二十六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高氏曰六月而葬慢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杜氏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地譜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故城孫氏曰公連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次于乾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若此○木訥趙氏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其忍傷其類哉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羊作甯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月葬鄭定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葬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愚謂滕小國魯未嘗會其葬至此會葬者見季氏之求恍於鄰國無所不至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

杜氏曰以乾侯至者不得見晉侯故義見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氏曰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公自鄆如晉不為晉所納故使高張來唁乃所以嗤公也鄱陽張氏曰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昭公見逐於強臣孫於齊齊侯宜修方伯連帥之職請於天王糾合鄰國討其臣而納之可也乃徒使唁之是助季氏為虐也兩唁皆淺事而悉書之乃深著齊侯之舉耳

公如晉次于乾侯

高氏曰公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者春秋書之所以深舉季氏之惡與諸侯之不救也愚謂晉侯坐視昭公之奔而不少恤其不為伯主也宜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詣公羊穀梁作倪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任氏曰昭公無德可懷而季氏之威可畏欲託大國

而齊不容欲適盟主而晉不受民以為不足繫屬也是以適然驚散所以甚言公之無託也○賈道王氏曰齊取鄆公居鄆畏齊不敢叛既舍齊而之晉故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悲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此與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同意但彼在夷狄而未返此則失國而客寄乾侯猶曰以朝正之日而公在乾侯乎其誅亂臣正名分傷世變之意自見於言外可以為永鑒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空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又見魯侯在外而季氏使會其葬爾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子章羽奔楚羽公羊作禹

左氏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簡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喑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義見三十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力狄切公羊穀梁作櫟適丁歷切
杜氏曰適歷晉地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
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
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
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
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
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
若以臣為有辠請因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

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
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
異心未詳信否陸氏聞於師曰季孫逐君之臣也晉
不辠之而反與之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
侯之為盟主可見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邦衡胡
氏曰書之以見魯之亂成乎晉也康侯胡氏曰齊晉
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朴鄉
呂氏曰士鞅意如互為脣齒相為囊橐久矣當是時

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
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曰季孫從智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
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
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

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
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
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
寡君其辠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
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
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
得歸穀梁曰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
不可者意如也左氏近是莘老孫氏曰晉為大國又

世為盟主昭公久留於外寓於其國不得入而晉侯恬無納公之意乃使其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曰晉侯使荀躒來唁公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陰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陳氏曰昭公出奔齊侯唁于野井又使高張唁于鄆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春秋一皆書之豈為區區弔唁之禮及魯侯不得入書焉蓋舉齊晉而哀天下微弱之甚也季孫意如逐君專國惡逆之大者也齊晉大國也世為牧伯主諸侯之盟討而平之反掌耳不能即誅意如而納昭公徒以屑屑之禮問之唁之皆從逆濟亂舉之甚者也

秋葬薛獻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高氏曰季氏恐失鄰國之歡故使人會其喪葬愚謂亦與二十八年葬滕悼公意同

冬黑肱以濫來奔

補音云弓肱公羊作弓吳氏詩肱同音

孫氏曰不書國脫之也杜氏曰濫東海廣昌縣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胡氏曰貫道王氏曰魯公不在國而季氏受之季氏無君故叛君而來者無不容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義見三十年

取闞口瞽切

杜氏曰闞魯邑張氏曰案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呂氏曰取闞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石氏曰取闞如取鄆取郠之類公在乾侯而內取闞非公意也未詳是否

夏吳伐越

左氏曰始用師於越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於越而國自是亡

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穀梁作大公穀莒人下有邾人

何忌仲孫玃之次子懿子也杜氏曰世叔申世叔儀
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五國稱人微者也成周見宣十
六年左氏曰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

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
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
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
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
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
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
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蠻賊遠屏
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

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
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
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
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
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晉魏
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
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
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

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
子臨之以為成命愚謂京師者天子之居使以時城
之常事爾春秋在所不書今王不得居於王城僅入
于成周而諸侯城之見王室之亂粗定而猶有所懼
也況諸侯不共王事而使大夫則王室微弱諸侯惰
慢大夫用事皆可見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曰書曰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

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辱也對曰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二十六

臣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臣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臣 謄録監生臣于黄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二十七

經部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卷一千六百五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七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

元 程端學 撰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鄱陽張氏曰國未有君而稱元年追書以統月此史法之常也愚謂凡一公之始雖無事當書王正月今不書者亦以定公未立爾無他義也左氏曰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鄫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乎士伯怒謂韓簡

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舉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竇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未詳信否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康侯胡氏曰案周官司肆掌凡因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不可也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陸氏曰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左氏曰叔孫成子逆公之後喪至而定公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於策乃見諸行事為永鑒爾張氏曰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迈國黜嫡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本此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君子罔不盡傷心此所謂為永鑒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曰季孫使役如匪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義見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立煬宮

公羊曰立者何不宜立也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杜氏曰煬公伯禽子也左氏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呂氏曰違禮背義言天下之亂無復有綱紀文章也○木訥趙氏曰小人為惡內有不安則謟鬼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於煬宮自煬至昭二十二世矣神靈何在立之所謂媚竈者也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黃氏曰季氏果以私禱而立煬宮未必增附羣公昭穆之廟或者武宮煬宮皆以非禮創立亦同淫祀耳名雖煬而實則非矣未詳孰是

冬十月隕霜殺菽 隕公羊作實菽左氏或作叔

菽先儒以為豆也以夏正言之此時無菽未詳其義董子曰菽草之強者五行志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知草皆死矣未詳是否然義則在於陰陽不和而寒極備耳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古亂反

范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

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
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
治象鄭衆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石門兩旁中
央闕然為道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兩觀與雉
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旁矣貫道王氏曰子家羈
曰設兩觀乘大輅天子之禮也魯僭周天災所以警
魯也愚謂亦為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起文也

秋楚人伐吳

左氏曰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
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
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
章敗之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此書新作與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意不同者彼但譏
其侈肆此則譏其僭禮而不畏天譴也康侯胡氏曰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劉氏曰習舊而不

知其非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
矣○呂氏曰雉門兩觀僭矣既災而又復作魯之君
臣非不知以是為僭也蓋以為無足恤也以為無足
恤也者弑父與君所由起也愚謂大室屋壞新宮桓
宮僖宮御廩災必新作之皆不書者義所當作常事
也雉門兩觀獨書者僭而不改非常也觀乎此則春
秋不書常事亦可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李氏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復也義見昭二年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仲孫何忌及邾子盟起
文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杜氏曰六月乃葬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皮八反公羊作拔

杜氏曰拔地闕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則其微弱可知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邾衡胡氏曰邾莊公卒未踰年而邾君出盟邾固可辱何忌與之盟又甚焉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而與之盟奪人之親邾子當喪而出盟奪親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三月陳子侵楚起文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邾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劉子見昭十三年召陵見僖四年會諸侯于召陵侵楚先會而後侵也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辱其志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愚謂陳子背殯出會辱亦可知○戴氏曰自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役六七十年間無此大舉也天子之老元戎啟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者僅侵而退自相盟于皐鼬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收入楚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伯於是絕矣悲夫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

陸氏聞於師曰書滅皐蔡也書以歸皐沈子不死於位也言殺之又皐蔡侯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呂氏曰蔡公孫姓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皐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道至此者皆由不知分義苟力所能制則為之矣此與禽獸奚辨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由人切公羊作浩油公

黃氏曰即會于召陵之諸侯前目後凡故不再序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杜氏曰繁昌縣東南

有城皐亭愚謂以十八國諸侯挾天子之大夫僅一
侵楚無功而還此盟雖設諸侯解體可知也義又見
隱元年盟于蔑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二年作戊
貫道王氏曰侵楚無成既盟將散在會卒也故不得
言卒于師愚謂言卒于會紀實事耳非有他義也義
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月葬陳惠公
穆公
許遷于容城
任氏曰容城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高氏曰自葉遷
也至是四遷其微弱可知義又見成十五年○貫道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始以會出故以會致踰時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
自唐
劉卷卒 卷音權
公羊曰劉卷者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曰即劉蚡也貫
道王氏曰劉獻公之庶子趙氏曰幾內諸侯不同列
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告故書之愚謂不特譏
來告亦譏魯卒之又為葬劉文公起也○石氏曰天
子之大夫外大夫也外大夫不卒不葬春秋卒天子
之大夫者三而書葬者一卒尹氏王子虎以其來赴
也書劉卷卒又書葬以來赴而又我會之也自文公
以前王室尚強至此愈微矣大夫之喪而魯有往也
昔者周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以為當親之也今
列國不會天子之喪而會大夫之葬甚矣禮人臣無
外交況畿內諸侯乎
葬杞悼公

義見隱三年蔡宋穆公
楚人圍蔡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羊作圄
杜氏曰士鞅即范鞅孔圉孔羈孫貫道王氏曰晉之有事於鮮虞凡幾役矣楚圍蔡而不恤偕衛以伐中山孰輕孰重邪晉業之卑不可望矣義又見昭十二年

蔡劉文公
貫道王氏曰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柏舉公羊作伯莒今本穀梁作柏舉
以見桓十四年杜氏曰柏舉楚地左氏曰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舉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愚謂周網既墮夷裔橫恣相為盛衰書此見吳伐楚

爭伯之由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孫氏曰楚人圍蔡晉師不出故蔡侯去晉求救於吳楚師敗績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伐楚而吳子敢伐之此吳晉之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矣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楚囊瓦出奔鄭

左氏曰子常奔鄭愚謂囊瓦敗其國兵不能死而出奔其臯著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庚辰吳入楚

左氏作鄢陵氏曰誤也

左氏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楚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

夫槩王入之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臯君若顧報周室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為王隨人辭吳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

夏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
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
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
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吳師敗楚師於雍澨
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婿
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戴氏曰楚陵犯中國二百
年中國不能制假手於吳國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
此聖人之所傷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

楚自春秋以來肆禍中國齊桓晉文舉中國之衆止
能一盟屈完于召陵一敗得臣于城濮耳二伯既往
莫有能與抗者柏舉之戰吳能勝之囊瓦既奔吳人
長驅入郢慘烈不道甚於水火嗟爾楚昭僅以身免
此吳之盛也自是諸侯大小罔不俛首與吳為會中
國愈不能抗至黃池之會而春秋終矣

義見隱三年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公羊作正

夏歸粟于蔡

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高氏曰患難
相救有無相賙此諸侯之正春秋之世相攻相滅此
道不行矣然當是時諸侯不供職貢於天子至使天
王有求於下國則知夫魯歸蔡粟非濟其難而賙其
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授而敗楚入郢故魯畏而賂之
聖人所以追其意而辱之也○石氏曰春秋貴義不
貴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為楚所辱而不能救今
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
小惠不足貴矣

於越入吳

於越即越也見昭五年莘老孫氏曰越之三見於昭
公時者曰越三見於定哀時者曰於越蓋當時越有
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昭公時國名為越故經
據其號書曰越定公後欲自別於羣越始改號為於
越故經據改號書曰於越猶楚初稱荊其後稱楚也

左氏曰越入吳吳在楚也愚謂楚伐滅中國而吳入楚吳方入楚而於越入吳據事直書而窮兵黷武之戒昭矣中國不振而夷狄相為盛衰又可見矣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譙世卿也貫道王氏曰意如逐君而以大夫卒魯於是不可為矣定公以受國為德而忘先君之讎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不敢叔孫婼之子成子也譙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曰三年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特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未詳信否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咎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橫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義又見昭十二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羊作遬後同）

杜氏曰游速太叔子左氏曰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鄭許之怨舊矣許人本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豈非楚人累敗於吳故鄭因乘許之弱而肆其暴邪任氏曰以大夫而滅人之國又以諸侯歸其惡甚矣愚謂許男不死社稷亦無足道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張氏曰自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邦衡胡氏曰內有強臣之讎而遠去其國以事攻伐此易所謂危行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公至自侵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季孫意如子桓子也二卿如晉未詳何為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左氏曰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有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久矣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慎於幾微故因事以宣其指原指以見其變篡君亡國之禍必自其禍之所起矣俱未詳信否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氏曰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涸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未詳信否義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

冬城中城

穀梁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貫道王氏曰中城公宮城也成九年城矣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魯定不能制三家倚一城以自守是外徹其藩籬而區區欲固其堂奧也其能國乎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西鄙見成四年邦衡胡氏曰昭公居鄆鄆潰而歸季氏則鄆為季氏所據久矣今季氏自以兵攻之得非叛季氏乎義見昭十三

年圍費○愚案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則此蓋
叛季氏而歸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見僖十三年東萊呂氏曰晉自平丘之役不能以
德義結諸侯至於召陵之會諸侯皆貳而叛故齊侯
鄭伯盟于鹹義又見隱元年盟于戴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求衛而衛不從因執行人以侵衛行人所以通
命也齊人執之以侵衛其舉著矣義又見莊十年公
侵宋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羊作沙澤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張氏曰元城後屬
大名府愚謂衛服齊而為此盟也義見隱元年盟于
戴

大雩
義見桓五年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曰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
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
不圖禍而必死苟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
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貫道王氏曰齊景又欲合魯
也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
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
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

春秋本義卷二十八　元　程端學　撰

定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杜氏曰報前年伐我西鄙左氏曰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

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高氏曰魯政不在公矣而三家者實使公春秋因見公之舉動故未踰時而致之且為下復侵齊起也前此未得志故踰月之間再出侵齊雖三家之所為然乍往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任氏曰三月之間而兩侵鄰國無尺寸之功而重丘山之怨輕用其忿而不恤其民甚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

宋

曹伯露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上二侵也易曰自我致寇魯之謂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公會晉侯于瓦

杜氏曰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張氏曰即滑州白馬縣愚謂義在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卿名以諸侯之尊越國會諸侯之師一見魯之微弱二見當時惟知附勢而不顧理之不可也

公至自瓦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羊作趙）

石氏曰二國叛晉故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義見莊
十年公侵宋
葵曹靖公
義見隱三年葵宋穆公
九月葵陳懷公
杜氏曰三月而葵速義又見隱三年葵宋穆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曰曲濮衛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從祀先公
馮氏曰從祀者言隨而祭之也盤庚曰茲于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子問曰祫于太廟羣主皆
從歷代宗廟郊社之址皆有五帝山川功臣從祀之
址詳其事殆新主入廟之意始昭公為季氏所逐而
卒祀於外定之初其喪雖歸季氏尚欲溝絶其地域
不使與先君同既而止葵於墓道南而已以是而觀
則昭公未嘗得入廟也五年意如卒六年陽虎欲去
三桓尚厭魯人之心始置昭公於先公之廟而祀焉
爾不言昭公者內諱也康侯胡氏曰昭公之主雖久
未得從昭穆而祔祭陽貨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
蓋欲著季氏之辜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
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曰從祀先公其亦深切著明
矣○愚謂從祀先公者凡已祧之主皆得隨而祭之
蓋不當祫而祫也祫而不言大事于太廟者非時而
祫將以是為常焉者也故不言大事而言從祀先公
以寓意焉爾然無所考不敢質言之
盜竊寶玉大弓
陸氏曰陽虎家臣也其名不合登於史策故書曰盜
寶玉大弓杜氏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梁曰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
之魯未詳孰是左氏曰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

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戒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園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欽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欽陽在公欽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

有禁令焉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為盜所竊是時公室卑三桓弱陽虎以陪臣執國命將殺季氏不勝而出故因從祀先公竊取寶玉大弓宜藏之祖廟之中者則國亂無政可知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蕢卒 蕢勅邁切公羊作噲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得寶玉大弓

左氏曰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南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寶玉大弓子孫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吉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高氏曰書得寶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盜者以正典刑則亦幸而得之爾盜竊之辱於誰責而可乎愚謂經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若為穿窬所竊而今復獲之未見陽虎竊之歸之者在來者考焉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曰五氏晉地未詳是否義見莊三年公次于滑

○邦衡胡氏曰春秋有書師次者有書君次者書師次惡其勞師徒也書君次惡其遠民社也國君無王命而遠民社危可知矣

秦伯卒

不名闕文也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夷狄也卒之且不可況會其葬乎蓋至是與中國無閒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公再侵齊及齊伐我西鄙之怨也義見昭七年暨齊平○或曰暨齊平齊欲之而魯與平也及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古洽切又古協切公羊穀梁作頰

孫氏曰夾谷齊地張氏曰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

山即海州懷仁縣未詳孰是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夾谷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晉趙鞅帥師圍衛
義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鄆公羊作運穀梁田上有之字
來歸來魯歸田也與宰嘼來歸仲子之賵齊人來歸
衛侯同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

山陰田在其北也任氏曰鄆即昭公時齊取以歸公
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
在泗水東北七十里讙見桓三年孫氏曰三月及齊
平夏魯于夾谷故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愚謂土地
天子所封齊人侵之齊人歸之其無王可知矣○葉
氏曰鄆前見圍蓋叛而附齊矣讙陽虎之邑也虎挾
之以入齊龜山之在邦內者龜陰其山之陰也三田
皆齊之所侵既與齊平而魯故反而來歸三田之歸

左氏穀梁皆謂孔子相夾谷之會退萊兵而謝過非
也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之所不為而謂孔子為
之乎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邸音后又去聲公羊作費誤也
州仇叔孫不敢之子武叔也杜氏曰邸叔孫氏邑任
氏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邸鄉無鹽在鄆州須
城縣東左氏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
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
為馬正使公若為邸宰武叔既定使邸馬正侯犯殺
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
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邸
叛武叔懿子圍邸弗克秋二子復圍邸弗克叔孫謂
邸工師駟赤曰邸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
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

稽首馳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馳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氏衆皆懼馳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予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馳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馳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馳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馳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馳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馳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義又見昭十三年圍費○

愚謂凡大夫以邑叛必書此家臣以邑叛而不書者非與其叛也義不在於家臣之叛而在於大夫教家臣之叛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是諸侯教大夫之僭也大夫僭諸侯則家臣叛大夫是大夫教家臣之叛也家臣而至於叛大夫則極矣此所以不書家臣之叛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嚴而防微杜漸之義著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氏曰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良之尸子明謂
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曰喪不在
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奈何故舍鐘子
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宜適晉將
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未詳信否義見僖
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起文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池下同

杜氏曰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左氏曰宋公子地嬖
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
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未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
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畀魋亦有頗焉子
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延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未詳信否義
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以叛起文
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張氏曰安甫齊地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義見隱九
年會于防
叔孫州仇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梁暨下有宋字

左氏見上弟奔義見襄二十年大夫奔義見僖二十
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以叛起文也○高氏
曰國君必有左右大臣以輔其政今宋卿大夫數日
之間五人逃去君誰與處乎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
杜氏曰蕭宋邑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辰以弟
叛其兄其罪尤著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康侯胡氏曰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舉亦著矣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義見昭七年暨齊平

叔還如鄭莅盟

叔還叔弓曾孫成子也義見僖三年公子友莅盟

十有三年春薛伯定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葬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年

壞城阜曰墮莘老孫氏曰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

夏秋郈凡再圍於是一墮毀之愚謂城郭所以禦外患今內難作而毀其城其必有由矣夫三桓踰制以城其邑者為僭諸侯計也而不知家臣效尤卒不可制然則前日之城乃自毀之道也可為永鑒矣○劉氏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強大夫執國命而陪臣叛事勢則然矣不務以所望乎下者事其上則治奚由順哉故師行邦域之中而書之若異國然此孔子所謂不在頴吏而在蕭牆之內之意也愚謂春秋先書城費次書圍費圍郈次書墮郈墮費所謂屬辭比事不辭費而義自見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苦侯切

杜氏曰彄孟縶子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義見墮郈○師氏曰郈費二邑數叛不能制故皆墮之蓋前此者公城中城以畏三家之張今此三家之墮

邑城以畏家臣之叛春秋至此亂可謂極矣

秋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羊作晉誤也

張氏曰黃齊地義見隱元年盟于唐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公至自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二月公圍成

義見昭二十六年○葦老孫氏曰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天下有逆命者則天子命諸侯伐之一國之邑有叛者則諸侯命其臣伐之故天子無伐其諸侯諸侯無討於邑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逆命者衆故有王而伐鄭者陪臣擅命而權在私家諸侯不得為政故有公而圍成者成魯邑而魯圍之書曰公圍成以見諸侯之失道也

公至自圍成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公羊作瑕穀梁無衛侯二字

左氏曰垂葭實郕氏杜氏曰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郕亭張氏曰屬濟州皆未詳是否義見莊三年公次于滑

夏築蛇淵囿音又

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不及國也夫囿成弗克而力此何振之有義又見成十八年築鹿囿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義見昭十一年○存耕趙氏曰三家分軍私欲蒐閱軍實以自固也非時非制不足言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不知以禮為

國故亟戰如此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張氏曰晉陽唐曰太原府宋為幷州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射食亦切公羊寅下有及字

杜氏曰士射士鞅子張氏曰朝歌晉地衛州衛縣有朝歌城南有牧野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任氏曰未閱三時而三大夫以邑叛晉之君臣失道之甚也邦衡胡氏曰晉主夏盟威制海內反不能禁其臣之叛已不正也已帥以叛則下莫不叛矣天王在上晉侯不能帥諸侯以朝至於王室有難又不能勤王述職而使大夫城之又執人於天子之側非叛王而何帥天下而叛故臣亦相帥以叛君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不可一日而不臣也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曰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

盟於公宮常山劉氏曰趙氏晉之強宗鞅叛當誅晉侯不能治而許之歸國亂無刑矣愚謂見晉之衰而迫於強臣也○邦衡胡氏曰先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見鞅據地舉兵以拒晉也次書晉趙鞅歸于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書入者臣自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責在君也呂氏曰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而不自知其為大惡臧武仲以防求後於魯則亦叛而已矣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牆而走其亦可以免於戾矣趙鞅歸于晉以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存耕趙氏曰三晉之形成於此矣

薛弒其君比

不書弒君之賊見文十八年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公羊穀梁作晉

左氏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

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舉具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舉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惎之曰戍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

元咺奔晉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卽師滅頓以頓子牂歸牂子郎切二月公羊作三月公孫作公子牂作牆

葉氏曰不別以歸何國時楚強且主兵歸楚可知左氏曰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未詳信否任氏曰以中國諸侯大夫而從夷狄以滅國豈特自強哉實有以資之耳愚謂以頓子歸不死社稷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曰北宮結來奔公叔戍故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愚謂一國而三大夫出奔其為國可知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音醉公羊作醉

杜氏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張氏曰吳地今為秀州治所石氏曰不言爵不言師不書戰皆夷狄略之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吳子光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羊作堅

牽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吐刀切

洮見僖八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市勇切
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賑者何徂實也腥曰賑熟曰燔說文社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賑劉氏曰賑膰以親兄弟之國受賑禮也歸賑非禮也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非禮也○東萊呂氏曰春秋錄相朝見則見述職之本廢矣書交聘則見問問時見之禮缺矣詳盟會則見會同之制壞矣書來賜命則見告命之道絶矣書歸田假田則見巡狩之法替矣今歸賑而復書之則法度之壞已甚諸侯不助祭以受賑天子而天子從遣士以歸賑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氏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妻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嘵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劉氏曰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嘵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孫戍趙陽彼不難逐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此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與常山劉氏張氏同任氏曰既曰世子而出奔父子不相安而天倫滅矣○石氏曰孟子稱小弁為親親詩人傷二子乘舟爭相為死為非義衛靈公失道南子嬖太子蒯聵不得於父又與伋壽速矣書其出奔以見滅天性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事見上愚案春秋歷書彄帥師而繼以出奔以見君

假臣以兵權禍之所由起也未必皆以蒯聵之黨而見逐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高氏曰蒯聵為南子所譖而出奔靈公信其譖言不亦蔽乎雖然蒯聵則不能無舉者也人子處禍罔則有道矣不至於以嫌見誣也而非蒯聵之事也比年志公孟彄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大夫況出奔者五人而衛侯獨與南子處此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邾子來朝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冬昭十年無冬皆闕文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去年來會公而今年來朝見邾之衰而屢求于魯皆非禮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鼷音兮

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也趙氏曰嘗旅於魯稽時小鼠嗑牛纔傷皮膚輒死愚謂此與成七年事雖少異而義則同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滅人國舉不容誅矣然以胡子歸又責其不死社

邾子來會公

邾子左氏曰邾隱公石氏曰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春秋會禮非復如古之制

稷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夏五月辛亥郊

石氏曰五月非郊之時蓋以改卜牛至此而後能郊也有言用郊有言郊用者不宜用也直言郊者以上之不能郊也義見成十七年用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氏曰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義又見僖公薨

○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卒為葬定如起文也

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羊作軒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齊侯衛侯次于蒲隊 公羊作遂隊

義見莊三年次于滑

邾子來奔喪

葉氏曰喪何以言奔急事也禮非天子父母之喪不奔見日而行見星而舍日行百里謂之奔諸侯而奔喪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始行於強大之國非禮明矣呂氏曰諸侯相為奔喪專以強弱利害為國禮義消亡可知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穀梁作弋非也下同

孫氏曰姒氏杞姓哀公妾母穀梁曰妾辭也愚謂此為葬定如起文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邦衡胡氏曰邾滕奔喪會葬以天子之禮待魯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供臣子之職邾滕以是行之於魯其無王甚矣○任氏曰以見大國恃力而小國因事以求悅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強弱利害為國者

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穀梁作稷乃古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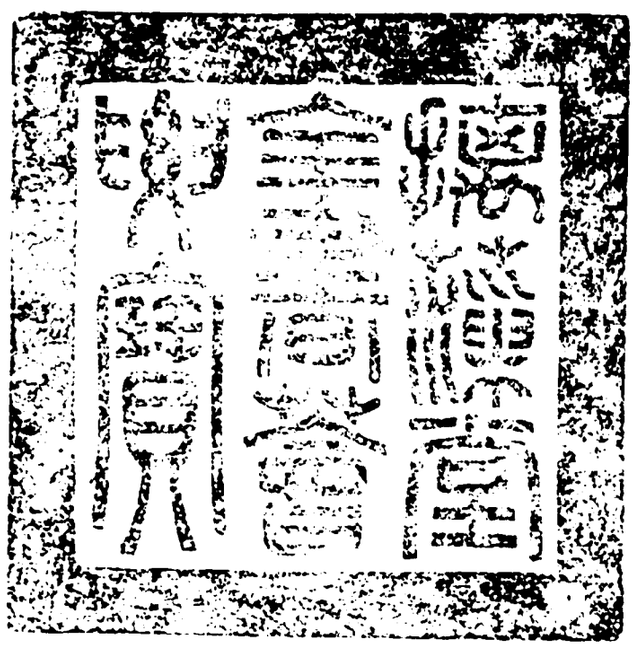
乃猶始也宣八年葬敬嬴言而而此言乃者彼以日中此以次日日昃甚於日中故命辭有輕重耳孫氏曰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為雨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愚謂義與宣八年葬敬嬴同而此則失禮甚矣其私謚又見葬桓公○高氏曰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甚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者所以寧親也乃克葬所以重孝子之情也

辛巳葬定姒

高氏曰春秋自成風後妾母皆僭稱夫人譏不正也此不稱小君以子未成君故母亦不敢稱夫人而以夫人之禮葬之矣又案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也今定公葬居定姒之前是先重而後輕也又失禮矣○愚案哀公未成君同謚乎義又見文五年葬成風○愚案哀公未成君故僅免夫人小君之稱然原其情則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矣又案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今定公葬居定姒之前是先重而後輕也又失禮矣

冬城漆

高氏曰漆非魯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叛人而以其地今將伐邾故又勞民城之以為備譏其非所城而城也夫前年城二邑國再大喪又勞民如此所謂不待言而惡自見者也○張氏曰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啟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閒以伐其國齊人問鼻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覆校官檢討 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 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 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九

元　程端學　撰

哀公　名蔣定公庶子定姒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曰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左氏曰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彊於江汝之閒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未詳信否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郊牛下有角字）

任氏曰不知僭禮之致災而改牛違時以從事亦已妄矣愚謂此亦與成七年事雖少異而義則同也

高氏曰定末年哀元年連書鼷鼠食牛之變則知魯之郊歲一行之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秋齊侯衛侯伐晉

石氏曰吳楚爭強內侮中國之政制在夷狄晉雖不能主盟猶中國也齊衛二君既不同心盟主以禦夷狄又結盟固黨以自攻伐惡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定之末年邾子來奔喪今踰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久矣利取其田不知有禮義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邾自庶其後魯多納其叛臣邾知魯必欲兼之也盟焉朝焉會蒐奔喪凡可以求免者無不為也而魯終不置邾愚謂邾不能自強於德而區區以求魯固無足道然王綱壞強陵弱大併小微國不支亦可悲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漷大虢切又音郭

左氏曰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任氏曰三大夫同伐可謂暴矣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伯強陵弱之亂至於如此義又見隱四年

莒伐杞取牟婁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古注切

杜氏曰句繹邾地劉氏曰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邦衡胡氏曰季氏所以不盟豈非貪得無厭必欲滅邾而後已未詳孰是義又見隱元年盟于唐○康侯胡氏曰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己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

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又强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舉石氏曰定哀之世吳楚爭強越又寖起中國諸侯見伐者數四也晉衛齊又數侵伐魯既叛晉又結怨於齊所與厚者邾滕杞而已魯公之立邾未嘗廢朝覲未嘗無魯而前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今又三大夫取其田要之盟又四年而公又親入以其君來此邾人所以弗堪致吳之伐我齊取我田也內之惡見矣時政皆在三子不由公出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滕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公羊曰戚者何衛之邑也左氏曰初衛侯遊於郊子之意可知矣使蒯聵事其親孝必不至於見逐靈公教其子以道亦不至於逐之書曰衛世子出奔宋見逐靈公蒯聵得舉於父見逐出奔父沒不喪求反其國以與子爭則蒯聵之舉也輒為人子而父逐於外不能號慕毀瘠以感動靈公而復之位靈公死夫人立之不辭以父亡未復而即位為君蒯聵在外且入以兵拒之又圍之焉則輒之舉也使靈公得父之道不至於逐聵使聵得事父之禮則聵不至於見逐使輒得子

孫之義則能感動王父以復賵之位或權立屏位以須父之入蓋靈公薨賵不父而輒不子是以至於蒯聵出奔趙鞅納蒯而石曼姑圍戚書曰納衛世子則輒之拒之為不得其正顯矣愚謂又以大夫帥師而謀諸侯廢立之事見春秋之世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至此極矣事又見定十四年○君舉陳氏曰于戚納弗受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屬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康侯胡氏曰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以與之爭可乎然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辜亦可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或作栗或作秩

杜氏曰罕達子皮孫鐵在戚城南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愚謂並言帥師者譏大夫專兵也大夫專兵而至於戰黷

武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冬十月葵衛靈公

杜氏曰七月而葵緩義又見隱三年葵宋穆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州來見昭十四年義見僖三十一年衛遷帝丘蔡殺其大夫子駟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衛請乎齊推齊主兵也且齊當為盟主自當序衛上無他義也黎氏曰凡書邑必繫國若經已見其繫某國而後邑復有事當書則但舉邑而已蓋避繁文也前年已書納世子蒯聵于戚言納者見入衛境也云于戚者見戚為衛邑也故

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

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孫氏曰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事又見二年○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伯可知矣甚於此故曰齊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劉氏曰為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以為三軍將也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敵君之禮我不可以為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必紛紛哉故昔者子路問於仲尼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謂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輒與曼姑之事也不其然歟

夏四月甲午地震

義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公羊作開陸德明曰避漢景諱也

杜氏曰啓陽琅琊開陽縣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鋌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賈道王氏曰夏而城城而用大師惡可知矣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葉氏曰定公城中城矣又城西郛城毗城邦城父及宵城溱洧公城啟陽矣又城瑕蓋莊宣書城者各一隱桓書城者四魯未有如是數也及定哀之間而書城者九則定哀之守其國者

可知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貫道王氏曰樂髡伐曹以曹受樂大心之叛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許氏曰樂始闕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義見宣元年晉放胥甲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名闕之也義見文十八年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此則大夫帥師欲取邾以自肥則又甚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羊作三月穀公羊穀梁作弒思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 卷二十九 十一

不稱其君當作殺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此為曾孫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乎必有一誤王氏曰傳之謬也

葦老孫氏曰春秋弒君未有曰盜者不知其來且何國人也其君見殺而不知殺者之名是以曰盜為人君而見殺于盜則其所以為君者可知也石氏曰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為賊所殺蔡之無臣子甚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葬秦惠公

義見定九年葬秦哀公

宋人執小邾子

以諸侯執諸侯天下之亂可知矣不言以歸專舉宋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羊作孫歸姓公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

戎蠻子見昭十六年邦衡胡氏曰名者以別於執中國之君也左氏曰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緡闕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逐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師氏曰以中國之伯主而歸夷狄之俘其不道甚矣○高氏曰諸侯有罪方伯謀僉於天子問辠然後執歸于京師正也諸侯有辠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辠尚可容若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

諸侯執諸侯以畀諸侯其辠尤重若晉人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今晉為盟主而執戎蠻尚得其辠則獻之天子猶可也今不知其辠既專執之反歸於楚舍周事楚不足主中國之諸侯矣此晉之所以不足與而諸侯皆棄之也愚案左氏載此事甚悉然春秋不書楚伐戎蠻子而但書晉執戎蠻子歸于楚者書其甚者也夫楚以夷狄吞醢小國不足責也然興滅繼絕王者之事當是時王綱盡矣晉能為之猶足主中夏今反執之以歸于楚則是伯主助夷狄為虐也春秋安得不書其甚者哉

城西郛

杜氏曰魯西郭義見隱七年城中丘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

范氏曰亳即殷也殷都於亳高氏曰周自克商之後凡封建諸侯皆使之立亳社顏師古曰存其社者欲

使人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董仲舒劉向亦云亡國之社所以示戒也左氏曰閒於兩社為公室輔杜預謂二社者周社亥社亳社災見不知戒○程子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災此制訃之必始於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杜氏曰亂故是以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葬滕頃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年春城毗頻移切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又作芘

孫氏曰毗魯邑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師氏曰魯以千乘之國不能親仁善鄰鎮撫民庶既無威強之可畏又無德禮之可懷乃區區屢奪民力以興土功故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城啟陽又城毗六年又城邾瑕一叛於晉而畏攝自備之不暇又安能為國而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 卷二十九

葬滕昭公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六年春城邾瑕音遐公羊作葭

劉氏曰邾瑕者何或曰邾之瑕也或曰內邑杜氏曰

任城亢父縣有邾婁城張氏曰濟州任城縣地是也

高氏曰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者見魯之迫邾也

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則知邾益微弱魯以不義

強城之也未詳是否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吳伐陳

左氏曰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

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

民為土芥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

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

之怨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曰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從必

言諸大夫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

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

將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

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

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

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

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來奔貫道王氏

曰景公寄國於高國使其非義則當正諫以絕景公

之私如以為是則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及奔亡

以免禍則託孤之寄有負於景公矣陳乞欲易君而

去其大臣齊其為陳氏見於此矣義又見僖二十八

年元咺奔晉○君舉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

杼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

聖人之垂戒深矣

叔還會吳于柤 莊加切

柤見襄十年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

吳好也夷狄可以強盛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祖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陸氏曰誤也

左氏曰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明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子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徵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辠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葵諸丈冒淳黃氏曰陽生雖長而荼少然荼已受景公之命為君矣陳乞乃召陽生立之而弒荼君舉陳氏曰

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
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莘老孫氏曰陽生入齊
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
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
弒君之罪則陳乞之辜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
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辜也葉氏曰陽生景
公長子也何以言入逆辭也景公欲廢陽生而立荼

陳乞不能爭既偽許之而立荼矣景公死陳乞復詐
國人立陽生而弒荼陽生雖得立而立之之道則逆
弒荼者朱毛也曷以為陳乞主弒荼陳乞之所君也
既召陽生則荼雖欲存而不可是以陳乞之辜不可
以不正也愚案左氏載僖子不對而泣以下等語與
經不合孫葉二說微信今以經考之本陳乞召陽生
而弒其君荼耳陽生不免篡逆之辜而陳乞為弒君
之賊然左氏敘前事頗詳而孫葉多所發明不得盡
廢在讀者詳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書
邾役積明年入邾之亂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宋向巢帥師伐曹
高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義見隱二
年鄭伐衛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許氏曰定十五年鄭伐宋始
搆怨至是侵鄭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
于品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曰晉師侵衛衛不服也高氏曰衛侯棄其父今
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侵衛義又見莊
十年公侵宋
夏公會吳于鄫

張氏曰鄫即舊鄫國左氏曰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于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牢語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義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張氏曰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而始遺患於後日也邦衡胡氏曰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以其君來

諸侯於窒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逐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侯胡氏曰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以其君來

此天下之大惡也吳師為是伐我齊人為是取魯二邑辱國亦甚矣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及莊十年以蔡侯歸

宋人圍曹

義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木訥趙氏曰鄭於曹無隻介之好今據救之報宋之役也亦非為義也

春秋本義卷二十九

春秋本義卷三十 元 程端學 撰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義見隱二年莒入向及莊十年以蔡侯歸

吳伐我

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左氏曰七年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八年吳為邾故伐我高氏曰公入人之國俘人之君以致夷狄之來討見公不能處已絕亂矣義又見莊

十年荊敗蔡師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尺善切公羊作僤下同

讙見桓三年闡杜氏曰在東平剛縣北地譜宛丘龔蛇縣也孫氏曰公前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齊甥也故齊人取讙及闡貫道王氏曰魯執邾子既召吳人之伐又致齊人取讙及闡為國而不義其害國如此夫愚謂邑天子所封非諸侯所得取魯人之國俘人之君辱不容誅也齊侯苟能告於天子聲辱致討大義庶矣乃因之以為利亦辱也

歸邾子益于邾

邦衡胡氏曰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二邑然後書歸邾子于邾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齊人歸讙及闡

孫氏曰公既歸邾子益于邾故齊人歸讙及闡凡土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愚謂魯之媿辱可知有國家者可以鑒此矣○呂氏曰吳之伐我齊之取讙及闡以魯之入邾以邾子歸也歸邾子益于邾魯畏吳齊故也齊人歸讙及闡以我歸邾子也諸侯紛紛如此苟徇目前無一人求出當世規模者日朘月削以至於亡而卒不悟也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能知動悔有悔求出乎是變心易慮惟賢是用改前之為則出乎困矣故曰征吉春秋之世諸國君臣束手待斃其亦不知征吉之理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杜氏曰雍丘縣屬陳留張氏曰後屬開封帥氏曰鄭人圍宋雍丘宋皇瑗圍之雍丘應於內皇瑗圍於外腹背受敵無以支持而為宋所得故曰取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

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此固
喪師之道也愚謂鄭有舉矣然不書鄭伐宋而書宋
取鄭師者書其甚者也
夏楚人伐陳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秋宋公伐鄭
存耕趙氏曰宋嘗侵鄭又取鄭師矣雖曰雍丘之役
始於鄭獨不曰侵鄭之役誰實始禍歟佳兵不戢將
自焚也盈之禍基於此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高氏曰邾子先為魯所獲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義又見桓十五年鄭伯奔蔡
公會吳伐齊
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舉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薛伯夷卒 夷公羊作寅
元咺歸衛
義見隱元年宋公卒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修
怨不已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晉趙鞅帥師侵齊
許氏曰助吳亂華伐齊之喪具文以見其舉義又見
莊十年公侵宋
五月公至自伐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葬齊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自齊有奉也彄自定十四年出奔距今十二年倚大
國而歸衛當時大夫專恣如此義又見僖二十八年
元咺歸衛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葵薛惠公
義見隱三年葵宋穆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帥
吳救陳
此吳楚爭諸侯而為此救見中國之益衰未可以存
亡繼絶許之也義又見僖十八年狄救齊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伐我見八年左氏曰齊為鄍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
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
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
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
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
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
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
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
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
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
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
子洩帥右師顏羽御丙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
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
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
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
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
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
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
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
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

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再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臯魯不能反身臯已而又見伐也孟子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魯以入邾之故吳齊交伐是我之罪魯不反身自咎又會吳伐齊以速國書之兵是不知臯之在我也愚謂齊有喪而伐人臯亦可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邦分崩離析師至輒入其國都公室卑弱私邑不相能故無復預備也

夏陳袁頗出奔鄭 袁左氏作轅 梁氏作轅

左氏曰初袁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脯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孫氏曰戰不言公者公與伐不言戰也左氏曰為邾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敵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木訥趙氏曰魯再會吳伐齊招寇狄以攘中國為惡大矣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戰也云爾夫以吳之無道犯閒上國涉數千里之地

以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爾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有一月葵滕隱公

義見隱三年葵宋穆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曰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高氏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出奔者凡五十有八蓋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重以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故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氏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非禮也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朴鄉呂氏曰丘賦者即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也所謂以田賦

者蓋於丘賦之外又計田而出賦也田出稅丘出賦
初稅畝則稅且重矣作丘甲則益兵賦又重矣今曰
用田賦則是丘既出賦而田又出賦也然賦有二有
軍賦有財賦四丘為甸甸出革車一乘此軍賦也周
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於民故均謂之賦
所謂用田賦者恐是計田而出財賦爾孔子謂計丘
而出軍賦矣則又不應計田而出財賦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
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者何諱
娶同姓蓋吳女也康侯胡氏曰禮娶妻不娶同姓厚
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
著男女有別矣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忍娶同
姓以混男女之別典禮之本喪矣其失國也宜陳司
敗問昭公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
之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
亦不可掩矣○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亂男女
之別哉迫於強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
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
之慮遂至流於同姓相奸而不辭也
公會吳于橐皐 橐音託 皐音羔
杜氏曰橐皐在淮南逡道縣東南張氏曰吳地地譜
云逡道故城在廬州慎縣東南左氏曰公會吳于橐
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
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
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
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
不尋盟師氏曰往年會于鄫今又會于橐皐一之為
甚其可再乎詳書者譏公之會夷狄也義又見成十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 公羊作運 鄟音云
五年會吳于鍾離

杜氏曰鄆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地譜吳海陵即泰州城下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木訥趙氏曰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為惠故會吳于橐皐修鄆之好也鄆在今泰州吳地公既睦於吳而吳將圖伯故為之會宋衛于鄆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為黃池之會晉好於吳非爭伯也紓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向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則魯之舉著矣未詳是否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曰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叔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原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叔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叔十二月鄭罕達救叔丙申圍宋師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啟於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逐取宋師于叔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公羊作蝝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愚謂十二月螽雖不害穀災異蓋甚於常時夫百蟲既蟄而惡氣珍君臣盡民近天陰陽變常之象也義又見桓五年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叔五咸切罕公羊作軒

孫氏曰宋向巢帥師伐鄭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雍丘報雍丘之師也案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二國復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義又見九年宋取鄭

師

夏許男成卒成公羊作戍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黎氏曰經書及皆內及外尊及卑中國及夷狄故凡

中國與楚戰或盟會必書及今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亦中國及夷狄也謂之會兩伯似非經意

黃池杜氏曰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張氏曰晉地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木訥趙氏曰晉侯嫥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亦纔得魯而已何以伯為晉之所以會吳者非以為伯忌吳之強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為伯也交中國爾愚謂晉主中國會盟百有餘年自柏舉之戰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至此遂與吳會而晉侯從之中國之衰蠻夷之強至此極矣此春秋之終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於越入吳

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康侯胡氏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與晉敵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冒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衡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春秋初書吳入楚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曼字陸氏曰脫也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葵許元公

義見隱三年葵宋穆公

九月叠

義見桓五年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高氏曰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加宿也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蓋著人事所召也義又見文十四年

盜殺陳夏區夫 區苦侯切公羊作弧

盜見襄十年高氏曰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及卿大夫則亂已極矣○賈道王氏曰夏區夫徵舒之商也徵舒為逆陳不能討而楚殺之且有後於陳而執國政陳無政矣未詳是否

十有二月螽

義見十二年及桓五年○呂氏曰前年十二月螽此年九月又螽十二月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魯用田賦而比年三螽貪民力已窮天命已去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殘無已之應也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也

蘇氏曰狩而不地為獲麟書略之也麟陸璣曰麏身牛尾黃色玄蹏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左氏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愚謂聖王在上天下文明則麟出為祥聖王不作天下大亂則麟出為異出而見獲又異之甚者也隱桓春秋之始也諸侯會盟侵伐蕩然無主治乎莊僖齊晉既伯天下知有伯主不知有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文宣成襄政歸大夫禮樂征伐又自大夫出焉歷昭定哀陪臣柄國此君臣之大亂也蠻夷滑夏亦始隱桓及乎莊公荊楚又盛桓文既沒其勢益張滅國殺君逐主夏盟晉悼引吳敵楚楚暫沮而吳復興此夷夏之大亂也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弒逆戕殺入滅圍取兵戈相尋民無錯躬先王之紀綱法度遺風舊俗泯矣人事悖常則陰陽錯序故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螽螟麋鼠靡所不見而春秋以獲麟終焉此天下後世之大異也夫春秋即始見終

自微見著始之不慎而紊於終微之不戒而極於著
逐至無可奈何聖人傷世之心至此極矣韓子曰麟
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
之不祥也亦宜而況於獲乎○程子曰春秋感麟而
作然麟不出春秋亦必作孔子之意蓋有素矣因是
一事則有感而作故其書之成則以此終固必有發
端者然也如伏羲畫八卦因於河圖設無河圖八卦
寧不作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三十

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對官庶吉士臣閔悖大
謄録監生臣楊仁基